

玉女劫

路过了“大凌河口”，再过“沟帮子”，这就不是“万安道”了。

也就是说这条路已出了“万安道”范围。虽说已出了“万安道”范围，可是到底离“万安道”也不过十几里路。

一辆单套马车在这条路上缓缓地驰动着。

车辕上赶车的，是个瘦老头儿，这一带风沙不算小，瘦老头一个脑袋裹在风帽里，紧紧的。

车帘也低垂着，看不见车里是装的货，还是坐着人，不管是装货也好，坐人也好，在行家眼里，一看就知道这车里没有多少东西，因为车轮压不出沟来。

“万安道”上马车多，那是因为人都是图个平安，离了“万安道”，那就车马稀少，行人无几了。

像这辆马车走的这条路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一眼四望下，黄黄的一片，全是荒郊行。在这条路上行走，无论人马，都有点提心吊胆。

走着走着赶车的开了口：“姑娘，您坐稳了，我要赶一阵子了，要像这么走，到天黑也瞧不见一盏灯，那可是麻烦。”

只听车里响起了无限轻柔甜美的话声：“老人家您请吧，我不要紧，只别让牲口太累了就是。”

赶车老头儿道：“您别担心牲口了，真是，像您这么一位姑娘家，是说什么也不该一个人出远门儿的，年头算不得太平，路上也不算干净，您家里的人也真放心。”

车里那甜美话声道：“谢谢老人家，这条路我走过好几回了，都没碰上事……”

“姑娘啊，”赶车老头儿道：“那种事碰不得，一年也好，十年也好，碰上一回也就够了，我是个男人，又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我倒不怕什么，再说为了吃口饭，就是心里怕，人也得在这条路上跑，您就不同了，您是个姑娘家……”

车里那甜美话声道：“谢谢老人家，下回我再也不会出来了，您请赶路吧。”

赶车老头儿应了一声，扬鞭便要抽下，鞭是抽下了，但却是无力的一鞭，手臂软得像绵，整个身子跟着往下滑，往下滑，终于倒在车辕上。

他那灰灰的胡子下，渐渐地渗出了一股殷红色的东西，越渗越多，越渗越多。

车里那甜美话声又自响起：“老人家，您怎么不赶啊。”

赶车老头儿两眼翻着，嘴张着，可是他没说话。

车里那甜美话声又道：“老人家，我跟您说话呢。”

赶车老头儿仍没反应。

霍地，车帘掀开了，车里探出一颗乌云螭首，好美的一位大姑娘，她，是姑娘玉霜。

玉霜何等人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她脸色一变，惊得呆了一呆，可是抬眼看，车前，车左，车右，空荡，寂静，没有一个人影，这是谁下的毒手？

玉霜心知不对，她娇躯一闪，整个人窜出了车外，人刚落地，她神情猛震，车后，紧贴着车后，跟着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个身材颀长的白衣人，他，一块青纱蒙着脸，只有两个透射犀利目光的洞，让人看不见面貌。

玉霜脱口喝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白衣人倏然停了步，道：“你可是郭玉霜郭姑娘？”

玉霜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郭玉霜，你是……”

白衣人冷然一笑道：“郭姑娘真是健忘。”抬手扯去了蒙面轻纱。

玉霜抬手掩口，失声惊叫：“玉珠，是你……”

可不是么，眼前就是俊美的郭玉珠，可是这时候的郭玉珠望之怕人，真能令人心惊胆战。

郭玉珠冷冷一笑道：“难得姑娘还认得我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怎么会是你？”

郭玉珠冷漠地道：“是我有什么不对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是怎么了，为什么对我……”

“郭姑娘，”郭玉珠道：“有一点你要明白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郭玉珠了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这话……”

郭玉珠截口说道：“让我先问你一句，猝然见着我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玉霜不假思索，道：“高兴，自然是高兴，即惊又喜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她真流下了眼泪。

郭玉珠视若无睹，冷漠得怕人，道：“你为什么惊？”

玉霜道：“我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你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又为什么喜？”

玉霜道：“不该么？你是我的亲人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一声道：“亲人？我可不这么想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是怎么了？血浓于水，难道咱们不是亲人？自你……自你走了之后我急，我难受，天天盼望着你能回来，天天盼望着你能……”

郭玉珠截口说道：“难道你不记恨那夜的事？”

玉霜心里一阵难受，但她摇摇头，由衷地道：“不，玉珠，固然那是你一时糊涂，可是毕竟那只是陪因爱起意，情不自禁，再说咱们毕竟是亲人，亲人之间有什么仇恨……”

郭玉珠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倒很出我意料之外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该知道我。”

郭玉珠一阵激动，道：“我知道你，当初我不知道你，现在我总算知道了你，我只知道你是个……”

又一阵激动，倏地改口说道：“对那夜……你告诉我，那夜是谁坏了我的事？”

玉霜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不愿瞒你，是玉翎雕。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，旋即冷笑说道：“我早该想到是他了，你对他有情是不是？”

玉霜傲然点头，道：“玉珠，我不否认……”

郭玉珠两眼微睁，冷笑说道：“那就难怪了，是他的人，他怎么会让人碰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不该这么说。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那要我怎么说？说他愿意让别人碰你？你告诉我，

是‘玉翎雕’告诉你，那夜是我，对么？”

玉霜摇头说道：“不，玉珠，你冤枉他了，他没有说，我问他他不肯说，怎么问他他都不肯说，真的，玉珠，我没骗你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可是你在帮他说话。”

“不，玉珠，”玉霜道：“我也不是帮他说话，这是实情。”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实情？算了吧，郭姑娘，郭玉珠已经不是从前的郭玉珠，他不再是个小孩子，随便什么人都能拿两句话哄住的小孩子，我明白，也不怪你，你本该帮他说话，你是他的人嘛……”

玉霜还待再说，郭玉珠话锋忽转，道：“现在咱们旧话重提，你真天天盼着我回去？”

“真的，玉珠，”玉霜道：“是真的，我要有半句违心之论……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你盼我回去干什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干什么？家总是你的，亲人总是你的啊？”

郭玉珠微一摇头道：“不，我郭玉珠已没有家，没有亲人了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，大伯父、大伯母无时无刻不在盼着你，大伯父是个男人家，男人家毕竟坚强些，大伯父心里难受，可是他不愿流露于外，形诸于色，大伯母则终日以泪洗面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难道你不相信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相信，我什么都相信，我相信‘玉龙令’已下，到处在搜捕郭玉珠，我相信你盼我回去只是希望我自投罗网，在郭家的家法下命断尸横……”

玉霜颤声说道：“玉珠，你怎么好这么想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要我怎么想，我要占有你，夺你的贞操，污你的清白，你绝不会不恨我，‘玉龙令’已下，郭家谁又能饶得了我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要相信我……”

郭玉珠厉声说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玉霜流泪悲声说道：“玉珠，你变了……”

郭玉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微一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我变了，你知道是什么使然，谁使然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郭姑娘，你装什么糊涂，你装得还不够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是说我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”郭玉珠冷然点头，道：“是你，还有那一个可诅咒的情字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要知道，你我是叔伯姐弟，我对你只有姐弟间的爱，手足间的情，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儿儿女情爱的成份，是你不该有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不该有什么，你自问，你我是叔伯姐弟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难道你不认为是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只知道六叔不是爷爷亲生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可是多少年来，爷爷视他老人家为己出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是一个情字，在血统上并没有关系。”

玉霜道：“可是在郭家人的心目中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也只是在人的心目中。”

玉霜沉默了，旋即颤声又道：“玉珠，你知道，情之一事，是丝毫不能

勉强的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可是我既有这个心，不惜一切也要达到目的。”

玉霜悲声说道：“玉珠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儿……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那要问你。”

玉霜沉默了，半晌始抬泪眼说道：“玉珠，你这一向可好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看见了，郭玉珠活得好好的，并不一定非靠郭家这两个字才能活！”

玉霜煞白的娇靥更白了，道：“玉珠，你真不打算要你的家，要你的亲人？”

郭玉珠玉面一阵抽搐，道：“郭玉珠罪孽深重，为郭家的不肖子，自知为家法所难容，不是我不要家，不要亲人，而是家跟亲人两难容我。”

“不，玉珠，”玉霜道：“只要你愿，我愿陪你去见爷爷，我愿意代你向爷爷求情，你知道爷爷是最疼你，最爱你的。”

郭玉珠身形倏颤，猛然摇头，道：“不，我绝不去求任何人，如果有可能的，有那么一天我要让任何人跪在地上求我……”

玉霜柔声唤道：“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话声冰冷而带着颤抖，轻喝说道：“郭姑娘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纵然你舌翻莲花，说得日出西山，我郭玉珠绝不会求任何人的怜悯。”

“郭姑娘？”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以往你都叫我霜姐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是以往。”

玉霜道：“那……你也不认我这个霜姐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郭姑娘，我连家跟亲人都不要了。”

玉霜悲声叫道：“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郭姑娘，我说过，如今的郭玉珠已不是以前的郭玉珠了，他现在长大了，也能自立了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你这叫长大？叫自立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至少我自己认为是的。”

玉霜道：“可是你的姓跟你的血是永远也变不了的。”

郭玉珠两眼暴睁，道：“姓我可以改……”

玉霜叫道：“玉珠，你敢，你不能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如今在我郭玉珠眼里，没有什么敢不敢，能不能的了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知道这么做是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充其量四字大逆不道，我已经为大逆不道了，何在乎多加一点，加重一点，那没有什么两样。”

玉霜黛眉一扬，大声说道：“可是你的身体发肤，你的血……”

郭玉珠厉声说道：“住口，你没有资格说我。”

玉霜大声说道：“我是你的堂姐。”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郭姑娘，请扪心自问，你是么？”

玉霜一改厉色，轻柔地悲声说道：“玉珠，在名义上这变不了，我体内虽然没有郭家的血，可是我以是郭家人为傲为荣，你又怎么能……”郭玉珠道：“郭姑娘，人各有志，你懂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我懂，玉珠，可是你这不是志，是一念之误，大错特错，错得可怕，你要不及时醒悟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郭姑娘，来不及了。”

玉霜道：“不，来得及，只要你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假如我认为这么做是千对万对的呢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明知道你是往错路上走。”

“不然，郭姑娘，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是你的看法，纵然是，那也是你推我的。”

玉霜娇躯一颤，道：“也许，玉珠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要救你……”

“救我？”郭玉珠仰天纵声大笑，笑得怕人：“郭姑娘有救人之心，可惜我郭玉珠没有回头之意，再说，你救我，又有谁来救你？”

玉霜道：“救我？玉珠，你这话……”

郭玉珠笑声一敛，两道怕人眼神直逼玉霜，道：“你以为我今天在这儿拦你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我正要问你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冰雪聪明如郭姑娘者，这还用问么？”

玉霜面泛惊容，摇头说道：“玉珠，我不以为你会对我怎么样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为什么？那么有把握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是的，玉珠，因为你我是亲人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亲人？真的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至少咱们在一个家里长大，相处了这多年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着说道：“我要有这点顾忌，那夜我就不会想占有你了。”

玉霜娇躯倏颤，道：“玉珠，你真要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为什么不真？这还假得了么？”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不能一错再错……”

“不，”郭玉珠摇头说：“纵然是错，那也只是错一次而已，因为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如愿以偿的占有你。”

玉霜摇头说道：“玉珠，你不能，你不能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不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别人能，我不能？”

玉霜美目一睁，道：“玉珠，谁能？你说谁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自己明白，何必问我？”

玉霜道：“你是说‘玉翎雕’？你错了，玉珠，你冤枉了他，也冤枉了我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他更不是那种人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也错了，我说的并不是‘玉翎雕’，‘玉翎雕’跟我一样，也是一个受人愚弄的可怜人，不过他比我略强一点……”

玉霜美目圆睁，道：“不是‘玉翎雕’？那你说谁？”

郭玉珠冷冷一笑道：“真要我说明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你最好说说，玉珠，事关我的名誉跟一辈子，你可不能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不会含血喷人，败坏你的名节的，李克威，知道么？”

玉霜一怔道：“李克威？他怎么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还装糊涂，那天晚上在鼓楼上……”

玉霜叫道：“玉珠，这……这你知道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道：“怎么，吃惊了？俗话说得好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郭姑娘，纸是包不住火的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先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知道了事实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以为你知道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在鼓楼跟他私会，把人给了他，这就够了。”

玉霜摇头说道：“玉珠，你错了，你误会了我，也冤枉了他，我承认那天晚上确上了鼓楼，也确实见着他，可是他并没有对我怎么样，我跟他只是谈了些话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郭姑娘，别把郭玉珠再当不懂事的孩子了，他既指名要你去会他，他要没在你身上得些什么，会轻易把那株千年参王拱手送人？这说给谁听谁也不会轻信……”

玉霜羞，也有点气，道：“玉珠，事关我的名节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名节？只为一株参王便能把清白给人，这又叫什么名节？我一直认为你冰清玉洁，尊贵得不得了，谁知道你是个今天把身子给这个，明天把身子给那个的下贱淫娃，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，我又为什么不能也跟别人一样地占有你……”玉霜娇靥煞白，娇躯剧颤，道：“玉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，你怎么能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，难道这不是事实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误会了，你完全误会了，你要是不信……”郭玉珠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玉霜美目暴睁，道：“郭玉霜至今犹是清白处子身……”

郭玉珠“哦，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我问心无愧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没有用，我要是你，我也会这么说。”

玉霜厉声说道：“那你要我怎么办？”

郭玉珠冷冷说道：“很简单，证明给我看，让我试试看。”

玉霜娇躯暴颤，道：“玉珠，你是要……”

郭玉珠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明白就好。”

玉霜颤声说道：“玉珠，你不能，你不能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为什么别人能，我不能，是我郭玉珠不如人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我是为了你，一旦毁了我，你会懊悔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宁愿懊悔，何况我根本不会懊悔什么！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不能，你要……你不如杀了我……”

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不，我不杀你，我舍不得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要说了，让我试试。”举步逼了过来。

玉霜骇然而退，她心抖身颤，失声的香唇翕动，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来。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郭姑娘，如今的郭玉珠已非以前的郭玉珠，你跑不了的，不信你试试看。”

抬手虚空微抓，玉霜一个娇躯猛然向前一冲。

玉霜骇然说道：“玉珠，你什么时候学得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就在离开郭家之后，我要是仍在郭家，一辈子也别想学到这身功夫，永远也到不了这种境界，对么……”怕人地一笑说道：“如今你该相信跑不掉了吧。”

玉霜没再退躲，也许是突如其来事震住了她，她道：“玉珠，你这是跟谁学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你就没必要过问了，反正不会是郭家的人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没想到你，你会懊悔的，我不再躲避了，任你了，玉珠，你会懊悔的，你毁了我，也毁了你自己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你知道我现在听不进去这些。”说话间他已逼到玉霜面前，抬手就要去抓。

玉霜美目一睁，威严慑人，喝道：“慢一点。”

郭玉珠为之一惊停手，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玉霜道：“答我一问，你怎么知道鼓楼上那人是李克威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在这时候提他，不嫌太煞风景了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一定得回答我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可惜这时候你得听我的，不是我得听你的。”伸手抓住了玉霜香肩。

玉霜美目暴睁，旋即她威态一敛，闭上美目，颤声说道：“玉珠，由你吧，你就是占有了我的身子，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的……”

两颗晶莹珠泪流出，滑着冰冷而煞白的娇靥坠落了。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你以为我稀罕么？你错了，我只要这一次，然后我就会起身掉头而去，永远不会再看第二眼。”

玉霜娇躯暴颤，但她没有说话。

刹那间郭玉珠目中异采大盛，手一扳，把玉霜娇躯拉进自己的怀里，然后嘴凑向玉霜的香颈。

玉霜泪如泉涌，但她一动没动。

郭玉珠道：“没想到你这么老实……”

玉霜突然说出了一句：“你意在毁我，但与赶车老人何干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他碍事，我在他喉头插进了一把小刀，刀柄上有三个字，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字么？”

玉霜没问，娇躯猛地颤抖。

郭玉珠笑道：“看来你是明白了，让郭家的人去找他吧。”

抱着玉霜一起倒在了草地上，抽出一只手抓向玉霜酥胸，眼看玉霜就要毁在这一个“孽”字之下。

蓦地——

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”

一声清越佛号划空传至，清朗，铿锵，震天慑人。

郭玉珠真如冷水浇头，霍地腾身而起，平窜丈余以外，转身再看，他为之怔，也为一震。

玉霜身前，不知何时多了个比尼丘。

她，戴发，长得绝美，望之只卅许近四十，缁衣芒鞋，手持一根玉杖，超拔出尘，俨然神仙。

郭玉珠惊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何人？”

中年比丘没理他望着玉霜温柔含笑道：“魔劫已暂消，贫尼及时赶到，总算保住了姑娘清白，请站起来吧。”弯腰伸手扶起玉霜。

玉霜美目圆睁，道：“师父是……”

中年比丘微一点头，道：“姑娘如今别问，容贫尼跟这位小施主说几句话……”

抬眼望向郭玉珠，道：“小施主问贫尼是谁？”

不知怎地，郭玉珠一触及那双圣洁的目光，人竟为之机伶一颤，可是他

旋即扬眉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贫尼佛门弟子出家人，够了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知道不够。”

中年比丘摇头说道：“你呀我呀，简直目无尊长，难道这就是郭家的家教？”

郭玉珠一惊色变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知道我是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我知道你，你不知道我，世间事往往如此，其实小施主你又何尝知道你自己？我不但知道你，而且对郭家事知之甚详，你是郭大爷的独生子，郭玉珠，对么？”

郭玉珠骇然退了一步，道：“我是叫郭玉珠，但却不是郭家的人……”

中年比丘叹道：“不要家情犹可原，不认父罪无可恕，小施主与禽兽何异，枉费郭大爷一番苦心教养了。”

郭玉珠勃然色变，道：“你这尼姑竟敢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不只是对你，就对郭大爷，我骂他他也得低头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他是他，我是我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小施主何忤逆若此……”

郭玉珠倏地扬起右掌。

中年比丘微微一笑道：“小施主想干什么，杀我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是个明白人。”

中年比丘笑道：“那正好，杀了贫尼便可以灭了口，只是，小施主，怕只怕你杀不了贫尼，甚至于连伤都无法伤得贫尼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要试试看再说。”

中年比丘摇头说道：“小施主不要以为得了名师，经‘长眉道人’一夜造就便天下无敌，贫尼站在这儿，小施主若是能逼得贫尼动一步，贫尼立即就走，不再管这件事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道：“我要看看你凭什么说这大话。”抖手一掌虚空击了过来。

中年比丘双眉微一耸动，立即合十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”

她话是说完了，看时间，论距离，郭玉珠那一掌所击出的掌力也早到了，可是，不但没见中年比丘身形动一动，便连她的衣袂也没飘一飘。

郭玉珠脸色一变，中年比丘立即说道：“小施主，如何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悬崖勒马……”

郭玉珠厉笑一声：“贼尼姑，你再试试。”

纵身跃起，直上半空，双臂一张，电一般地扑了过来。

中年比丘脸色微微一变，目光神射，道：“佛门弟子出家人，嗔念已无半分毫，贼尼姑三个字我可以忍，这‘追魂天罗’却太以有伤天和，令人忍无可忍。”

说话间郭玉珠已然扑到，站在中年比丘身边的姑娘玉霜，只觉一片令人窒息的劲气逼了过来，她念头还没来得及转，中年比丘已抬手挥出玉杖，只听声如裂帛，“嘶”地一响，随见她玉杖向外一抖，半空中郭玉珠脸色倏变，闷哼一声喷了一口鲜血，人似断线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，砰然一声摔落在两丈以外。

玉霜心胆欲裂，娇躯一矮跪倒在地，悲声说道：“师父慈悲，请为辽东郭家留一线香烟。”

中年比丘神情一震，道：“姑娘，虎欲伤你，你要救虎？”

玉霜道：“怎么说他跟我姐弟相称十几年，师父慈悲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姑娘好胸襟，好心地，有此一念应积无穷后福，出家人何敢夺……”

一顿，目注郭玉珠轻喝说道：“你欲伤人，人却救你，你若还有一丝良知便应羞愧懊悔，贫尼看在姑娘份上，手下留情，网开一面，望你……”

郭玉珠翻身跃起，回头盯了中年比丘一眼，破空飞射而去。

中年比丘一怔，轻叹一声住口不言。

玉霜忙跪拜在地，道：“玉霜永不忘师父慈悲大恩。”

中年比丘摇头叹道：“姑娘，贫尼错了。”

玉霜讶然抬头道：“师父这话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刚才没看见，他临去一眼包含了多少仇、多少恨，贫尼以玉杖破他‘追魂天罗’，只希望能收到震慑之效，使他有所畏惧，知难回头，却不料换得如此一瞥。”

玉霜道：“师父，他天性善良……”

中年比丘截口说道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姑娘，人性都是善良的，所以有邪恶，那是后天之魔使然，这位小施主中魔过深，无暮鼓晨钟，也难惊醒他，怕只怕到头来害了别人，毁了自己。”

玉霜惊声叫道：“师父，他不会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但愿他不会，但……”摇摇头，改口接道：“贫尼已铸大错，不敢当姑娘大礼，请起来吧。”

伸手扶起了玉霜，玉霜站起后问道：“师父认为已铸大错么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真要说起来，这是天意，非贫尼之过，贫尼本出家人一点慈悲，前来化劫消魔，谁知天意既定，非人力所能挽回。”

玉霜娇靥发白，道：“请师父指点，天意如何？”

中年比丘摇头说道：“姑娘，贫尼不敢轻泄。”

玉霜悲声说道：“师父，天心如此冷酷么？”

中年比丘神情一肃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姑娘，天心永远是仁厚的。”

玉霜道：“俳为什么他要在人间种下悲惨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果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何谓悲惨？自作孽不可活，倘世上无报应，芸芸众生又转责天心如何？”

玉霜机伶一颤，悲声说道：“玉霜知过，但请师父本我佛宏旨，本一点慈悲，大显佛法，化劫消魔，挽救此一劫数。”

中年比丘叹道：“姑娘，贫尼非不愿实不能，劫数本天定，人力岂能挽回，贫尼是人非神，能力太以有限……”

玉霜流泪说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中年比丘两眼微睁，神光外射，轻喝说道：“姑娘，佛曰：‘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。’出家人有入地狱之慈心宏愿，姑娘也曾以身啖魔，结果如何？”

玉霜一惊，默然无语，旋即两手捂着脸，痛哭失声。

中年比丘威态一敛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人生在世，欢不少，悲也多，须看得开，要看得破，姑娘非世俗中人，奈何做此世俗女儿态？”

玉霜仰起娇靥，人如带雨梨花，悲声说道：“师父，玉霜自感罪孽深重，错在一身……”中年比丘摇头说道：“不，姑娘没有错，他也没有错，这一

代的都没有错，错只在上一代，甚至于上上一代……”

玉霜一怔说道：“师父，错在上代？”

中年比丘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姑娘。”

玉霜道：“请师父指点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自觉置身在一个迷字之中？”

玉霜道：“是的，师父。”

中年比丘叹道：“姑娘，置身一个迷字之中的，又何止一个你，上一代，上上一代，无不置身于这个迷字之中，他们怎会明白，又哪里想得到？这就是因果，循环不息，何时得了……”

她神色黯淡，摇头叹息一声，住口不言。

玉霜道：“师父尚未指点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何必要问？”

玉霜道：“师父不该破我之迷，有所指点么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该是该，奈何事关天机……”话锋忽转，含笑道：“姑娘尚未谢我。”

玉霜忙道：“玉霜谢师父保我清白……”

她就要往下跪，中年比丘伸手拉住了她道：“姑娘，说说也就算，姑娘孤傲高深，为郭家一朵奇葩，在尘世中也应称个最字，六爷何幸！”

玉霜道：“师父夸奖，玉霜此身乃父母所赐，唯一可叹的该是命薄如纸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福缘深厚，怎言命薄？”

玉霜道：“师父得道比丘，神仙中人，法眼可观前后，应知……”

中年比丘摇头笑道：“姑娘，些许小劫不足以言命薄，也无碍于深厚的福缘，人生之路并不一定条条平坦康庄，经过些坎坷崎岖，未尝不是福，若论命苦，贫尼年轻时的命比姑娘还苦十分。”

玉霜抬头凝注，道：“玉霜不敢相信。”

中年比丘淡然一笑道：“贫尼请教，眼见亲人为心魔所蔽，误入歧途，一旦大祸降临，俱要杀身而不能救其返回，最后落个家破人亡，子然一身，遁入空门，这算不算命薄而苦……”

玉霜刚要说话，中年比丘接着又道：“女儿家情有所钟，心有所属，但钟情属心的却偏是杀自己亲人的人，到头来还不能怪他，黯然而去，这算不算命薄而苦。”

玉霜忽地圆睁美目，惑然说道：“师父，您指的是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贫尼的当年往事，算算那是在二十岁左右时。”

玉霜道：“廿岁左右时，那不对……”

中年比丘含笑道：“姑娘，什么不对？”

玉霜道：“我知道一件类似的事，但它至少在四十年前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以为贫尼多大年纪？”

玉霜道：“您看来在三十至四十之间。”

中年比丘倏然一笑道：“姑娘，贫尼今年六十多了。”

玉霜一怔凝目，道：“师父，您真……我不敢相信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贫尼我熟知郭家三代事，你信不信？”

玉霜美目猛睁，失声说道：“那么您是……”

中年比丘笑道：“姑娘毕竟明白了，可是从令祖玉龙处听来的？”

玉霜激动地一点头，道：“正是，玉霜叩见姑婆。”娇躯一矮，就要往下跪。

中年比丘伸手拉住了她，笑道：“叫我一声姑婆颇也恰当，姑娘，有这一声也就够了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玉霜该拜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你我两家之间恩恩怨怨，很难明辨，我不敢当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至少您对玉霜有恩，玉霜也是您三代晚辈。”

中年比丘笑道：“那么咱们交咱们的，这总是缘份，你既然尊我为长辈，称我为姑婆，那就听我的，站好。”

玉霜道：“是的，姑婆。”立即垂手肃立，没再下拜。

中年比丘摇头笑道：“姑娘，我还是喜欢你的刚才，不亢，但也不卑。”

玉霜道：“玉霜刚才不知道是您，要不然绝不敢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何言一个敢字？别的不说，至少你如今不该再认为自己命薄而苦了，对么？”

玉霜神色一黯，凄然说道：“姑婆，您不以为玉霜的命薄而苦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我如何？”

玉霜一整脸色，仰脸说道：“玉霜不敢再说自己的命薄而苦，但请您指点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你要我指点什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求您指点玉霜的今后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以往你是怎么做的？”

玉霜凝目说道：“您的意思是说，玉霜今后也跟以往一样，以往怎么做，今后也怎么做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这就是我对你的指点。”

玉霜道：“您以为玉霜以往做的没错？”

中年比丘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，论小，我是你的姑婆，论大，我是个上秉佛旨的佛门弟子出家人，这话你该懂。”

玉霜微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懂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无论怎么说，您绝不会害我……”

中年比丘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明白这一点，还有什么好顾虑的。”

玉霜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您看得见，我害了玉珠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恕我直言，他那是自作孽，并不是任何人害了他，固然，因爱成仇，因妒成仇，他不算错，可是他的做法错了。”

玉霜脸上一热，道：“姑婆，您听见了？”

中年比丘抬头说道：“我没有听见什么，我要听见了什么，那就表示刚才我在左近，我要是在左近的话，绝不会迟到千钧一发时才现身。”

玉霜道：“这么说您是知道……”

中年比丘微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我知道。”

玉霜道：“您真能观前知后……”

中年比丘淡然一笑道：“姑娘，我所看见的跟所知道的并不多。”

玉霜悚然动容，道：“玉霜敢为姑婆贺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谢谢姑娘，这全是我佛慈悲。”

玉霜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对他……您以为玉霜也做得对？”

中年比丘含笑说道：“姑娘是指那只玉翎雕儿？”

玉霜一惊红脸，垂下目光点了点头，低低说道：“是的，姑婆。”

中年比丘微微一笑道：“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，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。”

玉霜娇躯微微一颤，道：“您是说能成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不但能成，而且必成。”

玉霜一颗乌云螭首垂得更低，由那娇躯的颤抖，可以看出她那颗芳心里有多么激动，多么喜悦：“谢谢姑婆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别谢我，姑娘，用不着，我只是顺天意说话，你跟他之间这段姻缘能成，主要的还是你有一颗不变不移的心，可是这是一颗先苦后甜的果儿，这话你懂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指点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在成之前这条路是极其坎坷崎岖的，你要尝尽心酸，备受痛苦，几经折磨熬煎……”

玉霜猛然抬头，美目凝注，道：“为什么，姑婆，难道天下有情人都得……”

“不，姑娘，”中年比丘道：“有的有情人面前是康庄大道，有的有情人面前则是坎坷不平的艰难路，而你属于后者，也较别人犹甚。”

玉霜道：“那又为什么，姑婆，难道这也是天意？”

中年比丘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这确是天意。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，我记得您说天心仁厚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也不错，姑娘，天心永远是仁厚的，你之所以要备受痛苦的熬煎与折磨，那是因为你攀折的不是甜果，而是一个先苦后甜的果子。”

玉霜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姑婆，玉霜不懂。”

中年比丘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且试想想，那只玉翎雕儿，他是何等样人。”

玉霜诧异道：“您何指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他对郭家的态度。”

玉霜脸色微变，道：“姑婆，我懂了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那么你就该明白，你该受些熬煎与折磨。”

玉霜道：“您的意思是说，玉霜受了所不该爱，应该受些惩罚。”

中年比丘摇头说道：“不，姑娘，你并非爱所不该爱，我刚才不是说过么？这是前生注定事，既是前生注定事，那就是三生石上早定，既如此，怎可说爱所不该爱。但是在你跟他两家之间的这点怨恨还没有化解之前，你这夹在中间，置身于怨恨漩涡中的人，却要左右为难，备受熬煎与折磨。”

玉霜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您的意思是说，这点怨恨有化解的一天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要不然我怎敢说你跟他之间的这段姻缘，到头来必成？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，您知道郭家跟他家之间的怨恨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我略知一二。”

玉霜道：“您能不能告诉我，那起于何时何人，为什么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点怨恨起于二十年前，由令尊郭六爷身上而起，别的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玉霜讶然说道：“二十年前，家父……我明白了，难道说他就是凌慕南？”

中年比丘笑道：“不，姑娘，休要把冯京当马凉，误将杭州当汴州，他跟凌慕南是两个人，风马牛毫不相关，令尊当年所播下的怨恨种子并不只一颗。”

玉霜道：“您也知道凌慕南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我也略知一二。”

玉霜忙道：“你看玉佩跟他的事，能不能……”

中年比丘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如今还有工夫兼顾他人？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，求您指示。”

中年比丘迟疑了一下，点头说道：“也罢，我这么说吧，他俩的事远较你俩的事较为容易。”

玉霜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我为玉佩贺……”

中年比丘目现异采，道：“姑娘有一颗愿自己下地狱的菩萨心肠，难得，有此一念，消弭不少熬煎与折磨，我也为姑娘贺。”

玉霜道：“谢谢姑婆，您也知道凌家跟郭家的这点怨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我知道，姑娘。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，那是什么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那皆在一个字，情。”

“情？”玉霜微愕说道：“谁跟谁的情？”

中年比丘摇头说道：“姑娘过于贪多了，那是上一代的事，跟姑娘这一代无关，如今不必问，我也不能说，姑娘将来自有明白的一天。”

玉霜道：“那么玉霜不敢再问郭、凌两家事……”。

中年比丘笑道：“接下来你却要穷究切身事，对么？”

玉霜脸一红，道：“难瞒您的法眼，请您告诉我，玉翎雕他究竟是谁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他跟你一样是人，一个平凡的人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不平凡的人，这答覆能让你满意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霜斗胆，不能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那，姑娘，你原谅，别的我不便深说。”

玉霜道：“您折煞玉霜……他来自何处？”

中年比丘淡淡一笑道：“或天涯，或海角，总离不开这人世，也是父母所生！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，可怜玉霜至今不知他是谁，他的来历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何不当面问他？”

玉霜道：“他不肯说！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那么姑娘，我不能说，其实情之在心，贵真诚，贵不移，姑娘又何必究其他？”

玉霜道：“谢谢您，姑婆，玉霜先不必多究其他，只是他跟郭家的这点怨恨……他为什么要对郭家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我再向你泄一些，那也起于一个‘情’字。”

玉霜微微一愕，圆睁美目，道：“姑婆，那也起于一个‘情’字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古往今来，这个情字微妙令人难解，多少人为它哭，多少人为它笑，多少人为它生，多少人为它死，其力之大，无可伦比，郭家上一代所引起的怨恨，在姑娘这一代就有了了结，而且圆满，你能说天心冷酷？”

玉霜道：“玉霜不敢，但究竟谁是谁非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事关一个情字，很难论判是非，人都没有错，错只在上天的安排，上天知道过错，因之上天在姑娘这一代对受了委屈的人有所补偿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，你是指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令尊郭六爷欠人家的，要姑娘你代他去偿还，姑娘明白了么？”

玉霜一脸茫然色，道：“姑婆，我有点明白，我只明白家父欠了他上一代的，玉霜却要代家父在这一代做偿还，可是别的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别的，姑娘以后自会明白。”

玉霜道：“那么玉霜不敢再问，只是玉珠他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他自有去处，而且他日后的声威与势力犹凌驾于当世几处郭家之上，隐隐时威胁天下！”

玉霜惊声说道：“姑婆，您何指？”

中年比丘摇头说道：“姑娘，我已泄了不少天机，不能再说了，总之姑娘放心，不管他日后多么强大，这世上已有克制他之人，这是天意，是定数，再说关于姑娘的切身事，请想想我的当年，你是否觉得比我福缘深厚得多，不必多问，也不必别求，我已耽误了不少工夫，请跟我走吧！”

玉霜一怔道：“姑婆，您要玉霜跟您走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不是我，是上天！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，我不懂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你必须得失踪一个时期，必须得让人为你着急一阵子，这是定数不能违背。”

玉霜道：“姑婆，你知道，我是回家去请家父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我知道，事到该成之时，不必求，否则求也没用，郭凌两家事成时已定，急不得，无须姑娘回家去，时候一到令尊自会离家到‘辽东’来。”

玉霜道：“可是我怎好让长辈着急！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姑娘，这是应该的，也仅仅是着急而已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令尊他们又岂止着急而已？”

玉霜一震，默然不语。

中年比丘道：“跟我走吧，姑娘！”

玉霜抬眼说道：“您要带玉霜上哪儿去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一块净土，哪儿远离尘世，看不见恩怨纷争，看不见血腥厮杀，朝看白云，夕赏晚霞，眼中俱是花草林木、飞禽走兽，耳畔但有钟声、木鱼、梵呗以及天籁！”

玉霜怡然说道：“姑婆，那是仙境！”

中年比丘含笑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请抓住玉杖一端！”抬手把玉杖递了过去。

玉霜讶异地伸出了手。

中年比丘含笑说道：“抓紧些，没我的话别松手。”

玉霜玉手已握上了玉杖一端。

中年比丘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，咱们要走了，让他们去忙一阵子吧！”

话落，当地清风起，如茵小草摇动，中年比丘与玉霜俱已不见，无影无踪，毫无痕迹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一条黑影由远而近，像一缕轻烟在这旷野上随风飘动，但势若奔马，奇快无比。

转眼间黑影掠过中年比丘与玉霜适才站立处，只听一声轻“唳”，旋风

倏起，影敛人现，颀长的身材，黑衣，白白的一张平庸脸，他，赫然竟是玉翎雕。

他站在路边，两眼之中寒芒外射，直逼数尺外地上一处，那地方，有一片已干的血渍，是适才郭玉珠吐的。

他看见草地上那片血，再看看有一片被压平了的小草，两眼之中寒芒更盛，望之怕人。

玉翎雕神情一震，长身破空而起，向着雕鸣传来处疾射。

转眼工夫之后，他停在一片树林前，那树林前，停着一辆空车，车里没有人，车前也没有套车的牲口，只有车辕上静静地躺着一个老人。还有，在车篷上停着一只火眼金睛，一身羽毛如雪的雕，它，英武带着慑人的威猛。

玉翎雕机伶一颤，脸色大变，喃喃说道：“我来迟了一步，这是谁……”

闪身扑上了车辕，伸手托起老人的下巴，老人喉咙上一个色呈褐紫的血洞，却不见有刀。玉翎雕一收手，冰冷说道：“好狠的手法……”

他神色怕人，突然长身而起，车篷上那只“玉翎雕”也跟着展翅掠起，一人一禽，一低一高，双双飞射不见。

嫁祸

“锦州”，是离“沟帮子”不远的一个大城镇。

在“锦州”城里，可以看见数不清的辽金时代留下来的古迹，也可以看见许多不同种族的人。

“锦州”，是个汉、满、蒙各族杂居的一个城镇，由于它住的不只一族，所以在风俗习惯上也有所不同。

因之，在一个“锦州”城里，你可以看见代表着各种风俗习惯及特色的地方。

像酒楼茶馆，这是汉人的玩意儿，当然，满人也常去坐坐，而且都是提着心爱的鸟儿去坐。

在这块地上，论马市，要以“开源”的马市为最大，那也是各族交换物质的主要集会，很热闹。

每年收割后，汉满蒙各族至此马市，其规模之大，在“辽北”首屈一指，除张家口、包头之外，无可比拟。

可是在“锦州”也有小马市，那地方随时都有成群的马匹买卖，热闹而拥挤。

在“锦州城”里南大街，面对着鼓楼，有那么一家酒肆，招牌油漆剥落，字都模糊看不清了。

那无关紧要，它这儿比别处生意好，比别处热闹，只因为是老招牌、老字号，没人不知道它。

不是掌柜的舍不得银子去换块新招牌，用不着，也怕换块新的来了破风水，跑了运气。于是，那块油漆剥落的招牌，整天还挂在哪儿，络绎不绝的酒客也从招牌下进出，从没人嫌过它。

晌午，是饭时，酒肆里卖个满座，黑压压的一片，闹哄哄的一团，伙计忙得团团转，只在桌子缝里钻。

门口进来两个人，两个中年汉子，前头一个高大而胖，浓眉大眼，满脸的络腮胡，头顶上一顶皮帽歪戴着，那件既厚又大的袄，胸口敞开着，脚上那双靴子满是干泥，干得能洗浑一条河。

后面那个同样的打扮，可比前面那个矮了个头，獐头鼠目，满面的狡猾阴赖相，进门一双耗子眼就在人群里滴溜溜转个不停。

这两个一进酒肆，伙计忙迎上来一个，躬身哈腰陪上满脸的笑，笑得可不怎么自然：“金爷，您来了，好久不见了，您好。”

络腮胡大汉从鼻子里“嗯！”了一声，一摆手，大刺刺地道：“给我找个座儿，两个。”

伙计忙应道：“是，是，您请这边儿坐。”

他那里躬身刚一抬手，那獐头鼠目汉子突然说道：“大哥，瞧，营里的鲍爷在哪儿。”

络腮胡大汉顺着獐头鼠目汉子手指处一瞧，角落里有付座头，哪儿坐着个长眉细目白净脸中年汉子，长袍马褂，衣着讲究气派，举止架子十足，正在哪儿自斟自饮。

络腮胡大汉看了一眼，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鲍爷，走，咱们过去。”

伸手一扒伙计，带着獐头鼠目汉子走了过去。

到了那付座头前，络腮胡大汉一欠身，陪上满脸笑：“鲍爷，您在这儿。”

白净脸汉子两眼一抬，“哦！”地一声笑道：“半截铁塔，吓我一跳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老大金，好久不见了，怎么样，近来好么？”

络腮胡子陪上一脸卑笑道：“鲍爷，托您的福，您知道，还不是混口饭吃！”

白净脸汉子道：“这年头有口安稳饭吃就不错。”

络腮胡大汉道：“这不全是鲍爷您赏的！兄弟们忘不了您的好处！”

白净脸汉子仰天一个哈哈，颇为高兴，道：“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怎么了，跟我还客气？自己人嘛，我能在这儿待，不也是弟兄们捧场帮忙，来一块儿坐坐，喝两杯！”伸手就去拉椅子。

络腮胡大汉忙道：“鲍爷，您在这儿，我怎么敢……”

白净脸汉子眼一瞪道：“这么说是见外，别忘了，大伙儿交情不同，不都跟兄弟一样？坐下，别招我心里不痛快。”

络腮胡大汉受宠若惊，忙拉椅子坐了下去。

这时候獐头鼠目汉子上前递上嘻嘻儿，道：“鲍爷，老七这儿给您请安了。”恭恭敬敬躬了躬身。

“哟！”白净脸汉子瞪眼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老七也来了，真是，你也往前站站，这半截铁塔一挡，我哪还瞧得见你……”

哈哈大笑，伸手抓住獐头鼠目汉子的手臂，道：“来，老七，一块儿坐坐，哥儿们碰在一块儿可难得，今儿个我请客，咱们好好喝几杯！”

拉着獐头鼠目汉子坐下，抬一抬手，叫道：“来呀！添两个酒杯和两双筷子。”

伙计更下人一层，唯恐稍慢地走了过来，一哈腰道：“鲍爷，您请吩咐！”

白净脸汉子一摆手道：“添两个酒杯，两双筷子，另外随便再送几个菜来，要快。”

伙计躬身哈腰，应声而去。

这儿，他三个聊上了——

白净脸汉子目光一扫问道：“大老金，这些日子忙么？”

络腮胡大汉搓着两只大手，一咧嘴忙道：“鲍爷，您知道，整天没事儿到处逛，跟个游魂似的……”

白净脸汉子笑道：“游魂哪有这么舒服，想要什么，只一伸手，自有人孝敬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也用不着费力气……”

络腮胡大汉窘迫地笑道：“鲍爷，您这是骂大老金，这不都是您赏的？”

白净脸汉子微微一笑道：“最近有什么好货色么？”

络腮胡大汉道：“有，鲍爷，可不是什么好的，您要中意，等会儿我就给您送点儿去，怕只怕您瞧不上眼。”

他不是一张口就有人孝敬么？一团黑，乌烟瘴气。

白净脸汉子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碍事，拿来让我瞧瞧再说吧！”

络腮胡大汉一连应了三声是。

獐头鼠目汉子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：“鲍爷，怕只怕最近您要忙一阵子了。”

白净脸汉子目光一凝，诧异地道：“怎么了，老七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看来您还没得信儿？鲍爷，玉翎雕到了！”

白净脸汉子一惊忙道：“玉翎雕？老七，在哪儿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忙道：“不是在这儿，鲍爷，前两天玉翎雕在‘沟帮子’附近作了案，毙了一个赶车的老头儿……”

人群里，两道比电还亮的寒芒一闪而逝。

白净脸汉子松了一口气，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有这种事，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别说您了，鲍爷，这件事儿也只有我们几个知道……”

白净脸汉子忙道：“怎么，你几个瞧见了？”

“不，”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瞧见了还走得了，是老三……”

突然，他的肩头上落下一只手，背后有人说了话：“朋友，我打扰一下。”

獐头鼠目汉子连忙回头，络腮胡大汉跟白净脸汉子则同时抬眼，獐头鼠目汉子身后站着个人，他年纪轻轻，有一付颀长身材，穿一身黑衣，长眉细目惨白的脸。

獐头鼠目汉子微愕说道：“朋友，你是……”

黑衣客回手一指，道：“我就坐在哪儿，刚听见三位的谈话，过来打扰一下。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有关玉翎雕在‘沟帮子’附近作案的事。”

獐头鼠目汉子脸色一变。

白净脸汉子双眉一扬，插口说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黑衣客淡然反问：“你呢？”

白净脸汉子脸上变了色，道：“我问你！”

黑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‘北京城’里来的，够么？”

白净脸汉子微微一惊，立即改了态度，道：“您是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吃粮拿俸干公事的，行了么？”

白净脸汉子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您是不是……”

黑衣客右掌一翻，往白净脸汉子面前一晃，然后收了手，道：“瞧清楚了么？”

白净脸汉子脸色大变，就要往起站。

黑衣客淡然说道：“别动，你三个坐你三个的，我就站在这儿，这儿人多眼杂，我不愿意让人瞧了去，那会坏事，明白么？”

白净脸汉子脸发白，诚惶诚恐地道：“是，是，我……卑职遵命，请吩咐！”

黑衣客笑了笑，道：“别客气，这块地方归你管，我只是个外来的，有很多事要请教你，还得仰仗你的帮忙……”

白净脸汉子忙道：“卑职不敢，卑职不敢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你是这儿的官儿，你替我交代这两位一声。”

白净脸汉子忙答应一声，忙向着那两个道：“这位是京里来的……来的爷，问你两个一句，你两个就老老实实地答一句，听见了么？”

那还有没听见的，那两个头不知点了几点。

黑衣客拍了拍獐头鼠目汉子的肩头，道：“朋友，你告诉我是谁说‘玉翎雕’在这一带作了案的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忙道：“回……回您的话，小的没瞧见，是听人说的！”

黑衣客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说得好，瞧见了就走不掉了，听谁说的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是……是我们老三！”

黑衣客道：“他瞧见了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忙摇头说道：“也不是，是前两天他从那地方路过，瞧见

了一辆马车，车上只有死了的赶车老头儿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那怎么知道是玉翎雕干的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那赶车老头儿脖子上插着一把刀，刀是玉翎雕的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又怎知道那把刀是‘玉翎雕’的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刀把上有玉翎雕三个字……”

黑衣客目中寒芒飞闪，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刀呢，拿来我看看。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刀不在我身上，在我们老三哪儿。”

黑衣客道：“他人呢？现在在哪儿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您要找他，我去给您叫去！”

他要往起站，但是黑衣客按住了他，道：“不用了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道：“他现在马市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马市怎么个走法……”

白净脸汉子突然陪笑说道：“您在这儿人生地不熟，您一个人找生怕会引起误会，以卑职看不如让他跑一趟去把老三给您叫来……”

黑衣客微一摇头，道：“不用，我自己去。”

白净脸汉子道：“那……卑职陪您去一趟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我自己能应付，你三个在这儿喝你们的酒，不许跑到我前头去，告诉我，你们老三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獐头鼠目汉子忙道：“到了马市您只说找黑三儿就行了！”

黑衣客淡淡一笑道：“看来他名气不小，马市怎么个走法？”

白净脸汉子忙道：“就在东城，您出门一直往东走就行了。”

黑衣客微一点头，应了声：“好。”收回按在獐头鼠目汉子肩头上的手，转身往外行去。

白净脸汉子忙站起来向外招手喊道：“伙计，这位爷那一桌算我的。”

伙计连忙答应，黑衣客却是连头也没回地走了。

黑衣客出门背着手往东走，一直走了两条街，才听见随风传来一阵阵人喧马嘶，马市近了。

果然，又走没多远便瞧见了马市，乖乖，好热闹，好挤，一个大空场子，周围围着一圈木栅，木栅里，东一堆，西一片，全是马！有拉着马走的，也有拉着马来，各形各色的人都有，品流之杂，挑不出第二个地方能比。

听那份儿喊价的嚷嚷，此起彼落，简直聒耳。

黑衣客刚到马市，有个带着一身马味儿的汉子迎了上来，一欠身，一咧嘴，露出一口黄牙：“这位，买匹坐骑？这边儿请，全是上好的纯蒙古种，任挑任选，也可以骑上去试试，您是内行，一看就知道……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又过来个汉子，近前便道：“这位，买马这边儿请，要什么样的都有……”

先前汉子一瞪眼道：“吹什么，我要关老爷的赤兔；薛礼的白龙，你有什么？”

后来这汉子嘿嘿一笑道：“没有，你那一堆都是纯蒙古种么？”敢情这是争生意揭底盘儿。

黑衣客笑了，道：“二位不必争，我不是来买马的……”那两个一怔，道：“不买瞧瞧也不要紧。”

黑衣客道：“我来找个人，向二位打听一声……”

先前那汉子忙道：“上马市打听人您找我，这一带没有我不认识的……”

后来这汉子道：“您问我，三岁小孩儿我都知道。”

黑衣客微微一笑道：“黑三儿，二位知道么？”

那两个一怔，齐声说道：“您找黑三儿啊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请告诉，他在哪儿？”

先前那汉子没说话，后来这汉子迟疑了一下道：“您是找黑三儿的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朋友，他们老七告诉我他在这儿！”

后来这汉子冲着那汉子一扬头，道：“大板牙，你瞧见黑三儿了么？”

先前那汉子微一摇头道：“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”扭头走了。

后来这汉子道：“这位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瞧见！”竟转身也走了。

黑衣客呆了一呆，旋即笑道：“黑三儿名气不小，可是够糟的……”

只听背后有人接口说道：“朋友，你说什么？”

黑衣客转过了身，眼前，站着个精壮中年汉子，皮帽，短袄，宽腰带，一双皮靴也脏得可以。黑黑的一张脸，胡子碴儿发青，一脸剽悍凶蛮色，只看一眼便知道他是个横行霸道的人物。

黑衣客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朋友你是……”

精壮汉子截口说道：“我问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我说黑三儿名气够大，可也够糟的。”

精壮汉子眉头一耸，道：“你认识黑三儿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不认识，要认识我就不用打听了！”

精壮汉子道：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他们没瞧见黑三儿！”

精壮汉子冷笑一声道：“八成儿是黑三儿在他们眼里太矮了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朋友，你是……”

精壮汉子道：“你找黑三儿干什么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有事，他老大跟老七告诉我他在这儿！”

精壮汉子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你认识他老大跟老七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当然认识，要不然他们怎会告诉我……”

精壮汉子道：“他们呢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在鼓楼前一家酒楼里跟个姓鲍的在喝酒。”

精壮汉子深深地看了黑衣客一眼，道：“朋友贵姓大名，哪儿来的，找黑三儿有什么事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这要等我找着了黑三儿才能说，你是……”

精壮汉子道：“我就是黑三儿！”

黑衣客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阁下就是黑三儿，敢情我是有眼无珠，不识真人当面，阁下请借一步说话。”转身要走。

黑三儿道：“朋友，慢一点儿。”

黑衣客回身说道：“怎么，阁下有什么话？”

黑三儿道：“朋友贵姓大名，从哪儿来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找个地方谈谈，我自会奉知。”黑三儿道：“这儿不能说么？”

黑衣客倏然一笑道：“你阁下是‘锦州’城有头有脸的名气人物，难道还怕我这外来的人吃了你不成！”

黑三儿脸色一变道：“朋友，上哪儿去，你说吧？”

黑衣客微微一笑道：“别问，这儿我人生地不熟，说不出个地名，阁下请跟我来就是！”转身往马市边上行去。

黑三儿双眉一扬，迈步跟了上去。

黑衣客带着黑三儿直往马市边儿上走，走没多远黑衣客在一株大树下停了步，这儿距马市已有五十丈以上，马市一带热闹，挤，只在这大树下空荡而寂静。

黑三儿跟着走到，往哪儿一站，道：“朋友，我到了。”

黑衣客道：“我看见了……”一伸手，道：“拿来！”

黑三儿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拿来？朋友，你要什么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刀，那把刀！”

黑三儿脸色忽地一变，道：“刀？什么刀，哪把刀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别跟我装糊涂，你在那老头儿脖子上拔下来的那把刀。”

黑三儿道：“朋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客道：“阁下的那位老七全告诉了我……”

黑三儿道：“谁告诉你什么你我谁去，我不懂！”

黑衣客道：“我找你。”

黑三儿道：“没听见么？我不懂，也没见着什么刀。”

黑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话我说在前头，案子不是你做的，我不会为难你……”

黑三儿道：“你根本就找不着我！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刀……”

黑衣客脸色微沉，道：“黑三儿，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。”

黑三儿道：“你把话说清楚了，我也把话听清楚了，可是你也该听见了，谁告诉你什么你找谁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刀！”

黑衣客道：“黑三儿，你是条汉子，在‘锦州城’算得上个人物，你应该知道，翻脸动手那并不是好事……”

黑三儿“哈！”地一声笑道：“朋友，你看错人了，黑三儿可不怕跟谁动手翻脸……”

黑衣客一点头道：“既然你给脸不要，那好！”抬手抓了过去。

黑三儿脸色一变，冷笑着说道：“朋友的胆子不小，你该打听打听……”他抬手拨向黑衣客腕脉，另一只手则要抬起。

黑衣客道：“别说是你这地头蛇，就是称龙的大人物我也照动！”翻腕扣住了黑三儿迎上来的腕脉。

黑三儿大惊，腕子猛地一抖，左拳跟着捣出。

黑衣客冷然一笑道：“阁下，你还差得远。”

黑三儿突然闷哼一声矮下了半截，手既没挣脱，那左手一拳也没能捣出便垂下了，他咬牙说道：“朋友，敢情你还有两手儿……”

黑衣客笑道：“我何止有两手儿，只是你福薄，永远别想瞧，对付你只凭这一手儿也就够了，明白么？”

黑三儿道：“朋友，你可别懊悔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我向来不知道什么叫懊悔，刀呢？”

黑三儿还硬，道：“不知道，我说过了……”

黑衣客“嗯！”地一声道：“我看看‘锦州城’的人物有多硬的骨头。”

黑三儿闷哼一声，住口不言。

黑衣客接着问道：“别再让我问第二次，刀呢？”

黑三儿硬不下去了，道：“在我身上，你松开我，我给你拿。”

黑衣客微微一笑道：“敢情你还不死心，好吧！”他松了手，黑三儿往下一蹲，从靴筒里飞快地抽出一柄尖刀，挺腕便刺，直取黑衣客小腹。

黑衣客笑道：“我没料错你。”

他微一侧身，黑三儿一刀落了空，身子不由往前一冲，黑衣客及时抬腿，一脚踩上黑三儿的右手。

黑三儿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手松刀落，人爬在了地上。

黑衣客道：“怎么样，你行么？”

黑三儿没说话。

黑衣客道：“算你福气大，我再饶你一次，把刀拾起来。”

黑三儿道：“我的手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你只有一只手么？”

黑三儿无奈何，只得用左手把刀拾了起来。

黑衣客道：“递上来，留神你的右腕。”

黑三儿没敢蠢动，乖乖地把刀递了上来。

黑衣客伸手接过了刀，只一眼，立即冷笑着说道：“果然不错，玉翎雕！”

可不是么？刀柄上刻着三个字“玉翎雕”。

话锋微顿，他接问道：“这就是你从老头儿脖子上拔下来的？”

黑三儿不敢不应，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一把。”

黑衣客道：“车上还有位姑娘……”

黑三儿道：“我从哪儿路过的时候，除了那死老头儿跟这把刀别的什么也没瞧见，更没瞧见什么姑娘。”

黑衣客道：“什么人也没瞧见？”

黑三儿道：“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”

黑衣客道：“那套车的马呢？”

黑三儿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反正没人要了，谁拾着算谁的，我拉走了！”

黑衣客道：“现在那匹马呢？”

黑三儿道：“卖了，就卖在这马市里。”

黑衣客倏然一笑道：“你倒会做没本儿的生意，行了，刀有了，别的我不过问，你走吧！”话落，他抬起了脚。

黑三儿翻身跃起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揉着腕子道：“朋友，你留个姓，留个名儿！”

黑衣客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想找我，好！”

两指捏着刀尖，把刀把刻着字的那一面向着黑三儿，笑哈哈地说道：“看清楚了么？”

黑三儿一怔，脸色倏变，失声说道：“你就是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知道就好，江湖路上我随时恭候，只记住以后少做缺德的没本儿生意，否则谁都饶不了你，走吧！”

黑三儿不知道听见了没有，只见他白着脸，瞪着眼往后退，往后退……这时候叫他一声白三儿比较恰当。

黑衣客笑道：“留神绊个跟头。”

他话落，黑三儿翻身便跑，一直跑出了十几丈才扯着喉咙大叫了起来：“玉翎雕，玉翎雕，玉翎雕……”

他嗓门儿不小，尤其这三个字更有炸药一般的威力，这几声立即惊动了整个马市，当他没命地跑近马市的时候，人群像一窝蜂，全围上了他：“谁，你说谁？”

“穷嚷什么，玉翎雕在哪儿？”

“喂，黑三儿，在哪儿，你倒是说啊！”

这个一句，那个一声，七嘴八舌乱成了一片。

黑三儿直喘，喘着往适才大树方向一指，道：“就……在哪儿，那……那棵大槐树下……”

上千道目光飞快地一起投射过去。

“呸，活见鬼，哪儿有人哪！”“可不是么，连个鬼影子也没瞧见！”

“黑三儿见了鬼了！”

“准是，要不然怎么咱们瞧不见。”

“你小子肉眼凡胎！”

“不，我他娘的没做缺德事儿！”

哄然一阵大笑，人群散了，还有人嘟囔骂着：“娘的，让玉翎雕吓破了胆，没事发疯拿大伙儿开心，这不是耽误人的生意么……喂，这位，买马这边儿请啦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在这许多话声里，杂夹着两个不是咒骂，也没有埋怨的话声，头一个听来雄浑有力：“阿骏，你信么？”

第二个也是中气十足：“我信！”

“咱算是碰上了，过去问问他去。”

“问他？还不快找……”

“哪儿找去？他身法之快谁能比得上。”

“唉，咱们又迟了一步……”

随着两个话声，人群里走出两个老者，正是那自称北上贩马，路过“龙记客栈”的那两位。

他俩像散步一般地向犹呆立当场的黑三儿走去。

到了黑三儿眼前，瘦削老者抬手一拍黑三儿肩头，道：“黑三爷，你好。”

黑三儿一震而醒，猛然一惊，脱口叫了一声。

瘦削老者含笑说道：“黑三爷，别怕，不是玉翎雕，是我们老哥儿俩。”

黑三儿定了定神，道：“二位是……”

瘦削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们老哥儿俩是路过的，他们不信你黑三爷碰见了玉翎雕，我们老哥儿俩信，绝对信……”

黑三儿忙道：“这可是，谁要是说一句假话，管教谁没好死……”

瘦削老者笑道：“赌什么咒儿呀，黑三爷，我不是说了么，他们不信，我们老哥儿俩信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，能说说么？”

黑三儿一如碰上了难求的知音，本来嘛，总有个相信他的人，这还不够难得么？当即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皱了眉，两个人对望了一眼后，瘦削老者转望黑三儿问道：“黑三爷，你没瞧错，刀把儿上确是玉翎雕三个字么？”

黑三儿忙道：“绝错不了，玉翎雕自己也瞧见了，要是我瞧错了瞎胡说，他还能饶得了我？”

瘦削老者的眉锋又皱深了一分。

魁伟老者适时问道：“他问你有没有瞧见车上有位姑娘？”

黑三儿点头说道：“他是这么问过，可是天地良心，除了死老头儿，跟那匹低着头吃草的牲口，我连个鬼影子也没瞧见！”

瘦削老者还想再问，魁伟老者向他一递眼色，道：“黑三爷，谢谢你了。”拉着瘦削老者转身走开了！

黑三儿忙招手说道：“喂，慢点儿，二位是……”

魁伟老者回头说一句：“办案的！”

黑三儿脸色微变，一哆嗦，转身一溜烟般走了。

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走了几步之后，魁伟老者偏头问道：“阿骏，你看怎样？”

瘦削老者摇头说道：“我看这件事儿不是他干的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何以见得这件事儿不是他干的？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你这是考我，你想，事儿要是他干的，他会找黑三儿问车上那位姑娘的下落么？你也知，杀一个风烛残年，毫不会武的老人，这种事他做不出来。”

魁伟老者点头说道：“这话很称我的心，我也这么想……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本来嘛，多少年了，别人不知道他，咱们还不知道他么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爷传衣钵的人还会有错？阿骏，你以为车上那位姑娘是谁？”

瘦削老者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敢想，更不敢说。”

魁伟老者叹道：“阿骏，你我都明白，这件事麻烦大了，玉霜姑娘遭人劫掠，郭家人岂肯干休，这一来……”

瘦削老者长眉一扬，道：“阿骏，你我都知，事不是他干的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那只是你我，玉翎雕在‘万安道’上作案，如今又发生了这件事，你让人家怎么想？咱们不能勉强人家。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不信算了，大不了斗斗……”

魁伟老者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阿骏，这话是你说的？能么，咱们是为什么出来的，临出门的时候，爷又是怎么交待的？”

瘦削老者嗫嚅说道：“可是如果郭家真不分是非，不判曲直硬要找他要人，你说怎么办？你以为他会退缩忍让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他不会对郭家有丝毫退缩忍让，可是这件事他会，绝对会，因为他无辜，可是怕只怕郭家忍无可忍……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让人担心的就是这，阿腾，你以为郭家会知道这件事么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不是小事，还怕郭家不知道？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我是说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，黑三儿这帮人慑于玉翎雕的威名，未必敢宣扬出去！”

魁伟老者摇头说道：“阿骏，人的嘴都够快的，不怕传不出去，再说就是黑三儿这帮人不敢宣扬，玉霜姑娘从这边儿走了，到时候那边儿接不着人，人家必然动疑，四下里只派人一打听，郭家的势力范围内，还愁问不出来？”

瘦削老者两眼一瞪，咬牙说道：“这究竟是哪个兔崽子干的……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你该骂是谁嫁的祸。”

瘦削老者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我就是这意思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找，那就明查暗访，快找！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咱们也找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怎么不？阿骏，玉霜姑娘是郭家的姑娘，又是梅姑娘所生，冲着这层关系，咱们就是跑断腿也应该！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何止跑断腿，就是卖了命也不多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咱们就得找呀！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找是得找，可是少爷……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咱们两方面都找，找着少爷劝少爷，万一要能在找着少爷之前找着玉霜姑娘，这麻烦就没有了！”

瘦削老者一点头，道：“说得是，阿腾，你说，咱们先从哪儿着手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别问，跟我走就是。”

瘦削老者不再说话，跟着魁伟老者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终于消失在街上熙往攘来拥挤的人群中……

黑三儿跑进了鼓楼前那家酒肆里，没多久，那白净脸汉子匆匆地出了酒肆，接着半月工夫不到，玉翎雕作案的事传遍了“锦州”周遭百里……

玉娇虎

四匹纯关外种的高头骏马，蹄声得得，昂首踢蹄地缓缓驰进了“锦州城”，好神骏的马，引人注目。

马引人注目，马上的人更引人注目，也望之吓人，那马上的人要瞪人一眼，能让人从心底冒寒意。

那四个，是清一色的高大魁伟大汉，同样的装束，同样的打扮，同样的特征，同样的皮帽、大袄、马裤、皮靴、宽腰带、宽腰带上排着一柄带鞘的短刀，襟袒开着，两只袖子挽着，露出两股粗而圆，健壮而有力的腕子、小臂，毛茸茸的。

浓眉，大眼，络腮胡，个个一脸凶蛮剽悍色，大老金已算是凶蛮剽悍，可是跟这四个一比，大老金就成了那温驯的绵羊。

每人手里一根短马鞭，鞍边还挂着一具革囊，沉甸甸的，随着马匹的驰进直摇晃，好不怕人。

这四个，缀成一前三后之势，进了“锦州城”，然后顺着大街策马直往里走，顾盼之间人纷纷低头，好不威风，好不神气。

这四个刚过去，接着，又是四人四骑，一批，一批，又一批，算算共是二十人二十骑。

头四个在北街“聚丰客栈”门前下了马，马往拴马桩上一拴，一前三后地大步进了“聚丰客栈”。

“喂，有人么，过来一个。”

为首高鼻梁大汉进门一站，人似巨灵神，又似半截铁塔，沉声开了口，话声如雷，震得人心跳耳鸣！

一名伙计忙迎了上来，躬身哈腰陪上一脸怯怯笑：“四位爷是要住店？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废话，找姑娘的，你这儿有么，可有干净上房？”

好冲、好野、好蛮、好粗。

伙计一听就知道是扎手的硬货，忙陪笑说道：“有，有，四位爷请跟我来！”一哈腰，转身要走。

高鼻梁大汉一抬手，道：“慢点儿，有几间？”

伙计讨好地道：“您要几间有几间。”

高鼻梁大汉一点头，道：“好，我包你一进院子，有人住叫他们让一让，去几个赶快给我收拾干净，要快，这个，先拿去。”抖手一大锭银子扔进伙计怀里。

这一下不轻，打得伙计一咧嘴，他连忙抱住，连吭都没敢吭一声，忙道：“四位请这儿坐会儿，我这就去收拾，包管误不了四位歇息！”转身急急往里行去。

高鼻梁大汉冷哼一声道：“误了我歇息，我拆了你的鸟店……”

向后一挥手，道：“去一个迎迎他们去，就说客栈我订好了，让他们到这儿来！”

一名大汉转身出门而去，随听蹄声响，由近而远。

没一会儿，伙计匆忙地出来了，近前一哈腰道：“这位爷，后面收拾好了，您几位请吧！”

高鼻梁大汉一点头，道：“不差，很会办事，挺利落的，爷有赏……”

伙计忙道：“谢谢爷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赶明儿个一块给，阿贵跟我进去，阿富留在这儿等他们，他们到了再带他们进来。”

他大步往里去了，一名跟着他，另一名留在哪儿没动。

高鼻梁大汉在伙计小心翼翼地前导下进了后院，抬眼看，这客栈共有三进，这头一进有八间上房，院子里还种着些花木，倒也清幽宜人，他当即一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哪一间最好，嗯，嗯，就是这间吧……”

抬手一指坐北朝南，一排三间上房最中间的一间道：“带路，我瞧瞧这一间怎么样？”

伙计唯恐稍慢，连忙前面带路。

刚进门，纷乱步履响动，院子里一下进来了十几个，只听有一个汉子扯着喉咙叫道：“二爷，大伙儿全到了。”

高鼻梁大汉转过了身，一点头，道：“好，想住哪一间大伙儿自己挑，如今算歇下来了，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许往外跑，咱们这趟出门不是来玩的，无论大小事，一概不许惹，听见了么？”

十几个大汉轰雷般一声答应，立即散开了。

只见一名身材瘦小，步履轻盈，走路既摆又扭的白净脸儿年轻汉子走了过来，往廊檐前一站，仰脸说道：“我住哪一间？”

话声尖而细，像姑娘家说话，煞是清脆好听。

高鼻梁大汉一咧嘴，道：“我的傲么爷，敢不先给您张罗么？您的住处早安排好了，瞧，就是这一间，进来瞧瞧中意不中意？”

带着瘦小白净脸儿年轻汉子进了屋。

进了屋，瘦小白净脸儿年轻汉子抬眼一看，窗明几净，不差，当他一双清澈、深邃，水汪汪的目光落在炕上时，他皱了眉：“叫伙计把炕上的全撤了，换套新的！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我的傲么爷，没瞧见么，这都是干净的？”

瘦小白净脸儿年轻汉子霍然转头，道：“是你住还是我住，干净个屁，不知道多少人盖过了，我才不用呢，瞧见就恶心，叫他快给我换去。”

高鼻梁大汉如奉纶音，忙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换，换，马上换，我的傲么爷，别一出来就发火儿行么，往后日子长着呢……”

瘦小白净脸儿年轻汉子两眼一瞪，道：“你要再数落我，我就回去。”

“别，我的傲么爷。”高鼻梁大汉忙道：“你要是回去，不如扎我一刀，数落您，我也得敢哪……”

向着伙计一摆手，喝道：“听见了么，伙计，给换套新的来，要快。”

伙计巴不得早一刻离开，应声要走。

“慢点儿。”瘦小白净脸儿年轻汉子轻喝一声道：“记着给我换了就行，先给我打盆水来，我要洗个脸，这一路上风砂刺得人满脸都是……”

说着，他抬起那只白皙娇嫩的小手摘下了皮帽，黑忽忽一物坠了下去，垂在背后，粗粗的，长长的。

哟，伙计瞧直了眼，敢情是位年轻大姑娘，瞧那条辫子，圆圆的，粗粗的，乌油油的。

那件大袄缺德，挡住了她那婀娜刚健玲珑的身材。

伙计呆了一呆，心想：“一个大姑娘家怎么跟这些既粗又野蛮的汉子混在一起，这些人要不是好来路，这大姑娘就准是贼婆娘……”

心里一哆嗦，脚下要动。

“慢点儿！”高鼻梁大汉咧嘴笑道：“她吩咐完了，该我了，我不要什么洗脸水，给我来五斤烧刀子，五斤卤牛肉，另外……”

大姑娘突然轻喝说道：“我不许。”

高鼻梁大汉一怔道：“么爷，你不许什么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爱吃什么吃什么，我不许喝酒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么爷，我宁愿什么都不吃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不吃活该，我就不许喝酒，你刚才对弟兄们怎么说的？这趟出来不是玩儿，大小事不许惹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么爷，我这不是惹事，是喝酒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知道，喝了酒就会惹事，也会误事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么爷，这趟出来可说不定多久才能回去，你总不能让人一滴不沾唇，那能饿死，嘴里能淡出个……”

大姑娘截口说道：“我不管，就是饿得躺在地上打滚儿我也不管，一句话，我就是不许喝酒，听不听在你！”

高鼻梁大汉忙道：“听，听，听，没人说不听，谁敢说个不字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那就好，回头我还要交待弟兄们一声，谁敢沾一滴酒我就剁谁的腕子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”

高鼻梁大汉一伸舌头，道：“么爷，你可真厉害，比大哥还行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在家他得让我三分，出了门就全听我的，谁要不服谁可以站出来说话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没人不服，就算他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……”没好气的向着伙计摆手说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，打洗脸水去。”

伙计巴不得有这一句，应了一声，匆忙而去。

伙计走了，高鼻梁大汉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，道：“么爷，只怕不一会儿工夫，就惊动整个‘锦州城’了！”

大姑娘一拧腰，霍地转过身来，大辫子猛地一飞，她扬着柳眉，圆睁杏眼，煞威逼人，道：“怕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大摇大摆进‘锦州’，为什么不乔装改扮进城？就是要他们知道，咱们到了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他知道了，别人可也不瞎不聋。”

大姑娘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是指这儿的六扇门、旗营，我看他们哪个敢正眼瞧我一下，吭一声，杀了他们他们也不敢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谅他们也不敢，只是么爷，阿风几个回去向大爷报告的时候你在旁边儿，听说那小子手底下不含糊！”

大姑娘柳眉扬得更高，道：“不含糊又怎么样，你知道，凡是拦咱们生意的有几个能站着不倒的，多少年来谁又敢，玉翎雕他不是三头六臂，我不但要会会他，而且非让他躺在我脚下不可，他的胆子比天都大，明知道是咱们的人还敢伸手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气人的也就在这儿，么爷，如今咱们到了，论实力能打遍这块地儿，只是你说咱们从哪儿着手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待会儿再说！”

话刚说完，伙计端着一盆洗脸水走了进来，放好了洗脸水，他怯怯地躬身哈腰，陪笑问道：“姑娘，您还要什么，请尽管吩咐……”

大姑娘一摆手，道：“麻烦你了，不要什么了，只记住替我换一套新的就行了，你歇息去吧，有事儿我自会叫你。”

不差，大姑娘好说，人也和气。伙计连忙答应一声，道个谢走了。

伙计走了，大姑娘卷起了袖子，露出两股嫩藕般粉臂，一双欺雪赛霜晶莹如玉的皓腕洗起了脸。

洗下来的水并不脏，可是大姑娘天生爱干净，恨不得把嫩皮洗下一层来，洗完再看，既白又嫩的娇靥透着红，吹弹欲裂，娇艳欲滴，大姑娘美得像朵花儿。

美，加上艳，就像那盛开的牡丹。

大姑娘洗完了脸，把手巾往洗脸盆里一扔，两手揉着脸蛋儿，走过去往炕上一坐，开口说道：“消息从哪儿来的？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大老金这帮人传出来的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回头派个人把老大金几个叫来，让我问问他！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见他几个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当然是越快越好。”

高鼻梁大汉站了起来道：“我这就叫人去一趟，还好咱们没往‘辽阳’去，要不然就要扑个空了，你歇着吧，饿不饿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饿倒是不饿，只是有点乏。”

高鼻梁大汉一咧嘴，笑道：“毕竟是女人家，这一点就不及我们……”

男人二字没出口，倏地住口不言，没别的，他瞧见大姑娘竖了柳眉，瞪了杏眼，大姑娘就怕人说她是个娇弱的女儿家，尤其讨厌听谁说女人家不如男人。

高鼻梁大汉脚下抹油，急快地走了。

大姑娘威态一敛，倒身躺在炕上。

可是刚躺下，她又像被针扎着一般，连忙坐了起来，“呸！”地一声道：“酸臭的汗味儿，恶心死人了！”

伸两手把褥子拉向了一边儿，她宁愿躺在那既凉又硬的炕上，她不愿碰一碰她认为脏的被褥。

大姑娘躺在炕上嘴干人乏，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，院子里雄健步履响动，高鼻梁的话声吵人：“么爷，大老金几个到了。”

大姑娘睡意全消，恨恨地坐了起来，道：“进来。”

院子里一声答应，屋里一下进来了四个，高鼻梁大汉走在前头，后面是大老金，獐头鼠目的老七跟黑三儿。

大老金三个进屋就像见着了姑奶奶，老佛爷，抢前一步，低着头来个单膝落地，恭敬而卑下地道：“大老金几个给姑娘请安。”

大姑娘坐在炕上一摆玉手道：“起来说话。”

大老金三个应声而起，垂手站着，没一个敢抬头。

大姑娘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大老金，好久没见你几个了，好么？”

大老金忙道：“托大爷、二爷跟姑娘的福，也谢谢您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虽然很少出过门儿，可是我常听大哥说你几个干得不错，功劳都不少，我这个人向来讲究信赏必罚，我不会薄待你几个的，待会儿跟二爷领赏去，以后好好干，准有机会往上去。”

大老金三个感激涕零，恨不得磕头，连声说道：“谢姑娘恩典，谢姑娘恩典，能跟着大爷、二爷跟您，这是我几个前辈子修来的，您放心，只要上面一句话，我几个摘了脑袋都愿意。”

大姑娘螭首微颌，道：“好，你知道二爷跟我这趟带弟兄们入关，是干

什么的么？”

大老金忙道：“刚才听二爷说过了。”

大姑娘扫高鼻梁大汉一眼。

高鼻梁大汉忙道：“是的，么爷，刚才他们来的时候我说过了。”

大姑娘转望大老金，道：“玉翎雕作案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大老金扭头向后，道：“老三，你报给姑娘听听。”

黑三儿应了一声，连忙一五一十地说个清楚。

听毕，大姑娘哈哈笑了一声：“算得上心狠手辣，碰见玉翎雕的是谁？”

大老金忙道：“回姑娘，是老三！”

大姑娘望了黑三儿，黑三儿没等问，便又从头至尾，详详细细地禀报个清楚，一点也没敢隐瞒。听完了这番禀报，大姑娘娇靥上微微变了色，道：“怎么，他还整了你？”

黑三儿像见着了亲娘，红着脸委曲地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请您为黑三儿做主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他知道你是谁的人么？”

黑三儿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个……姑娘，他大概不知道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那还好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整了我的人，两件并一，说什么我也得要回来，你放心，自有我给你做主。”

黑三儿忙道：“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……”

大姑娘突然作此一问：“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，我说他长得什么模样？”

黑三儿忙把玉翎雕描述了一遍，从头到脚没一个地方遗漏，可是他把玉翎雕描述得比他看见的还难看。

大姑娘柳眉微微皱起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这么个恶心人，我还当他有三头六臂，相貌惊人呢，这种人能有多大能耐，我就不信。”

听，这意思好像只有俊的人才配有好本事似的，看来世上的姑娘都一样，喜欢俊的！

黑三儿嘴唇动了一下，但没听他说话。

大姑娘瞧见了，当即问道：“想说什么就说，大伙儿不是外人。”

黑三儿一惊忙道：“回姑娘，黑三儿不敢说……”

大姑娘眉梢儿一扬，道：“我叫你说的！”

黑三儿应了一声，这才嗫嚅的说道：“禀姑娘，那小子的身手可不含糊……”

大姑娘娇靥一翻，道：“是么？”

黑三儿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我根本摸不着他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那是你。”

黑三儿还想再说，高鼻梁大汉突然说道：“够了，黑三儿，你自然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几个跟当地的几个旗营很熟，他有什么动静么？”

大老金忙道：“回二爷，他们把玉翎雕出现‘锦州’的事儿上报了。”

“上报？”大姑娘道：“他们打算干什么？拿玉翎雕？”

大老金道：“恐怕是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那你几个去告诉他们一声，玉翎雕这个人咱们要了，六扇门也好，江湖也好，各帮各会也好，我不许任何人插手、任何人碰，要不然就是跟我过不去！”

大老金忙道：“是，姑娘，当地的旗营好办，给他们点好处就能让他们

装聋作哑，怕只怕他们上面来的人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上面来人怎么样？大不了是‘北京’来的，谁要不听我的，我照样把他们砸回去，你照我的话告诉他们去。”

大老金应了一声，没敢再多说。

高鼻梁大汉插嘴说道：“么爷，你预备怎么找那小子，吩咐他们一声吧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几个在‘锦州’城里替我说几句话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微愕说道：“么爷，说句话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就说关外有班朋友到了，他们打算会会玉翎雕，玉翎雕要是个汉子，还打算在江湖上混，就让他露个面跟这班朋友见见，要不然趁早把他那三个字勾掉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忙道：“么爷，这样妥当么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怎么不妥当？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你别忘了，这儿是‘辽东’郭家的地盘儿，你这一招摇……”

大姑娘冷然截口说道：“什么叫做招摇？你怕‘辽东’郭家我不怕，要是怕‘辽东’郭家，当初就别派弟兄到‘万安道’上去，如今咱们也不必到‘锦州’来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么爷，郭家碰不得……”

大姑娘柳眉一扬，道：“谁说的？我就非硬碰不可！”

高鼻梁大汉急了，道：“么爷，你可不能……”

大姑娘向着大老金三个一摆手，道：“你几个去吧！照我的话去说，不许打一点折扣。”

大老金三个应声施礼要走，高鼻梁大汉一抬手道：“慢点儿，么爷……”

大姑娘冷然说道：“别忘了你是个比女人家强的汉子，谁怕谁可以回去，我绝不拦他。”

高鼻梁大汉浓眉一皱，大眼微瞪，一挥手道：“去，照姑娘的话说，别打一点折扣。”

显然他是被激得冒了火儿。

大老金三个应声单膝点地，施一礼起身退着走了出去。

高鼻梁大汉大眼炯炯，望着大姑娘道：“小妹，你太过点儿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就是这脾气，谁要看不惯就别看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小妹，你要为咱们自己着想，这天下近百年来一直是南海郭家的天下，这你不能不承认！”

“我承认。”大姑娘道：“可是从现在起它就得变变。人家玉翎雕孤剑单骑一个人敢在‘万安道’上做案，难道咱们连他都不如么？关外是咱们称王，关里是郭家称霸，各据一方，都是霸主，我为什么要怕他？这不是自削声威么？你这是为咱们自己着想？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小妹，你要明白，这儿是关里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难道我连关里关外都分不清楚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你能分得清楚最好，我希望你再明白一点，郭家并不只一个郭燕翎，兄弟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一个比一个高，再加上他南海的人，郭家的势力连朝廷都怕个三分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朝廷是朝廷，我是我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真要说起来，咱们能跟朝廷的天下兵马比么？又拿什

么跟人家郭家碰？人家实力多大，咱们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可惜咱们已经碰了！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那原就不是我的主意，碰过了一次，人家没吭气，咱们就该知足，不该碰第二回……”

大姑娘霍地跃下了地，倒竖柳眉，圆睁杏眼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就要再碰，谁怕事谁回关外去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沉声说道：“小妹，你要明白，没人怕事……”

大姑娘截口说道：“那就别再多说。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为什么不让说，你要知道，你这不是英雄不是勇……”

大姑娘白了脸，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高鼻梁大汉方待再说，只听院子里有人喝道：“谁乱闯，站住！”

大姑娘脸色一变，闪身就要往外去。

高鼻梁大汉伸手一拦，道：“没那么快，不会是他，你待在屋里，让我瞧瞧去。”转身行了出去。

他出了门，抬眼一看，只见两个弟兄拦着两个人，被拦住的两个人是两个老者，一个魁伟高大，威猛慑人，一个身材瘦削，冷意外露，一看就知道这两个练家子，而且不俗，当即轻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只见一个弟兄指着两个老者道：“二爷，这两个老家伙硬往里闯……”

瘦削老者双眉一耸，似乎要动，却被魁伟老者伸手拦住，魁伟老者抬眼放射过来，威棱逼人：“我请教一声，阁下是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我正要请教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我们老哥儿俩听说这儿住着一班关外来的朋友，特来见见，哪位是当家的？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有什么事儿二位找我就是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这么说阁下当家。”

高鼻梁大汉微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我失敬，咱们哪儿谈？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哪儿都行，不过请原谅，我没有招待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当家的别客气，可否让我老哥儿走近些！”

高鼻梁大汉一抬手，那两个汉子立即退向一旁，可是这时候各房门口都出来了人，整个二十条大汉监视着这两个老者。

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两个视若无睹，迈步走近了些，隔一丈停步，魁伟老者目光一凝，还没有开口。那里，高鼻梁大汉已然先开口道：“二位怎么称呼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有劳当家的动问，我兄弟姓马，我居长，他行二，朋友们都叫我兄弟叫马大，马二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截口说道：“二位见关外的朋友有什么见教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不敢，我兄弟刚在街上听说了件事儿，不知道确实不确实，所以特地来请教一下！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二位听说了什么事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听说当家的要会会玉翎雕，不知道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脸色微变，适时人影一闪，屋里抢出了大姑娘，她冷然一瞥，立即接口问道：“二位是玉翎雕的什么人？”

魁伟老者讶然说道：“姑娘是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我的小妹。”

魁伟老者深深一眼，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当家的令妹，失敬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好说。”

瘦削老者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好一个‘玉娇虎’！”

大姑娘娇靥一变，凝目说道：“阁下知道我？”

瘦削老者笑道：“‘玉娇虎’纵横关外，威震东北，人美而娇，艺高而强，羞煞女儿，愧煞须眉，江湖上谁不知道？”

大姑娘淡然说道：“夸奖了，马贼窝里长大的野姑娘。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姑娘忒谦，应该说是巾帼英雄，女中丈夫。”

大姑娘秋波流转，望向魁伟老者道：“阁下还没有答我问题。”

魁伟老者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，“姑娘刚才问的是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二位是玉翎雕的什么人？”魁伟老者道：“同为关里江湖道，别的毫无关系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是么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我没有欺骗姑娘的必要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那么二位到客栈来是……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问问看当家的要会玉翎雕确实不确实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确实怎么样，不确实又怎么样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不确实那就算了，确实的话，我要多问一句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阁下要问什么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当家的为什么要远从东北来到‘锦州’会‘玉翎雕’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阁下问这干什么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我只想知道一下原因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恕我直言，二位既跟玉翎雕没有关系，咱们彼此间也素昧平生，二位似乎不必过问跟自己无关的事！”

魁伟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是我太爱管闲事了些，其实我是不信有人敢会玉翎雕……”

他好心智，大姑娘倏地扬眉，道：“我可以告诉阁下，阁下要问的是确实。”

魁伟老者笑了笑道：“我也不相信在毫无理由的情形下，当家的会带着高手从东北远来‘锦州’找玉翎雕霉气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他拦住了我的生意……”

魁伟老者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大姑娘脸色微变道：“阁下好心智！”这时候她才明白是中了激，上了当。

魁伟老者笑了笑道：“姑娘夸奖，能赐告时地么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已经说了，自无不可，不久之前，在‘万安道’上。”

魁伟老者一点头，道：“够了，谢谢姑娘，这么说，当家的的是来问罪的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！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姑娘打算怎么个会玉翎雕法呢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二位既然已经听到了我们要会玉翎雕的消息，就该知道我们是打算怎么个会玉翎雕！”

魁伟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恐怕有件事姑娘还不知道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‘沟帮子’附近那个案子，不是‘玉翎雕’做的。”

大姑娘微微一怔道：“怎么说？这件案子不是玉翎雕做的？”

魁伟老者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这件案子不是他做的。”

大姑娘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二位怎么知这件案子不是他做的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第一，杀一个老弱不会武的人，这种事玉翎雕做不出来，第二，我刚才看见黑三儿几个从客栈出去，我猜想他们必是姑娘的人，姑娘也必问过他详情，既如此，姑娘就该知道他向黑三儿打听那辆马车上的一个姑娘的下落，案子要是他做的，他不必问黑三，根据以上这几点，我敢说这件案子绝不是他做的。”

大姑娘柳眉微扬，道：“听阁下的话意，玉翎雕似乎是个英雄人物……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姑娘，他确可当之无愧。”

大姑娘冷冷一笑道：“那我不管那么多，案子是不是他做的跟我无关，只是他在‘锦州’这一带出现过就行……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姑娘只为找他寻仇，不必多问其他，可是姑娘忽略了一点！”大姑娘道：“我忽略了哪一点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案子既不是玉翎雕做的，那把刀上刻着玉翎雕三个字，这分明是嫁祸，姑娘忽略了这一点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是他做的也好，是别人嫁的祸也好，这跟我有何关系？”

魁伟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关系只在他跟贵当家的有仇！”

大姑娘脸色一变道：“阁下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高鼻梁大汉颤声说道：“难不成你以为这案子是我们做的？”

魁伟老者一摇头道：“不敢，事关重大，我只是问问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才是二位真正的来意！”

魁伟老者含笑点头道：“姑娘是个明白人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这么说二位还是跟玉翎雕有关系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不愿再瞒姑娘，论起来我兄弟是他马后从仆！”

高鼻梁大汉脸色大变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弄了半天原来是……阁下真会调人胃口！”话落，他闪身要动。

大姑娘抬皓腕拦住了他，目注魁伟老者道：“阁下，你这话当真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姑娘，这绝假不了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那好，玉翎雕他人在哪儿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请姑娘先告诉我，‘沟帮子’附近杀人的案子，是不是贵方做的。”

大姑娘语气不善地道：“是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？”

瘦削老者双眉轩动了一下，可是他没说话。

魁伟老者目现逼人威棱，道：“不是自然作罢，要是的话，我要奉劝姑娘几句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要劝我什么，请说！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等姑娘答我问话后再说不迟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非要等我回答你的问话之后，你才肯说么？”

魁伟老者目光炯炯，道：“是的，姑娘。”

大姑娘耸了耸柳眉，道：“那么我告诉你，是的，‘沟帮子’附近的案子是我做的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一惊叫道：“小妹，你……”

大姑娘一摇手，淡然说道：“二哥，你别管，这件事自有我做主，自由我担当，事既是我做的，我没有不敢承认的道理。”

高鼻梁大汉脸上变了色，道：“小妹，你怎么能……”

大姑娘霍地转注，叱道：“二哥，你少说一句行不行，我都不怕，你又怕什么？”

高鼻梁大汉口齿启动了一下，旋即浓眉双扬，道：“好吧，小妹，由你了，谁叫我是你的二哥！”

大姑娘倏然一笑，如花朵怒放，道：“这才像个铁铮铮的男子汉……”

转望魁伟老者，一扬眉，接道：“阁下，你的问话我已经回答了……”

魁伟老者淡然说道：“我听见了，我要请教，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很简单，不这样我逼不出玉翎雕来。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我再请教，那位姑娘是不是郭六爷的掌珠？”

大姑娘微微一愕，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我可没想到她会是郭六爷的掌珠，她只说她姓郭，这下好，真碰上郭家了，想甩都甩不掉了……”

魁伟老者浓眉一耸，道：“姑娘，那风烛残年的老人何辜？”

大姑娘倏然一笑道：“阁下既知我‘玉娇虎’，就该知道我‘玉娇虎’杀起人来是不眨眼的，放眼关外，谁不说‘玉娇虎’是个女煞星？”

魁伟老者环目微瞪，道：“姑娘，请听我奉劝几句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等了好久了！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‘万安道’上拦住贵方的生意，我兄弟愿代主陪罪致歉，只请姑娘交出郭六爷的掌珠，假如姑娘不愿接受我兄弟的陪罪致歉，也可以，仍请交出郭六爷的掌珠，然后我兄弟愿代主跟贵方放手一搏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这就是你劝我的话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姑娘若是一旦逼急了我兄弟的主人，或者是让郭家知道了这件事，对贵方来说，那是大灾祸……”

大姑娘淡淡一笑道：“案是玉翎雕做的，郭家凭什么找我，恐怕二位是担心郭家人找上玉翎雕吧！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说句话姑娘也许不相信，我这是为郭家着想！”

大姑娘笑道：“你是说玉翎雕比郭家的人还厉害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要是郭家人一旦逼急了我兄弟的主人，那是郭家的灾祸，郭家六龙，只怕只有郭六爷能跟我兄弟主人相颉颃。”

大姑娘突然仰头格格娇笑道：“真的吃谁的向谁，阁下把你的主人抬得太高了……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姑娘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实情。”

大姑娘笑声一敛，娇靥上倏罩懔人的寒霜，道：“我不管那么多，掳人也好，杀人也好，我为了是要见玉翎雕，只要玉翎雕找上门来，只要他能强过我，拦生意的事一笔勾销，我双手交出郭六爷的掌珠……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事关贵方，姑娘要三思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做事向来不止三思，阁下可以不必多说了。”

魁伟老者浓眉微耸道：“姑娘，我愿息事宁人，委曲求全，为贵方面好言奉劝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心领，也劝你一句！”魁伟老者道：“姑娘请说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四个字，不必再说！”

瘦削老者细目暴睁，威棱逼人，道：“阿腾。”

魁伟老者手一拦，道：“阿骏，别这么容易冲动，跟爷这多年，你怎么学的？爷能忍人所不能忍，咱们为什么就不能……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阿腾，这可不是等闲小事！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我知道，我自有主张……”

抬眼凝注大姑娘，道：“姑娘，我愿改用一个求字……”

大姑娘淡然一笑道：“阁下别太委曲自己，如果阁下真要改用一个求字，不妨把玉翎雕找来，让他自己来求我……”

瘦削老者纵声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太傲了些，也逼人太甚……”

魁伟老者忙又抬手拦住了他，适时大姑娘冷然说道：“你该在关外一带打听打听‘玉娇虎’的作风，我就是这个样儿，你阁下看着办吧！二哥，送客！”

高鼻梁大汉闪身要动。

瘦削老者大笑道：“阿腾，人家要逐客了，我看你忍到几时。”

魁伟老者沉声喝道：“慢点儿，到了该走的时候，我兄弟自己会走。”

就这一声沉喝，震得高鼻梁大汉身形一晃，他一惊，脸上变了色，大姑娘没察觉，她冷然说道：“二位非等我下令逐客不成么？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有事仆从服其劳，我兄弟愿代主跟贵方……”

大姑娘冷然摇头，道：“在我眼里，二位的份量轻了些。”

瘦削老者大笑说道：“听听，阿腾，咱们就这么轻么？让她称称吧！”

魁伟老者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，怕只怕他们没那么大的秤……”

大姑娘冷笑说道：“我试试，来人！”

两声震天响答应，左边廊檐底下腾身掠过来两个大汉，这两个人每人手里握着一口大刀，落地躬身，道：“姑娘，您吩咐。”

大姑娘一探皓腕，道：“给我撵出去。”

那两个大汉应声旋身，各伸一只毛茸茸的大手，当胸抓向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，看样子气沉力猛。

魁伟老者微退一步，道：“阿骏，让给你，别过重。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遵命，先摔他两个跟头再说。”

双掌倏出，闪电一般捞住二大汉两只粗腕，然后沉膝往下猛扯，别看二大汉像半截铁塔，这时候就像纸糊的一样，身形往下一冲，脚下踉跄，全趴下了，而且翻出了老远。

魁伟老者笑道：“小姑娘，瞧瞧，够重么，就凭这种身手，还想会我兄弟的主人，差远了，连郭家人都不敢……”

大姑娘怔了一怔，高鼻梁大汉脸色倏变。

适时，二大汉翻身跃起，脸成了紫酱色，大喝一声，恶如凶神，各抡大刀从背后当头就砍。

瘦削老者笑道：“哟，天爷，你们也不怕打人命官司。”

他一动没动，砰然两声，一口刀落在他头顶上，一口刀砍在他左肩上，不但身子没晃，便连衣裳也没破，头发也没乱。

反之，当当两声，二大汉虎口破裂，大刀被震飞丈余，全落了地，这一手，刹时震住了全场。

瘦削老者抬手摸摸头，摸摸肩头，咧嘴一笑道：“还好，头发没断，衣裳也没破，不然你们就得照赔，也真是，这种刀钝得只能切菜，怎么能杀人，要出门打架也不先把刀磨磨……”

二大汉定过神来，失声叫道：“这老家伙会施邪法儿……”

瘦削老者“哈！”地一声道：“邪法儿？你懂个屁，金钟罩、铁布衫、十三太保横练都比不上我这身工夫，你却叫它邪法儿！”

魁伟老者适时开口说道：“姑娘，我兄弟够重么？”

大姑娘脸色也只不过微微一变，旋即她冷笑说道：“我没想到这位还练有‘混元一气功’，弟兄们这些外门工夫自然远非敌手，给我试试！”

话落，伸水葱般一根玉指，虚空点向瘦削老者左肋。

瘦削老者脸色一变，道，“哟，小姑娘竟要破我这身工夫，好厉害，怪不得‘玉娇虎’能纵横关外，睥睨东北！”身形一闪躲过，随闪势他就要欺身。

魁伟老者伸手一拦，道：“怪不得贵方敢招惹郭家，原来姑娘会的不仅是普通武学，我兄弟低估贵方了，姑娘师承哪位高人？”

大姑娘淡然一笑道：“你阁下高估了我，只是舞刀动杖的马贼，哪懂什么高绝武学，二位，别等我再次逐客！”

魁伟老者浓眉一扬，道：“既得异人传授，姑娘未免过于小气，我愿一试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敢情你还不死心，好。”粉臂一围，抬皓腕轻轻拍出一掌。

魁伟老者微有惊容，环目一睁，喝道：“阿骏，往后退。”

他不管瘦削老者退了没有，自己跨前一步，神色凝重，抬右掌便要前迎大姑娘这轻飘飘的一掌。

适时——

“嘶”一声裂帛般异响起自二人之间，魁伟老者高大身形一摇，身不由主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大姑娘娇躯一震，皓腕倏垂，花容失色，抬眼喝道：“什么人……”

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一起躬下身軀：“少爷。”

大姑娘一怔叫道：“玉翎雕……”

只听半空中有人冷然说道：“不错，是我。”话声未落，院子里已多了个人，冷然卓立，正是玉翎雕。几声叱喝，廊檐下扑出几个大汉，这时，半空中响起一声奇异鸟鸣。

大姑娘连忙喝道：“不许动，回。”

几名大汉硬生生刹住身形，退了回去。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算他们运气好……”

向着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一躬身道：“大叔，二叔，给您二位请安！”

魁伟老者微显激动，道：“好不容易，总算找着了您……”

瘦削老者皱眉叫道：“少爷，瞧您这张脸，这不是作贱自己……”

玉翎雕倏然一笑道：“您二位往后站站，让我把这件事了一了后咱们再谈。”

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应了一声，欠身而退。

随即，玉翎雕抬了眼，两道威棱直逼大姑娘：“听说你找我。”

大姑娘见玉翎雕现身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些不安，她微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刚才是你出手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当然是我，我本来打算等我两位叔叔走了之后再现身的，可是你逼得我不得不提早现身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这么说你早来了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早在我两位叔叔来的时候我早到了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竟能瞒过我，还算不差！”

玉翎雕冷然一笑道：“我还能凭一根指头挡你的一掌。”

大姑娘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待会儿你再挡挡看，答我问话，你为什么在‘万安道’上拦我的生意，折辱我手下的弟兄？”

玉翎雕冷然答了两个字：“高兴。”

大姑娘娇靥又一白，道：“你拦了我的生意，打了我的人还敢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这没有什么不敢的。”

大姑娘美目一瞪，道：“你好傲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不比你差。”

大姑娘气得娇靥一颤，还待再说。

玉翎雕冷然说道：“你少说一句，把姑娘交出来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不交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非交不可。”

大姑娘气得冷笑说道：“我不信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会让你信，而且让你深信不疑。”抬手抓向高鼻梁大汉。

高鼻梁大汉一惊便要抬手，大姑娘忙喝道：“二哥，你退，让我来……”

玉翎雕冷笑一声道：“只怕由不了你，也少不了你。”

身形一闪，快捷如电，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动，人已到了高鼻梁大汉眼前，抬手一把抓住高鼻梁大汉腕脉，然后另一只手抓上他的心窝，快得让人连念头都来不及转，道：“对你，我只用普通武学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大惊失色，冷哼一声要挣。

玉翎雕右掌五指微一用力，冷然说道：“别乱动，我会要了你的命！”

高鼻梁大汉闷哼一声，身形往下一矮，脸色发白，须发俱张，但没敢再动一动。

大姑娘失声叫道：“玉翎雕，你……”她就要往前欺。

玉翎雕道：“你也别动，他的命等于握在你手里。”

大姑娘一惊没动，道：“玉翎雕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很简单，一个换一个，你把郭姑娘交出来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不交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随你，除非你不想要这个哥哥。”

大姑娘跺脚叫道：“玉翎雕，你这算是英雄么，拿别人威胁我，你有本事放开我二哥跟我斗斗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放了郭姑娘，我跟你放手一搏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玉翎雕，别忘了，你是个男人。”

玉翎雕两眼一瞪，道：“你倒深悟激将三昧，好，我让你几分。”

松五指微震右腕，高鼻梁大汉闷哼踉跄而退，砰然一声撞在门边墙上，玉翎雕自己则闪身退回院子里。

高鼻梁大汉目眦欲裂，霹雳一声大喝：“玉翎雕，我劈了你。”闪身就要往院子里扑。

大姑娘闪电探皓腕，一把拉住了他，道：“二哥，你别……让我来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暴怒说道：“小妹，放开我，长这么大何曾受过这个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二哥，我替你要回来行么？”

高鼻梁大汉没再挣，猛一跺脚，花砖碎了好几块：“玉翎雕，我要剥你

的皮，抽你的筋……”

大姑娘松开了他，跨前一步道：“玉翎雕，你真打算要回郭姑娘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以为你多此一问。”

大姑娘一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只要你赢了我，不但‘万安道’上的事一笔勾销，我双手交出郭姑娘，而且我马上带着人回东北去，可是要你输了哩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拦了你的生意，打了你的人，任凭你处置就是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玉翎雕，这可是一句话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向来一言九鼎，绝不会有第二句！”大姑娘微一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你出手吧！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我出手，正如你所说，我是个男人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男人并不见得就比女人强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只怕我这个男人要比女人强些。”

大姑娘柳眉一扬，道：“我看看你有多傲。”

扬掌空虚劈了过去，仍是轻飘飘的一掌。

玉翎雕眉梢儿一动，横跨一步，闪身避过。

大姑娘道：“这就是比女人强的男人么？你怎么不敢接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再发第二掌试试？”

大姑娘听了他的，扬手又是一掌。

玉翎雕身形横移，一步跨回原处，又躲开了。

大姑娘叫道：“玉翎雕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，你要是不敢接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错了，跟女人家动手，我向来礼让三招。”

大姑娘气得柳眉一扬，道：“你跟多少女人动过手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如果论真动手，你该是头一个。”

大姑娘微微一怔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有假动手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当然有，不然哪来真动手的说法。”

大姑娘冷叱说道：“不要脸，你玉翎雕原来也是一身轻骨头，没人叫你让，也没人稀罕你让，接我这第三掌。”

猛然一掌劈了过去。

玉翎雕微一摇头道：“抱歉，我不能食言坏了我自己的规矩。”他微跨一步，又躲了开去。

大姑娘娇靥发白，身子一颤，厉喝说道：“不要脸，轻骨头，要让你让别的女人去，让你傲，我臂了你看你还傲不傲。”

话落娇躯闪，她像一只出押雌虎一般扑向了玉翎雕。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事不过三，不会再有第四回了，你留神。”

大姑娘带着一阵特有的香风如飞而至，扬手一掌她竟掴向了玉翎雕的面颊，敢情想赏人个耳刮子。

玉翎雕双眉一扬，抬一指划向大姑娘玉一般的皓腕。

大姑娘没躲，她那只左手拍向了玉翎雕的右肋。

这一招攻玉翎雕所必救，玉翎雕为之微微动容，道：“你不差，要比我想像中高明得多。”

他右掌一挺，径迎大姑娘的左掌。

大姑娘娇面一红，道：“不要脸，你敢轻薄。”右掌闪电翻下，猛撞玉翎雕心窝。

玉翎雕一怔，旋即笑道：“你误会了，玉翎雕顶天立地，对你，还不致

于。”

他收右掌，往左滑步，到大姑娘身侧，然后右掌由上而下，抓向大姑娘那只欺雪赛霜的右腕。

这句话听得大姑娘何止羞，简直气，她一声：“对谁致于，郭家的姑娘？”

她本是随口说话，谁知玉翎雕一笑说道：“你算是说着了，人家是名门闺秀，大家女儿，怎么说也比一个胡子窝里长大的贼……”

“你敢……我先劈了你再劈她！”

大姑娘一双玉掌上下翻飞，如狂风暴雨。

玉翎雕抵招发招，轻描淡写，洒脱异常。

转眼间已上十招，只听玉翎雕一声：“能在我手下走过十招，你算是第一人，可是你绝发不出第十一招……”

大姑娘怒叱说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话声方落，两条人影俱敛，一切归于静止，玉翎雕左手抓住大姑娘的右腕脉，右手却抓住了大姑娘的大辫子：“你信不信？”

大姑娘羞怒叱道：“放开我。”她拧身扭腰抬螭首，但没能摆脱，却疼得她“哎哟”一声。

玉翎雕道：“不难，答我一句，你信不信？”

大姑娘大声叫道：“不信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在第几招上被制住的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管不着。”

好话，不脱孩子气，也发了刁蛮。

这时候高鼻梁大汉定过了神，大喝一声，闪身要扑。

玉翎雕刚要说话，大姑娘已自娇喝道：“二哥，我不许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谁敢过来我就嚼舌头。”

高鼻梁大汉一惊忙刹住身形，叫道：“玉翎雕，你放……”

大姑娘叫道：“二哥，我叫你别管！”

高鼻梁大汉忙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我不管，只是小妹你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能解决。”

高鼻梁大汉两眼发红，神色怕人，一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小妹，他要是伤了，我要不拼了他……”

余话他没出口，不必说，看他的神色就明白了。

大姑娘这时候叫道：“玉翎雕，你放不放手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要我放手不难，只问你信不信？”

大姑娘跳脚叫道：“不信，不信，我就是不信，你要是够狠就杀了我！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杀你，那只是一指头，可是我怕！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也有个怕字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怎么会没有，我怕沾了我玉翎雕三个字。”

大姑娘娇躯一抖，嘶声叫道：“玉翎雕，你不是人，只会在嘴皮上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别忘了，你是败在我手下，并不是败在我嘴皮下。”

“玉翎雕！”大姑娘大叫一声，随即颤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不如杀了我！”

玉翎雕还待再说，魁伟老者突然浓眉一耸，道：“少爷，别忘了爷的教诲。”

玉翎雕神情一震，道：“是，大叔。”立即松了双手。

大姑娘霍然旋身，娇面煞白，扬掌便掴。

玉翎雕岸然卓立，一动未动。

大姑娘手扬了一半，却突然又垂了下去，一跺脚：“玉翎雕，你不是人。”头一低，两手捂脸，哭着跑回了廊檐下。

玉翎雕为之一怔，高鼻梁大汉便是诧声说道：“小妹，你是从不掉泪的，怎么……”

“别管我。”大姑娘猛抬螭首，娇靥上泪渍纵横，如一枝带雨的梨花，好不动人，她叫道：“不要你管，我想哭，我想哭……”

大姑娘头一低，又捂上了脸。

这阵仗难为人，也是生平错过，玉翎雕转眼望向了魁伟老者及瘦削老者，瘦削老者一耸双肩，摇了摇头。

玉翎雕双眉一扬，霍地转过身去，道：“请把姑娘交出来。”

大姑娘猛然抬头，嘶声说道：“我不交，你杀了我好了。”

玉翎雕一怔，旋即冷冷说道：“你我凭的是一句话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说了话不算，你怎么样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是个女人家，对你我已一再忍让，换个须眉男儿我不会跟他罗嗦这么多，他也绝没有这么便宜，你可别逼我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就要逼你，大不了你杀了我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敢么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敢你杀呀！你杀呀！”一下子冲出了廊檐。

高鼻梁大汉忙跟了上去，道：“小妹，你……”

大姑娘一甩手，道：“走开，不要你管，我就要看看他有多狠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也从没受过哪个男人的气。”

这哪像积仇拼斗，玉翎雕皱了眉，道：“姑娘，我再说一句，请把郭姑娘交出来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不交就是不交，你再说一百句也是没有用。”

玉翎雕陡扬双眉，抬起了右掌。

大姑娘毫无怯意，往前走一走，酥胸一挺，道：“杀吧！照要害下手，我看看你有多狠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不信你不怕死，也不信治不了你。”手腕一沉，便要抖出。

高鼻梁大汉一惊要动，而玉翎雕却又收了势，道：“错非你是个女人家……”

大姑娘得理不饶人，一直逼到了玉翎雕眼前，仰着娇靥，娇靥上犹自未干的泪渍，眼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：“你不是狠么？杀呀，为什么不杀？你可以别把我当女人！”

玉翎雕沉声说道：“姑娘，我已……”

“你怎么？”大姑娘道：“你也是个没胆的懦夫！”

玉翎雕眉梢儿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就算是吧！只请姑娘把郭姑娘交出来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承认是懦夫了？这倒是稀罕事，世上还真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懦夫，你是求我把郭家那女人交出来？”

玉翎雕两眼一睁，旋即敛态说道：“就算是吧……”

大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看来为了她你愿意受尽一切委曲，为什么？”

玉翎雕神情一震，道：“你错了，她是在我玉翎雕三个字下被劫掳的，为此，我颇觉歉疚……”

大姑娘美目凝注，道：“是么，你在‘万安道’上做过案，这表示你要招惹郭家，也并不怕郭家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救郭家的人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很简单，事不是我干的，我不愿背这黑锅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你既不怕郭家，又怕什么背黑锅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是我的事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可是我要弄清楚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管不着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偏要管，你是想来个英雄救美，博得郭家那女人的青睐跟芳心，要不就是郭家那女人跟你有……”

玉翎雕怒叱说道：“住口……”

大姑娘双眉一扬，道：“你横什么呀！我说着了，怕听了是不是？哼，好一个名门闺秀，大家女儿，有人在‘万安道’做了案，打了郭家的脸，她却在背地里跟人……”

玉翎雕目射厉芒，抖手便掴。

大姑娘一声：“狠你就打。”娇靥硬往起一仰。

玉翎雕手停在半空中，他跟大姑娘的目光凝在了一处。

大姑娘娇靥突然一红，道：“打呀！我是个在胡子窝里长大的贼女人，又不是名门闺秀，大家女儿，你还下不了手么？”

玉翎雕移开了目光，缓缓垂下了手，道：“我不愿打一个女人……”

大姑娘冷笑说道：“你眼里还有别的女人么？除了郭家那女人外，你眼里还放得进哪个女人呀，我不领你的情……”

玉翎雕两眼微微一瞪，道：“马四姑娘，我已一忍再忍……”

大姑娘酥胸一挺，娇靥一仰，冷然说道：“你可以忍，也没有人让你忍，干什么那么委曲自己呀？老实告诉你一句，要我放郭家的女人不难，有两个办法，你狠就杀了我，要狠不起来就低声下气的求我一求……”

“求？”玉翎雕冷冷一笑道：“我玉翎雕什么都干过，就从来没求过人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这回你就得求我，要那么硬，是个须眉丈夫男子汉，你就杀了我，这样你就可以不必求了。”

玉翎雕凛人的目光在眼睛里转了几转，突然说道：“好吧！马四姑娘，这是头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我求你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没见过求人这么求的。”

玉翎雕双眉微扬，道：“你说求人该怎么个求法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没学过么，我可以教你，低声下气，陪个笑脸，递个嘻哈儿，然后躬身哈腰先叫我一声四姑娘……”

玉翎雕陡然扬眉，而，旋即，他敛去怕人的威态，淡然一笑，微一欠身，轻柔地道：“四姑娘……”

大姑娘冷然说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求你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改改口，四姑娘。”

玉翎雕轻轻地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求四姑娘放了她……”

“她？”大姑娘柳眉一扬，笑吟吟地道：“谁呀！没名没姓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郭家的郭玉霜姑娘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原来她叫郭玉霜呀！好美的名字，跟她的人一样嘛，怪不得那么让人着迷啊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接道：“你这是为她求我么？”

玉翎雕猛然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可以这么说。”

大姑娘突然仰天格格娇笑：“好一个迷人的郭玉霜，她的美色竟能使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，玉翎雕，你到底还是向我这个马贼窝里长大的贼女人低了头，你神气什么？如今还不是得乖乖听我的……”笑声忽地一敛，凝目说道：“玉翎雕，我告诉你句话，你可愿意听听？”

玉翎雕缓缓说道：“四姑娘请说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这个人软硬都不吃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玉翎雕两眼一瞪，道：“四姑娘，你是说……”

大姑娘道：“很简单，求我你是白求，明白么？”

瘦削老者目射寒芒，跨步欲前。魁伟老者抬手拦住了他。

适时，玉翎雕目光怕人地开了口：“你逼人太甚，我忍无可忍，只杀一个女人，对我玉翎雕三个字谅必不会有多大的损伤。”

抬手向大姑娘抓了过去。

大姑娘可没当回事，酥胸一挺，迎了上去，道：“要狠可就别再停手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看看我会不会停手？”变抓为拍，掌心一吐，拍了过去。

大姑娘猛然一惊，娇靥失色，叫道：“玉翎雕，你真要……”

玉翎雕冷笑说道：“你以为有假么？”

大姑娘娇靥煞白，美目一闭，道：“好，你杀吧！记住，马荣贞死在你手里。”

玉翎雕没有收手的迹象，很明显，大姑娘“玉娇虎”马荣贞也没有躲的打算，眼看玉翎雕这一掌就要印实。

蓦地——

一声嘶声大叫：“玉翎雕，你杀错了人！”

玉翎雕一怔，硬生生沉腕撤掌，抬眼望向高鼻梁大汉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高鼻梁大汉圆睁两眼，颤声说道：“她骗你的，她根本没掳郭家姑娘，连见也没见过！”

玉翎雕又复一怔，道：“马二当家的，这话……”

高鼻梁大汉道：“玉翎雕，我拿马家的旗号担保，你信不信？”

玉翎雕刹时怔住了。

突然，一声尖叫划空响起：“二哥，你好……”

大姑娘马荣贞像一阵旋风，又像刚出柙的猛虎，转身扑向了高鼻梁大汉，神态怕人地叫道：“我杀了你。”扬掌劈向了高鼻梁大汉！

高鼻梁大汉像没瞧见，圆睁着眼，愣愣地站在那儿，没动，也没说话，便连眼皮也没眨动一下。

眼看那只欺雪赛霜，柔若无骨的玉手就要劈在高鼻梁大汉身上，它忽地往回一收，转过来跟另一只手一起捂上了四姑娘的娇靥，四姑娘哭着还直跳脚：“二哥，你为什么告诉他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你说啊！你怕死，你还是个男人么？你还算马家的人么，你不配……”

四姑娘那儿连哭带叫直跳脚。

高鼻梁大汉愣愣地站在那儿，却像个木头人。

四姑娘不叫了，也不跳脚了，哭声也渐渐低了，平静了。

玉翎雕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二当家的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高鼻梁大汉木木然刚说了声：“我……”

四姑娘猛可里放下了手，娇靥煞白，美目微红，嘶声叫道：“不许你多嘴。”高鼻梁大汉立即闭上了嘴。

玉翎雕转眼望向四姑娘，道：“那么我问你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你管不着，我高兴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这是戏弄我……”

“就是！”马四姑娘大声说道：“你怎么样？再发狠，杀我？”

玉翎雕双眉一扬道：“你以为我下不了手么？”

马四姑娘迈步冲了过来，道：“我知道你狠，你横，你下得了手，你下呀，杀呀！”

入目她这种来势、这种阵仗，玉翎雕只得往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你既然没掳郭姑娘，我为什么……”

马四姑娘得理不饶人，脚下不停地逼了过去：“跑什么呀！你不是横，不是狠么，跑什么呀！难道怕女人么，你杀呀，你杀呀！”

玉翎雕不愿再退，他知道，再退下去永远没有完，当即冷喝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马四姑娘当真吓了一跳，脚下不由停了一停。

玉翎雕威态一敛，柔声问道：“四姑娘，请告诉我，谁掳去了……”

马四姑娘冷然说道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！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有本事自己去打听，自己去找去，还得快点儿，你要明白，她是个迷人的姑娘家，万一有个差池，你就要……”

玉翎雕机伶一颤，喝道：“住口！”

马四姑娘脸色一颤，道：“怎么，还那么硬，又要发狠？告诉你，我说的是事实……”

只见那后院里飞一般地闯进几个人来，为首的是“辽东”郭家大爷郭燕翎，背后紧跟着两个人，左边是英武俊汉子高念月，右边是“龙记客栈”的帐房瘦老头计全。

马四姑娘一怔，闭上了檀口。

玉翎雕早有惊觉，他转身回望也为之一惊。

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跨步靠近玉翎雕身后。

高念月入目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，也不由为之一怔，而适时，大爷郭燕翎犀利目光遍扫全院开了口：“哪位是东北马家的当家的？”

马四姑娘抢在了高鼻梁大汉前头，道：“我就是，尊驾是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‘辽东’郭燕翎。”马四姑娘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郭大爷到了，恕马荣贞有眼无珠，不识郭大爷当面，郭大爷找马家有什么见教哇？”

大爷郭燕翎目注马四姑娘道：“姑娘是‘玉娇虎’四姑娘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不敢，马贼窝里长大的女孩子，郭大爷别见笑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好说，郭燕翎久仰四姑娘巾帼奇英，女中豪杰，为人做事，处处愧煞须眉，早想一见，只恨无缘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今天能瞻仰郭大爷的风采，才是我的荣幸。”

大爷郭燕翎目光一转，落在高鼻梁大汉脸上，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马荣贞的二哥，马荣祥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原来是二当家的，大当家的没来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大哥近来人懒了，不愿意往外跑，这趟出来的只有我二哥跟我，郭大爷有什么事么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既然大当家的远在东北，我找二当家的也是一样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郭大爷有什么吩咐，我也一样做得到。”

大爷郭燕翎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微一点头道：“好，郭燕翎遵命，四姑娘，郭燕翎说话不会拐弯儿，也不喜欢拖泥带水，我来向四姑娘要人了，请四姑娘高抬贵手，放了郭燕翎的侄女儿。”

马四姑娘淡然一笑道：“原来郭大爷是来要郭玉霜郭姑娘的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请四姑娘高抬贵手……”

“容易，”马四姑娘微颌螭首，截口说道：“郭大爷既有所谕，马家的人也不敢不遵，不过我有个小小的条件，也请郭大爷俯允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好说，四姑娘有什么条件只管开出来，只要郭燕翎能力所及，做得到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这在郭大爷您，该是轻而易举的事。”郭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那么四姑娘请说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先请教，‘辽东’这块地儿，算不算是关外的一块？”

大爷郭燕翎目中异采微闪，点头说道：“当然算，长城以外的地儿都该算关外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再请教，关外是谁家的地盘儿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四姑娘，这可很难说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马荣贞请教。”

“好说，”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关外并不是哪家的私产……”

马四姑娘双眉一扬，道：“郭大爷的意思是说，谁占了它，它就是谁的地盘儿，对么？”

大爷郭燕翎一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四姑娘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马四姑娘眉梢儿扬高了三分，道：“那么，您的意思也就是说，谁有办法，谁的武力大，谁的实力雄厚，它就是谁的地盘，对么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四姑娘，武不是用来凌人的，而是用来防身的！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不管您怎么说，您的意思总是谁有办法不让人把它夺去，它就是谁的地盘，这话没错吧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没错。”

马四姑娘一点头，道：“现在我要用郭玉霜郭姑娘，向郭大爷您交换‘辽东’这块地儿，您愿意不愿意让让呀？”

计全脸上没表情。

高念月脸色却为之一变，但他一动没动。

自然，没有大爷郭燕翎的话，他是不会动的。

大爷郭燕翎很平静。一不震怒，二不惊诧，淡然说道：“四姑娘，郭家跟马家一无远怨，二无近仇……”

“是的，郭大爷。”马四姑娘截口说道：“可是郭家却占去了关外一块地，一占就是这么多年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四姑娘也明白，如今我要是跟四姑娘说情说理，那是徒费口舌，枉然，我只奉劝四姑娘，两家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似乎不该为这件事伤了贵我两家的感情。”

马四姑娘点头说道：“您说得是，所以我不敢轻易用武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假如四姑娘扣人不放，逼郭燕翎撤出‘辽东’，那跟四姑娘用剑尖抵在郭燕翎胸口上有什么两样？”

马四姑娘微微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您原谅，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只问您点头不点头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郭燕翎不能点头，也不敢点头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郭大爷，不能两字我懂，不敢两字何解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四姑娘该知道，郭燕翎上面还有长辈在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您的意思是说，您不敢擅自做主，可是？”

大爷郭燕翎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四姑娘，郭燕翎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容易，”马四姑娘笑了笑道：“您郭大爷可以派专人乘千里快骑往老太爷那儿去一趟，把情形禀报老太爷，向老太爷请示一下，我有耐心等。”

大爷郭燕翎扬了眉，道：“四姑娘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有这个办法，您何不试试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不必试……”

“不，郭大爷。”马四姑娘道：“当爷爷的没有不疼爱孙儿辈的，隔辈人嘛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只要你试试，我敢说老太爷一定会以孙女儿为重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不打算试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那您就别怪我扣人不放。”

大爷郭燕翎两眼一瞪，道：“四姑娘，这是大当家的意思？”

马四姑娘微一摇头，含笑说道：“您弄错了，这跟我大哥毫无关系，我大哥为人软弱，向来不爱得罪人，这全是我的意思，他根本不知情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那么我派专人乘千里快骑到东北去一趟……”

马四姑娘摇头笑道：“您错了，郭大爷，那没有用，有些时候有些事，我大哥他也做不了我的主，您信不信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这件事应该例外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这件事他更做不了我的主，不信您可以试试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真要这样的话，我就不打算试了，我打算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郭大爷，您打算怎么样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四姑娘，郭燕翎再次好言相求，请四姑娘高抬贵手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不敢当，刚才说过，那容易，郭大爷既有所谕，马家的人不敢不遵，只请郭大爷您点个头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这么说我要不答应撤出‘辽东’，四姑娘你也绝不会放了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正是这样，事非得已，您要原谅。”

大爷郭燕翎脸色微变，道：“那么我打算先扣下四姑娘，然后请二当家的做主，用我那侄女儿，把四姑娘你换回去。”

马四姑娘目光一凝，笑道：“郭大爷，您好主意，只是我要提醒您一句，此时此地，谁敢靠近我一步，您那位侄女儿就会受一次苦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淡然笑道：“四姑娘，郭燕翎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真要那样的话，我那侄女儿所受的苦，我会在四姑娘身上总算，念月。”

高念月应声跨步而出，大踏步直逼马四姑娘。一声冷叱，横里扑过来一名大汉，抡刀向着高念月当头就砍，他来得快，刀势也颇见威猛。

高念月一侧身让过了刀锋，探掌抓上大汉持刀腕脉，道：“你闪开点儿，一边儿歇着去。”手腕往外一抖，紧跟着飞起左脚。

那大汉身子往前一栽，屁股上又挨了一脚，猛地往前一冲，连滚带爬地冲向了一边。

高念月手下留情有分寸，他没带一点伤，但是他受不了这个，大叫一声，翻身欲起。

计全倏扬冷喝：“还不知足么？非动不了了才算么，躺下。”

旱烟袋一探，正好点在大汉后腰上，大汉听话了，一声没吭，砰然一声又倒了下去，没再动一动。

高念月跟计全这一手都够干净利落的，“南海”门内，果然是个个不等闲，也难怪“南海”能威震天下。

转眼间高念月逼近了马四姑娘，他道：“郭家人向来礼让在先，姑娘请先出手。”

马四姑娘没动，望着高念月道：“你怎么称呼？”

高念月道：“高念月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高念月道：“大爷身边的一名护卫。”

马四姑娘倏然笑道：“我还说你是郭家的什么人呢，原来只是吃人家的，拿人家的，替人家卖命的一个下人，接住。”皓腕向着高念月当胸一抖。

高念月挺掌迎了上去，只听砰然一声，马四姑娘没动，高念月却踉跄退了两三步，他脸色倏变，道：“看不出东北马家还有这等高手，怪不得敢……”

只听大爷郭燕翎淡然说道：“行家一伸手，就该知道有没有，念月，别再动了，退……”

郭家令出如山，大爷随便一句话就是令谕。高念月答应一声，立即退了回去。

大爷郭燕翎背着手迈步而出，在距马四姑娘数尺处一站，抬眼凝注四姑娘，淡淡地道：“四姑娘，郭家人礼让在先，郭燕翎要亲自领教，请四姑娘先发招，我接接试试看。”

马四姑娘收敛了一脸轻蔑色，神色一肃，道：“郭家绝学冠天下，您请指教。”抬皓腕，当胸一掌，缓缓推了出去。

大爷郭燕翎双目微微一睁，道：“好掌力，四姑娘留神，我要还手了。”依着葫芦画瓢，他也抬掌缓缓推了出去。

他这一掌推出，未睹罡风，未见劲气，却只见马四姑娘脸色一变，娇躯晃动，突然往后退了一步。大爷郭燕翎适时双眉一扬，道：“四姑娘，站稳了。”挺立的右掌忽地往后一收。

就这么一收，刚退一步的马四姑娘一个娇躯应势前栽，踉踉跄跄地直向大爷郭燕翎撞去。

大爷郭燕翎倏然一笑：“四姑娘，承让了。”变掌为指，就要点出。

适时，怪事倏生，正在踉跄前撞的马四姑娘娇躯似被什么挡了一挡，忽地一震，立即停住。

大爷郭燕翎为之一怔，那挺直的一指停在了那儿。

再看马四姑娘，她也满脸讶异色。

就在这当儿，一直作壁上观的玉翎离开了口：“郭家的绝学果然高明，今天我算是开了限界，郭大爷，可容我说一句话，插一句嘴？”

大爷郭燕翎霍然转注，震声说道：“刚才莫非是阁下……”

玉翎雕微一点头，含笑说道：“郭大爷高明，事非得已，请原谅。”

大爷郭燕翎叫道：“阁下能破我的……”玉翎雕道：“勉力为之，总算侥幸。”

大爷郭燕翎变色说道：“阁下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只请郭大爷给我个机会说上一句话，插上一句嘴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阁下要说什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只有一句，郭大爷找错了人。”

大爷郭燕翎微微一怔道：“我找错了人？什么意思？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郭大爷是个明白人，怎么连这浅显的一句话都不懂？容我解释，劫掠郭玉霜郭姑娘的是我而不是马家。”

马四姑娘叫道：“你这是……”

玉翎雕淡然说道：“马四姑娘，这是我的事，你少管，有道是：‘好汉做事好汉当’，我敢做敢当，你犯不着揽事。”

马四姑娘圆睁美目，诧声叫道：“你……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四姑娘，不用多说，也不用争。如今郭大爷当面，你我当作说辞，看看郭大爷他信谁的。”

魁伟老者跨前一步道：“您怎好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您要拦我别怪我不跟您走。”

魁伟老者一怔住口。

大爷郭燕翎适时说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郭大爷对我不陌生，

玉翎雕。”大爷郭燕翎猛地一愣，叫道：“什么，你，你就是玉翎雕……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郭大爷不信么？请听。”

仰首一声轻啸，半空中应声传来一声雕鸣。

玉翎雕笑道：“郭大爷，这不会假吧！放眼当今，谁家有这么一只通灵的雕儿！”

高念月、计全双双闪身而前，护在大爷左右。

大爷郭燕翎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我信了，听说你在‘万安道’上做了案。”

玉翎雕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还在那辆空车上留着一把刻了玉翎雕三字的飞刀，这，想必郭大爷也听说过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你知道，我正愁找你不着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可不怕你郭大爷找上我，我要是怕的话，我就不会在‘万安道’上作案了，更不会劫掠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郭大爷是指‘万安道’上作案，还是‘沟帮子’附近劫人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都问。”

玉翎雕微微一笑道：“很简单，这二者不外是逼你郭大爷撤出‘辽东’去。”

大爷郭燕翎讶然说道：“你也要我撤出‘辽东’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的目的跟马四姑娘不一样，我的胃口也远较马四姑娘为大，郭大爷居长，我先从你开始，然后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六，逼他们一个个让出地盘，退回南海一隅去。”

高念月喝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阁下不信是不是，在我看来易如反掌顺水，我只掌握住一个郭玉霜，便能让整个郭家乖乖听我的话……”

高念月脸色大变，道：“阁下掳一个弱女胁迫人，这岂是英雄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英雄并不是单靠一个勇字，有勇还得有谋，有勇无谋那只是匹夫，算不得英雄，这样无须动手郭家便俯首听命，这难道不是上上之着。”

高念月冷然说：“我只觉得你卑鄙。”

玉翎雕两眼一睁，眼神夺人，道：“要不是你姓高不姓郭，今天我就毁了你。”

高念月怒笑说道：“都一样，高家两代受郭家厚恩，我也等于姓郭。”

玉翎雕双眉刚扬，大爷郭燕翎突然抬手说道：“有话冲着郭燕翎说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找的就是郭家人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请教，郭家跟阁下何仇何怨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要看怎么说了，论公，怨比天高，仇比海深，论私，我跟郭家之间无仇，但却有恨。”

大爷郭燕翎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阁下，公字何解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郭大爷你自己明白。”

大爷郭燕翎变色说道：“原来阁下不是江湖英豪，而是官家……”

高念月冷笑说道：“满虏的鹰犬。”

魁伟老者猛然跺了一脚。

玉翎雕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我跟你辩辩理，你要是说不过我，小心你那张嘴，先答我一问，你姓高，没错么？”

高念月道：“你放心，这绝错不了。”

玉翎雕一点头道：“好，再答我一问，当年任职雍王府护卫的高人荣，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高念月道：“那是家父……”脸色一变，喝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别忘了，我来自官家，当然对当年内城各府做的事了若指掌，我问你，在‘雍王府’当过差的人，算不算鹰犬？”

高念月一怔，立即说道：“我承认家父当年在‘雍王府’当过差，但家父的所作所为对得起每一个汉旗世胄，先朝遗民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是你的看法，在官家眼里，他是个叛逆，在官看来，他也算是鹰犬，因为怎么说他总在‘雍王府’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高念月一声怒喝，闪身欲动。

大爷郭燕翎一摇手，喝道：“念月，不许动。”

高念月倏敛怒态，一欠身道：“是，大爷，念月遵命。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如今看来你更是郭家的鹰犬。”

高念月脸色变了一变，但他没再开口。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阁下，他仅是我郭燕翎的一名护卫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当然，我了若指掌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那么阁下就该知道，自我六弟离京后，多少年来郭家一直安份守己，从不骚扰朝廷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郭大爷为什么不提自郭六爷执掌丹心旗，一直到先皇爷遇刺的那一段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要提那一段，真要说起来，吃亏上当的不是官家。”

玉翎雕怒声说道：“可是本朝却丧失了一位英明的国君！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这我承认，但阁下也不能否认，假如当日登基继位的是弘书而不是弘历，官家的损失怕要更大。”

玉翎雕怒笑一声，还待再说，忽听魁伟老者道：“您可以谈点别的了。”

玉翎雕怒态一敛，道：“不提当年，就照你郭大爷的话，谈谈先皇帝遇刺，郭六爷离京之后至今的这一段，郭大爷以为郭家多少年来一直安份守己，以官家看来则不然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怎么不然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化整为零，化明为暗，郭家六兄弟，加上你郭大爷的上二代，共是七家，所住之处对京畿隐隐成包围之势，在官家的眼里，这较当年的郭家更为可怕，更是祸患？”

大爷郭燕翎神情震动，道：“看来弘历英明不减当年。”“当然，”玉翎雕道：“能当皇上的人，那自然错不了！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好话，所以他要把郭家逼聚在一处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不错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莫非他认为这样就能清除祸患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至少好应付点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那他何不把郭家人清除尽净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以为朝廷不敢么，皇上只是不忍，也宽怀大度，一直希望郭家能知过悔改，对朝廷尽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一笑说道：“好一个知过能改，我就套用阁下这一句对阁下一个做答复，郭家永远不会有知过悔改的一天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除非郭家不想要自己的人了。”

大爷郭燕翎双眼暴睁，大义凛然，神态慑人，震声说道：“我告诉阁下一下，也请阁下转知弘历，为一个公字，郭家不惜牺牲一个郭玉霜，让他看着办好了。”

玉翎雕呆了一呆，旋即冷笑说道：“郭家这份忠，这份义，确实令人敬佩，真可以流传千秋万世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昂然说道：“好说，郭家只是不敢愧对祖先而已。”

玉翎雕目闪寒芒，一摆手，道：“既如此，郭大爷你不必再要郭玉霜了，请回吧！郭大爷的意思，我回京自会往上禀报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可以不要我那侄女儿，但我却要在官家人之中找回几个来，我把你阁下当成头一个……”

玉翎雕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郭大爷莫非要杀我？”

大爷郭燕翎冷然一笑道：“阁下是个明白人……”

玉翎雕淡然笑道：“郭大爷自问能接下我几招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那要试过之后才知道。”

玉翎雕一点头道：“说得是，行，我就跟你郭大爷放手一搏，只要你郭大爷能接下我十招，我做主，立即把郭姑娘双手归还，否则的话你郭家人得乖乖给我退往南海去，别在这儿惊世骇俗。跟我来。”长身而起，破空向外疾射。

大爷郭燕翎一怔，旋即喝道：“念月、计大哥，走。”

话落，带着高念月跟计全腾身而起追了出去。

任何人也没想到玉翎雕会来个突然离去，魁伟老者跟瘦削老者定了定神，魁伟老者向着马四姑娘一摆手道：“我家少爷已把事情揽过了，马家非郭家之敌，姑娘快带人回东北去吧，迟了怕走不了了。”

拉起瘦削老者腾空而去。

马四姑娘道：“你们真是官家的人么？”

魁伟老者人在半空，闻言答道：“当年是，如今不是，总之这无关紧要，姑娘还是快走吧！”

话声还在客栈上空，人却已不见踪影。

马四姑娘呆呆地怔在了那儿，喃喃说道：“当年是，如今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玉翎雕他又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只听马荣祥在背后说道：“小妹，咱们这趟出来跟头栽大了，别管人家是什么意思了，总之事跟咱们无关，玉翎雕他在‘万安道’上拦了咱们的生意，打了咱们的人，可是今天人家总算伸手救了咱们，该扯平了，咱们走吧，回东北去吧！”

马四姑娘霍然转过娇躯，逼得马荣祥近近的，把马荣祥吓了一跳，马四姑娘扬着一双柳眉，道：“走？为什么走？为什么回东北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为什么？小妹，难道你看不清情势？跟玉翎雕的过节已经扯平了，郭家咱们不是对手，事也被玉翎雕一手搅过去了，咱们还在这儿待个什么劲儿？”

马四姑娘冷笑说道：“也不知道是你糊涂，还是我糊涂。”

马荣祥愣了一愣，道：“我怎么糊涂了？”马四姑娘道：“马二爷，我请教，天下的地儿这么大，咱们为什么专挑郭家的‘万安道’上作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这……这是大哥的意思。”

“不错。”马四姑娘微一点头，道：“是大哥的意思，可是你知道大哥又听了谁的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事情没那么巧的，任师哥去了一趟，第二天大哥就派了几个弟兄到了‘辽东’，一定是任师哥……”

马四姑娘冷然一笑道：“你要明白这一点，就不该嚷着回去。”

马荣祥茫然说道：“为什么我明白这一点，就不该嚷着回去？”

黑骑会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告诉你吧！任师哥跟郭家是世仇，郭家既然跟任师哥是世仇，那是跟咱们的仇人有什么两样？那回任师哥请准了师父，带着师父的手令来找大哥，要大哥倾马家的实力帮他报仇，既有同门之谊，又有师父的手令，大哥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就点头了。”

马荣祥讶然说道：“有这种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现在我不是告诉你了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可是，小妹，郭家绝学冠天下，‘南海’实力霸寰宇，这是谁都知道的，你刚才也跟郭大爷对过了，就凭咱们兄妹们，带着这些弟兄，就能跟郭家周旋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那用不着你操心，任师哥扎根的地儿在‘辽东’，实力不下于咱们，真不行咱们找他去，怕什么？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我倒不是怕，咱们可不能大模大样的去找任师哥，再说任师哥也不能站出来跟郭家斗……”

“行了，马二爷！”马四姑娘道：“这些事儿我比你清楚，也自有安排，你只管听我的就是，别这么三顾四虑担心地，瞧你，哪像个男人家呀，不说别的，就冲着郭家这个丫头，我也要跟郭家斗到底。”

马荣祥讶然说道：“冲着郭家那丫头，你也要……这是为什么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不为什么，你少问。”扭身拧腰便要往屋里走。

这时候，后院里匆匆忙忙地进来了伙计，他一眼看见地上躺着个人，当即便是一怔。

马四姑娘忙冲着马荣祥一呶嘴儿，马荣祥这时候并不糊涂，迈步走过去料理地上那个了。

马四姑娘则望着伙计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儿么？”

伙计十分不安地一欠身，陪上一脸心惊胆战笑容，道：“姑娘，外面有位罗爷要见您。”

马四姑娘一怔，道：“是三哥，他怎么会……”眉锋微微一皱，摆手道：“快去请罗爷进来。”

伙计应声快步而去。

这时马荣祥已解开了地上弟兄的穴道，直起腰转过身来问道：“小妹，是谁呀？”

马四姑娘点头漠然，道：“是三哥。”

马荣祥一怔叫道：“老三？他来……”

只听外面一个清朗活声传了进来：“是我，二哥。”

随着这话声，后院里一前两后地走进了三个人来。

走在前面的一个，一身合身皮袄裤，身材颀长，第一眼就令人觉得他英挺不凡，气宇轩昂。

可不是么，他看上去有三十上下，一张白净脸，长眉凤目，那双凤目嫌小了些，但那双长眉却斜飞入了鬓。手上带着一双鹿皮手套，右手里还提着根马鞭，身上干干净净的，称得上是位美男子，俊丈夫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是他一双长眉间有一丝令人皱眉的煞气，那双目光，也显得有点阴鸷。

后面两个清一色的东北大汉，皮帽、皮袄裤，身躯魁伟高大，浓眉大眼络腮胡，腰里一圈宽皮带，每人手上提着一具革囊，顾盼之间虎虎生威，可

真够慑人的。

他两个，满头满脸的黄土，胡子上都沾着黄尘，一看就知道长途跋涉，饱尝风霜，这一点跟前面那位绝然不同。

马荣祥快步迎了上去，道：“老三，你怎么来了，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俊汉子咧嘴一笑，好一口白牙：“刚到，奉了大哥的差遣，特来找二哥报到。”

他身后那两个大汉跨步而前，一起躬身下去：“二爷。”

马荣祥两眼一直，道：“我刚要问，怎么阿金、阿海两个也来了？”

俊汉子笑道：“大哥身边不缺人，我怕二哥这边人手不够，所以请准了大哥，把他两个带了出来。”

这时候，那被高念月一脚踢翻在地，被计全一烟袋制了穴道的汉子，倒提着刀怯怯地上前躬了躬身：“三爷。”

俊汉子笑容微敛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从鼻子里“嗯！”了一声，便待转脸他顾，忽地他凝目瞪眼：“怎么了，瞧你这满身的土，狼狈样儿？”

那汉子脸一白，嗫嚅说道：“回您，是刚才跟人动手栽了……”

“露脸。”俊汉子双眉一扬，抖手就是一马鞭，“叭！”地一声，那汉子脸上添了一条，血顺着嘴角流下。

他连叫都没敢叫，只惊骇地瞪眼捂脸，退了一步，然后带着满手血，颤抖地低下头去。

马荣祥皱了皱眉，但没说话。

这时候，廊檐下传过来一声清脆冷哼：“往前站，领三爷的罚。”

俊汉子霍然转过脸去，道：“小妹，马家的脸都让他丢光了，东北的威名也让他扫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受过，难道他不该……”

马四姑娘冷冷说道：“我没说不该，我也不敢说这两个字，三哥你有这个权，罚谁谁都得领着，不过假如是为栽在人家手里被罚，我请三爷你先罚我。”

俊汉子脸上有了笑容，道：“小妹，你这是……那我怎么敢马四姑娘道：“你还有什么敢不敢的，除了大哥之外，你把谁放在眼里过？你可别误会，我说的实话，刚才我也栽在人家手里。”

俊汉子一怔，道：“小妹，你也……是怎么回事？”

马荣祥忙道：“进屋歇歇再说，进屋歇歇再说……”

向着两个大汉阿金、阿海一摆手，道：“路上够累的，你两个洗把脸歇歇去。”

两个大汉答应一声，一躬身，转身而去。

马荣祥回过脸来喝道：“别站在这儿惹三爷生气，还不进屋去。”

那汉子忙答应一声，又向着俊汉子一躬身：“谢三爷恩典。”匆忙地退走了。

马荣祥转过脸来露了笑容：“走，老三，屋里歇歇去。”

俊汉子一点头，跟马荣祥同时迈了步，他含笑叫了声：“小妹。”

马四姑娘没理他，拧身进了屋。

俊汉子抬头笑道：“一来就捅翻了马蜂窝，这一下有我受的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她专爱施小性子，自己兄妹，难道不知道谁……”

说话间，两个人上廊檐进了屋，屋里，马四姑娘正伸手去拿马鞭，马荣祥忙上前说道：“小妹，你干什么去？”

马四姑娘没回身，道：“出去溜达溜达，透透气去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开玩笑，老三刚来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他来他的，我走我的，有什么相干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别闹脾气好不？干什么动不动就施小性子？大哥把老三派了来，一定有什么紧要大事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当家的除了大哥就是二哥你，大哥没出来，在外面这一帮人由你当家，有什么事跟你说就行了。”转身就往外行。

俊汉子横鞭一拦，陪笑说道：“小妹，好久不见了，我从东北刚到这儿，一见面就跟我闹别扭，忍心？又怎好意思？”

马四姑娘娇靥一扬，道：“我忍心？我不好意思？弟兄们有各人的姓，谁也没有卖给马家，往日替马家流血卖命，这一趟又老远地跟着往外跑，能不能回东北去还难说，已经够苦险的了，你身为当家三爷，不说安慰人家几句，一来就逞威抽人，你忍心，你好意思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，马家待他们也不薄。”

马四姑娘柳眉一扬，道：“你还这么说，人家哪一个有义务替马家流血卖命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当初谁让他们往马家旗号下站的？”

马四姑娘脸色一变道：“好，你有理，我惹不起总躲得起。”扭头就要走。

俊汉子忙横跨一步拦住了出门路，马四姑娘带着气冲劲儿大，差一点就撞进俊汉子怀里，她硬一撤身，冷然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俊汉子忙道：“小妹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不想听，也不敢听，闪开。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，你想叫我让路，就先抽我几鞭。”

马四姑娘冷笑说道：“我怎么敢哪，你三爷操生杀大权，我还怕……”

俊汉子忙道：“小妹，饶人一次，我错了，行么？”

“错？”马四姑娘冷笑说道：“你三爷也会认错，又向谁认过错？我可不敢当，再说你三爷也永远没个错的时候，错的是我，错在我没能耐，自己栽了跟斗弟兄跟着倒霉。”

她一拧身，又要往外走。马荣祥在旁边一把拉住了她，他说好说歹，俊汉子跟着认错赔不是，好半天，总算把四姑娘劝住了。

虽然是劝住了四姑娘，可是四姑娘的气还没消，她一丢马鞭，转身砰然坐在了炕边儿上。

背着马四姑娘，俊汉子向着马荣祥摇头苦笑。

马荣祥没表示什么，一抬手，道：“老三，坐下，咱们边歇边聊。”

俊汉子坐在椅子上，马荣祥自己也抬过了一把椅子，坐定，他抬眼望向俊汉子，问道：“老三，路上怎么样？”

俊汉子傲然一笑道：“天下什么地方去不得，走自己的路还不平静？”

马四姑娘以背对人，扬了扬眉，但她没插嘴。

马荣祥转了话锋，问道：“大哥派你来，有什么事儿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二哥看看，这是大哥的手令。”

扯下右手的鹿皮手套，探手入怀摸出了一封没封口的信，顺手递给了马荣祥。

马荣祥接过了信，抽出一看，神色一怔，然后抬眼诧声说道：“大哥这

是什么意思？”

俊汉子含笑说道，“二哥难道不懂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难道说大哥打算换旗号？”

俊汉子笑了笑，摇头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只不过暂时让咱们并过去，听他的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听谁的？”

俊汉子指了指马荣祥手上的那封信，道：“大哥信上不是写着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大哥信上只写着‘黑骑会’，我怎么知道是谁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当然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‘黑骑会’？我怎么从没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个组织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刚创的，没多久，算算还不到半个月。”

马荣祥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那就难怪了，‘黑骑会’的会主是谁？又是个怎么样的人物？”

俊汉子摇头说道：“不大清楚，总之不是外人。”

马荣祥讶然说道：“不是外人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听大哥说此人跟任师哥有渊源，跟咱们也是同门，这是大哥听任师哥说的，大哥自己也不大清楚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有这种事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既然是任师哥的意思，大哥也下了手令，二哥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，都是自己人，还会有错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话是不错，我不是犹豫，也不是怕出什么错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咱们并过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这个大哥没交待，也不知道任师哥有没有跟大哥说个明白，反正要咱们并过去听‘黑骑会’的就是，以我看，既然是自己人，走的还不是一条路，干的还不是一回事儿？”

马荣祥沉吟一下，道：“大哥的意思是叫我跟小妹，带着弟兄马上报过去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二哥，大哥信上写的很清楚。”

马荣祥抬手把信递向马四姑娘，道：“小妹，你看看。”

马四姑娘动也没动，道：“既然有二哥跟三哥在这儿，天大的事自有二哥跟三哥做主，我看什么？用不着，也没这个必要。”

马荣祥眉锋一皱，道：“小妹，你有完没有了么？”

马四姑娘霍地转过脸来，道：“没有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的爷。”马荣祥吓了一跳，忙苦笑着说：“谁敢拿你么爷怎么样呀！那是耗子舐猫鼻梁骨，作死，寿星公公上吊，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马四姑娘想笑，俊汉子却笑在了前头，马四姑娘把刚自唇边泛起的笑意倏地敛去，换上来的一脸寒霜更冷。

她冷哼了一声，劈手夺过了那封信，垂眼一看，随即把信递还马荣祥，冷冰冰地道：“大哥下了手令，事情就成了定局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遵命行事不就是了么？”

俊汉子趁机找话，道：“小妹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马四姑娘板着脸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意思，跟着大伙儿走，遵令行事。”

俊汉子碰了个软钉子，却是一点脾气也没有，他转眼望向了马荣祥，马荣祥还真不是个糊涂人，当即说道：“小妹，有个完，有个了，行么？这不

是鸡毛蒜皮小事，求求你，别再施小性子了，行么？”

马四姑娘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怎么敢哪！”

马荣祥浓眉一扬，道：“小妹，怎么你也跟一般女人一样……”

马四姑娘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听这一句，她美目一瞪，道：“要我说什么，大哥他糊涂，只知道下令，也不交待个清楚，现在好，咱们在外面的不能不听命令，但却连‘黑骑会’的底细一点也不知道……”

马荣祥皱着眉道：“我原也这么想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‘黑骑会’的会主既跟任师哥有渊源，也是咱们的同门……”

马四姑娘转眼瞪向了他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故作神秘个什么劲儿，为什么不跟大哥说清楚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谁知道任师哥有没有跟大哥说清楚？”

马四姑娘一指拿在马荣祥手上的那封信，道：“事实上大哥没向咱们交待清楚，这又为什么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临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不知道这回事儿？”俊汉子一点头道：“知道啊！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向大哥问个清楚？”

俊汉子呆了一呆，旋即说道：“小妹，大哥的脾气你该比谁都清楚，他既然这样交待了，谁敢再问别的，再说我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。”

马四姑娘冷笑着说道：“那好，糊里糊涂地并过去就是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反正是自己人，咱们总不会吃什么亏，上什么当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那就收拾收拾，照手令上的指示报到去吧，还等什么？”

马荣祥沉吟着说道：“事实上咱们也不能折回去一趟问大哥去，那也会过于耽搁了，看大哥信上的口气，好像是十万火急，要咱们接到手令就赶去报到似的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我临走时大哥也这么交待，要二哥尽量少耽误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那更得赶快，误了军令是要处斩的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你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马荣祥一点头，道：“好，走，咱们说走就走这就走，你两个在屋里坐坐，我去招呼弟兄们一声去。”站起来走了出去。

马荣祥走了，俊汉子却冲着马四姑娘咧嘴一笑：“小妹，背着二哥，我说句体己话……”

马四姑娘脸往里一转，道：“你最好别说。”

俊汉子道：“怎么，怕听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还真有点怕。”

俊汉子道：“没想到小妹这么个人会怕听一句话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别激我，你说，我听着了？”

俊汉子笑了，笑得很得意：“小妹，我想你，你想我不。”

马四姑娘娇靥猛地一红，转过脸来叱道：“你敢……”

俊汉子马鞭猛地一扬，道：“小妹，我这颗心唯天可表，说的可是实话！”

马四姑娘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三哥，你怎么老是，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，这你还不明白么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别忘了，咱们是叩头换帖的兄妹！”

俊汉子道：“我知道，总不是亲手足，有什么不能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可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，对你，跟对大哥、二哥没什么两样，为什么他们能，而你说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，小妹！”俊汉子摇头说道：“我永远不能。”

马四姑娘柳眉微皱，道：“这又为什么？”

俊汉子摇头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因为你跟别的姑娘不同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三哥，据我所知，男人家都喜欢温柔娴静的姑娘家，我不同，我天生就很野，也许咱们那一伙就我是一个是女孩子，自小在男人堆里长大，我的脾气、作风，全跟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你知道你跟一般姑娘家不同，我也明白我跟一般男人家不同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可是，三哥，咱们磕过头，我一直拿你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，怎么说咱们不是亲兄妹，你姓马，我姓罗，为什么不能，将来有这么一天，我常说，你跟着我姓罗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三哥，你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，这么多年来，咱们不是一直很好么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不也说过多次了么？那只是……”

俊汉子马鞭一抬，道：“小妹，你慢点说，先答我一句，是不是我配不上你？”

马四姑娘摇头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凭良心说，从小到现在，你是我所见过的男人中，最俊、最英挺的一个，一身所学在咱们那一伙里，你也是数一数二的，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那么，是不是你心里已经有了别人？”

马四姑娘微一摇头，道：“别胡说，你知道不是，说真的，在咱们那一伙里，除了你，还真没人能配得上我，你应该知道我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我知道，小妹，这就是你跟一般姑娘不同处，只是我要知道，你说的是不是实话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真的，我这个人从不说假话，也从不会奉承人，跟大哥、二哥一样，生就不会拐弯的直肠子，既硬又直……”

俊汉子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就好了，小妹！”

马四姑娘摇头说道：“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我只把你当成我的亲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，慢慢的你会改变的，我有这个耐性。”

马四姑娘沉默了一下，突然凝目说道：“三哥，你不觉得咱们的性情不合么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是指……”

马四姑娘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总之我觉得咱们的性情很难合得来，就拿刚才的事来说吧，要是我，我就绝不忍心拿马鞭抽自己的兄弟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是说我冷酷无情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那倒也不是，我只是认为你做事都做得太过了些，我认为该怎么做的事，你的做法恰好跟我相反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妹，只要你点个头，我能改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为什么非要我点头你才能改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当然，小妹，那全是为了你。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三哥，要一个人改性情，那不是一件容易事儿，就拿我来说吧，有时候连大哥都会皱着眉说我不像个女儿家，可是我却就喜欢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那是因为你不想改，从没有试着改过。”

马四姑娘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认为容易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那要看是为什么了，像我，为了求得小妹你的心，我不但能改我的性情，甚至还能豁出这条命去。”

马四姑娘突然笑了，她板着脸的时候，冷得像寒霜、像冰雪，笑的时候却像冬去春来，花朵怒放，既娇又美，更带着几分醉人的甜，她道：“要是把命都豁出去了，纵然能求得我的心，那又有什么用？”

俊汉子像是没听见马四姑娘的话，目光紧紧凝注马四姑娘的一张娇靥上，两眼之中闪溢着异采，看上去怕人。

马四姑娘微微一愕，道：“三哥，你怎么了，干什么这么瞧人哪？”

俊汉子目中异采倏地敛去，一叹说道：“小妹，你真美，尤其在你笑的时候，真的，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有多美，可是我知道……”

马四姑娘娇靥上泛起了一朵红热，嗔道：“三哥，你怎么也……”

有的时候她似难脱女儿态，本来嘛，她本是个女儿身嘛，在她女儿态流露的时候，她更美，更动人，娇艳欲滴。

俊汉子哪堪这娇羞一嗔，一阵激动突然站起走了过来：“小妹，你能害死人……”伸手搭向马四姑娘香肩。

马四姑娘娇靥上红热退去，飞快换上一片寒霜：“三哥，我可不喜欢这样……”

俊汉子手已搭上马四姑娘香肩，激动地道：“小妹我求求你……”

马四姑娘抬手扒下了俊汉子那双手，闪身拧腰站了起来，扬着柳眉，圆睁美目，叱道：“三哥，你疯了？”

俊汉子双目目光怕人，道：“小妹，我可真有点疯……”

只听门外传来马荣祥话声：“谁疯了？”

俊汉子一惊退身转头，含笑说道：“二哥，招呼过弟兄们了？”

马荣祥进了门，道：“招呼过了，弟兄们收拾得也差不多了……”

一眼瞥见马四姑娘的神色，一怔说道：“怎么，小妹，还没完，还没了？”

马四姑娘冷然说道：“不错，只怕永远没完没了，怎么样？”

马荣祥眉锋一皱，道：“小妹，你……”

俊汉子忙笑道：“二哥，小妹气你的，我们俩聊了半天了。”

马荣祥皱着眉摇头笑了，一抬手，道：“行了，么爷气消，那就跟大风沙过去一般，别耽误了，也别让弟兄们等咱们，咱们也收拾收拾吧。”

马四姑娘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动手收拾自己的行囊。

俊汉子忙道：“小妹，我来帮个忙。”

他走了过去，马四姑娘没说话。

没多久，一批健骑卷起满天的尘土驰出了城。

没两天工夫，这批健骑渡“小凌河”、“大凌河”，经“朝阳”到了一个地方。

这个地方是一片连绵的高山下。

山，郁郁苍苍，峻岭高耸，看上去十分险恶。

山下，一片无垠的绿油油草原，还有一条蜿蜒曲折，直伸到山的深处的河，河水汹涌澎湃，水流很急。

俊汉子高坐马鞍，举鞭遥指，道：“到了，二哥，就是这儿！”

马荣祥刚一点头，马四姑娘在一旁说道：“这就是‘努鲁儿虎山’？”

俊汉子转脸笑道：“是的，小妹，你不见这条‘老哈河’么？”

马四姑娘柳眉微皱，道：“这么说，咱们正在几个蒙旗之中！”

俊汉子马鞭环指一匝，道：“那边是‘喀喇沁左翼旗’、那边是‘喀喇沁中翼旗’、‘喀喇沁右翼旗’、这边是‘翁牛特右翼旗’、‘教汉右翼旗’、‘翁牛特左翼旗’、‘教汉南旗’、‘奈曼旗’、‘喀乐喀左翼旗’、‘唐古特喀尔喀旗’、‘土默特右翼旗’、‘土默特左翼旗’……”

俊汉子一口气说出了这么多旗，不但马四姑娘柳眉锁得更紧，便连马荣祥也为之动容。

马四姑娘诧异地道：“‘黑骑会’怎么选上了这块地儿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这块地儿有什么不好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处在这么多蒙旗之中还小事，这地方离‘承德’不远，离围场更近，全是官家的势力范围……”

俊汉子笑道：“只怕官家不敢正眼瞧人家一下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老三，怎么见得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二哥，任师哥是何等样人？跟他有渊源的人选上这块地儿，那还错得了，要是没有万全的把握，任师哥也不会让咱们到这儿来呀！”

马荣祥没说话，沉默了一下道：“老三，大哥在信上只说叫咱们到这儿来，可没说‘黑骑会’在眼前那座峰头，那处谷地里，你可知道……”

只听身后有弟兄叫道：“山里有马匹出来了！”

马荣祥忙抬眼往前看去，不错，路远些，听不见蹄声，但却可以清楚看见一骑快马在草原上飞一般地驰了过来。

马荣祥忍不住夸了句：“好骑术！”

马四姑娘没说话，俊汉子却嘴角微撇，笑道：“二哥，能比过咱们么？”

马是好马，马上人的骑术也的确够俊，就在这两句话工夫，来骑也驰进五十丈内，蹄声急骤，像擂鼓一样。

马上，是个五短身材，打扮怪异的中年汉子。

马四姑娘脱口说道：“蒙旗里的人……”

马荣祥眉锋刚一皱，来骑突然昂首长嘶，两只前蹄扬起，然后倏地落下，停在十丈以外，像被钉住了一般。

马荣祥身后的弟兄们暴起了几声吆喝：“好骑术！”“俊。”

“好家伙，行嘛，不含糊。”

俊汉子脸色微变，想扭过头去，但当他一眼瞥见马四姑娘时，他似乎又忍了下去，他低低说道：“二哥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别吭气，等他说话。”

俊汉子没再说话，可巧，来骑上那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也紧紧地闭着一张满是胡子茬儿的嘴。

他只把一双眼，不住地在这一伙中打量，像是先看个清楚，又像在等马荣祥这一伙开口。

半晌过去，俊汉子忍不住了，他低低说道：“二哥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马荣祥目光前视，凝注在对方身上，没理他。

俊汉子还待再问，突然——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来骑之上，那五短身材汉子开了口。

俊汉子吁了一口气，轻轻说道：“我还当他是哑巴呢……”

只听马荣祥高声说道：“我姓马，东北来的。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道：“我不管你姓什么，哪儿来的，我只问你们到这儿来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马四姑娘轻叱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口气，好不傲慢！”

俊汉子忙道：“小妹，忍忍。”马四姑娘冷冷说道：“你受得了我受不了，我可不是来受气的……”

只听那五短身材汉子叫道：“说话啊？”

俊汉子忙道：“我请问，你阁下是……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冷冷说道：“是我问你们，不是你们问我。”

马四姑娘柳眉一扬，叱道：“好东西……”抬皓腕就要摸腰。

马荣祥忙道：“小妹，这儿不是要出刀的地方，别忘了咱们是来干什么的。”

那里俊汉子又接了口：“这儿可有个‘黑骑会’？”

看得清楚，那五短身材汉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俊汉子忙道：“投奔‘黑骑会’来的。”

五短身材汉子道：“谁叫你们来的？”

俊汉子道：“‘辽东’有位姓任的……”

五短身材汉子道：“你该早说，一共几个人？”

俊汉子马鞭往后一指，道：“人都在这儿，阁下可以点点。”

五短身材汉子头左偏偏，右偏偏然后说道：“你们前面三个，报名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来受盘问的，并给人家，就得受人家的。”

俊汉子却没脾气，他抬手一指马荣祥，道：“这位是东北马家的二当家的马荣祥……”

一指四姑娘道：“这位是马四姑娘马荣贞……”

反手一指自己道：“我行三，姓罗，叫罗士信。”

五短身材汉子听毕，一句：“跟我来。”拨马往回就跑。

马荣祥道：“好架子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谁爱去谁去，我可要回去了。”一抖缰绳，她真要走。

马荣祥抬手一拦，道：“小妹，我也没受过这个，但得忍。”

“忍？”马四姑娘道：“得忍到什么时候？还要怎么忍？我没给他一飞刀就算是他天大便宜，现在就这样儿，往后去日子长着呢，那还得了？到时候忍不了闹翻，不如现在别往里去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咱们得看任师哥的面子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咱们得看任师哥的面子，这‘黑骑会’的会主既跟咱们是同门，不会不知道咱们是谁，他为什么这样对人？”

俊汉子罗士信忙道：“小妹，也许他跟本没往下交待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老三说得对，这有可能……”

只见前面那五短身材汉子停住了马，回身向这边张望。

罗士信忙道：“快走吧，别让人家动了疑。”

马四姑娘冷哼一声道：“他爱怎么动疑怎么动疑，还能把我怎么样，话说在前头，现在我进去，到里头要还是这样，别怪我拨马就走。”话落，一策马，当先驰了过去。

罗士信催马跟了上去。马荣祥神色有点沉重，迟疑了一下才策动了坐骑。

那五短身材汉子一见这边人马动，当即拨马回头，又往山脚下驰去，跑得比刚才还快。

他快，马荣祥的坐骑却是千中选一的良驹，自也不慢，转眼之间已驰至了山脚下。

那五短身材汉子在山脚下停下，他停身处是登山路口，那条路蜿蜒而伸，没多远就被山壁挡住，往上去那一段根本就看不见。

马荣祥等马到，他一抬手，道：“你们等等，待会儿山上自会有人下来接你们上去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‘黑骑会’知道我们来了么？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道：“山上有有人了望，当我带着你们往近处来的时候，那了望的人早已报上去了。”罗士信下意识地抬眼向山上望去。

那五短身材汉子冷冷说道：“不用看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的确，但见一片郁郁苍苍的林木，除此什么也看不见。

罗士信脸一红，忙收回了目光，道：“我还没有请教，阁下是……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翻了他一眼，道：“‘中翼旗’的人。”

罗士信讶然说道：“贵旗跟‘黑骑会’是……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只说了两个字：“朋友。”

罗士信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贵旗跟‘黑骑会’是朋友？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道：“不错，不行么？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我没说不行，这么说，这附近几个旗……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道：“全是‘黑骑会’的朋友。”

罗士信好不诧异，他扫了马荣祥跟马荣贞一眼，那兄妹俩脸色漠然，像没听见，没看见。

当即，他收回目光道：“请问，‘黑骑会’是在……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道：“你上去就知道了。”

罗士信碰了个软钉子，但他竟然没脾气，他只是脸上浮起了一丝窘迫的笑意，接着说道：“‘黑骑会’选上这块地儿，不是太危险了么？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冷冷说道：“有什么好危险的。”

罗士信往身后一指，道：“这儿距‘承德’不远，离围场更近，等于在官家的势力范围内……”

那五短身材汉子道：“那有什么危险？”

“当然。”罗士信笑着说道：“我只是随便问问，也明知官家不敢正视‘黑骑会’一眼！”

只听蹄声急骤，由上而下，飞一般地传来。

那五短身材汉子忙道：“山上的人到了，往后站。”

罗士信还没来得及往后站，一骑快马像打下来的滚木一般，铁骑翻飞，踢得砂石四下飞射激扬，已从那条登山路上冲了下来，冲势既猛又快，可是恰好在罗士信马前停住，显然，这位的骑术也是一等一的。

抬眼打量，只见一匹炭一般的黑马上，跨着一个身穿黑色长衫，四方脸的中年汉子，太阳穴高高鼓起，一双眼神犀利夺人，显然他是个一流好手，只见他满脸堆笑拱起了手：“请问，哪位是二当家的？”

这态度跟口气，绝然不问。

马荣祥当即也抱拳一礼，道：“我就是马荣祥，尊驾是……”

那四方脸黑衣汉子弯身，道：“‘黑骑会’总巡察关玉飞见过二当家的。”

马荣祥答了一礼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原来是关总巡察，马荣祥带着弟妹跟弟兄们来到，劳动大驾之处，谨此谢过。”

关玉飞似乎很爽直，很兴奋，笑道：“二当家的，自此就是一家人，您别客气，山上排着高位，恭候诸位的来临，往后还要二当家的多照顾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落在四姑娘脸上，道：“这位想必就是‘玉娇虎’四姑娘！”

马荣祥道：“正是舍妹。”

关玉飞鞍上微一欠身，颇为恭谨地道：“关玉飞见过四姑娘。”

马四姑娘浅浅答了一礼，檀口轻启，淡然说道：“我不敢当，关总巡察，我想请教件事儿。”

关玉飞忙道：“关玉飞不敢当，四姑娘敬请垂询。”

马四姑娘美目一转，道：“我请教，贵会会主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来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回您，四姑娘，会主接到任爷派人送来的信儿，早就为几位预备好一切了，盼了好多日子，只知道您几位什么时候到……”

马四姑娘道：“我们到这儿来的事，贵会会主可曾往下交待过？”

关玉飞经验老到，听了这话，目光一转，立即说道：“四姑娘，您原谅，事关机密，会主没有往下交待，是不是他们冒犯了四姑娘您？”

马四姑娘淡然一笑道：“既然贵会会主没有往下交待，那就算了，不过我仍要奉知关总巡察一声，马家几兄妹跟任爷是同门，跟贵会会主怕也有很深厚的渊源，今天所以带着人并向贵会，完全是看同门的面子，跟我大哥的手令，并不是在江湖上混不下去了，来找安身地儿，找碗饭吃的。”

关玉飞很窘，也很尴尬，可是很显然地，他这个人见过大场面，能应付任何阵仗，刹时间他即趋平静，道：“四姑娘，谢谢您的教训，这话关玉飞明白，对于他们的傲慢无礼，会规自有处置、其他的，容上山之后，让会主向诸位赔罪当面。”

马四姑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关总巡察这么一说，倒显得我马荣贞小气了，处置，赔罪，两可不必，往后是一家人，假如马荣贞刚到便伤感情，往后去只怕没办法待，只请关总巡察往下交待一句，以后对人让他们客气点儿就行了。”

关玉飞忙道：“是，是，四姑娘雅量，关玉飞十分感佩，您请放心，关玉飞绝不敢忘了您的交待，绝不敢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落向罗士信：“这位是罗爷？”

罗士信忙堆笑抱拳，道：“正是罗士信，往后还要关总巡察……”

关玉飞截口说道：“罗爷别客气，关玉飞以后仰仗的地方正多，会主已在大寨正门候驾，关玉飞恭请诸位登山，容我先行带路。”话落，当即拉转马头驰了上去。

罗士信望了关玉飞那挺直的脊背一眼，道：“二哥，此人是个人物，‘黑骑会’要都像他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老三，咱们边走边谈，别让人家久等，头一天，也别让人家说咱们东北马家的人不懂规矩，小妹，走。”

一磕马，三匹健马一阵风般卷上了登山路口，关玉飞一马当先，在前带路，马荣祥三人等随在后，最后面是几十个马家旗下的弟兄。小径，本不适合马匹行走，但这条山路似乎是经过整修的，路面平坦，宽度够，跟平路没

什么两样。再加上两旁绿荫夹道，骑着马走在这条小路上，放眼远近，倒令人有心旷神怡之感。

行走间，罗士信突然问道：“关总巡察——”

关玉飞立即缓下坐骑扭过头来道：“罗爷请吩咐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总巡察再要这么客气，罗士信就不好说话了！”

关玉飞道：“罗爷，这是‘黑骑会’的会规！”

罗士信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我请教，贵会为什么称‘黑骑会’？”

关玉飞微微一笑道：“罗爷，您请看关玉飞胯下这匹坐骑。”

罗士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难道贵会的马匹，全是黑色的……”

关玉飞含笑说道：“您说着了，罗爷，‘黑骑会’的马匹上千，您在这上千匹健骑里，绝挑不出一匹别色儿的。”

罗士信讶然说道：“总巡察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这是会主的意思，会主对黑马有偏爱，而且他认为‘黑骑会’应该有它的特征，应该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黑马看起来的确较别色的马雄伟神骏些，总巡察，这么说我们带来的这些马匹……”

关玉飞道：“只怕要送到山下几个旗里去，跟他们换些黑马来。”

罗士信倒没怎么，马荣贞可皱了眉，插嘴说道：“总巡察，你知道，谁都有自己的坐骑。”

关玉飞忙道：“是的，四姑娘，我知道，可是您请放心，关玉飞负责替您挑匹千里好马，包管不比您这匹坐骑差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主要的还是我骑惯了这一匹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你要是不愿换马，上山后您请当面跟会主说一声，关玉飞不敢专擅，请四姑娘原谅。”

马荣贞还待再说，罗士信那里已接口说道：“这是小事儿，这是小事儿，一匹马算得了什么？关总巡察，提起山下的几个旗，我想起了一件事儿……”

关玉飞道：“您是问‘黑骑会’怎么会跟他们打上交道？”

罗士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我正想问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您几位不是外人，关玉飞不敢也不必隐瞒，‘黑骑会’初创，实力还不够，一方面得广纳天下英雄，邀贤约能，别一方面不得不跟邻居打打交道，像这样，他们等于是‘黑骑会’的眼线，也等于是‘黑骑会’的外围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罗士信释然地点了点头。

马荣贞突然问道：“总巡察，贵会主为什么要创立‘黑骑会’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四姑娘，真要说起来，创立‘黑骑会’的不是会主，而是任爷。”

马荣贞没说话。

关玉飞接着说道：“您知道，任爷跟‘南海’郭家是世仇，虽然是世仇，可是一时半会儿任爷拿郭家没办法，那是因为‘南海’郭家根基深，高手多，实力雄厚，这天下等于是他一个姓的，连官家都不敢正眼看他们……”

马荣贞柳眉双扬，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所以任爷要创这个‘黑骑会’，也就是说任爷要创一个足够跟郭家对峙并立，进而能对抗的组织，不能让这天下老归郭家这一个姓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同时也要打倒郭家，雪报世仇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是的，四姑娘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任爷为什么自己不任会主？”

关玉飞笑道：“任爷忙着‘辽东’事务，没办法分身兼顾，所以把手创的‘黑骑会’交给了会主，其实这跟由任爷亲自任会主没什么两样，也许您知道，任爷跟会主有很深的渊源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知道，是同门。”

关玉飞摇头说道：“那渊源怕比同门还要深厚些。”

马荣贞轻“哦！”了一声道：“除了同门之谊外，任爷跟贵会会主还有什么渊源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是亲戚？是兄弟？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没听说任师哥有亲戚，有兄弟。”

罗士信不由讶然说道：“那是……”

关玉飞摇头说道：“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任爷跟会主的渊源，不只是同门。”

马荣贞沉吟了一声道：“贵会会主是当今江湖上的哪一位？姓……”

关玉飞道：“四姑娘，这我也不清楚……”

马荣贞呆了一呆道：“怎么，总巡察连贵会会主姓什么……”

关玉飞道：“说来您也许不信，其实除了任爷外，偌大一个‘黑骑会’，只怕没一个知道会主的底细，这您上了山，见过会主以后就知道了！”

马荣贞讶然说道：“有这种事……”

只听上面传来一阵号角声。

关玉飞神情一肃，立即说道：“大寨已经到了，容关玉飞先一步带路。”抖缰策马驰了上去。

马荣贞三个转头上望，只见前面有一个大拐弯，再上去的路被一堵山壁挡着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再看看四周，却立时发觉就在这一会工夫中，不知不觉地已登上了山顶，往下看好高好高。

转眼间绕过山壁，“黑骑会”的大寨立即呈现眼前。

“黑骑会”的大寨，在小路的尽头，这小路的尽头却是近山顶处的一大片平地，平地上，围着一大圈用巨木钉成的密密木栅，栅门高耸，横写三个大字：

“黑骑会”

栅门处，几十名大汉清一色黑衣，分两列排队肃立，个个眼神十足，威态慑人，一看就知道全是好手。

栅门两旁，另有八名抱刀大汉，一边各四地挺立着。

居中，一前十后，站着十一名高矮胖瘦不等的中年汉子，看眼神，个个允称江湖一流。

罗士信低低说道：“总巡察，前面那位就是贵会会主么？”

他指的是那位长眉细目，白面无须，眉心里长着一颗红痣，隆准厚唇，森冷夺人的黑衣汉子。

关玉飞忙道：“不，罗爷，是总堂主跟‘黑骑会’十堂堂主。”

罗士信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我还当是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关玉飞已飘身下马，直落那位总堂主面前，微一欠身，高声说道：“关玉飞迎得二当家的几位到！”

那位总堂主一抬手，脸上没一点表情，道：“关总巡察辛苦，请会主。”

关玉飞立即传声扬叱：“请会主。”

话声犹自萦绕，栅门内缓步转出两个人来，这二位，一个是身材颀长，身穿黑衣，头罩面罩，只露两眼的黑衣人，一位则是面戴轻纱，体态丰腴妖娆的黑衣女子。这两位身后，另跟着八个腰佩长剑的黑衣汉子。

马荣贞当即就是微微一愣：“这女的好眼熟……”

罗士信讶然说道：“怎么都蒙着脸……”

只听马荣祥轻喝说道：“三老，小妹，下马。”

马荣贞跟罗士信这才想起还在马上，立即双双离鞍下马，罗士信下地下得更快。

他两个刚下马，那蒙面黑衣客已拱起双手：“小弟恭迎三位师哥师姐。”

马荣祥跨步上前，答礼说道：“怎敢劳会主亲迎，马荣祥兄妹见过……”

蒙面黑衣人一抬手，笑道：“马二师哥，你可别折小弟，一家人，千万别这样，你瞧，我这哪像迎宾？只不过让他们排排队而已。”

马荣祥口齿启动了一下，他想问，但他有点犹豫。

适时，黑骑会主又抬了手，是向着身旁黑衣女子：“这是拙荆。”

马荣祥一听是会主夫人当面，就要施礼，那黑衣女子却一抬皓腕拦住了他，银铃般娇笑说道：“怎么，马二哥，跟我还客气。”

马荣祥那里刚一怔，马荣贞这里瞪大了美目，脱口说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那位会主夫人娇笑说道：“哟，怎么了，小妹连我也不认识了。”抬玉手扯下了覆面纱，那张脸，艳若桃李，弯弯的两道眉，水汪汪的一对桃花眼，美极艳绝，娇媚无限，赫然竟会是“辽东镖局”里的那位红衣罗刹。

马荣贞直了眼，叫道：“任师姐，会是你……”

会主夫人娇媚一笑道：“小妹，你以为是谁。”

秋波一转，笑问道：“马二哥、罗三哥，二位好啊，可是多日不见了。”

马荣祥愣愣地道：“大妹，我可没想到，做梦也没想到……”

罗士信定了定神，惊喜地道：“大妹妹，你怎么会是……”

会主夫人吃吃一笑道：“我怎么会是‘黑骑会’会主的夫人，是么？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因为我嫁给了他呀……”

这叫废话。

罗士信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，大妹妹怎么也不给我们一杯……”

会主夫人妙目流波，轻轻一转，娇笑说道：“待会儿容我跟他补请，行么？其实咱们是什么人，干什么非来这套俗礼不可，还不是一句话，说跟他就跟他了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待会儿定要好好喝一杯……”

会主夫人笑道：“放心，少了谁也少不了你罗三哥的……”

妙目一转，笑容微敛，道：“如今马二哥你三个知道他跟任家的关系了，其实他跟咱们也是同门，不过他入门比咱们任一个都晚，该是老人家最后一个关门徒弟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那就更不是外人了。”

会主夫人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只是有句话我要说在前头，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不愿让人知道他是谁、见他那张脸，所以马二哥三位只知道他是咱们的同门，又是我的夫婿就行了，这一点还请马二哥三位原谅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只要是一家，还问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会主夫人妙目一转，道：“谢谢罗三哥……”

黑骑会主突然说道：“梅君，别在这儿说了，请二哥几位里边儿坐吧！”

会主夫人任梅君含笑点头，探皓腕一把拉住马荣贞道：“来，四妹，咱姐儿俩一块儿走。”

她俩先走了，这里那位神秘的黑骑会会主也往里让了客。

都是一家人，马荣祥跟罗士信的心里舒服了不少，尤其是罗士信，他跟那位黑骑会会主有说有笑的，亲热得很。

进了栅门一看，就知道“黑骑会”是甫自创业。

“黑骑会”的大寨占的这块地儿不小，几几乎占了半边山。

可是这座大寨里，一无亭台，二无楼阁，有的全是一根根巨木钉成的房子，东一座，西一间，乍看上去杂乱无章，仔细看看居然暗含九宫八卦，生克妙用。

黑骑会主让客让上了“黑骑会”的中心重地，他那“白虎堂”。

落了座，献了茶，闲聊了几句，黑骑会主这才话转正题，他劈头便道：

“三位已经知道了，创这“黑骑会”的是任师哥而不是我。”

罗士信抢着说道：“是的，会主，刚才在路上听关总巡察说过了。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所以，我黑骑会的弟兄，全是任师哥的人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那有什么两样？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两样当然是没什么两样，我也只是让三位知道一下……”顿了顿，接道：“三位该也知道任师哥为什么要创这‘黑骑会’了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知道，关总巡察全告诉我们了。”

黑骑会主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任师哥跟郭家是世仇，我本人对郭家的作风也有点厌恶……”

任梅君妙目一瞟，笑问道：“仅只是厌恶么？”

黑骑会主目中寒芒一闪，道：“厌恶也就够了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其实，任师哥的仇人，还不就是咱们的仇人。”

任梅君深深一眼，娇笑说道：“还是罗三哥说话受听。”

罗士信听来更受用，他还待再说。那里，黑骑会主吸了一口气道：“任师哥创‘黑骑会’的目的，一方面是为对付郭家，另一方面也在对付一个人，这个人是‘黑骑会’必得必杀……”

罗士信忙问道：“谁，是谁？”

黑骑会主缓缓说道：“目下已横行于江湖的‘玉翎雕’。”

马荣祥一怔。

马荣贞脱口叫道：“‘玉翎雕’……”

黑骑会主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玉翎雕。”

马荣贞瞪着美目道：“怎么，任师哥跟玉翎雕也……”

任梅君秋波流转，瞟了黑骑会主一眼，道：“不是大哥，是他。”

马荣贞一怔道：“怎么，是，是……”

黑骑会主一点头，眼神怕人，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，我跟‘玉翎雕’有仇。”

马荣贞满面惊讶，口齿启动了一下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可是她终于还是没问，而任梅君已留意到了她异样神情，微微一笑，当即问道：“怎么，四妹认识玉翎雕么？”

马荣贞忙摇头说道：“不，不能说认识，只是跟他见过一次面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黑骑会主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马荣贞当即把经过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任梅君首先娇笑说道：“没想到玉翎雕会是这么个多情的人儿……”

马荣贞没懂，娇靥上猛地一热，道：“任师姐，你怎好……”

黑骑会主冷哼一声道：“让他揽这件事好了，我正好坐收渔人之利……”任梅君一指黑骑会主，娇笑说道：“听见了么？四妹，我是对他，你紧张什么，你可不知道他，跟‘玉翎雕’是一对水火难容的情敌……”

马荣贞为之一怔，脱口轻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黑骑会主却一点头道：“我承认，但那已成过去，我所以恨玉翎雕，是因为他害了我，毁了我，要不是他，我不会……”

任梅君截口笑道：“你不会怎么样，难道你对现在不满意么，堂堂的‘黑骑会’会主，拥有这么多好手，这么多人马，既有同门为助，又有三位老人家在身后撑腰，何愁郭家不灭，玉翎雕不亡？用不了多久，这‘黑骑会’的声威就会盖过郭家，你也成了当今天下的第一人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，要是在从前，你永远别想……”

黑骑会主摇头说道：“梅君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不满意，也不是不知足，任师哥这般待我，你也把终身托付给了我，我可以说是名利双收，还有什么不满意、不知足的，我只是恨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恨，你恨谁呀？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恨玉翎雕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还有呢？只恨一个玉翎雕？”

“不，”黑骑会主道：“还有郭家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别老在嘴上说呀，大哥倾全力帮助你，一句话也把马二哥几位请了来，‘东北’马家跟‘黑骑会’合并，你等于拥有了半个江湖，只要稍假时日，实力、声威，何愁不日益壮大，只要你下个令，郭家何愁不灭，玉翎雕何愁不亡。”

罗士信高扬着一双眉道：“大师妹说得是，到时候会主只消下个令……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到时候我会下令的，我要让郭家人看看，我能站得住，不但能站得住，而且我的成就及声威还凌驾于‘南海’郭家之上，我也要这世上每一个人知道，我并不比玉翎雕差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玉翎雕那小子是什么东西，怎么能跟会主比？”

马荣贞扫了他一眼，目光有点异样。

黑骑会主却望罗士信淡淡问道：“是的，罗三哥？”

罗士信点头说道：“当然，会主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，身边高手如云，实力……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有朝一日，我要跟他单打独斗，放手一搏。”

罗士信呆了一呆，忙道：“那他也不是对手，会主的所学我虽没见过，但任师哥把‘黑骑会’交给了会主，身后又有三位老人家支持，可想而知，会主在同门中应是翘楚……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罗三哥高估我了。”

任梅君那诱人的香唇边泛起了一丝异样笑意，道：“事实上罗三哥说得一点也不差，咱们这位‘会主’虽然入门最迟，但却最得老人家喜爱和看重，把一身绝学全传给了他，怕只怕咱们这些师哥、师姐们，难接下他十招呢。”

罗士信猛一拍腿，道：“怎么样，我没说错吧，看会主的气宇就跟常人不同！”

马荣祥皱了皱眉，马荣贞又看了罗士信一眼，只可惜，这二者罗士信全无所觉。

黑骑会主淡然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别谈这些了，自己的人，何必吹捧？如今让我说说对三位师哥、师姐的安置……”

罗士信腰杆儿一挺，坐得笔直，大有表现一番之概。

黑骑会主一双目光先落向马荣祥，道：“我想委曲马二哥坐在我的左侧……”

马荣祥忙道：“会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任梅君娇笑一声道：“哎呀，马二哥连这都不懂么，他是想让马二哥委曲委曲，做个二会主呀。”

马荣祥神情一震，忙道：“会主，我恐怕不行……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马二哥，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客气。”

“不，会主。”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我明白自己，除了骑骑马，玩玩刀，斗斗狠之外，别的一窍不通，再说我刚到就当二会主，只怕难服‘黑骑会’这么多兄弟……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马二哥别客气，也别顾虑那么多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会主的好意我心领，这份看重我也感激，但我只请会主收回成命。”

黑旗会主转望任梅君道：“梅君，你帮个忙……”

任梅君摇头说道：“马二哥的脾气我清楚，我不讨这个没趣。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那叫我怎么安置马二哥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怎么安置马二哥再说不迟，反正马二哥又不是在这儿只待一两天，你还是先安置罗三哥吧。”

黑骑会主微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听你的，马二哥，那只有候诸异日了……”

马荣祥着实地松了一口气，忙道：“谢谢会主！”

黑骑会主目光扫向罗士信，道：“罗三哥……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会主吩咐，我既然来了，蹈汤赴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这话也不知道说他愿干一切呢，还是针对马荣祥而发。

自己弟兄，马荣祥又是个直肠子，他没在意，马四姑娘却扬了眉，瞪了眼，她只是没说话而已。

黑骑会主笑了，道：“谢谢罗三哥，二会主一职，马二哥不肯屈就，我想委曲罗三哥，希望罗三哥，别再让我落空。”

罗士信的神色很明显地猛然一喜，他当即慨然说道：“既然会主这么说，也足见会主看重，我不敢推辞。”他容易，一句话。

黑骑会主一点头，道：“行了，从现在起，罗三哥就是‘黑骑会’的二会主了……”

罗士信脸上浮起了一片异样神色，看上去神气十足。黑骑会主把目光投向马荣贞，道：“现在轮到马师姐了……”

马荣贞忙道：“会主，我跟二哥一样地无能，只希望做个马前小卒。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无能未必，跟马二哥一个脾气却是实情，以我看不如也让咱们这位‘玉娇虎’闲些时再说。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梅君，怎么你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别人不知道，他俩的脾气，我都知道，四妹话既然出了口，任何人也没办法再让她点头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”

黑骑会主摇头说道：“那就算了，来人！”

只听一声答应，一名黑骑会弟兄奔了进来，近前施下礼去。

黑骑会主一摆手道：“吩咐摆酒。”

那名弟兄应声而去。

马荣祥忙道：“自己人会主还客气……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这，马二哥你不该也不会拒绝。”

马荣祥赧然而笑……

“努鲁儿虎山？上，酒香肉味，热闹一片。

这一席酒，直到日头偏了西。

兄妹之间

席散了，人也散了，黑骑会主向着他那位娇妻道：“梅君，你陪罗三哥到各处看看，我陪马二哥跟马四姐二位看看住处去。”

说完了话，他陪着马荣祥跟马荣贞走了，这儿，就剩下罗士信跟任梅君二个，罗士信脸微红，带着几分酒意，任梅君一张娇靥酡红遍布，更显得娇艳欲滴，那双桃花眼也似乎较往日更亮更水灵了。

她娇媚地瞟了罗士信一眼，轻唤了一声：“罗三哥。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大妹妹。”

任梅君一双勾魂目光紧紧地盯着他，含着媚笑问道：“对于二会主一职，罗三哥可满意么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这简直是平步青云，哪还有不满意的！”

任梅君微一点头道：“满意就好，可是罗三哥要知道，我要是真帮他说两句，马二哥碍于我的面子，不会不点头，这二会主的重职荣衔，就轮不到罗三哥你了。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大妹妹，我心里明白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明白就算了么？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我感激。”

任梅君微一摇头道：“我不要罗三哥感激，我只问罗三哥怎么谢我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这……只要大妹妹说一声，要我怎么谢我怎么谢。”

任梅君娇媚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谢，说着玩儿的，自己人，也不必，我只要罗三哥以后凡事多听我的也就够了！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大妹妹，那是一定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妹妹对我的好处。”

“好处？”任梅君微微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我可没给罗三哥什么好处，至少现在还谈不上，不过只要罗三哥以后凡事多听我的，这好处总少不了罗三哥的就是。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谢谢大妹……”

任梅君一笑道：“别谢了，也别站这儿聊了，没听他说么？要我陪你各处看看去，身为二会主，不能不对‘黑骑会’做个了解，走吧，我陪你到各处看看去。”

探皓腕捂住了罗士信的手。

罗士信神情一荡忙道：“大妹，你……”

任梅君媚荡一笑，道：“哟，瞧你这个大男人！怎么了，自己师兄妹，跟亲手足有什么两样，拉拉手有什么要紧，放心没人看见的，也没人敢说什么的，就连他也不敢。”

拉着罗士信往外走去。

山上的暮色，似乎较山下浓了些，“黑骑会”的大寨有些地方已经亮了灯，但由于房子分散各处，所以就整个“黑骑会”大寨来说，并不算亮。

任梅君拉着罗士信，踏着暮色缓缓地往前走着，任梅君指指点点，有说有笑。

罗士信脸上挂着异样神色，还有一丝儿窘迫不安。

指点说话间，任梅君突然扭过头来问道：“罗三哥，那年我跟大哥到东北去的时候听说了一件事！”

罗士信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，大妹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罗三哥的事。”

罗士信讶然说道：“我的事？我的什么事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听说你心里有个人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罗士信一怔忙道：“我心里有个人？谁？”任梅君笑道：“这得问你呀，我怎么知道。”

罗士信摇头笑道：“大妹说笑了，我心里哪有人……”

任梅君妙目一瞟道：“怎么，现在就对我不老实？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不，不，不是，大妹别误会，千万别误会……”

迟疑了一下，接道：“大妹想必说的是小妹。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你这是不打自招，我可没说是谁。”

罗士信窘迫地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任梅君话锋一转，接着说道：“我是听马大哥说的，马大哥说你心里早就有了四妹，怎么样，快成了吧，什么时候请我喝一杯呀！”

罗士信抬头说道：“大妹，别开玩笑，还早。”

任梅君眨动了一下妙目，道：“还早？罗三哥，你可早该成家了，四妹她也不小了！要等到像我这样才嫁，那可显得迟了些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大妹，我知道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知道为什么不早点儿……”

罗士信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大妹，你知道，这种事一厢情愿是不够的。”

任梅君微微一愣道：“一厢情愿？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大妹是个聪明人，这还不懂么？”

任梅君瞪大了一双美目，道：“难道说她心里没有你？”

罗士信勉强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任梅君道：“不会吧，我不信，你准是骗我，这么多年了，干什么都在一块儿，谁看不出来？谁不说你们俩是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大妹，话虽这么说，事实上却全不是这么回事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真的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骗大妹？”

任梅君讶然说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为什么？”罗士信苦笑说道：“谁知道？怕只有她自己才明白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跟她说过么？”

罗士信点头说道：“谈过，谈过还不只一次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她怎么说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说来说去一句话，她把我当成亲兄长，再不就是说性情不合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种说法……罗三哥，你看是么？”

罗士信摇头苦笑说道：“谁知道，其实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毕竟你不是她的亲兄长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大妹说得是，至于性情，我也可以迁就她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不就行了么？”

罗士信苦笑说道：“要行了还说什么？”

任梅君妙目一转，道：“罗三哥，别是她心里另有了人了吧？”

罗士信摇头说道：“她说没有，你想也不会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她说没有？我想也不会？”

罗士信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大妹知道她，她眼界高得很，寻常一点的人她根本不屑一顾，寻遍马家旗号下，有谁能让她动心？”

任梅君沉吟说道：“这倒也是，四妹巾帼奇英，愧煞须眉，就凭‘玉娇虎’这三个字，寻常一点的人，也不敢近她……”

眉锋一皱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难道罗三哥你配不上她？”

罗士信淡然一笑道：“怕是了……”

“不！”任梅君摇头说道：“我不以为是这原因，像罗三哥你，人品、所学，别说在东北了，就是放眼江湖也少见，普天之下也挑不出几个来，应该是女人家梦寐以求的佳夫婿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那也许是大妹一人的看法。”

“真的。”任梅君道：“我是这么想，要不是我听说过你心里有了人，我现在已经嫁人了，我就非死缠着你不可。”

罗士信强笑说道：“大妹说笑了！”

任梅君道：“罗三哥，我说的可是真话！”

罗士信勉强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

任梅君双眉忽地一扬，又道：“四妹真是怪人，现成的佳夫婿她不要，难道她要等老白了头，掉了牙，随便找一个将就了不成，她这个人怎么……”

轻轻一叹，摇头说道：“这种事也真难说，也许你两个根本就没有缘份，三哥，可别懊恼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就凭三哥你，更不用愁……”

罗士信强笑说道：“大妹，我可没愁过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就好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这世上姑娘家多得是，不能说个个都比不上四妹，赶明儿个我给三哥找个合适的……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谢谢大妹，我不急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知道三哥不急，我可也不是说一声就能拉过来一个，说真的，三哥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我还挑人家，只怕人家得挑我！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是假话，三哥你客气，只要把你抬出去，我敢说姑娘家争先恐后往三哥你眼前送，女人家嘛，嫁人总是难免的，既然难免，谁不想找个好的呀……”妙目一瞟，秋波微送，娇媚笑道：“三哥，找个像我这样的，你可中意？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大妹，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。”

任梅君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怎么？三哥认为要了我就是好福气？”

罗士信点头说道：“当然，那当然！”

任梅君道：“为什么？三哥且说说理由看？”

罗士信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大妹，自己人，我要说错什么，你可别……”

“哟！”任梅君娇媚蚀骨地轻轻一巴掌，媚眼儿斜抛，道：“三哥，你这是……我怎么会呀，撇开自己人不谈，你就是说我什么，我也不会介意的，我怎么忍心哪。”

罗士信听得一阵激动，道：“像大妹你，人长得这么美……”

“我美？”任梅君道：“怎么样个美法儿？”

罗士信摇头说道：“我说不上来，我只知道能有大妹这么一位娇妻，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气，应该把大妹捧在手掌心上……”

任梅君吃吃一笑，蛇腰扭动，道：“三哥，我还当你是个老实人哪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大妹，我说的是实话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总而言之，大妹美得迷人，我敢说每个男人见了大妹你都会心动，都会着迷。”

任梅君突然截口说：“三哥，你动不动心，着迷不着迷？”

罗士信神情一震，忙道：“大妹，别开玩笑，我说的是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知道三哥说的是实话，答我问话，三哥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大妹，咱们是自己人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要不是自己人呢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别这个那个的，说呀，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家呢，在东北，三哥你何等威风，何等神气，怎么如今连说句话的胆子都没有？”

罗士信嗫嚅说道：“我倒不是没有说话的胆子，而是，而是……”

“而是是什么？”任梅君道：“说说有什么要紧哪。”

罗士信迟疑着突然涨红了脸，道：“大妹，我也是个男人！”

任梅君目泛异采，吃吃荡笑：“好哇，三哥，你真是个老实人儿，这话要让他听见……你刚到头一天就迷他的老婆，他不杀了你才怪哪……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大妹，我可只是……”

“别怕，三哥。”任梅君妙目一睁道：“我逗着你玩儿的，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可惜三哥你看不见我的心，其实，谁敢把你怎么样，只有我在，谁也不敢碰你一下，只以后当听我的，包管有三哥你的好处，明白么，三哥？”

罗士信瞪大了眼，嗫嚅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大妹，你，你这话……”

任梅君玉手微微一紧，道：“知道就好了，别问，懂么？只要三哥认为我不比四妹差，那也就行了，明白么？往前走吧。”拉着罗士信往前走去。

同样地在走，现在和刚才大不同，现在，罗士信失魂落魄了。

罗士信轻易地在她那无边的魔力下做了俘虏。

这本不足为奇，凭任梅君的姿色与娇媚，她能轻易地征服任何一个男人，何况是生性浮动的罗士信。

任梅君轻轻地偎着罗士信，俩影成双，很快地消失在这“努鲁儿虎山”上低垂的夜色里。

以后是怎么个情形，以后是怎么个演变，那要看以后了。

这时候，在一间布置洁净雅致的木屋里，对坐着马荣祥跟马荣贞兄妹，情形很明显，黑骑会主陪他兄妹俩到了这儿之后，没多久就告辞了，偌大一间木屋里，就只剩下马荣祥跟马荣贞兄妹俩默默地对坐着。

这间木屋不小，中间有一道布帘垂着，一隔为二，想必，马荣祥跟马荣贞兄妹俩就住在这一间里。

好在是兄妹俩，亲手足，没什么关系。

马荣祥锁着一双浓眉，显得心情很沉重。

突然，马荣贞抬了眼，凝了目，轻轻唉了一声：“二哥。”

马荣祥“嗯！”了一声。

马荣贞接着开口说道：“三哥怎么是这么个人？”

马荣祥不知是心不在焉，抑或是有意躲避，淡然说道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马荣贞道：“难道你没瞧出来？”

马荣祥摇了摇头道：“我没瞧出什么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没想到他会是这么个人，让人看了恶心！”

马荣祥眼一抬，道：“小妹，他是你的三哥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知道，谁都一样，不好的我就要说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他怎么不好了？”

“他，怎么不好了？”马荣贞冷笑着说道：“他是个见利忘义的卑鄙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，总之，路遥知马力，疾风识劲草，这句话是不错的，二哥，我直说一句，像三哥这种人，交不得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插香事儿，小妹，他已经是咱们的老三了，好歹这情份在，凭良心说，他为咱们马家也流过不少血，流过不少汗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是他应该的，谁让他往马家旗号下靠的，既然靠进了马家旗号下，谁都该流血卖命，何只是他？随便挑个弟兄，流血、流的汗也不少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话是这么说，可是……可是凡事你都得忍忍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忍？”

马荣祥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小妹，头也磕了，香也烧了，不是同日生，但愿同日死，为了这个义字，跟多年来的这情份，彼此间凡事都该忍着点儿，容着点儿。”

马荣贞冷笑着说道：“你这么想，人家可不这么想啊。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不会的，小妹，老三他还不至于这样儿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不至于，二哥，普天之下像你这么对人的，可挑不出几个来，你跟大哥一样，总认为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别人跟自己一样，也会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事实上你跟大哥都错了，三哥这个人只能共患难，不能……”

马荣祥摆手说道：“别说了，小妹，这么多年了，谁还不知道谁，老三的脾气只是那个了点儿，人并不坏，也算得上是个少见的英雄豪杰，多少年来他不是一直……”

马荣贞冷笑着说道：“二哥，今天我把话说到这儿，不信你只管往后看，看看我说着他了没有。”

马荣祥浓眉微皱道：“小妹，就算他现在真怎么样，往后去会变变的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二哥，你知道这句话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不能让他改改么？”

“我？”马荣贞道：“我管得着么？又为什么要管哪！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小妹，他是好是坏，可关系着你一辈子。”

马荣贞瞪着美目道：“二哥，你这话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你们的事儿你自己明白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们？你是指三哥跟我？”

“废话！”马荣祥道：“当然是指老三跟你，难道还有别人么！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二哥，你错了，我跟他并没有怎么，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，多年来我一直拿他当亲兄长看待，如今……”微一摇头，接道：“看了今天他的表现，那就更不必说了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老三他还年轻，年轻人谁不喜欢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别说了，二哥，总而言之，我宁可嫁任何人，也绝不嫁给他，老实说，我连想都没想过。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小妹，别这么任性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就是这么个人，瞧不上眼的就是瞧不上眼……”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人总是会变的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诚然，二哥，但我怕他越变越糟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不会的，小妹，那怎么会，就拿今天这事来说吧，人各有志，别人不喜欢的事他喜欢，这不能算坏。”

马荣贞冷然说道：“二哥，你拿了他多少好处？”

马荣祥呆了一呆道：“好处，我拿了他什么好处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要不然你怎么老帮他说话！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就算是实话吧，可是我瞧不上他，死也瞧不上他！”

马荣祥没说话，沉默了半晌始道：“小妹，大哥有回私下跟我说过，还是那一年从‘张家口’做了那票生意回来后，在路上对我说的……”

马荣贞凝目说道：“大哥对你说了什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大哥认为老三将来要接替他执掌马家旗号……”

马荣贞一怔忙道：“真的？”

马荣祥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还会骗你么？”

马荣贞脸色微变，道：“大哥好眼力，那么二哥你呢？他把你往哪儿放？”

马荣祥缓缓说道：“大哥认为我比不上老三，我也这么想……”

马荣贞诧声说道：“你也这么想？”

马荣祥吸了一口气，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，道：“事实上，论所学，论心智，我俩不如老三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有没有想到为人，带人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这多年来，老三每回带着弟兄们出去，不也干得很好么，我没发现哪个弟兄不服他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没有？我敢说弟兄们十个有九个不服他，那只是敢怨不敢言，你明白么？弟兄们服的只是大哥，而三哥又是大哥的磕头兄弟，弟兄们只得受了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认为是这样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不信什么时候你找个弟兄问问，只要他敢说心里的话，我敢断言他绝不服三哥，三哥他为人苛刻，苛得近乎冷酷无情，近乎残忍凶狠，带人，尤其带咱们那帮弟兄，是要恩威并用的，不信你看着好了，一旦大哥把马家旗号交给了他，弟兄非散不可，就是不散也会一个个地死在他手里。”

马荣祥摇头说：“小妹，你说得太严重了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严重？你自己往后看，我无意危言耸听吓唬谁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可是这是大哥的意思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大哥的看事跟做事并不一定全对，也不是不能改的铁律，我第一个反对，假如大哥一定要把马家旗号交给他，我头一个离开马家。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你不能走，小妹，我话还没说完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能走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大哥的意思，是想让老三跟你共同执掌……”

马荣贞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二哥，大哥也说过这话？”

马荣祥点了点头。

马荣贞娇靥发白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我没把它当回事儿，我见你跟老三挺不错，认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，所以一直没跟你提，要不是今天你说你瞧不上老三，心里根本没他，我也还不会提。”

马荣贞冷笑说道：“大哥真是好眼力，大哥真是好眼力……”

马荣祥皱眉说道：“小妹，不愿意就算了，干什么气成这样儿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怎么能不气，大哥他根本没把我这个妹妹的终身当回事儿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可别冤枉大哥，大哥的看法跟我一样，也认为你跟老三挺不错，看上去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谁知道你……”

微一摇头，接道：“错只错在你一直没对大哥表示过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表示，又怎么个表示法，我吃饱了没事闲得慌，没人问我逢人便说去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大哥他又怎好意思问你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长兄比父，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他不先问问我，就准知道我肯我愿意？大哥他由来糊涂！”

马荣祥道：“够了，小妹！”

马荣贞冷笑说道：“老实说一句，我的终身不用别人操心劳神，我自己会去找伴儿去，谁也别管我，只要我喜欢，哪怕他是个瞎子瘸子，我也愿意跟他一辈子。”

马荣祥眉锋一皱，道：“小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马荣贞怒态稍敛，道：“二哥，别当我这是气话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马荣祥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小妹，我了解你……”

马荣贞没再说话。

马荣祥“哼！”地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消消气，熄熄火儿吧，小妹，往后去日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，眼前虽然都是同门，关系够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儿……”

马荣贞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儿？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我说不上来，也许是初到个生地方，我心里老是不安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巧，二哥，我也是这样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是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是的，二哥，那好办，咱们走，让三哥他一个儿留在这儿当他的‘黑骑会’二会主去……”

马荣祥摇头淡笑道：“小妹，你做事向来任性，要不当初咱们就别来，既然上了‘努鲁儿虎山’，坐还没坐稳，抽腿便走，咱们怎么对大哥，大哥又怎么对任师哥，谁叫咱们沾上个同门之谊，就是把命卖了也只有认了！”

马荣贞柳眉一扬，道：“我可不这么想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也只好这么想，‘黑骑会’对付的郭家跟玉翎雕，说起来郭家是咱们马家的冤家对头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也都是因为任师哥跟郭家是世仇，要不然咱哪犯得上？郭家据‘辽东’，咱们在东北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多少年来咱们也一直过得很好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玉翎雕呢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玉翎雕怎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不也憎玉翎雕么？”

马荣贞娇靥突然微微一红，道：“那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要一个人跟他斗，跟他周旋。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小妹，我直说一句，你憎人家憎得并无道理。”

马荣贞美目一瞪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能憎他，他拦咱们的生意，打咱们的弟兄，难道这还不够，你能忍这口气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那已经扯平了。”

马荣贞猛一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永远扯不平，放眼东北，谁不怕我‘玉娇虎’三分？他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动不动就要打我、杀我，好嘛，看看是谁打谁，谁杀谁，他要不跪在地上求我，我这辈子永远跟他没完！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你这是何苦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何苦？你不是我！”

马荣祥摇头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玉翎雕这个人也真是，年纪轻轻的，又是刚出道，干什么一下子惹这么多人嘛，咱们这位同门又不知道跟他结有什么仇，什么怨哪！”

马荣贞道：“没听任师姐说么，他跟玉翎雕是情敌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情敌？玉翎雕的红粉知己是……”

马荣贞娇靥上立即掠起一片鄙夷神色，冷笑说道：“还不是郭家那个女人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这么说咱们这位同门的红粉知己也是……”

“当然了！”马荣贞道：“要不怎么会是情敌？以我看哪，郭家那个女人准是跟玉翎雕好，没把咱们这位同门瞧在眼里。”

马荣祥讶然说道：“小妹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这还不明白么，咱们这位同门那么恨玉翎雕！”

马荣祥呆了一呆，一点头道：“对，还是小妹你行……”浓眉忽地一皱，摇头说道：“这我就不懂了，怎么这位郭姑娘会既认识玉翎雕，又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这又有什么难懂的，勾三搭四嘛，今儿个搭生张，明儿个勾熟李，那还不容易，谁都会！”

马荣祥浓眉皱深了三分，道：“小妹，你这张嘴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难道我说错了她？要不她怎会认识一个又认识一个，这倒好，这跟狗抢骨头一样，狗咬狗起来了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。”

马荣贞娇靥生酡，道：“我偏要，怎么样，别以为我这张嘴刻薄，有损阴德，看得出来的，郭家那女人她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，好姑娘会这样么，两个男人为她争风吃醋，多露脸哪，你听说过几回这种事儿。”

马荣祥沉默了，半晌始摇头说道：“咱们没见过那位郭家姑娘，也不知道她长得究竟有多么好，竟然在咱们这位同门跟玉翎雕之间引起了火拼！”

马荣贞冷笑说道：“长得好啊，好美，美死了，美得迷人，娇生惯养的尊贵姑娘，大家闺秀，名门淑媛，谁比得上啊，呸！不要脸，说脏了我的嘴，恶心。”

好厉害！马荣祥皱眉摇头失笑，道：“真是，小妹，你呀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别人放个屁，你站在上风头，关你什么事！”

马荣贞想笑，但她没笑，道：“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。”

马荣祥摊手耸肩，窘笑说道：“那有什么办法，天生的粗人，马贼窝里长大的，难道让我一天到晚酸溜溜，文诌诌的不成？杀了我我都不干，再说，谁叫我肚子里没装进去几本书哇。”

马荣贞听了马荣祥的粗话，禁不住为之失笑，刚要说话。

马荣祥忽然眉锋一皱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就不对了……”

马荣贞为之一怔道：“什么不对了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说怪吧，既然咱们这位同门的红粉知己也是那位郭家姑娘，怎么郭家姑娘失了踪，他一点也不着急呀。”

马荣贞呆了一呆道：“他也许还不知道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马荣祥道：“你不是全说给他听了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……那也许是郭家女人跟玉翎雕好，他心里既气又恨，……对了，准是这样，他心里既气又恨，哪还会管她失踪不失踪，死不死！”

马荣祥沉吟着点头说道：“怕是了，你瞧，玉翎雕倒是拼了命的在找她。”

“当然了。”马荣贞道：“她跟他好嘛，再说，咱们这位同门，也已经有了任师姐这位娇妻，就是他去找她，任师姐也不会答应呀。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只怕不会，我看大妹在提这回事儿的时候，笑容满面，全没当回事儿，根本就像个没事人儿……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那是你错了，全不是这回事儿，我是个女人，我了解女人，女人家心胸狭窄，向来不能容物，尤其是这回事儿，谁愿意自己的丈夫跟个女人厮混，普天之下怕找不出一个来。”

马荣祥一咧嘴，道：“怎么，你也承认你是个女人。”马荣贞脸一红，道：“我恨生为女儿身，可是已经生为女儿身了，那也没有办法。”

马荣祥失笑道：“那下回谁要说你是个女人，你可别再冲人瞪眼了。”

马荣贞立即瞪了眼，嗔道：“你敢，你第一个不许。”

马荣祥笑道：“天爷，我哪来那么大胆呀。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，再找老天爷借一颗去也不行呀，是么，么爷。”

马荣贞红着脸笑了：“贫嘴，谅你也不敢！”

马荣祥一摊手，道：“反正你是吃定了我，瞧准了我。”

马荣贞沉默了一下，忽转话锋：“二哥，你说咱们这位同门会是谁？”

马荣祥一怔，道：“小妹，你问这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只是问问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怎么会突然问起这来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只是觉得咱们这位同门太过神秘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他本来就够神秘的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所以我想弄清楚他到底是谁。”

马荣祥两眼一睁，忙道：“小妹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只想弄清楚……”

马荣祥忙道：“小妹，你可别惹是生非，没听大妹说么？人家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既然这样，你怎好去揭人家的底？小妹，千万别，咱们只知道他是咱们的同门，更是大妹的夫婿也就够了。”

马荣贞皱着柳眉道：“瞧你紧张得，我还没有干什么哪，你干什么紧张呀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我只是怕你任性，小妹，你知道，人家有忌讳，别犯人家的忌讳，事要临到咱们头上，咱们也一样！”

马荣贞像没听见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他为什么怕人知道他是谁？这有什么好怕人知道的？要是我，既然敢当‘黑骑会’主跟强仇周旋，我就不怕，除非一张脸见不得人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你是你，人家是人家，我只有一句话，你一定得听，别管别人家的闲事，听见了么？”

马荣贞一点头道：“听见了，马二爷，瞧你个小胆，亏你还是个男人家呢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这跟一个胆子无关，你只问事该不该做，能不能做，你明白，你二哥什么时候怕过事来着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现在就怕！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别开玩笑，这件事我绝不能由你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好了，二哥，你当我真会去怎么样，吃饱了饭没事儿，我还想闲会儿呢，放心，我只是说着玩玩的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但愿你是说着玩玩的，同门之间一旦伤了感情破了脸，怕连大哥都要倒霉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知道了！”突然站了起来。

马荣祥忙道：“小妹，你干什么去？”

马荣贞“噗哧！”一笑，笑得花枝乱颤，道：“瞧你紧张的，坐久了，站起来走走不行么？”

马荣祥神情刚刚一松。只听外面有人接口笑问道：“小妹，上哪儿去走走？我奉陪。”

马荣贞满脸的笑容立即敛去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冰冷寒霜，她一扬头，拧腰走向了布帘的那一边。

马荣祥眉锋微皱，向外唤道：“是老三么，进来坐坐。”

门开处，罗士信一脸得色，意气飞扬地走了进来。

马荣祥道：“怎么样，各处看过了？”

罗士信微一点头，道：“嗯，看过了，小妹呢？”

马荣祥指了指布帘，道：“那边儿歇着去了！”

罗士信目注布帘问道：“怎么，小妹累了？”

马荣贞在布帘那边冷冷说道：“怎么不累？我又不是铁打的金刚，铜铸的罗汉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刚才不是听你说，还要出去走走的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本来是想出去走走的，可是太累，只好作罢了。”

罗士信淡然一笑道：“要是我迟来一会儿，只怕你已经出去了。”

马荣祥浓眉一皱，道：“老三，你怎么……”

只听马荣贞道：“不错，怎么样？”

罗士信笑道：“谁敢把小妹你怎么样呀……”

收回目光转向马荣祥，道：“二哥，逗小妹玩儿的，跑了一天了的确够瞧的，让她早点歇着吧，姑娘家，到底身子弱了些……”

布帘猛地一掀，马荣贞倒竖柳眉，圆睁杏眼，冷然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罗士信笑吟吟地道：“我说小妹你是个姑娘家，到底身子弱了些……”

马荣贞一声：“你敢……”闪身欺了过来。

马荣祥一抬手道：“小妹，你要不愿歇着，就坐下来陪老三聊聊。”

马荣贞被马荣祥一手拦住，她没能再往前去，站在哪儿叫道：“我没那么好兴致，叫他给我出去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你……”

罗士信笑吟吟地道：“小妹，干什么发这么大火儿，出这么大气呀！”

马荣贞抬手向外一指，道：“少罗嗦！给我出去。”

马荣祥浓眉一皱，道：“小妹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二哥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少管。”

罗士信笑道：“二哥，小妹说得对，这是我跟她的事，你瞧着吧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们两个这是……”

罗士信笑道：“小妹的脾气二哥知道，这是常事，我受惯了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没人让你受，你出去不出去？”

罗士信微一抬头道：“小妹，这儿是‘黑骑会’，别让人……”

马荣贞冷笑着说道：“我知道这儿是‘黑骑会’，你是‘黑骑会’的二会主，你神气，可是现在我住在这间屋，我就有权叫你出去。”

罗士信摇头说道：“我不出去，除非小妹你动手……”

马荣贞脸色一变道：“怎么，才当了一天二会主就长了行市了，你以为我不敢么，我动手赶你出去，看看谁敢把我怎么样。”一抬皓腕就要动手。

只听马荣祥喝道：“小妹，住手，不像话……”

马荣贞霍地转过娇靥，道：“你说，我怎么不像话了，你说啊，我看见他就讨厌，看见他就恶心，叫他出去不行么……”

马荣祥瞪了眼，越瞪越大，越瞪越大。马荣贞倏地住口不言。

罗士信脸色发了白，强笑问道：“小妹，你就那么讨厌我么？”

马荣祥转过脸来道：“老三，怎么你也……坐下来，少说一句，非要闹起来让人家瞧着好看，别忘了咱们是头一天……”

罗士信站着没动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二哥，我绝不会跟小妹吵闹，我只是问问她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问什么，我就是讨厌你，怎么样？”

罗士信脸色更白，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好，小妹，你既然讨厌我，我站在这儿也是没趣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明白就好。”

罗士信双眉一剔，倏又敛态强笑道：“我这就走，你歇着吧，二哥也早点睡吧。”话落，转身而去。

马荣祥忙道：“老三。”

罗士信停步转身，道：“二哥有事儿么？”

马荣祥道：“自己兄妹，别认真，坐下聊聊。”

罗士信淡然一笑道：“不坐了，我头一天上任，总该勤着到各处走走，往后只怕会更忙，我明白，有些事不能强求的。”转身出门而去。

马荣祥一怔抬手要叫，但他没叫出口，旋即脸上变了色，缓缓地垂下了手，两眼发直。

马荣贞冷笑着说道：“瞧见了么，行市高了，多神气呀。”

马荣祥陡然一声大喝：“住口！”

马荣贞一惊，脸色倏变：“二哥，你……”

马荣祥威态倏敛，颓然坐了下去，声音沙哑地道：“小妹，你……你太任性了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还怪我任性，不看看他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怎么说他是你的三哥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他不配，他根本就不配。”

马荣祥悲痛地道：“小妹，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，怎么说他跟咱们烧过

香，磕过头，也跟咱们相处这多年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不稀罕。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小妹，话不是这么说，二哥的脾气远比你的脾气刚烈，我都能把这件放在心里，你为什么不能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心里向来藏不住事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这件事跟别的事不同，兄妹之间伤了感情，破了脸，那可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二哥也得知道，这是迟早的事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固然，小妹，可是这时候却嫌过早了些。”

马荣贞口齿启动一下，欲言又止，终于她没说话。

马荣祥又道：“老三是个深具城府的人，心里有什么，他不会形诸于外，一时半时他不会怎么样，可是兄妹之间有了隔阂，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，这一点你应该明白。”

马荣贞仍没有说话。

马荣祥接着说道：“当然我也珍惜这多年来的这段情份，可是我更担心……”一摇头，接道：“小妹，你太任性了，对老三这种人，只宜慢慢疏远不宜一下绝裂，而如今……不提了，你睡去吧。”

马荣贞双眉一扬，道：“他敢把咱们怎么样？”

马荣祥两眼一瞪，道：“小妹，你还……小妹，改改你这脾气，要不然有一天你会吃大亏的，睡去吧，睡去吧。”

马荣贞二话没说，拧身走向了布帘一边。

马荣祥呆呆地坐在哪儿，脸上的阴霾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浓，跟门外这“努鲁儿虎山”的夜色一样……

勾心斗角

事情似乎不如马荣祥的预料，几天下去，一直很平静，黑骑会主、任梅君、罗士信跟他兄妹俩经常地聚在一起。

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谈笑言欢，没有一点异状，罗士信的表现跟往常也没有两样，仍是二哥长，二哥短，小妹长，小妹短的，亲热而近。

这天晚上，大寨里马荣贞轮值，这是黑骑会主亲自来请的，黑骑会主当面还说晚上巡查的时候，要她特别留意寨后山上，因为他整夜要留在山上陪两位老人家练功。

夜色降临之后，马荣贞带剑巡视过了各处。

很平静，很平静，这“努鲁儿虎山”上，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，本来嘛，谁会找到这儿来。

很快地到了三更，马荣贞遵从黑骑会主的叮咛，从寨后登上了那被列为禁区的后山。

后山上一眼看不出什么，除了一片树林外，到处则是人高的绿草，空旷而荒凉。

两位老人家住在哪里，黑骑会主又在什么地方练功，这，不知道，马荣贞也不想知道那么多。

她缓步在后山上那羊肠小道上走着，夜风清凉，拂面扬发，令人有浑身舒泰之感。

突然，她停了步，因为她听见左前方那堆人高绿草里，有一种窸窣窸窣的异响。

起先，她以为是什么虫蛇狐鼠一类，当然，在山上，在绿草里，这些东西是难免的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可是再一听就不对了，她听见了另一种异响，喘息声，跟一种轻若蚊蚋的呻吟声。

这么大的姑娘了，什么不懂，脸上猛一阵奇热，她扬了眉，没有多考虑便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些个异响立趋静止，没人答话，但她清楚地看到，那堆绿草中，有些草头在晃动。

马荣贞冷笑一声道：“最好别等我过去……”

猛然一阵沙沙草响，草浪起伏，飞一般地向山下延伸。

马荣贞立即明白，抬腕出剑，冷叱一声飞身扑了过去。

她追了过去，但那堆绿草里闪电一般地飘出个人影，有着无限美好的身材，长长的秀发蓬松披散着，如惊弓之鸟，一闪而没，没看见是谁。

马荣贞的身法不能说不快，可是当她追到山下时候，却没了人影，寨后空旷而寂静。只有近山坡处掉了几棵绿草，近后寨门后也有一两根。

没错，那人进了大寨，那人是“黑骑会”的人。

马荣贞站在哪儿既气又独自发愣。

也许是她那声冷叱惊动了人，转眼间人影掠过来好几条，是关玉飞跟几位堂主赶到。

关玉飞一到便问：“四姑娘，怎么回事，有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有贼！”话声甫落，她脸色一变，翻身扑上了后山。

关玉飞带着几位堂主也跟着上了山。

到了刚才听见异响处，马荣贞又怔住了，气得她直跺脚，关玉飞在一边儿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四姑娘，是……”

马荣贞用剑往那堆绿草一扬，道：“刚才这草里躲的有人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四姑娘可曾看见……”

马荣贞脸上一热，道：“贼溜得快，我连人影都没瞧见，不过我知道他进了‘黑骑会’的大寨……”

关玉飞道：“四姑娘怎么知道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总巡察没看见山坡下那些草么？”

关玉飞双眉一扬，向后挥手喝道：“咱们搜！”转身便要扑下去。

只听山上传下一声清朗冷喝：“站住！”

关玉飞等忙回身施下礼去：“会主。”

马荣贞循声抬眼上望，可不是么，那片树林前不正站着黑衣蒙面的黑骑会主，她当即也欠了欠身：“马荣贞见过会主。”

黑骑会主忙抬手说道：“马师姐别客气，请告诉我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马荣贞毕竟是个姑娘家，她犹豫了一下道：“刚才这后山上有贼！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马师姐，在什么地方发现的，是怎么个情形？”

马荣贞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就在那堆绿草里，我听见有异响，我一喝问那贼从草里跑下山溜进了大寨……”

黑骑会主目中寒芒一闪，道：“马师姐，他进了大寨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在近后寨门处看见几根草……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马师姐没看见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他在草里根本没现身，等到了寨后我又迟了一步！”

黑骑会主沉默了一下，突然抬手一挥：“关玉飞，你几个回寨禁卫各处，但不能轻举妄动。”

关玉飞等应声施礼而去。

马荣贞讶然说道：“会主为什么不让他们搜……”

黑骑会主微一摇头道：“马师姐，‘黑骑会’算不得龙潭虎穴，但下有几个旗的朋友，上面这么多高手，外人要潜上来并不太容易，加之这儿往山下去不乏路径，那贼不往下去反而进了大寨，足见他不是外人，也就是说‘黑骑会’出了内贼。”

马荣贞点头说道：“会主高明，我也这么看。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令人难懂的是，他潜进禁区来干什么……”

马荣贞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会主，贼该是两个！”

黑骑会主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该是两个，马师姐，怎么说？”

马荣贞脸一红，道：“我听见了……我不便说！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马师姐的意思是说，贼是一男一女？”

马荣贞点头说道：“是了，会主！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另一个呢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有一个跑了，我一时糊涂追了过去，事后我才明白跑的那一个是有意识引开了我，好让另一个从容脱身。”

黑骑会主沉默了一下，目中寒芒忽闪，转身射入了那堆野草里，马荣贞为之一怔，但当她想跟过去的时候，黑骑会主已经出来了，他开口发话，话声冰冷：“马师姐，我没能找到什么，辛苦你了，今后我会加强后山的禁卫，请回寨歇息去吧。”

马荣贞呆了一呆道：“会主，那贼……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黑骑会里出了内贼，这总不是件好事，为免惊动弟兄们，我打算慢慢的查，也请马师姐别声张！”

马荣贞微一点头道：“一切由会主做主。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谢谢马师姐，请原谅我直说一句，马师姐判断错了，以我看，贼只有一个，而不是两个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会主，我明明听见……”

黑骑会主道：“那也许是马师姐听错了，真要有男女苟且之事，这‘努鲁儿虎山’大得很，何必非跑到‘黑骑会’的禁区里来？马师姐认为我这说法对么？”

马荣贞还待再说，黑骑会主已然摆手说道：“马师姐辛苦半夜，请把班交给关玉飞，回房歇息去吧，两位老人家还等着我练功，我不能奉陪了。”话落，闪身探入树林中不见。

马荣贞站在那儿直发愣，她好不气恼，黑骑会主竟然不信她的，硬说贼只有一个，这岂不是……她一跺脚，转身掠了下去。她气呼呼地往房里走，走得好快。

刚到房门口，她突然停了步，美目圆睁，樱口倏张，但她很快地抬玉手掩住了樱口，似乎若非掩得快，她非脱口来一声惊呼不可。旋即，她急忙推开了门……

夜是很深了，但是马荣祥还没有睡，他一个人正坐在灯下擦拭他那把腰刀，听得门响，他立即抬眼说道：“回来了……”

一眼瞥见马荣贞的异样神色，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怎么了，小妹？”

马荣贞急急说道：“二哥，告诉你件事儿。”

马荣祥笑笑说道：“我还当是……坐下说，坐下说。”他抬手为马荣贞抬过了一把椅子。

马荣贞坐下之后，没等马荣祥问，便急不可待地把值夜巡山所见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马荣祥皱了浓眉，道：“有这种事儿，这是哪一对不要脸的狗男女敢到这儿来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二哥，我认为那两个之中，至少有一个是‘黑骑会’的人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一样，像这种野合的事，是谁的人都该骂。”

马荣贞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二哥，别的且不管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两个人之中有一个是女的。”

马荣祥失笑说道：“小妹，你是怎么……当然有一个是女的。”

马荣贞脸通红，道：“二哥，这没有什么好笑的，你没懂我的意思。”

马荣祥凝目道：“我没懂你什么意思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二哥，你想想看，‘黑骑会’的女人有几个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你这话……让我想想看……”脸色陡然一变，道：“小妹，你是说大……”倏地住口不言。

马荣贞摇头道：“我不敢这么说，也不敢这么想，可是二哥，我明明知道是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又一定是一男一女，而‘黑骑会’里的……”

马荣祥忙沉声说道：“小妹，你可别胡说，这是什么事，有关别人的名节，这岂是能胡说的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也以为任师姐不该是这种人，可是二哥，你说是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那大概是外边的女人……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不可能。二哥，‘黑骑会’是什么所在，山下又有几个旗的人，一个外边人想登上山来，谈何容易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那……要是……要是自己人的话，他俩为什么偏选上禁区？‘努鲁儿虎山’大得很，什么地方不好去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明知禁区所在不会有人去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两位老人家不就住在禁区里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咱们到这儿有多少天了，到现在也没见着两位老人家，足见两位老人家是很难得出来一步的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可是会主今夜整夜在禁区练功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整夜练功就更不能随便往外跑了，会主也只是去一趟，回来一趟，只避开这两段工夫，还怕什么。”

马荣祥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小妹，这么说你是认定……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不是我认定是谁，我也不敢，事实上我也没能瞧见他俩的人影，二哥你可以自己想想看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我想过了，可是我不信，我不敢信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还有，二哥，既然有这么一件事，咱们那个同门也明知道这人是‘黑骑会’的人，他为什么不让我声张，还吩咐关玉飞等别轻举妄动，而且硬说我是听错了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小妹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二哥，假如我是他，我也会这么做。”

马荣祥摇头说道：“不，不，不可能，我不信，绝不信，任大妹不会是这种人。小妹，事关重大，你千万别乱猜，更别瞎说，一个不好是会闹大乱子的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知道。二哥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。”

马荣祥道：“那就好……”

马荣贞忽地眉锋一皱，道：“那个男的又是谁……”

马荣祥一挥手，道：“小妹，别再说了，不管是谁，事不关咱们，也有会主做主，咱们在这儿等于是客，身外的事别多管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没有管，也不能管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做梦也没想到……”

只听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。

马荣祥道：“这么晚了，是谁？”

步履声又到门口，随听门外响起罗士信的话声：“二哥跟小妹睡了么？”

马荣祥忙道：“是老三么？还没有，进来吧。”

罗士信推门而进，进门便道：“小妹，我听说刚才后山出了事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我刚睡着，被他们惊醒了，起来一问才知道后山禁区出了事，我找了半天没找着，心想你大概回房来了，所以赶来看看……”

微一摇头道：“我没想到‘黑骑会’里会发生这种事，真想不到，这要传扬出去，怕不被江湖同道笑掉大牙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小妹，听说他们是会里的人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只这么推测，不知道对不对。”

罗士信摇头说道：“我想不会，‘黑骑会’里人咱们都知道。谁敢，谁又会，以我看可能，绝不可能是‘黑骑会’里的人。”

马荣贞冷笑说道：“我刚才还跟二哥说过，外人谁能上得‘努鲁儿虎山’，谁又能潜进后山禁区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小妹以为是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会主说得对，下山之路到处都是，要不是‘黑骑会’的人，怎么说他们该往山下跑，绝不会自投罗网，往‘黑骑会’大寨里钻。”

罗士信“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会主知道这件事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会主就在后山练功，哪还有不惊动他的。”

罗士信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会主也认为他们是‘黑骑会’里的人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会主是这么说的。”

罗士信突然一声冷笑道：“‘黑骑会’里竟会出了这种事，好一对无耻该死的狗男女，我非查明这件事不可，这还像话……”

眉锋倏地一皱，接道：“只是，‘黑骑会’里有谁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的心智高人一等，何不想想看。”

马荣祥两眼一睁，道：“小妹，难不成你知道……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连他们的人影都没瞧见，那一对无耻的狗东西滑得可以，一个先跑把我引开了，另一个就从容地脱了身，不过，三哥你是自己人，当着你我没有什么不好说的，‘黑骑会’里数来数去，除了我只有一个女人……”

罗士信脸色陡然一变，道：“小妹，你是说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三哥自己想想看。”

马荣祥突然说道：“事不关咱们，你们为什么非管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二哥，我是‘黑骑会’的二会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马荣祥道：“可是这是什么事，一个不好就闯大乱子，出人命不可，别说捉个双了，连人家的人影也没瞧见，没证没据，能随便指谁，我刚还跟小妹说，别乱猜，别瞎说的。”

罗士信沉默了一下，一点头道：“二哥说的不错，就因为‘黑骑会’里除了小妹之外，只有一个女人，所以更不能乱猜乱说，事不关咱们，就算说对了，对咱们没什么好处，万一冤枉了人，这愧疚够咱们受的，这件事我也不管了，让会主一人去处理吧。”

马荣祥点了点头道：“老三的看法跟我的一样。”

马荣贞冷然一笑道：“以我看这件事会不了了之。”

罗士信微微一愣，忙道：“这件事会不了了之，怎么说，小妹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刚才会主说我听错了，既叫我别声张，也吩咐关玉飞等别轻举妄动，他高明，要是我我也会这样做。”

罗士信脸色陡然一变，道：“小妹，你是说会主他也……”

马荣贞淡然说道：“咱们这位同门可不是糊涂人。”

罗士信沉默了，脸色有点不大好看，突然，他摇头说道：“管他呢，仍是那句话，事不关咱们，能不了了之那最好，咱们还是装成没事人儿一般，睡咱们的觉吧。二哥、小妹歇着吧，我走了。”他是说走就走，扭头出门而去。

马荣贞冷笑一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对，咱们还是睡咱们的觉吧，有时候人还是糊涂些好。”掀帘隐入了那一边。

这里，马荣祥愣愣地望着手里那把森寒四射，明亮怕人的腰刀出了神……外面夜色浓，“黑骑会”的大寨，几乎只剩下一两盏灯，所以看上去让

人觉得夜色更浓。罗士信脸色发白，步履匆匆地直朝前走。

突然，一处暗隅里传来几声轻微而清脆的弹指声。

罗士信立即停步轻喝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那暗隅里传出一个低低的娇媚话声：“冤家，嚷嚷什么呀，看不见人，难道连香也闻不见了。”

罗士信一惊，四下看了看，闪身窜进了暗隅里。

暗隅里，站着身着轻纱晚装的任梅君，她，一头秀发披散着，丰腴成熟胴体若隐若现，热力四散，迷人。

任梅君不愧是一代尤物，这时候还看得罗士信呆了一呆，直了眼，任梅君娇媚轻挑，开了口：“瞧你那副馋相，还没瞧够么。”

罗士信倏然惊醒，定了定神忙道：“我正要找你……”

任梅君吃吃一笑道：“找我干什么呀，还没够么，说真的，正在风流销魂兴头上，被鬼丫头坏了好事，恨得我牙痒痒地，走，跟我到屋里去。”她抬皓腕，伸玉手就要拉。

罗士信忙道：“慢点，梅君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任梅君瞟了他一眼，媚荡无比地道：“冤家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，不能待会儿再说么。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梅君，事糟了。”

任梅君毫无惊慌色，淡笑问道：“是么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我还会骗你不成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怎么个糟法？嗯，你说说看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那丫头可不是糊涂人，‘黑骑会’里的女人，除了她之外就只有你一个，她心里还不明白么。”

任梅君妙目一眯，道：“心里明白怎么样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怎么样，难道你不怕……”

“我怕什么。”任梅君道：“我以为她只有永远把这件事放在心里。”

罗士信一怔道：“怎么说，梅君？”

任梅君微微一笑道：“有道是，‘拿贼拿脏，捉奸成双’，如今她捉了哪一个呀……”一顿接道：“她连个人影儿都没瞧见，她又敢指谁呀，她要是敢不顾我这个师姐，我就能反咬她一口，她敢么，我又怕什么。”

罗士信发了怔，没话说。

“冤家。”任梅君玉手一拂，媚荡蚀骨地道：“我都不怕，你又怕什么呀，亏你还是个男人家呢，怎么连我这个女人家都不如呀，跟我……”

罗士信突然说道：“你要知道，连他都被惊动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他么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不错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又怎么样呀！”

罗士信一怔，轻叫说道：“又怎么样，难道你连他也不怕……”

任梅君香唇抖动，一笑说道：“我要是怕他，我就不敢跟你……冤家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他，这世上也没第二个能控制他，我叫他往东，他绝不敢往西走半步，明白么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真的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还会骗你不成，要没有我呀，他不但当不成这‘黑骑会’的会主，斗不了郭家，就连玉翎雕也别想碰了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要没我这

个娇妻，他就全完了。”

罗士信迟疑着说道：“我还是有点不放心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不放心什么呀，再过不了多久，这‘黑骑会’跟我就会是你的了，到那时候你还怕谁呀！”

罗士信道：“那为什么现在不……”

“你急什么呀！”任梅君道：“到时候还少得了你的么，‘黑骑会’一手揽过，又得了个娇妻，这种事上哪儿找呀。冤家，放明白点，我还有用他的地方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梅君，你真打算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把人都给你了，还会有假么，什么都可能假，今晚上的事总不假吧，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得乖乖听我的，要不然凭我任梅君这个人儿，带着偌大一个‘黑骑会’嫁妆，可不怕没人要……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梅君，我当然全听你的。”

任梅君淫荡地抬手在他脸上拧了一把，吃吃笑道：“这才是，这才是我的乖冤家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可是，梅君，不瞒你说，那丫头我不在乎，我二哥我也没放在心上，我只怕万一让大哥知道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到那时候你已经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了，有我这么一个娇妻，有我哥哥那么一个大舅子，你还怕什么呀！”

罗士信摇头说道：“我仍是难安心……”

任梅君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那么有一个办法，你舍得么？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把鬼丫头拖下水，只要沾着水，她就别想说别人。”

罗士信脸色一变，没说话。

任梅君道：“怎么，舍不得么？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我倒不是舍不得，我只是不忍心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不忍心什么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磕头的兄妹，这么多年来……”

任梅君淡然一笑道：“人家可不这么想。冤家，人家是怎么对你呀，你心里有人家，人家心里可没有你呀。”

罗士信脸色又复一变，没再说话。

任梅君道：“怎么样呀，愿不愿意呀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可是他哥哥在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不是没把他放在心上么，那怕什么呀，把他交给我好了，我担保他碍不了手，也担保他不会说什么。”

罗士信一惊忙道：“梅君你是要……”

“你紧张什么呀。”任梅君笑道：“杀人，我可没那么大的胆，那么狠的心，你瞧……”

一双玉手一扬，道：“我这双手既白又嫩，能杀人么，哪像呀。”

罗士信神情微松，道：“那你打算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是我的事了，你别过问。”

罗士信没话说，迟疑良久，猛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梅君，我干，只是你得帮我个忙……”

任梅君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我帮你什么忙呀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我一个人怕对付不了那丫头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谁要你对付她。”

罗士信一怔道：“你不是要把她拖下水么。那不就是说要我……”

任梅君娇笑一声道：“好哇，胆子不小，你动的什么念头，打的什么主意。既然敢当着我说这话，也不怕我拈酸吃醋劈了你……”

罗士信摇头说道：“梅君，这原是你的意思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睡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眠，我的意思可不是这样儿。”

罗士信讶然说道：“你的意思不是这样儿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当然，我会把她往你怀里送，让她分享我一杯羹？你美死了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，我可没那么大方。”

罗士信诧声说道：“那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反正轮不到你，过一阵子也许你能分杯残羹，那还得看我是不是愿意，是不是高兴。”

罗士信脸色微变，道：“这么说你是打算把她交给别人……”

“怎么，”任梅君笑哈哈地道，“给别人你就舍不得么，你想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来个一箭双雕，我跟‘黑骑会’就是别人的……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梅君，我不是这意思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就别再多说了，一切听我的就是。冤家，如今事已定，你的心应该定了，他整夜练功的时候不多，别让我一个人独守空闺孤苦伶仃，寂寞这美好良宵，走吧。”拉着罗士信跑入了暗隅里。

罗士信低头了，在美色与名利之下低了头。他不但低了头，而且昧心出卖了磕头兄妹。

说来说去厉害的只是一个人——任梅君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任梅君娇慵无力地回到了后寨，那也是一间木屋，不大，可也不小。她香唇旁挂着一丝满足的笑意，推开了门。

门开后，灯光外射，她为之一怔。

布置豪华、考究的屋子里，铺地红毯上站着个人，是个身材修长的黑衣人。

他，玉面朱唇，剑眉凤目，俊美英挺，只可惜眉宇间煞气太浓。

他，赫然是大爷郭燕翎的大少玉珠！

郭玉珠手里拿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琉璃瓶，不住地闻，只知道那是什么能使他这么着迷。

任梅君一怔之后立即定了神，一边缓步进屋，一边说道：“你回来了。”

郭玉珠侧着身，没转头，仍在闻，道：“是的，我回来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次怎么这么早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练功完得早了些，两位老人家没事，所以我提早回来了……”转过脸倏然一笑道：“回来早还不好么，省得你独守空闺，寂寞愁苦。”

任梅君含嗔的白了他一眼道：“你要那么体贴早就好了。”

郭玉珠笑问道：“怎么，我还不够体贴么？”

任梅君话锋忽转：“二位老人家安好？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道：“二位老人家安好，刚才还问起你，空时不妨常去请个安，问候问候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说真的，我有好些日子没上去了……”

“可不是么。”郭玉珠道：“算算倒有七、八天了……”目光一凝，道：

“这么早上哪儿去了，睡不着散步去了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躺着也是躺着，不如出去走走。”

郭玉珠点头说道：“努鲁儿虎山区空旷，早上空气清新，出去散散步，足以醒脑清神，对于练武的人来说，那是大有裨益。”

任梅君微微一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我出去走了一趟之后，浑身透着舒服。”

郭玉珠目中异采闪动，淡淡笑道：“是该这样，足见我没有说错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今后我打算常出去走走。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可别在平常，最好找我练功的时候，要不然独守空闺，寂寞愁苦的不是你而是我了。”

任梅君也笑了，笑得好美好甜，好娇好媚，她忽地目光一凝，落在郭玉珠手里那琉璃瓶上，道：“你拿的是什么？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你那瓶花高价得来不易的西洋贡品。”

任梅君讶然说道：“大男人家，你拿它干什么呀！”

郭玉珠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西洋人真会为女人家着想，这玩艺儿洒在身上，香味儿是迷人，到哪儿沾哪儿，人走了，香风仍在，香泽仍存，无怪乎大内那些宫女珍惜万分，求之若狂呢。”

任梅君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听说这玩艺儿由花露跟香精制成，洒在身上到外面走一趟，足以风靡每一个男人。”

郭玉珠笑了笑，随手把那琉璃瓶放在妆台上，道：“坐，梅君，咱们一夜没见了，聊聊。”

他坐在了锦椅上，任梅君却走过去斜倚在床头上，娇慵无限，姿态醉人，她扬着眉，眯着眼，道：“你想跟我聊些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夫妻俩闲话家常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……”话锋一转，接着道：“梅君，昨天晚上后山禁区出了事，你可知道？”

任梅君淡淡说道：“一大早我就听说了。怎么，惊动你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就在后山禁区里，那还不被惊动……”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听说是什么事了么？”

任梅君微一点头道：“听说了，好事。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好事，那一对狗东西居然敢在后山禁区里野草堆中苟且野合，其大胆与无耻可见一斑。”

任梅君淡淡一笑道：“你漏说了一点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漏说了哪一点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一对寻欢的人儿也颇见高明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怎见得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后山是禁区，平常弟兄们不许往那里走，至于你在哪儿练功，也只走那么两趟，根本不许有人打扰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巧得是我特别嘱咐过马师姐，要她特别留意后山。”

任梅君笑笑说道：“你那位可人的马师姐却未能逮住一个半个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说那一对狗东西运气好。”

“不然。”任梅君微一摇头，道：“他俩要是运气好的话，就不会被人撞散好事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错，不过应该说奸情败露较为恰当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其实那边也没什么两样。”

郭玉珠微微一笑道：“只不知那女的是什么人，她要是个未嫁的姑娘家，

那就是个十足的无耻淫娃，这辈子谁还要她，她要是个有夫之妇，那更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，丧德败行，谁不骂……”

任梅君吃吃笑道：“你担什么心，她要是未嫁的姑娘家，至少那汉子会要她，她要是个有夫之妇，既然敢做，又何怕人骂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她丈夫要是知道，纵不杀了她，也要休了她。”

“不。”任梅君摇头说道：“我以为她丈夫该更喜欢她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不该么？不花一文钱弄来一顶绿头巾。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，旋即抚掌大笑：“妙，妙，妙，真是绝妙好辞，梅君，有你的。”

任梅君笑容微微，道：“说正经的，对这件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郭玉珠微微一笑说道：“我的做法一定很出乎你意料之外。”

任梅君听了郭玉珠的话，轻轻地“哦！”了一声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做？说给我听听？”

郭玉珠微一抬头道：“别让我说，我先问问你，你以为我会怎么做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查明，严办、杀无赦。”

郭玉珠抬头说道：“你错了，梅君。”

任梅君微愣说道：“怎么？我错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的，你错了！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怎么错了？难道你不打算追究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是‘黑骑会’一会之主，那一对狗东西既然是‘黑骑会’里人，这就等于是家丑，家丑岂可外扬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么你打算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装聋作哑，不了了之。”

任梅君妙目微睁，道：“好一个装聋作哑，你倒可以装聋作哑，‘黑骑会’弟兄这么多，只怕别人不会跟你一样地装聋作哑。”

郭玉珠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这个会主都只好隐忍装聋作哑，我看看他们谁敢不跟我一样地也隐忍装聋作哑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杀？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谁都怕这个字，不是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人没有不惜命的，不过让人把这件事藏在心里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也不许他们藏在心里。”

任梅君呆了一呆道：“你能……你又不是神仙，可以让人家别说，怎能让人家不想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能，只要派两个心腹人下山，就能解决这难题。”

任梅君微愣说道：“派两个人下山去干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惜一切代价，到哪个旗里换取一男一女，找个夜晚把他俩弄到山上，制他俩穴道，把他俩放在一处，然后一剑挥下，这不就行了么？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好主意，玉珠，我可没想到你颇有一套鬼心智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硬是被逼出来的。”

任梅君柳眉微微一皱，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你不觉得太狠了些么？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，笑得怕人，道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为了自己就不顾了那么多了。”

任梅君微微一凛，抬头说道：“我也没想到你有那么狠的心肠！”

郭玉珠哼哼笑道：“我连生身父母都不要了，心肠还不够狠么，其实那也要看跟谁比，有道是：‘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者不为毒，最毒妇人心’，要是跟有些女人家比起来，我这付狠心肠该是小巫见大巫！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不错，这倒是实话，我的心肠就够毒的，你可得提防点！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何用你提醒，我早就在时刻提防了，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，最怕死在睡梦中，那不但冤而且可怜。”

任梅君含笑说道：“我真要来个谋杀亲夫的话，你是躲不掉的！”

郭玉珠笑问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杀人是不用刀的，手上连点血星儿都不沾。”

郭玉珠抚掌笑道：“只怕这是实话，怕人的也就在这儿……”

任梅君目光忽地一凝，道：“别胡扯了，说正经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郭玉珠脸上堆着残余的笑容，道：“一句话，因为我不算糊涂，明安危，知利害。”

任梅君微愕说道：“这话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梅君，你明白。”

任梅君笑了，微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明白，你也明白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早在我进入那堆野草里查看，闻见一股特有的香味儿时我就明白了，所以我交待马师姐别声张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所以你拿起那琉璃瓶闻个没完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很为那股香味陶醉。”

任梅君淡然一笑道：“你以为她会听你的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她要是也跟我一样地明白的话，我以为她会听我的。”任梅君道：“你这话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她得提防着被人反咬一口。”

任梅君笑了，道：“真是，拿贼拿脏，捉奸成双，她却连个人影都没瞧见。”话锋忽地一转，道：“我以为你心里并不愿意这么做。”

“当然，”郭玉珠道：“我恨不得把他俩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为什么不这么做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说过，我明安危，知利害，我不愿因小失大。”

任梅君一笑说道：“这么说你是甘愿戴绿头巾了？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，目中寒芒暴闪，道：“无论你跟谁，我绝不干涉，愿意永远装聋作哑下去，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做得高明点。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这样的丈夫少见，你倒真大方啊。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早在你把身子给我的那一天，我就大方了。”

任梅君目光一凝，道：“玉珠，这话怎么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并不是头一个。”

任梅君花容一变，旋即吃吃笑道：“原来你并不糊涂啊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再糊涂的人他也不会糊涂到这地步，你要是把郭玉珠当成了永不解事的公子哥儿，那你就错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看来从今后我得对你重新估价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是应该的，等吃了亏那就来不及了。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这个人永不会吃亏的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就好，告诉我，以前的是谁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想知道一下，说不说在你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拈酸吃醋么？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你以为我会么？我要会拈酸吃醋的话，到如今我这‘黑骑会’大寨里，至少要树上上百个空坛了。”

任梅君轻拍玉手笑道：“这才是绝妙好词，其实告诉你也无妨，说出来会吓你一大跳，因为你绝想不到，做梦也想不到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郭玉珠别的没有，倒有一颗吓不破的铁胆。”

任梅君凝目一笑道：“你以为我这身所学是怎么来的？”

郭玉珠脸色陡然一变，道：“我早就怀疑了！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什么地方让你怀疑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常去请安，每一次总要在哪儿待几天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并不足让你动疑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每去一次，哪儿总要闭门三天，不见任何人，这情形并不寻常。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这倒说着了，敢情你还是个有心人哪。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谁叫你是我的枕边娇妻？这两位也是一样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不是也常去请安么，要是停一阵子不去，他两位就会想我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好的是我还劝你常去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以后只怕你就不会让我去了。”

“不，”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我说过，我绝不干涉你。”

任梅君笑了，笑了笑之后始道：“其实也是，我任家帮你的忙，你要什么给什么，这对你总是有益无损的，你不干涉我，我也不干涉你，缘尽分散，将来你还可以找个姑娘，又何必管那么多！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其实我有点懊悔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懊悔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懊悔我所得的一切。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可惜你已经骑虎难下，别的不说，就拿你对你那位霜姐的事，郭家人就饶不了你。”郭玉珠道：“好在我只是懊悔，并没有打算收手回头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么说你是打算在这条路上走下去。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不到地狱，永无休止，反正已经坏了，何不干脆坏下去。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那咱俩的缘份还没有尽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，郭家还没有败亡。”

任梅君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郭玉珠微微一笑道：“你我都明白，不是么？”

任梅君脸色一变，她笑了：“我何止要对你重新估价，简直该把你抬得高高地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抬得高，摔得重，我宁愿你把我看低些，这样我还可以安心睡觉……”

任梅君妙目一睁，道：“玉珠，我生平第一次走眼……”

郭玉珠陡然一笑道：“你忒谦，我不知道你的还多，而我却已在你指掌

间。”

任梅君娇媚一笑道：“夫妻俩嘛，谁吃点亏有什么关系，是么？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你我夫妻总要有一个得吃亏的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做丈夫的都该体贴疼爱自己的娇妻，吃亏的应该不是你而不是我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是说将来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夫妻不都要白首偕老么？”

郭玉珠淡笑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我也明白，你我这种夫妻是不可能到白头的，能再维持三五年，就称得上个‘长’字。”

任梅君笑了，道：“将来你打算让我吃亏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这个人有一句说一句，到了那一天我就不会再让你了。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可巧我也从不让人。”

郭玉珠微微一笑，忽转话锋，道：“告诉我，如今的这个是谁？”

任梅君含笑问道：“你猜猜看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不愿意说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不能不为他的安危着想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以为我敢杀他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现在当然不敢，不过到你敢杀我的那一天，你也就一样地敢杀他了。是不，不让你知道他是谁不就没事了。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护他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是一定的道理，恋奸情热嘛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知道他是谁？”

郭玉珠微一摇头道：“我还是装作不知道得好。”

任梅君目光一凝，笑道：“你让我有高深莫测之感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么，为什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怀疑你真知道他是谁，可是我又不信你会知道……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我倒希望你对我永远高深莫测。”

任梅君摇头说道：“我还是不相信你知道他是谁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不信也就算了。梅君，我跟你交换个条件。”

任梅君呆了一呆道：“你要跟我交换什么条件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暂时不杀他，你暂时也不许动马家兄妹。”

任梅君神情微微一震，道：“谁说我要动马家兄妹了？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梅君，对你，我了解的够。”

任梅君突然笑了，道：“看来我也在你指掌之间。你说暂时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的，以后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管。”任梅君道：“为什么你不让我动他兄妹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样，跟你暂时不动我一样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也有用他兄妹之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错，你答应么？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夫妻间还不是说一句是一句，有什么答应不答应的，不过很显着的，在这个条件上交换我吃了亏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以为你吃了什么亏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，还说什么杀不杀。”

玉珠道：“梅君，你以为我是施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梅君，你那位罗三哥如何？”

任梅君一惊睁大了妙目，脱口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一句话，郭玉珠不傻。”

任梅君不肯放松，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儿还有第二个能让你看得上眼的么，要有的话，这事情不会发生在那位罗三哥来了之后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玉珠，你好厉害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夸奖了，这只是最起码的防身之术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就算你知道他是谁，我仍然吃了亏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还认为你吃了什么亏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暂时本不敢杀他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说的，刚才你也说过。”

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你错了，梅君，论心智、论所学，任何一种，罗士信他都难跟郭玉珠一较长短，这你明白，既然这样，再加上你还有用我之处，我若咬牙杀了罗士信，我不信你会因为他转而对付我，坏了你的大事，大事跟罗士信比较起来，罗士信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，更何况你将来也有杀他的一天。”

任梅君悲然说道：“玉珠，你简直高明得怕人，我可没想到你会有这么高的心智，伴着像你这么一个人，朝夕相对，我怎么能安。”

郭玉珠微一摇头道：“别扯远了，梅君，说吧，你到底答应不答应？”

任梅君一点头道：“我答应，也只好答应了，不答应行么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暂时不动马家兄妹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是的，我绝不杀他们就是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也不许假别人之手。”

任梅君脸色为之一动，道：“你看我会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了解你，你比我更了解自己。”

任梅君摇头说道：“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，看来在知彼这方面我是略逊你一筹，厉害呀厉害。好吧，我答应。”

郭玉珠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梅君，你我就凭这一句话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当然，你以为我会言而无信么？”

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我并不怕你言而无信，除非你做的极其高明，要不然只让我看出一点迹象，我便先发制人，下手你那位罗三哥。”

任梅君妙目暴睁，道：“郭玉珠，你敢！”

郭玉珠淡然说道：“任梅君，你看我敢不敢！”

任梅君煞威一敛，微笑说道：“看来你的翅膀已经硬了，如今我连恫也恫不住你了，我自恨走眼低估了你，想想我真懊悔找上你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话也许是真的，不过你并没有找错人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是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事实上你能利用我达到一切目的。”任梅君诧异地望了他一眼，摇头说道：“我没有糊涂的时候，可是现在我就不懂了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不懂什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不懂为什么你明知我是利用你，你还要……”

“很简单。”郭玉珠道：“你利用我，我也利用你，互相利用，你明白么，你利用我的人去达到你的目的，我则利用你的人力财力去达到我的目的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有什么目的？”

郭玉珠双眉微扬，道：“先出一口气，继而称霸天下，傲视群伦。”

任梅君娇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除非到了将来你能杀了我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，我明白，我有这把握，否则我无法达到我的目的。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将来是谁死在谁手里，那等将来再看吧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现在你我仍是恩爱夫妻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不会跟你恩爱得把什么都忘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必须得忘，举个例子来说，你不能因为将来的胜负，在现在限制我的所学，因为你要利用我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可以不限制你，但我不能任你学到无法控制的境界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还想控制我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否则我无以在将来制你。”

郭玉珠傲然一笑道：“迟了，梅君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迟了？你以为我现在就控制不了你了？”

郭玉珠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信不信？现在就是你跟禁区里的那两位联手，怕也难接下我一百招……”

任梅君目光微凝，道：“我不信。”郭玉珠道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怎么会有这么神速的进境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不信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本就不信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信你何必要问，不问也罢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假如我信呢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说。”

任梅君倏然一笑道：“我的大会主，你留着吧。”仰身躺在床上。显然她仍是不信。

郭玉珠唇边泛起一丝神秘笑意，道：“怎么，还想睡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折腾了一夜，既没睡好，又累，好难受，你出去吧，让我睡一会儿。”

郭玉珠目中闪起异采，道：“天已经大亮了。”

可不是么，曙光已经透窗了。

任梅君道：“那有什么要紧，反正我没事，你行行好，心疼心疼我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，你是我的娇妻，我不心疼你心疼谁。”站起来逼了过去。

任梅君惊声说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知道……”

人，扑了过去……

屋里的灯灭了，传出了任梅君一阵呻唔声。

任梅君厉害，郭玉珠也不含糊，他要在这方面报复，伤任梅君的身子，这等于是慢性的杀妻。

毒计

这一天，郭玉珠跟任梅君高坐大厅之上，派人召来了马荣祥、马荣贞兄妹，当然，罗士信也跟来了。

进了大厅落了座，马荣祥向上座微一欠身，问道：“会主叫我来有什么事儿么？”

郭玉珠一抬手道：“还是让梅君说吧。”

马荣祥立即转望任梅君。

任梅君未语先露几分娇媚笑意，然后柔声说道：“我想麻烦马二哥一趟……”

马荣祥道：“大妹子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自进黑骑会以来，可以说整天吃闲饭，筋骨硬了，人也胖了，就连功夫也搁下了，早就想动动，也早就应该动动，说什么麻烦，有什么事，大妹子只管说就是。”

任梅君笑笑说道：“马二哥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不客气了……”

顿了顿接道：“有批本会的饷银，我想请马二哥押一趟……”

罗士信两眼异采一闪。

郭玉珠扫了他一眼，可惜他没看见。

马荣祥道：“不知这是押进来，还是押出去？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马二哥这话问得……自然是押进来。”

马荣祥黑脸一红，有点窘，本来嘛，饷银自是押进来，哪有押出去的道理，当即他又问道：“这批饷银从什么地方启运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‘辽阳城，自家的镖局里，‘黑骑会’的所在处，却是我哥哥给的。”无如，郭玉珠表现的毫不在意。

罗士信目中异采又是一阵闪灿。马荣贞却眉锋皱道：“这么说得到‘辽阳’去押？”

任梅君微一点头道：“当然，路不近，所以我说偏劳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二哥是本会的副会主，为‘黑骑会’做事是应该的，只是要到‘辽阳’去，只怕是险了些……”

任梅君笑笑说道：“不错，是险了些，一得通过官家的各处关卡，二得小心郭家的人，不过马二哥若是怕险，我可以另派别人……”

这一着厉害，马荣祥英雄几十年，哪听得了这个。

他浓眉一扬，立即说道：“不，大妹子，我去，不必另派别人，大风大浪我经过，水里火里我也去过，要是这点路我都走不了，还在江湖上混什么，只问大妹子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马二哥，小妹她也是一番好意，马二哥是她的手足胞兄，她哪有不为马二哥的安危着想的道理。”

马荣贞的脸色有点异样，可是她没说话。

马荣祥霍地站起，道：“大妹子别说了，你说一声，什么时候动身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马匹、盘缠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另外还有两个弟兄随行，以便随时打个下手，马二哥只找关玉飞……”

马荣祥向上座一抱拳，道：“我这就找他去。”转身走了出去。

马荣贞跟着站了起来，一声：“会主，任师姐，我也告退。”她跟着走了。

当然，罗士信也只有跟了出去。

刹时间这大厅里就剩下了郭玉珠跟任梅君夫妻两人。

突然，郭玉珠笑了，笑得很轻微，也有点阴。

任梅君回目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替你高兴啊，不该么。”

任梅君目光一凝，道：“玉珠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自己明白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明白我还用问你。”

郭玉珠脸色一寒，道：“梅君，你忘了咱们的条件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装什么糊涂，我不杀罗士信，你不动马家兄妹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没忘了，谁说我动马家兄妹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梅君，我不傻，你自己也明白，而且从罗士信眼中流露的神色，我也看得出来。”

任梅君“哦！”地一声，娇笑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指我派马二哥到‘辽阳’押饷银这件事，是么？”

郭玉珠冷然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这不是动他是什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是么，那你说说看这怎么叫动他，我又怎么个动他法？”

郭玉珠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梅君，别把人都当成傻子，你把他调离‘黑骑会’叫他去押饷银，闯官家关卡，过郭家地盘，这不是动他是什么？至于动他的办法，那多得很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以为你很聪明，你的心智很高，对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我不敢说，至少我并不太糊涂。”

任梅君一点头，冷笑说道：“那就好，我叫他押一趟饷银，你就疑神疑鬼，以为我要动他，我如果要动他，办法多得很，何必非派这个不可，玉珠，你可知道，我任梅君可不是个平常女人，只打算杀一个人，我能做得神不知、鬼不觉，连血都瞧不见一滴，岂会让你知道。你干什么这么护着他呀，是想讨好么。告诉你，无论谁进我‘黑骑会’来，他就别想充大爷、吃闲饭，你也最好别打歪主意，人家可未必瞧得上你。”

郭玉珠脸上变了色，一拍座椅扶手，道：“梅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什么意思么，你自己明白，现在到底跟以前不同了，翅膀长硬了是不！居然敢跟我拍椅子了，郭玉珠，你别没良心，要不是任家你能有今天。要不是我哥哥给这么个‘黑骑会’让你安身，你能逃得过你爹爹的‘玉龙令’么！”

郭玉珠脸色连变，最后变得一张脸铁青，神色怕人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望着他那娇妻，冰冷说道：“少跟我说这些，一句话，马二哥要有什么差池，我唯你任梅君是问，话我说了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打招呼。”拂袖行了出去。

背后，任梅君撒了娇：“好哇，郭玉珠，你敢走，你就完了，我还没有完呢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，郭玉珠，你听见没有，你聋了……”

郭玉珠真像聋了，人已出了大厅。

“郭玉珠，你，你还有良心没有，你还算人么，你的良心叫豹吃了，我任梅君人给了你，什么都给了你，我任家待你那样，刚站稳一点你就对我这样，你，你……”

郭玉珠早走远了，她撒她的娇，只有她自己听得见。她那话声越来越低，最后完全沉寂了。

大庙里刚静下来，背后响起个话声：“够了吧？”

任梅君霍然转身，背后站着罗士信，他背着手，脸上浮着异样的表情，嘴角噙着一丝阴鸷笑意。她哼了声，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刚进来，就在你住嘴的时候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他人呢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出去了，我看着他出了大门。”

任梅君忽然笑了，送过勾魂一瞥：“怪不得你敢进来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……”

罗士信双眉一扬道：“你可别以为我怕他，在外面闯了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我没有见过，就连他那个爹我也没放在眼里，何况是……”

任梅君娇媚一笑道：“真的！真不怕他。”

罗士信突然一阵激动，欺进一步到了任梅君身侧，伸手抚上任梅君那滑若凝脂的香肩，道：“梅君，别说这些了，那天晚上让那鬼丫头搞散了咱们的好事，这几天害得我一直神不守舍，现在他出去了……”

“你呀！”任梅君媚态暴露，媚得人蚀骨销魂，伸出水葱般一根玉指，一下子点在罗士信额角之上：“你就像个馋嘴的猫，你不守舍，你就以为我好受，害得我好几天夜里没能睡好觉，你真是个害人精、冤家，前辈子不知道怎么欠了你的了……”

罗士信好不激动，两眼要喷火，连说话都带着抖：“那，梅君，现在咱们……”

“现在？”任梅君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也不瞧瞧是什么时候，光天化日之下有什么情趣呀，我可不答应，要嘛就等晚上……”

突然一摇头，皱着眉说道：“偷偷摸摸的，难受死人了，再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要想名正言顺，没顾没虑，除非……”倏地住口不言。

罗士信目芒一闪道：“你舍的么？”

任梅君妙目一瞪道：“你怎么说这话呀，这话是你该说的么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心么，原以为你是个有良心的，谁知道你也……”

罗士信忙笑说道：“梅君，别认真，我说着玩儿的。”

任梅君轻叹一声道：“说着玩儿的，你们男人家有几个认真的，我把人跟心都交给你了，我是一千个认真，一万个认真，你可别跟我闹着玩儿……”

罗士信要说话，任梅君又接着说道：“你要是没真心，趁早断了，别等我把什么都交给你了，那时候才变心，要到了那时候，我可只有一条绝路……”

罗士信急了，手一收，道：“梅君，你怎么……只要你说一声，我能把心掏出来……”

任梅君头一偏，勾魂的眼角儿瞟着他道：“你掏呀，掏出来让我看看是什么色儿的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梅君，你说这可是真的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还有假么，我对你说的都是千真万真，只有你才会口是心非，不说心里头的話，男人家呀，都是一样……”

罗士信二话没说了，一抬腿，从靴筒里抽出一柄匕首，翻腕就扎向自己心处，煞有其事，跟真心似的。

任梅君比他还快，皓腕倏抬，玉手电出，一把抓在罗士信持刀的右腕上，瞪着眼叱道：“冤家，你怎么当了真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我这颗心唯天可表，也想让你看看罗士信跟别的男人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傻子，你舍的我可舍不得，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，跟别的男人不同就是了，干什么当真呀，把刀给我。”

她手往怀里一带，罗士信那双挺硬的铁腕变成了软绵绵的牛皮蛇，手过去了，刀也被夺了下来。

任梅君松了手，忽地一笑说道：“冤家，其实不说你也应该看得出来，我恨死了他，甚至跟他已到了水火难相容的地步……”

罗士信双眉一扬，脸色怕人，道：“那就杀了他，还等什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只有你想我不想么，只是你不知道，还没有到时候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还没到时候，什么时候才叫到时候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傻子，郭家还好好的呢，我要是在这时候就杀了他，那不就枉费我一番心血，枉费这么多人力跟财力了么。”

罗士信道：“梅君，任家跟郭家到底有什么仇，什么恨？”

任梅君叹道：“说起来话可长了……”微一抬头，接着说道：“现在你别问，现在我也不愿说，反正我已是你的人了，日后你还怕不知道么，别说了，走吧。”

任梅君站了起来，偎向罗士信怀中。

罗士信受宠若惊，忙伸手搂住那水蛇一般的腰肢，拥着她往庙后行去，手，趁势在任梅君的酥胸上大为放肆，而，任梅君她没有抵拒，温顺得很，一个如绵娇躯整个儿地偎在了罗士信怀里……

这一对身影消失在庙后。

厅前大门处现出了个人，是郭玉珠，他目射厉芒，神色怕人，更怕人的是唇边那一丝笑谀，他就站在那儿，静静地，他没动，他没说话。

他看见了，但却忍了。

他忍了么？真忍了么？这，只有他自己知道……

入夜，这“努鲁儿虎山”区一片煞黑、寂静。

“黑骑会”浸沉在深沉的夜色中，只有几点灯光，显着无边的寂静，在动的，只有那闪动着的灯光。

不！通廊的那一头，传来了轻盈的步履声，紧接着出现一个丰腴、婀娜无限美好的人影。不用多瞧别的，就只瞧这人影，就能让人心神撼动。

人影，停在微透灯光的两扇门前，抬手轻轻地扣了门。

剥落声方起，门里传出了清脆甜美的话声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！”那人影应道：“四妹，开开门，是我。”

房里，马荣贞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是诧异也有点冷漠：“是任师姐！”

几声轻盈的步履，两扇门开了，门里站着马荣贞，她衣衫整齐，乌云未松，显然还没打算睡。

她睁大了一双美目，望着门外的任梅君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任师姐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马二哥公干走了，你一个人儿住这儿我不放心，来看看，同时也有件事儿要告诉你一声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不敢当，任师姐请进来坐吧！”

任梅君微一摇头道：“我不坐了，四妹现在有空么？”

马荣贞眨动一下美目，道：“怎么，任师姐有什么事儿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事儿倒是没什么事儿，不过四妹来了不少日子了，到现在

还没去见见二老，昨晚上二老问起我，所以我想陪四妹见见二老去。”

马荣贞迟疑了一下道：“现在就去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可不是现在去么，白天二老是从不见人的。”

马荣贞沉默了一下，微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任师姐请进来坐坐，让我换件衣裳梳梳头。”说着，她就要往里让客。

任梅君一把抓住了她的皓腕，道：“哎呀，二老又不是外人，干什么还换衣裳梳头呢？真是，这样就行了，别让二老久等，走吧。”硬把马荣贞拉出了房。

马荣贞道：“任师姐，让我关上门！”

任梅君道：“让我来吧，掩上就行，在自己家里还怕人偷么？四妹房里藏了什么好宝贝呀，真是的！”说笑着，她随手带上了门，亲热地拉着马荣贞的手往后行去。

登后山，入禁区，到了那片树林前。

马荣贞望着那深沉、黝黑的树林道：“任师姐，二老就住在树林里么？”

任梅君望着她一笑说道：“现在别问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拉着马荣贞进入树林，进树林往里走，如像羊肠，两旁到处是葛藤路草，白天就够吓人，别说晚上了。

马荣贞这位“玉娇虎”可不怕，纵横关外马贼帮里的女英雄、女煞星，哪会怕这个，她只是皱眉说道：“二老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二老自己选的，主要的还是怕人吵——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呀？”

任梅君神秘一笑道：“往里走去，等到了地方再说。”

一阵东弯西拐之后，任梅君拉马荣贞停在一块山壁之前，原来这片树林紧接着山壁，到了山壁前，也就等于从树林的那一边，到了树林的这一边。

马荣贞抬眼环扫左右，道：“任师姐，二老住在什么地方啊？”任梅君没说话，笑笑上前在山壁上按了一下。

这一按，奇事顿生，山壁突然间闪陷入两尺宽、六尺高的一块，现出个神秘门户、幽黑的洞穴来。

马荣贞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原来二老是住在——”

任梅君道：“四妹咱们进去吧！”

拉着马荣贞跨进石洞，石洞里够黑的，马荣贞紧跟在任梅君身后，走了一阵子才见着光亮。

有光亮处，是洞府，在洞府那圆形的石室里，红毡铺地，摆设、器具均甚考究、豪华，不下于王侯之家。这哪像是高人的修真处，简直就像老太爷的享福处。

还有，两张软榻，重重布幔，异香浮动，灯光隐约，也有点像风流场所温柔乡，更不像练功处所。

马荣贞刚一皱眉，任梅君便自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不错吧，二老不愿意这样，可是我跟玉珠坚持，这是我们做晚辈的一点孝心……”

只听那重重布幔后响起了低沉话声：“是梅君么？”

“是梅君，二师叔，还有马四师妹也来给您二位请安来了。”

“马家的四姑娘么？我们两个老的还没见过呢，快进来，快叫她进来。”

任梅君应了一声，轻轻推了马荣贞一下，道：“听见了么，二师叔叫你进去，快进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

马荣贞有点迟疑，道：“任师姐，你不进去么？”

任梅君瞟了她一眼，笑道：“这么大个姑娘了，又不是见外人，还要任师姐陪么？快进去吧，好好给二老请个安，只要让二老高兴，包管有你的好处，快进去吧。”

她又推了马荣贞一下，马荣贞这才迈步走了进去。

到了布幔前，她轻轻说了声：“二师叔、三师叔，荣贞告进。”

只听那低沉话声道：“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跟二师叔还客气。”

马荣贞应声掀开布幔走了进去，当她那身影被布幔遮住后，任梅君那诱人的香唇边浮起一丝神秘笑意……

马荣贞进了布幔，脚踏在软绵绵的红毡上，她低着头，没敢仰视，但是她看见眼前摆着两个蒲团一类的东西，也看见两双盘着的腿，她心知已到了二老跟前，她当即矮身施下礼去：“荣贞给二师叔、三师叔请安。”

耳边又是那低沉话声，这回带着笑：“好，好，别多礼，别多礼，抬起头来让我们两个老的看看。”

马荣贞抬起了头，她看见了，眼前，盘坐着两个道装老者，一个瘦高，一个瘦小。

瘦高的老道一张马脸，长眉细目，脸色白白地，透着阴鸷，还有一股子邪气，让人打心里别扭。

瘦小的老道黑黑的一张脸，一双残眉，一对三角眼，满脸透着阴狠奸诈，也不类正道侠义。

就凭这两付长相，竟会是自己的师叔，马荣贞心里好别扭，可是毕竟眼前是她的师叔，她能怎么办？

就在她抬头仰脸的刹那间，两名老道目中各闪夺人异采，一现即隐，那光芒怕人，能让人从心里打冷颤。可惜，马荣贞没留意。

只听那瘦高的老道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今天是咱们头一回见面，二师叔可真没想到师侄女们一个赛一个标致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眼见着这么标致的师侄女儿，叫我们这老的一辈哪能不高兴……”

马荣贞只觉脸上有点热，当即说道：“二师叔夸奖，荣贞自小生长在关外……”

瘦高老道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听你师父说了，你任师姐也说过，二师叔对你这位纵横关外的‘玉娇虎’可说是仰慕已久啊。”

哈哈一阵笑，然后转望瘦小老道问道：“你说的是么，老三？”

瘦小老道一双三角眼直愣愣地盯在马荣贞那吹弹欲破，娇美的粉颊上，脸上没一点表情，道：“头一回见面，荣贞还不知道咱们的脾气，别臊着她，你就少说几句，拿出咱们的见面礼吧。”

瘦高老道目中异采一闪，笑道：“看来你比我还急。”

转过脸来问道：“荣贞，跟师叔们别客气，自己说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随二位师叔赏赐。”

瘦高老道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当着您二位，荣贞哪敢不说真的。”

瘦高老道一点头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我跟你三师叔也没什么好的，纵有，你也未必瞧得上眼，练武的人都嗜武如命，这样吧，我跟你三师叔各加你几年功力，你可愿意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谢谢您二位的恩典，荣贞感激还怕来不及，怎会不愿。”

瘦小老道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你比我师兄弟三个门下的哪一个都可人，老三，你说，是你先来，还是我先来？”

瘦小老道道：“谁叫你是二师兄，只好由你先来了。”

瘦高老道笑道：“毕竟是我的好老三，这回便宜让我占，下回我让你就是了。”

一顿，向马荣贞招了手，道：“荣贞，走近些。”

马荣贞应了一声，往前走进了一步。

瘦高老道又一抬手道：“不行，再往前些。”

马荣贞只有又往前走了一步，如今她就站在瘦高老道眼前，距瘦高老道的鼻尖不到一尺。

瘦高老道手往下按了按，道：“躺下，躺下来。”

师叔尊长，马荣贞不疑有他，连想也没想别的，只略为迟疑了一下，便矮身躺了下来，一个娇躯横在瘦高老道眼前。

瘦高老道转望瘦小老道，道：“老三，你去外面为我守护片刻，别让任何人惊扰，一旦走火入魔，便连荣贞都要受害！”

瘦小老道一句话没说，起来掀开布幔行了出去。

瘦小老道出去了，瘦高老道道：“荣贞，把眼闭上。”

马荣贞依言闭上了一双美目，但是她心里有点不安，虽然是师叔，但一个大姑娘躺在一个男人跟前，毕竟别扭，也够臊得慌，是故她只觉脸红心跳，连那两排长长的睫毛也不住地眨动。耳边传来瘦高老道出奇轻柔的话声：“别怕，荣贞，师叔对你跟对你任师姐不同，你任师姐已破了身，你犹是个处子，师叔在行功时会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马荣贞只觉娇靥猛然一阵奇热，她想睁眼，只听瘦高老道说道：“别动，荣贞，让二师叔先摸摸你的骨骼。”

马荣贞只觉一双微带颤抖的手抚上自己螭首，她没动，随即，这只手从螭首移至娇靥上，然后脖子，然后竟移上了她的酥胸……

马荣贞一惊睁眼，她看见了二师叔那怕人的神色，道：“二师叔，您这是……”

只觉那只手猛一加力，紧紧地按在酥胸上，随听瘦高老者颤声说道：“荣贞，别动，也别怕，只听二师叔的，包管有你说不尽的好处，听话，荣贞，跟你任师姐一样……”

另一只手伸过来就解马荣贞酥胸前的扣子。

马荣贞大惊，急道：“二师叔，您是要……”

“傻荣贞，”瘦高老道道：“这你还不明白么，二师叔要加你几年功力啊……”

扣子开了几个，瘦高老道饿虎扑羊般腾身压了上来，马荣贞明白了，到这时候她才完全明白了，她猛往起一挺，但没能挺起来，她既羞又惊更气，忙叫道：“任师姐，你快……”

瘦高老者道：“傻荣贞，你任师姐早走了，我三师兄弟门下的女弟子都一样，以她最孝顺，我三师兄弟她都孝敬过，你也听话，二师叔包你有好处，说不尽的好处。”

“嘶”地一声扯破了马荣贞的前襟，亵衣显露，酥胸隐现，马荣贞羞怒交集，心胆欲裂，人在急时内力顿增，她猛一翻身，竟然把瘦高老道翻了下去。

瘦高老道刚一声轻咦，马荣贞可没敢稍迟，一阵风般冲了出去，她忘了布幔外还有个三师叔。

等她看见三师叔，想起三师叔时，瘦小老道的一只鬼爪已搭上她“肩井”要穴，匆忙惊急间，马荣贞塌肩拧身，抖手一掌直劈出去。

这是人的本能，她没考虑是不是瘦小老道的敌手，也根本没想打对方何处，只听砰然一声，瘦小老道竟没能躲开，胸口上正中一下，这一掌不轻，打得他踉跄后退。

马荣贞怔了一怔，但她没多想，惊慌狼狈地冲了出去，怪了，那道石门竟也开着，苍天有眼，马荣贞像只受惊的小鸟，闪身飞出了石洞，扑进了那黝黑的树林中。

洞里，布幔飞掀，瘦高老道扑了出来，他看也没看瘦小老道一眼，便急急说道：“老三，快，她逃不了的。”

他到了石门处，瘦小老道也跟着到了石门处，但是两个都怔住了，石门开着，门外树林黝黑一片，哪里还有马荣贞的踪影。

瘦高老道和瘦小老道追了出来，已不见马荣贞的踪影，半天，才听瘦高老道惊诧说道：“老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瘦小老道道：“你是说这石门……必是梅君走时忘记关了。”

瘦高老道狠狠一跺脚道：“这鬼丫头，坏了我的大事，我找她去。”闪身便要往外扑。

瘦小老道一把拉住了他，道：“不对，老二，这马家丫头何来这高功力，当时打了我一掌。”

瘦高老道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老三，她也把我摔了下来……”

瘦小老道道：“我就是奇怪马家丫头何来这高……”

瘦高老道脸色忽地一变道：“老三，是她的功力高么？”

瘦小老道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他话声方落，瘦高老道扬掌向身边石壁劈了过去，砰然一声，罡风疾射，劲风四溢，石壁却依然故我，完好无恙。

瘦小老道一怔，胸色大变，叫道：“老二，你这身功力……”

瘦高老道颤声叫道：“老三，别问我，你自己也试试。”

瘦小老道迟疑了一下，扬掌遥空向着石壁一抓，只听“砰”地一声，石壁掉了一片石头，但只是巴掌大一块。他怔住了，手仍抬在半空。

瘦高老道道：“老三，看来你也一样。”

瘦小老道机伶一颤，倏然惊醒，叫道：“老二，这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瘦高老道道：“别问我，你自己想想，谁接近过咱们？”

瘦小老道两眼暴睁，叫道：“是梅君那鬼丫头，她吸取了你我的……”

瘦高老道道：“也有可能是郭家那小畜生，他趁咱们灌注他功力之际，暗用真力，偷……”

瘦小老道狞笑说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不是他就是她，好大胆的畜生，竟敢对师门尊长……走，老二，咱们下去找他们去。”

他闪身要走，这回瘦高老道拉住他道：“老三，去不得。”

瘦小老道道：“怎么去不得？”

瘦高老道道：“你去不是杀他俩，而是去送死。”

瘦小老道怒声说道：“我不信他们敢……”

瘦高老道冷笑说道：“老三，他们眼中要是还有咱们这师门尊长在，他

俩就不会偷盗咱俩这身几十年练来不易的功力了。”

瘦小老道机伶一叹，道：“那么你说咱们该怎么办。难道就罢了不成。”

瘦高老道神色凄厉狰狞，道：“无论怎么办都行，就不能留这儿等着送命，罢了，几十年苦修岂是容易的。哼，先离开这儿再说，赶快走吧。”话落，他闪身窜了出去。

这回瘦小老道没拦他，不但没拦他，而且也跟着窜了出去。

他两个很快地消失在了洞外的树林里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深沉的树林里鬼魅一般地转出一条修长人影，正落在石洞之外，是郭玉珠，他在笑，很阴沉，但没笑出声，旋即他身形再动，一闪不见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吃早饭的时候，大厅里几张椅子上独不见两个人，一个是任梅君，一个是马荣贞，而只有郭玉珠跟罗士信两个人。

任梅君平常就懒起画蛾眉，也弄妆梳洗迟，如今犹在香闺里拥被高卧，甜睡未醒，本不足为奇，郭玉珠他也知。

可是马荣贞也没来吃早饭，引得他留了意，等了一阵人未到之后，他向着罗士信道：“罗三哥，怎未见马师姐，还没起来么？”

罗士信含笑抬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也许昨天晚上睡得迟，夫人不也没……”

郭玉珠抬头说道：“她经常晚起，早饭往往要送到房里去……”一顿，喝道：“来人！”

厅外有人答应一声，一名黑衣汉子飞步奔了进来。

郭玉珠没等他躬身施礼，便一挥手道：“请四姑娘去。”

那黑衣汉子应声转身，飞步出厅而去。

郭玉珠落了座，抬眼望向罗士信：“罗三哥，‘辽东’一带的路你熟么？”

罗士信一时不明白他何以会突然有此一问，当即点头说道：“还算熟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马二哥走了快一天了，罗三哥算算他该到哪儿了。”

罗士信心里一震，脸上立即有点不自然，沉默了一下之后，他才缓缓说道：“二哥跟两名弟兄骑的都是千中选一的好马，要不急不慢地走，也应该出去两三百里，过了省界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么说也就是进了郭家的势力范围了。”

罗士信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会主。”

郭玉珠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郭家我知道，他们还不至于难为马二哥，别人可就难说了，罗三哥，你看马二哥这一趟会不会有危险？”

罗士信的脸色更不自然了，他想了想之后道：“要是郭家不会难为二哥，我看二哥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可言，关外的马家的旗号不算小，别人未必敢动二哥，凭二哥一身工夫，十几个平常高手也难近二哥的身，何况二哥如今更打着‘黑骑会’的旗号，江湖宵小谁敢动他。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道：“罗三哥分析得好，这么说我就稍微放点心了，你不知道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梅君也真是，会里这么多人，像关玉飞和几家堂主，都是精明干练的人手，她不派他们去，偏偏劳动马二哥……”

罗士信道：“这也许是夫人为会主着想，怕别人说话。”

郭玉珠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别人说什么话？”

罗士信笑笑说道：“会主该知道，二哥是咱们自己人。”

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看来我还不如罗三哥了解梅君……”

罗士信听得脸色刚一变，厅外响起了步履声，那名黑衣汉子步履匆忙地

走了进来，近前一躬身道：“禀会主，四姑娘不在房里。”

郭玉珠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一大早四姑娘会上哪儿去……”

罗士信轻笑说道：“大半她见山庄晨间清凉宁静，出去散步去了，她在关外的時候常一大早便出去，害得人到处找，别等她了，咱们吃吧。”

郭玉珠没理他，望着那黑衣汉子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四姑娘没在房里，敲门没人答应？”

那黑衣汉子道：“回会主，属下刚一敲门门就开了，门是虚掩着的……”

郭玉珠突然站了起来，向着罗士信道：“罗三哥先请吧，我回房去一趟……”

随即又向着那黑衣汉子挥手说道：“找关总巡察，派几个人到附近找找四姑娘去。”话落，他径自转身而去了。

罗士信坐在那儿没动，也没说话，他两眼发了直。

郭玉珠匆匆地回到了房里，果然，他那位娇妻犹自拥被高卧，甜眠未醒，乌云蓬松着，也许心里温暖，她娇靥上红红的，一双嫩藕般粉臂露在外头，压在那红绫被上，说不出有多醉人。

任梅君不愧是一代尤物，这睡态，就是铁石人儿见了也会动心，郭玉珠匆匆而来，但到了床前，他却呆住了。

两眼紧紧地盯在任梅君的脸上，旋即，异采乍闪，他腾身扑了上去。

任梅君一惊而醒，等她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，她已无挣扎之力，也不想挣扎。

一番缠绵之后，任梅君益显娇慵无力，娇靥上除了红热之外，还有那湿湿的香汗，她妙目半眯，显得很满足，也显得很疲惫。

反之，郭玉珠却像个没事人儿一般，坐在床边上一边穿衣，一边望着玉体横陈，身无半缕的任梅君，唇边挂着一丝得意而阴沉的笑意，问道：“梅君，我问你，马师姐哪里去了？”

任梅君一惊睁眼，而很快地她又眯上妙目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她怎么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怎么了，她没去吃早饭，我派人去送信发现她不在房里，所以我回来问问你，她哪里去了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回房只为问我么？”

郭玉珠一笑说道：“别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太以迷人，说吧，马师姐哪儿去了？”

任梅君索性把眼一闭，道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！我怎么知道她哪儿去了，昨晚上我又没跟她睡在一间房里，也没寸步不离地跟着她，真是，这么大个人了，又在咱们‘黑骑会’里，难道还会丢了不成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可难说，她要不在‘黑骑会’里还丢不了……”

任梅君眼一睁，道：“玉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，大清早扰人，惊人好梦不说，还把人差点没整死。这还不够么，又跟我……”一 517517 顿，吁了口气，眼一闭，无力地挥手说道：“玉珠，你行行好，让我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行不行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想安静地躺一会儿，我呢，没那么便宜。起来。”

粗暴地伸手抓住任梅君的粉臂，一下把她揪了过来：“告诉我，马师姐哪儿去了。”

任梅君花容变色，怒容满面，猛一挣，就要发作。

蓦地，步履声如飞而至，紧接着门外有人恭声说道：“禀会主，柳书玉

求见。”

来的是“黑骑会”的柳堂主。

郭玉珠松手一抖腕，喝道：“外头等着。”弯腰蹬上靴子，略整衣衫，迈步行了出去。

没多久，他砰然一声推开门走了进来，劈头便道：“‘黑骑会’出了大纰漏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少理我。”一拉红绫被裹住娇躯便要往里转。

郭玉珠跨前一步扳住了她，道：“你再多听两句，二老纳福处洞门大开，二老也不见了。”

任梅君一怔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没听见么？二老不见了！”

任梅君挺身坐起，红绫被从她那滑腻若凝脂的娇躯上滑了下去，她没在意，圆睁着妙目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往禁区送饭的人报告了柳书玉，柳书玉刚刚又报告了我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真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是什么事，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。”

任梅君惊诧地道：“二老怎么会好端端地不见了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我打算上去看看去。”

任梅君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等我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”

掀被而起，匆匆地穿上了衣裳，略理了理满头蓬散的乌云，顾不得洗脸、画眉、施脂粉了，跟郭玉珠匆匆地出房而去。到了后山禁区树林内，柳书玉早到一步，在石洞口恭候会主跟夫人大驾，一见二人到，立即躬下身去。

“见过夫人。”

任梅君顾不得那么多，没理柳书玉，迈步就进了洞，倒是郭玉珠向柳书玉挥了挥手道：“你在这儿守着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”

在柳书玉答应声中，他也低头进了石洞。

进洞后，他向洞口石壁下那块巴掌大的石片望了一眼，抬手虚空一按，那片石头立即成了粉，四下扬散，顿时了无痕迹，然后他才迈步向洞深处走去。

等他到了洞深处，掀开那重重的布幔，任梅君人站在红毡上，手里提着一根银簪，正在哪儿发怔。

郭玉珠他故作讶然之态，道：“梅君，这是……”

任梅君霍地转过脸来道：“你不是找我打听你那位马师姐的下落么？我替你找着她了。”

郭玉珠讶然说道：“梅君，你这话……”

任梅君挥手把那根银簪摔在郭玉珠怀里，道：“这不就是她的么？”

银簪掉在了红毡上，郭玉珠俯身把它拾了起来，两指捏住，一扬，凝目问道：“梅君，你说这是马师姐的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二老纳福处何来女人之物？我又没有这东西，你说是谁的？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道：“这么说，这根银簪就是马师姐的没错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本来就错不了，我找着你的马师姐了，能放我了吧！”

郭玉珠像没听见，皱着眉道：“马师姐她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任梅君冷哼一声道：“她到二老这儿后，这把银簪好好的怎会从她头上

掉下来，想想就知道了，还会有什么好事么？”

郭玉珠目光一凝道：“梅君，你是说……”

任梅君大声说道：“要我怎么说，她跑到这儿来对二老献了身……”

郭玉珠沉声叱道：“梅君，轻点，柳书玉还在外头……”

任梅君冷笑说道：“她都不怕，你又管她怕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是说马师姐向你学了，为了讨好师门尊长，不惜牺牲地向二老献了身？”

任梅君脸色一变，毅然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怎么样？”

郭玉珠微一摇头，道：“不怎么样，对你，我只好大方，对马师姐，人家可还是姑娘家，事关人名节、清白，你可别……”

“名节、清白，”任梅君鄙夷冷笑：“这四个字儿能值多少啊？比得上能换来一身功力么？不错，她是个没出嫁的姑娘，那是在她没到这儿来之前，来过这儿以后就不是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干什么这样？就算你说着了，你这师门兴这一套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你这是嫉妒还是……”

“嫉妒！”任梅君冷笑说道：“她也配，就凭她想跟我任梅君比，比较那一样她却是强得多，真是捉耗子的猫不会叫啊！料不到她……”

“梅君，”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你是怪她不该来献身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‘黑骑会’是我的地方，二老是我供奉的，至少她该让我知道一下，事先向我打打招呼！”

“梅君，”郭玉珠抬头笑道：“有件事你忽略了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忽略了哪件事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她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任梅君一怔色变，道：“玉珠，你这话……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知道这地方的人不少，可是知道这石门开关壁钮所在的，却只有你跟我两个人，而昨天晚上我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有什么稀奇，只要她能在洞外多摸一会儿，就准能摸着那石门的机钮，开关这扇石门。”

郭玉珠微一抬头道：“梅君，别把事儿都推到人家身上去，你把马师姐带到这纳福处来，用意何在，又是什么用心？这，你自己明白，那就别再怪人家马师姐了。”

任梅君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说着了，是我把她带到这二老的纳福处来的，可是我是想让她见见二老，给二老请个安……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是么？以我看你是把羊往虎口里送。”

任梅君脸色一变道：“她是羊么？大爷，幸喜她是羊，她要是老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！她这只羊真好，乖乖地让老虎吃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好，不正合了你的本意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玉珠，你可别……我只是带她来见见二老，让她给二老请个安，如今可好，她不但向二老献了身，竟而又把二老给拐走了……”

郭玉珠失笑说道：“好词儿，二老可不是三岁的孩童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可是二老的毛病我知道得很清楚，马荣贞她是个媚功过人的浪少妇，不管怎么说，她没了人影，二老也不见了是实。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道：“这是实请，可是也不见得二老是被她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不营那么多，既然二老跟她同时不见了，我就认定是她

拐走了二老，我非……”一跺脚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
郭玉珠一把拉住她，道：“梅君，哪里去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出去！放开我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可以，告诉我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想干什么，问得好，我要把她马荣贞找回来当师妈来供奉，你信么？你以为我会这样做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，“你是打算追杀她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不错，我绝饶不了她，不杀她马荣贞，我誓不为人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派谁去？”

“派谁去！”任梅君道：“谁都不派，我自己带着人追她去。”

“慢点！”郭玉珠道：“咱们得先把话说清楚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跟我有什么话好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有，忘了，那夜咱们怎么说的？是怎么个条件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什么怎么个条件，我既没动马荣祥，也没动马荣贞……”

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替你说，如今马荣贞她是自找倒霉，跟你无关，他日马二哥要有什么差池，也是他运气不济，行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本来就是。”

郭玉珠脸色一寒，道：“梅君，你跟我耍赖，可别怪我也跟你耍赖。”

任梅君脸色一变，道：“玉珠，你敢！”

郭玉珠冷笑道：“你看我敢不敢，你看中了我绝不会为马家兄妹跟你反脸闹翻，拿你怎么样。我也看中了你不会为个罗士信跟我破脸闹翻，拿我怎么样。只因为你我还有互相利用的价值，而这价值也远较别人为大为高，行了，我不说了，你不是要追杀马师姐去么，行，我跟你去，走。”语落，拉着任梅君便往外走。

这下任梅君倒犹豫了，她沉腕一挣，道：“慢点，玉珠。”

郭玉珠回转身来问道：“干什么？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任梅君道：“我也要跟你把话说个清楚。”

郭玉珠“哦”地一声，凝望着她道：“你也要跟我把话说个清楚？好啊！说吧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也要跟我一块儿去？”

郭玉珠微微一点头，道：“当然，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没人说有什么不对，只是我要问清楚，你去干什么去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这不是多此一问么？你是我的娇妻，我岂会放心让你带着人在外面乱跑，要知道，官家跟郭家……”

任梅君扬眉含笑道：“你真那么关心你的娇妻么？”

郭玉珠点头笑道：“当然，谁不关心自己那既美又娇的妻子。”

任梅君微微一笑道：“只怕你是怕我在外头无拘无束，无顾无虑地跟人双宿双飞，干脆把你丢在这‘努鲁儿虎山’上吧！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你永远那么高明，说对了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还有，”任梅君道：“你是怕我迫上马荣贞那浪蹄子杀了她，对么？”

郭玉珠抬头说道：“这一点我很放心，假如你料对了，有你那两位好师叔跟她在一起，试问你杀得了她？”

任梅君脸色微变，妙目中倏泛杀机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到时候你看看二老是听我的，还是听她的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何必等到时候看，你那两位好师叔要是听你的，也就不会如你所说，被马荣贞拐跑了，对么？”

任梅君脸色大变，冰冷说道：“你现在少刺我，到时候你睁大眼看就是。如今我还不能多作废话，你要跟我一块儿去也行，可是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。”

郭玉珠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怎么？你还有条件，什么条件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第一、我不跟罗士信接近，可是你也不能杀他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有你在一起，我杀得了他么？”

任梅君目光一凝，缓缓说道：“玉珠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你，凭你的心智，你要是想杀一个人，他决逃不脱你的手，也绝对……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梅君，你夸奖了！”

任梅君道：“少废话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”

郭玉珠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话是你说的，你决不跟他接近。”

任梅君“嗯”了一声道：“我绝不跟他接近。”

郭玉珠倏然一笑道：“梅君，咱们这趟出去，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回来的。”

这话任梅君懂，她当即娇媚一笑道：“有你呀！怕什么？”

郭玉珠入目那娇媚神态，跟这逗人的言语，一阵激动，目中异采乍现，而旋即他趋于平静，目中异采敛去道：“要不是柳书玉在外头，我少不了又要……”

一顿倏转话锋，缓缓说道：“行，梅君，只要你不跟他接近，别引起我的嫉妒，招起我的杀机，我就绝不动他，满意了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求的就是你这一句，那还能不满意……”顿了顿，接道：“第二、到时候你不许阻拦我杀那浪蹄子。”

郭玉珠没犹豫，一点头，道：“行，我袖手一旁，不闻不问就是。”

任梅君嫣然一笑道：“你是以为有二老在，反正我也杀不了她，是不？”

郭玉珠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任梅君冷然一声道：“看吧！第三、你虽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，可是这趟出门是我的事，你要求跟我一块儿去，凡事无论大小，你得听我的。”

郭玉珠眉梢儿微微一扬，道：“梅君，你也明白，我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。”

任梅君冷然笑笑道：“别人不知道，你自己该明白，你这个会主是怎么当上的，那张椅子又是谁拥你坐上去的？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，道：“我明白，可是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别可是不可是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咱俩各说一句话，看看你麾下的弟兄是听你的，还是听我的。”

郭玉珠吁了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当然，‘黑骑会’的这些人手，几乎全是你哥哥那‘辽东镖局’的班底，当然他们听你的，不听我的。”

任梅君得意地一笑说道：“你明白这一点就行，怎么样？答应不？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道：“我郭玉珠堂堂须眉七尺昂藏躯……”颓然一叹，点头说道：“不说了，好吧，三个条件我全答应就是。”

任梅君笑了，笑得既娇又媚又甜：“别这么委曲，你听我的话，也有你的好处，现在我说给你个显显丈夫气概的机会，来。”伸皓腕拉住郭玉珠便往下拖。

郭玉珠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柳书玉还在外头！”

任梅君娇媚一笑道：“他又不是搬不动的泰山，看我的……”

一转头向外扬声道：“柳书玉，回会里召集关玉飞跟十大堂主大厅候我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六龙

在“辽阳城”里那家“龙记客栈”里——

帐房计全正在摆弄着算盘，显得很无聊，也有点焦躁。

胖掌柜的范奎，就躺在柜台前那张躺椅上，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，闭着眼在养神，不知道他是否睡着了，一双眉锋却微微地皱着，没睡，那是在想心事，睡了，梦里也忧愁。

“辽东”郭大爷这地盘里，看似相当宁静，既没风，也没浪，就跟“辽东湾”那片海一样，平静得像面镜子。

其实，你可以从计全跟范奎两人的姿态跟神色看出，这“辽东”郭大爷的地盘里，是否像表面那么平静。

“龙记客栈”里静悄悄地，静得接近阴沉，一上午没一个客人进门，也许人家也怕这阴沉气氛。

眼看晌午到了，是吃饭的时候了，计全跟范奎没一个动，似乎在等着后面的人出来请。

就在这时候，“龙记客栈”的门里，跨进了今天头一位客人，客人上门了，生意来了，这是好事，范奎跟计全理当高兴得起来相迎，热络地往里让才对。

而，理应如此，事却不然，他俩似乎不在乎这上门的生意，不欢迎这难得的头一位客人。

范奎闭着眼没动，仍躺他的。

计全漫不经心，懒洋洋地抬了抬眼，很快地又把一双老眼垂了下去落在那几排算盘子儿上。

可是，旋即他猛然一怔，急忙又抬起了眼睛，目光一凝，霍地站起来，老脸上是一片难言的惊喜，脱口道：“您……”

就这一个字，没了下文，这刚进门的头一位客人，是位身穿黑衣，头戴一顶宽沿大帽的中年汉子，他，有着一付颀长的身材，俊逸超人的气度，慑人的威严。

那顶宽沿大帽一圈宽沿的阴影下的那张脸，俊美而英挺，长眉斜飞，凤目重瞳，悬胆般挺直的鼻梁，唇上还留着两撇小胡。

这两撇小胡子虽然跟范奎唇上那两撇一样，可是留在范奎唇上就跟留在他唇上，给人的印象便绝然不同。

范奎那两撇看上去有点滑稽，而中年黑衣客的这两撇，看上去益显他英俊、超拔，气宇轩昂不凡。

他满身的风尘，身上、脚上、帽子上，都布着一层薄薄的黄尘，然而他精神奕奕，毫无疲乏之色。

尤其那双目光，像两颗寒星，又像冷电，更夺人。

计全刚这么一声，中年黑衣客笑了，好白的一口牙：“计大哥好眼力，不错，是我。”

计全一定神，抓起算盘摔在范奎身上，叫道：“阿胖，快起来，看看是谁到了。”

这一下砸得不轻，范奎“哎哟”一声，翻身窜起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是……哟……”

他突然向中年黑衣客凝了目，眼瞪得大大的，嘴大张着，跟计全刚才一

样，也没了下文。

中年黑衣客笑了笑：“怎么，阿胖，不认得我了么？”

范奎小胡子一抖，一蹦老高，叫道：“六爷，是您，我的天，是您……”趋前一步，纳头便拜。

中年黑衣客手快，一把抓住了他，道：“阿胖，别跟我来这一套，多年不见了，刚见面你怎么就忍心让我难受。”

计全电一般地从柜台后闪出，道：“六爷，还有我。”他也要拜。

中年黑衣客两眼一瞪，喝道：“计大哥，你更不许了。”另一只手闪电探出，拦住了计全。

计全拜之不下，抬眼说道：“六爷，您怎么连个礼都不……”

中年黑衣客截口说道：“计大哥，你知道我的脾气。”

计全道：“那……我跟阿胖恭敬不如从命，只好斗胆作罢了。”

中年黑衣客笑了，松了两只手。

他这一松手，计全跟范奎开始忙了，搬凳子的搬凳子，倒茶的倒茶，只差没献烟，那是因为他俩知道，中年黑衣客不吸烟，水烟、旱烟，一概不沾。

中年黑衣客落了座，抬手摘下了大帽，正是郭家六爷，末者为最的六爷郭燕南，也就是那位当年执掌“丹心旗”，号令天下使清廷头痛丧胆，使内城那些格格疯狂的“海贝勒府”的郭总官郭璞（有关郭六爷当年事迹，见拙作“丹心绿”“满江红”。）

他抬眼笑道：“多年不见了，二位好。”

计全、范奎连忙欠身：“托您的福，您安好。”

六爷郭燕南笑笑抬头说道：“老喽，不过身子还算结实，筋骨还算健……”

计全、范奎齐声问道：“她三位也安好？”

六爷郭燕南道：“还好，谢谢，云珠跟德佳都显老，惟独砚霜还是老样子，也许因为凡事她都看得开，就拿玉霜失踪这件事来说吧，玉霜是她生的，她像个没事人儿一般，倒是云珠跟德佳急得不得了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成夜地不能合眼，催着我到‘辽东’，一天就要催上个好几回……”

六爷谈话自若，然而眉宇间也笼罩着一层薄薄轻愁。

范奎强笑着岔开了，道：“您是怎么来的？”

六爷郭燕南道：“就用这两条腿走来的。”

范奎一怔道，“您也真是，家里又不是没坐骑，哪一匹不是千中选一的异种良驹，您怎么还这么累自己。”

“不然，阿胖。”郭六爷抬头说道：“整天呆在家里，把人都呆懒了，筋骨都呆硬了，令我每每有脾肉复生之感，极希望出外走走，活动活动，好不容易有这机会，我岂会轻易放过，好在从‘独山湖’到‘辽东’也没多少路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再说，我也想看看大哥在‘辽东’这多年的布署如何，走马看花，我能看多少，不如一路逛着到处看看。”

范奎道：“您这一逛不要紧，可让大爷望眼欲穿……”一巴掌拍上后脑勺，道：“对了，瞧我多糊涂，高兴得把要紧事儿都忘了，您坐坐，我到对街找纪冲往里报信儿去。”说着他拔腿就要走。

郭六爷伸手一拦，道：“不忙，阿胖，在‘辽阳’我还有点事儿要办，要是大哥一来，他绝不会让我先办这件事儿，你跟计大哥都坐下，咱们聊聊，多年不见了，藉这机会我也正好先问问你跟计大哥，把情形做一个了解。”

计全、范奎依言坐了下去，刚落座，范奎便问道：“六爷，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……”

六爷郭燕南微一抬头，道：“先不谈这个，告诉我，玉霜是怎么失踪的？”

范奎转望计全，道：“大哥，我嘴笨，说不清楚，还是你来吧。”

计全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六爷，是这样的，让我从头说起，咱们这条‘万安道’是长年的平安，从没出过乱子，也从没人敢在这条路上伸手作案的，可是前不久不知从哪儿冒出这么一个胆大的后生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在信上说了，玉翎雕。”

计全一点头，道：“就是他，六爷，这小子可说胆大包天，他竟敢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知道，计大哥，玉翎雕在‘万安道’上作了案，同时出现在‘万安道’上的，还有关外的胡子，这些都不必再说，我只问有谁知道玉翎雕是怎么个来路？”

计全微一抬头道：“六爷，这只怕没人知道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谁见过他？”

计全道：“要说谁见过他，恐怕只有玉霜姑娘跟大爷，还有念月跟我，阿胖几个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是怎冬样的人？”

计全道：“很挺的一个后生，就是那张脸让人不敢恭维。”

郭六爷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谁跟他交过手？”

计全道：“那只有玉霜姑娘跟大爷，也许大爷在信上说了，前不久……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大哥说了，前不久在别处一家客栈里碰见了玉翎雕，大爷竟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可是只交过手便该能看出他的师承来路。”

计全道：“大爷在信上没提么？”

郭六爷抬头笑道：“没有。”

计全道：“那就是大爷没能瞧出他的师承跟来路。”

郭六爷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他原该有个姓名，有谁知道他的姓名？”

计全抬头说道：“没人知道，六爷，就只知道他叫‘玉翎雕’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该是他的名号。”

范奎突然说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有人说那小子养着一只羽毛赛雪的通灵雕儿，所以他才叫‘玉翎雕’，可是我就没见过……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我也听人这么说过，这种白雕不常见，只有在大漠一带的丛山峻岭中才有，我有点怀疑他是那儿来的……”

话锋忽地一转，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玉霜是在回家路上离奇失踪的，是不？”

计全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六爷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爷在信上先说是关外马家的人干的，后来又说是‘玉翎雕’掳走了玉霜，大爷没说清楚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计全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先是大爷听说了消息，关外马家的人扬言他们掳走了玉霜姑娘，及至大爷带着人赶到那儿的时候，玉翎雕竟也在场，而且他承认是他掳去了玉霜姑娘……”

六爷郭燕南道：“同时他也承认他是满虏的人，可是？”

“没错，六爷。”范奎一点头道：“话是那小子自己说的，要以我就干脆上‘北京’找他们的主子去，可是大爷却要等您来了之后，商量商量再说。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要是他们掳去了玉霜还好办，我有把握把玉霜要回来，不过，我不以为弘历他有这么大的胆，也不以为他会这么做，要知道弘历不是个糊涂人。”

范奎道：“可是那小子自己说……”

郭六爷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人确是玉翎雕掳去的么？”

范奎道：“六爷，是那小子自己承认的。还会有错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为什么马家的人也曾一度扬言，玉霜是他们掳去的？”

范奎呆了一呆道：“这……这我就知道了……”

六爷郭燕南道：“马家的人还在‘辽东’么？”

范奎抬头说道：“没影儿了，从那回大爷找过他们之后，他们就没影儿了，以我看他们是不敢在‘辽东’再呆下去，溜回关外去了。”

六爷郭燕南道：“是不是回关外去了，没人知道么？”

计全突然说道：“当时注意力全集中在‘玉翎雕’身上，谁也没留意他们，所以……”

六爷郭燕南截口说道：“那么‘玉翎雕’又上哪儿去了？”

范奎道：“大爷带着我几个追他，却把他追丢了，那老少三个可真够滑溜的，身法也快，没出多远就……”

六爷郭燕南一抬手，道：“你怎么说，阿胖，老少三个？”

范奎道：“可不是么，还有两个老的，那两个老的当初还住过咱们的客棧呢，当时就瞧他俩不是好来路，偏偏玉霜姑娘拦住不让动，结果我没看错，那两个老的竟是那小子的老奴才……”

六爷郭燕南道：“大哥在信上怎么没提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那许是大爷认为那两个只是奴才角色，不值一提。”

范奎道：“大哥说得是，奴才有什么好提的。”

六爷郭燕南淡然一笑道：“别小看了奴才，有的奴才是一等一的高手。”

范奎一巴掌拍上大腿，道：“您说没错，六爷，那两个老东西身手还真不含糊……”似乎觉得捧别人丢自己的脸，倏地住口不言。

郭六爷却道：“本来就是，要是差一点儿，凭大爷的身手岂会把他们两个也追丢了，应该是绝不含糊，较诸大爷并不逊色。”

范奎迟疑了一下，嗫嚅说道：“要照您这么一说，纪冲他输得并不冤。”

“怎么？”郭六爷凝目问道：“纪冲也跟那两位动过手？”

范奎抬头说道：“其实，那不能叫动手，纪冲一照面便被其中一个摔了个大跟头，那手蒙古摔跤可真俊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蒙古摔跤，你看出那是蒙古摔跤？”

范奎道：“我没看出来，是那老小子自己说的。”

郭六爷眉锋一皱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他们的来路倒有点像是满……”

范奎道：“以我看绝对是，在旗的规矩多，那俩老的称‘玉翎雕’为少爷，玉翎雕却叫他们一声叔叔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并不是在旗的规矩，咱们也一样，这是尊称，也要看关系，看交情，有谁知道那两个老的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范奎道：“六爷，这我知道，他两个自己说的，姓马……”话锋一顿，忽然叫道：“对了，这老少三个别是关外马家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阿胖，你嚷嚷个什么劲儿。关外马家都有哪些人，难道咱们还不知道，怎么冒出这老少三个来。”

范奎一下子泄了气，道：“这！这么说那三个不是关外马家的人……”

郭六爷笑笑说道：“阿胖，世上也不只关外那一帮人姓马……”话锋忽顿，道：“玉珠有消息么？”

计全神色一黯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，也不知道大少做错些什么，惹得大爷发这么大的火，竟颁下了‘玉龙令’，大半大少做错的事不小，要不然也不至于吓得不敢回家，只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啊找回去打骂一顿也就够了，大爷却下令……”

郭六爷截了口，道：“大爷这儿一连串的发生事故，似乎意料着郭家要发生什么大事故，使得我很是不安。”

范奎道：“六爷，大爷这么想，怎么连您也这么想，多少年了，谁敢动咱们南海门，打当年到如今，南海门中的哪一位不是让满虏丧胆，不是让……”

郭六爷抬头说道：“范奎，别这么自满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世上有些事是难以预料的，就拿玉翎雕来说吧，小小年纪一身所学竟然比大爷还高，还有个什么神秘的‘卖参人’，大爷竟奈何他不得……”

范奎道：“六爷，提起‘卖参人’我想起来了，您看到‘卖参人’跟玉翎雕会不会是一个人？”

郭六爷抬头说道：“应该不是，玉翎雕要是那卖参人，他怎会把那株千年参王送给郭家，而且丝毫不索代价……”目中异采一闪，立即住口不言。

范奎忙道：“怎么了，六爷？”

郭六爷没说话。

计全望了郭六爷一眼，道：“六爷，您是不是想起那卖参人非见玉霜姑娘不可……”

“对，”范奎又一巴掌拍上大腿，眯着眼叫道：“那卖参人说什么都非见玉霜姑娘不可，如今玉霜姑娘失了踪，他要是以一株千年参王换得玉霜姑娘，那可就太便宜！”

郭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阿胖，无论什么事，在没有确切把握之前，都别那么肯定。”

范奎道：“六爷，怎么您也……以我看反正不是玉翎雕就是那卖参人，再不这两个家伙就是一个人……”

郭六爷一抬头站了起来，道：“阿胖，这些事不提了，提起来徒乱人意，好在我已经来了，等见过大爷再说吧，你如今可以去派人往山里报信儿了，我出去走走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说着，他抓起桌上的宽沿大帽走了出去。

范奎跟在后头道：“六爷，您哪儿去，交待一声。”

郭六爷回身说道：“随便走走，没个一定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说完了话，他转身走了。

范奎怔了怔，拔步奔向对街骡马行。

六爷郭燕南戴上他那顶宽沿大帽，背着手，信步地往前走着，过了两条街，他拦住了一个行人。

“请问，狮子胡同怎么个走法？”

那人立即抬头告诉了六爷“狮子胡同”的走法，敢情“狮子胡同”就在前面不远，那口上有座牌坊的胡同便是。

郭六爷谢了一声，抬头微笑，迈步走去。

转眼间，他进了“狮子胡同”，转眼间，他停在两扇窄门之前，那是凌

慕南的家，原来六爷是来……

郭六爷抬手轻扣门环，很快的门里传来了一阵轻捷步履声，紧接着一个清朗的话声问道：“哪一位？”

郭六爷在门外扬声问道：“请问这儿是仇家么？”

门开，当门而立的是凌慕南，他眉锋微锁，带着些轻愁，抬眼略一打量郭六爷，礼貌地道：“是的，请问您是……”

郭六爷：“年轻人，先告诉我，你是……”

凌慕南道：“有劳老人家动问，我叫仇天齐。”

郭六爷“哦”地一声，点了点头，深深一眼，道：“果然，难怪，年轻人，你该叫凌慕南吧！”

凌慕南两眼一睁道：“老人家，您是……”

郭六爷含笑说道：“我姓郭，够么。”

凌慕南错会了意，“哦”地一声忙道：“原来是郭大爷，不，郭伯父，您请进来坐。”

他以为来的是郭大爷，心上人的爹，自己的准泰山当面，凌慕南显得有点窘迫，也有点不安，可也难掩惊喜。

偏偏六爷他也没多说，在凌慕南的礼让下，迈步就进了门，他进了门，凌慕南一声：“容晚辈带路。”他轻快前头走了。

进了堂屋，让客坐下，献过了茶，这也才说道：“您请坐坐，容晚辈去请家母。”

他刚说完话，只听到房里传出个低微话声，问道：“天齐，是哪位街坊啊？”

凌慕南忙答道：“娘！是郭大爷郭伯父来了。”

房里传出一声惊讶轻“哦”，道：“请郭大爷先坐坐，我这就出来。”

凌慕南应了一声，郭六爷却问道：“令堂有什么不适么？”

凌慕南微一点头：“是的，您听出来了，家母前两天受了点风寒，人不太合适。”

郭六爷歉然地道：“那我今天来得不巧，太打扰了。”

布帘儿一掀，房里走出了那位中年妇人，的确，她那张脸白得厉害，两眼失神，身子显得很弱，步履也显得不稳，凌慕南忙上前搀扶住乃母。

郭六爷那里当即就是一怔，脱口叫道：“秀姑，是你！”

中年妇人也是一怔，一怔之后，她脸上变了色：“原来是你……慕南，你怎么说是郭大爷？”

凌慕南愕然转望郭六爷，郭六爷忙道：“我说我姓郭，令郎会错了意，我也没有说……”

中年妇人冷笑道：“慕南，上前见过郭六爷！”

凌慕南一怔，惊喜地道：“原来是……您就是当年执掌‘丹心旗’……”

中年妇人冷笑轻喝道：“慕南，还不上前见礼。”

凌慕南忙应了一声：“是，娘。”上前一步施下礼道：“凌慕南见过郭六伯父。”

郭六爷慌忙架住了他，道：“不敢当，说起来都不外……”

中年妇人那里接口道：“慕南，你到外面走走去，我跟郭六爷谈谈。”

凌慕南呆了一呆，有点诧异，诧异为什么让他回避？可是他没敢问，他天性至孝，也不敢不听，当即应了一声，施一礼退出了堂屋。凌慕南出去了，

妇人一抬手，道：“六少请坐。”

郭六爷欠身坐了下去，中年妇人也落了座，道：“凌家母子相依为命，一贫如洗，没什么待客，还要请六少大度谅解，别怪凌家母子不敬。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秀姑，彼此不外，等于是一家人，何必客气。”他虽听说这位别扭，所以毫不为怪。

中年妇人道：“六少，如今我那个阚字上加了个凌字。”

这话六爷懂，她是说当日是一家人，如今已算不得是一家人了，郭六爷毫不在意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没想到多年不见，你生分多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中年妇人阚秀姑道：“其实我跟六爷本来就不太熟。”

（有关阚秀姑郭六爷的当年，请阅拙作‘满江红’）

郭六爷笑说道：“秀姑，大爷在信上对说得我很详细，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你……”

“当然！”阚秀姑道：“六少跟我本就不怎么熟，自然早就记不得我了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秀姑，听大哥说，你非要我来一趟，如今我来了，而且刚到‘辽阳城’就来了，一身征尘未除，你何忍……”

秀姑道：“为儿女辈，六少以为不该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没说不该，只是你何忍这般对我。”

阚秀姑一阵激动，道：“六少，你当年又何忍……”

郭六爷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秀姑，我没来之前，一无所知，也绝没想到，如今我有点明白了，我没什么话说，只请你原谅我当年粗心大意，以至辜负了你对我的这份深情……”

阚秀姑一笑道：“六少，是你粗心大意，还是我庸俗不配。”

郭六爷正色说道：“秀姑，你知道燕南不是那种人，与其说我粗心大意，不如说当年我来去匆匆，也因为彼此的关系不同，我没敢多想，倘若我在四川有一夜工夫停留……”

阚秀姑截口说道：“那情势就会改观，是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不敢说绝对，至少那有可能。”

阚秀姑凄然悲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是我命薄……”

“不，秀姑，”郭六爷道：“我无缘一见慕南的父亲，但从慕南的一切，我可以断言他是世上一不凡，得夫如此，有子这般，秀姑，你说命薄？”

阚秀姑脸色一变，默然未语，半晌始道：“多谢六少，年纪这么大了，已为人妇，更为孀寡，儿子都这么高了，还为当年事而耿耿难释，经六少这么一说，我自觉愧对亡夫跟慕南，也深替自己冥顽得可笑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也别这么说，秀姑，人总是人，非人上人，无了了心，倘使易地而处，换换我是你，我也一样，也许比你更甚。”

阚秀姑微一抬头，苦笑说道：“六少，别安慰我，也别护我的颜面了，六少肯来见我，我的气就已消了一大半，再经六少这么一说，我更幡然醒悟，再说六少当年对我千里送药活命之恩，我怎能再……”

郭六爷趁势说道：“秀姑，当年事已成过去，如今你我满头华发，儿女辈俱已长成，何必再去提它，多年未晤，相见不易，且让你我趁此机会畅谈些该谈的，好么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六少既有所谕，我敢不敬遵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秀姑，阚叔好么？”

阚秀姑神情一肃，道：“托六爷的福，他老人家安好，当年要不是六爷，

他老人家也早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千古罪人，老人家时刻不忘六少的大恩，也一直责我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秀姑，说过不提当年事，怎么又来了？”

阚秀姑倏然而笑道：“是我说溜了嘴，六少的风趣不减当年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又是个当年。”

阚秀姑笑了笑，转了话锋，道：“六少刚到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是的，我只到‘龙记客栈’拐了一拐就到你这儿来了。”

阚秀姑道：“我怎么敢当，三位夫人都安好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谢谢你，她三个都好，只是也都老了！”

阚秀姑笑笑说道：“岁月无情，红颜岂能长驻，人哪有不老的……”顿了顿，接问道：“大少在信上对六少说得很清楚么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大哥在信上对我说的很清楚。”

阚秀姑微微一笑道：“大少在信上必然把我骂得很惨，世上只有男家求女家，如今不但反过来了，而且我这老太婆……”

郭六爷笑笑说道：“那怎么会，大哥只说不明白郭家怎么得罪了你，绝无半句怨言，他也没想到会是你，要早知道是你，他就早代我登门赔罪来了。”

阚秀姑苍白的脸上掠起一丝红晕，道：“六少别臊我了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秀姑，我说的是实情。”

阚秀姑转了话锋，道：“玉霜姑娘我见过了，不是我偏心，您也别怪我，玉佩姑娘虽然人间绝色，但比起玉霜姑娘来，毕竟还缺少点清灵之气……”

郭六爷笑道：“那是你夸奖，怎么，你有意思为慕南多娶一房么？”

阚秀姑微一摇头道：“我不敢，人福缘之深浅是有一定的，慕南没有那么深厚的福缘，我怕折了他，再说玉霜姑娘也有了意中人了。”

郭六爷“哦！”地一声凝目说道：“是么？谁？”

阚秀姑呆了一呆道：“怎么，六少不知道么？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阚秀姑摇头说道：“看来是我多了嘴，六少，您可听说过‘玉翎雕’……”

郭六爷一怔叫道：“玉翎雕！会是他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女儿家都憋不住话的，尤其在心上人面前，是玉佩跟慕南说的，你可知道，玉霜在回家去请我的路上，离奇地失踪了！”

阚秀姑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也是玉佩告诉慕南的，六少没说，我也没敢提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另有件事恐怕你不知道，玉翎雕他当着大哥的面，承认是满虏的人，而且承认玉霜是他掳走的。”

阚秀姑道：“这我也听说了，六少，你以为可能么？”

看来玉佩是真藏不住话，只差没把心掏给人家了，不，不对，她的心早就掏给人家了。

郭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难说，秀姑，这件事错综复杂……”

“六少，”阚秀姑截口说道：“假如我是玉翎雕，我绝不会劫掳玉霜姑娘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可是他为什么当着大哥承认他掳去了玉霜，尤其他还承认是满虏的人，把郭家的动静看得很清楚呢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这我就不敢置喙了，不过我绝不相信玉霜姑娘是他掳去的。”

郭六爷皱眉说道：“玉霜却又怎偏偏对他……这真让人不懂……”

“六少，”阚秀姑道：“别人不懂还有可说，您绝不该不懂，情之一字玄奥难解，想当年三格格贵为皇族，六少则……”

郭六爷两眼一睁，道，“我懂了，秀姑，只是玉霜的下落跟安危……”

阚秀姑道：“六少，玉霜姑娘的下落虽不明，安危却可卜。”

郭六爷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怎么说，秀姑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六少，难道您没看出，玉霜姑娘天生福相，有这种福相的人，一生之中或有惊，但不至有险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是么，秀姑，这我倒没留意。”

阚秀姑道：“纵然六少没留意，傅姑娘也该知道的，她是傅先生的爱女，傅先生精擅风鉴之学，傅姑娘怎会不懂相人之术？”

郭六爷一怔，瞿然说道：“怪不得她不急不愁，原来……”

阚秀姑笑道：“我没说错吧，六少，儿女是自己的，一如手指，根根连心，傅姑娘若非有先见之明，怎会不急不愁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可是她怎么不对我说，害得我也……”

阚秀姑笑道：“让六少也急急，这总比催六少好。”

郭六爷倏然笑笑，旋又微微皱起眉锋，道：“无论怎么说，我总得赶快找到玉霜！”

阚秀姑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尽管有惊无险，也不如看着儿女在自己身边，只是六少将从何处着手，又怎么个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我得等见过大哥之后，跟他商量商量再说，这件事先不提了，慕南跟玉佩的事，你怎么说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六少既然来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也不敢再有异议，不过我想稍迟些，慕南如今并无成就，郭家大家，别让凌家委曲了玉佩，辱没了郭家！”

郭六爷微微一笑道：“谢谢你，秀姑，我总算不虚此行，不怕无以见大哥了，别说什么委曲，休提什么辱没，凌郭两家虽一面之缘，阚郭两家却等于是是一家，玉佩她可以等，我只问你想让慕南有什么成就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汉贼不两立，我自不会让慕南去求什么功名，不过他至少得有个养家之能，在当世之中也能站得住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我荐介他个去处，只不知你是否肯点头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他能得六少赏识，我只有感激，也是他的福缘，六少预备怎么提拔他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老人家寿诞之期不远，假如你愿意离开‘辽东’做趟远行，我想请你带着慕南到大漠去，老人家那儿欠缺一名总巡察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阚秀姑一摇头道：“南海门的总巡察，慕南他哪有这大能耐……”

郭六爷笑道：“秀姑，你通相人之术，但在以武着眼相人方面，你却大不如我，我敢说只稍假时日，慕南的成就必在郭家诸小辈之上，几乎能上追你我这一辈！”

阚秀姑两眼一睁，难掩惊喜道：“只怕那是六少的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秀姑，你想我会向老人家推荐个怎么样的人？英才还是庸才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真的，六少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只看你愿不愿离开‘辽东’，做趟远行……”

阚秀姑激动地点头说道：“我愿意，六少，我当然愿意，我母子更感激六少的大恩，好在‘辽东’事已毕，我母子随时可以离此！”

郭六爷目光一凝，道：“秀姑，你这句‘辽东’事已毕，让我想起了一件事，听说你所以带着慕南搬来‘辽东’，是为了访仇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是的，六少，慕南的爹是个读书人，有一年外出时为川陕独行大盗贾得海杀害了，后来我听说贾得海躲在‘辽东’，所以才带着慕南到了这儿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听说有个叫李克威的年轻人，不但大义伸手，杀了已为‘辽东’总督护卫领班的贾得海，而且帮了玉佩的忙。”

阚秀姑微一点头，叹道：“此子是个难得的热心人，无论人品、心性、所学，也都是一流中的一流，慕南就最佩服他这位李大哥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在信上说，这位李克威的出身……”

阚秀姑点头说道：“没错，六少，他自己也这么说，他是个孤儿，自小被一位爱新觉罗氏的亲贵抚养长大，他那身文武所学也就是那位爱新觉罗亲贵教的。”

郭六爷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秀姑，你知道他是哪儿来的么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据他自己说他是从西南来的，这应该不假，因为他来的时候，爹还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我。六少问这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秀姑，你知道，任何一个他们的人，只要出现在郭家势力范围内，就是值得注意的，尤其这位李克威，他太接近郭家的人了。”

阚秀姑道：“六少怀疑他是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以你看呢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六少，倒不是因为他是凌家的大恩人，我帮他说话，事实上我已经晓谕慕南，往后少跟他接近，因为论私他虽是凌家的恩人，论公他却是每一个汉族世胄，先朝遗民的仇人，而，六少，我要这么说，六少不该怀疑他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怎么，秀姑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六少，他杀了‘辽东’总督身边的红人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”

郭六爷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也想到了这一点……”

“还有，六少，”阚秀姑道：“他替我爹给我带来一封信，而我爹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六少你应该比谁都明白。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就凭这两点，对他就该有再衡量的必要，只是，我怎么不知道满朝亲贵中，何时出了这么一位能教出这么一个好徒弟的人？”

阚秀姑道：“对他们的事，六少应该知道得比谁都清楚，六少自己要是都不知道的话，那就不会再有人明白了。”

郭六爷眉锋微皱，道：“一个玉翎雕，一个卖参人，一个李克威，再加上玉珠的出走，玉霜的失踪，我真担心郭家会发生什么大变故！”

阚秀姑道：“真的么，六少？”

郭六爷微吁一口气，摇头说道：“谁知道，事情将来的演变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不过我希望我是白担心……”

忽地欠身而起，道：“秀姑，我坐了不少时候了，该走了，你人不合适，在病中，应该多歇歇，我也好早一点向大哥报喜讯去。”

阚秀姑跟着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怎么，六少这就要走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该走了，秀姑，好在我在‘辽东’还有一阵子耽搁，过两天我再来看你跟慕南。”

阚秀姑道：“我不敢当，六少，我也不送了，我叫慕南代我……”

郭六爷一摆手道：“别，秀姑，谁都用不着送，你人不合适，慕南他该……”两眼忽地一睁，道：“慕南！秀姑，这名字是谁给他起的？”

阚秀姑苍白的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我，六少看得还好么？”

郭六爷泛起一阵轻微激动，道：“秀姑，你这是……”

阚秀姑道：“六少要是认为起得不好，叫起来不顺口的话，我可以给他改。”

“不！”郭六爷忙道：“就让他叫慕南好了，他跟我颇有缘，我会对他略尽心力的。”

阚秀姑忙道：“六少几度施恩，凌家存歿俱感……”

郭六爷不让任何人送，但阚秀姑到底还是叫了一声：“慕南，代我送送你六伯父。”

她听见爱子在外面答应了一声。

她自己，则扶着桌角站着，呆呆地，两眼之中是一片迷朦，似乎笼罩着一层轻雾……

故人

郭六爷出了凌家，在“狮子胡同”里边走边想，他心里有无限的感慨，当年的一切，又浮在了眼前。

当年的一切，既然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浮起，那就免不了有很多位故人。

这些故人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……

突然，他看见了一个不该看见的当年故人……

要说当年故人，那浮在眼前的，应该是故人的当年模样，而这位故人却只能从那满头灰发、皱如鸡皮的老脸上，依稀辨出，依稀找出几分当年模样。

这不对，郭六爷他连忙停了步，凝目一看，不是幻觉，而是事实，这时候他站在“狮子胡同”大街上，靠对街廊檐儿处，快步走着两个人，从东往西打他眼前走过。

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身穿长袍马褂，衣着气派，服饰讲究，灰发灰须的瘦削老者，他，挺精神的，步履也够稳健，而且满脸透着精明干练，更透着历练。

他身后，紧跟在身后，神色恭谨，步履小心，寸步不敢落后太远，也寸步不敢靠近的是个瘦高黑衣汉子，他人在中年，面色有点黑，也一脸地精明干练色，更透着点奸滑。

郭六爷看得出来，前面那瘦老者是当年曾经他提拔过的大内侍卫二等领班，四川唐家的唐子冀，至于后面那个中年汉子，他就不认得了。

唐子冀当年是个二等领班，事隔这多年，他的职位应该不止是二等领班了，这，从他的服饰跟衣着上也能看得出来。

那么，像他这么个身份，应该是难得出大内一步的，如今他怎么会便装简从到了“辽东”，这绝不简单，必定有大事。怎么个不简单法，有什么大事，不得而知。

就在郭六爷这微一怔神间，唐子冀带着那瘦高中年黑衣汉子已走出老远，郭六爷略一沉吟，当即迈步跟了过去。

他在后面跟着，一条街，又一条街，越走他心里越觉不对，最后他简直就怔在了街口。

他看得清楚，唐子冀带着那瘦高中年黑衣汉子，竟然走进了“龙记客栈”，这是干什么？又为什么？他没过去，就站在街口看。

他看见那瘦高黑衣汉子为唐子冀介绍了范奎，又见那唐子冀跟范奎交谈了几句，没多久，唐子冀带着那瘦高黑衣汉子又出来了，顺着“龙记客栈”门口，拐进了一条胡同里。

这时候，郭六爷才放步走了过去。

他还没进客栈，范奎就急步迎了出来，劈头便道：“六爷，您上哪儿去了，这么大半天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怎么，大爷来了么？”

范奎微笑说道：“哪有这么快，从这儿往山里去，马快得两个时辰，一去一回就得四、五个时辰，屈指头算算，大爷要来也该在日头下山之后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我回来得就不算迟。”

范奎还待再说，郭六爷一声：“阿胖，进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当先进了客栈，计全早在门里等候了，躬身一礼：“六爷，您回来了。”

郭六爷答应了一声，点头打招呼致意，这时候后面范奎跟了进来走到眼前，望着郭六爷道：“六爷您要问我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嗯，刚才那两个是干什么的？”

范奎道：“您是说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穿长袍马褂的瘦老头儿，跟那穿黑衣的瘦高汉子。”

范奎“哦！”地一声笑道：“您说那两个呀，您瞧见了？”

郭六爷点了点头，范奎道：“那汉子是客栈里的熟朋友了，计大哥跟我，还有客栈里的弟兄们都认识，也很熟，这个人很能交朋友，为人爽快，够义气，所以大伙儿都喜欢……”

郭六爷截口说道：“阿胖别说那么多，只告诉我，他姓什么？叫什么？是干什么的？”

范奎敛去了笑容，睁大了一双眼道：“怎么了，六爷，他得罪您了？”

郭六爷眉头一皱，计全在旁忙道：“六爷，他姓沈，叫沈振东，是城里‘辽东镖局’的一名副手，您说那个瘦老头儿是他的一个朋友，刚从外来，到咱们这儿来找人的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找人，找谁？”

计全道：“咱们这儿的客人，前两天还住在咱们这儿，才走不久，姓李，李克威，大爷也见过……”

“李克威！”郭六爷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他找李克威干什么？”

计全道：“六爷，这李克威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在信上跟我提了。”

计全“哦！”了一声道：“听沈振东说，这瘦者头儿是李克威一个多年不见的忘年交，听说他在这儿，赶来找他的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李克威的忘年交……”淡然一笑，凝望计全道：“计大哥，没错，这姓沈的是‘辽东镖局’的副手？”

范奎嘴快，计全还没答复他已抢着说道：“绝错不了，六爷，这还会有错么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既然错不了，那就好，阿胖，这家‘辽东镖局’是谁开的？”

范奎讶然问道：“六爷，您问这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待会儿我再告诉你，先容我问话。”

范奎满脸疑惑，但没敢再问，忙应了一声道：“六爷，这家‘辽东镖局’，是一个姓任的兄妹俩开的，男的叫任少君，外号‘小孟尝’，人计近三十，长得够好，算得上少见的美男子，手底下也不含糊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当然，要不然能开镖局么！”

范奎陪上一笑道：“您说的是，他妹妹叫任梅君，外号叫什么‘罗刹’我一时想不起来了，六爷您不知道，提起他这个妹妹，可是个尤物……”

猛觉不妥，窘迫一笑道：“该这么说，她人长得美，而且，而且简直风靡‘辽阳城’，可是一天到晚寒着一张脸，就像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那该叫艳如桃李，冷若冷霜。”

“不错，一点也不错。”范奎忙点头说道：“她就是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可是她那艳里还带着……”抬手抓了抓头，窘笑说道：“六爷，您知道，我天生的嘴笨，书又没读多少，不知道该怎么说好，总之……她……她有点不正经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我懂了，你说下去。”

范奎忙答应了一声道：“别的不说，就拿她那笑来说吧，她难得一笑。有时候向谁一笑，那谁就会……就会……有时候向谁一笑，谁就倒霉了，绝活不过三天……”

郭六爷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？阿胖！”

范奎道：“六爷，我没说半句假话，也毫无夸张，这是当着您，我有的话不便说，要在别的人嘴里，那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听了，不信您可以问问计大哥……”

郭六爷他没问计全，但盯着范奎问道：“阿胖，这姓任的兄妹俩，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范奎微一摇头道：“这就不知了，只知道三、四年前他兄妹俩到了‘辽阳’没多久就开了这家‘辽东镖局’，说起来可算是盛况空前，‘辽阳城’难得一见的热闹事，开局的那一天，他兄妹俩大摆宴席，城里有头有脸的全请到了，还派人给大爷送了张帖子，可巧那时候大爷不在家，夫人派了念月送了一份贺礼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可知道这兄妹俩是什么来路么？”

范奎道：“这不用问，准是别处江湖上的，看中了这块地儿，所以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家镖局，这总比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阿胖，我要问，我想知道这兄妹俩的来路。”

范奎怔了一怔道：“这……这，六爷，我也不知道，没听人说过，也没听人问过，总之这兄妹俩有的是雪花花的银子，为人慷慨好义，出手阔绰大方，交游广，朋友多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不然怎么会叫‘小孟尝’！”

“可不是么。”范奎道：“这‘小孟尝’的美名还是大伙儿公送的呢！就是因为瞧着慷慨好义，古道热肠，尤其一身侠骨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阿胖，你就知道这么多了，是么？”

范奎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六爷，您还想知道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就是再想多知道点儿，从你这儿也难问出什么来了，不过我相信真正知道兄妹俩的不多，八九跟你一样，一知半解……”

范奎讶然说道：“六爷，您说这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要告诉计大哥跟你，那瘦老头儿是来自‘北京’的大内侍卫，而且身份职位不低，在大内算得上……”

计全跟范奎俱是一惊忙道：“六爷，他是……您怎么知道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因为他算得我一位当年故人，当年的大内侍卫二等领班，四川唐家三兄弟中的唐子冀，难道没听说过？”

计全跟范奎脸色大变，范奎冷哼一声：“好个老小子，原来他是……早知道他是个鹰犬……”计全突然惊声问道：“六爷，您问‘辽东镖局’是……”

郭六爷淡淡说道：“我奇怪一个‘辽东镖局’的副手，怎么会跟个大内侍卫在一起……”

范奎这才有所醒悟，急道：“六爷，难不成您怀疑这‘辽东镖局’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这很难说，目前还不能确定，也不敢断言，此事重大，冤枉人不得，要查查看才能明白。”

范奎道：“我这就派人去查去。”扭身就要走。

郭六爷及时喝道：“阿胖，站住！”

范奎没敢动，睁着眼道：“六爷，怎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哪有你这般冒失的人，阿胖，你可不是一点历练也没有的庸手，能这么冒冒失失地派人去查么！”

范奎脸一红道：“那……您指示，该怎么办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一方面我要查明‘辽东镖局’任家兄妹的来路，另一方面，我要弄清楚唐子冀突然到‘辽阳’来干什么！”

范奎道：“姓沈的说，他是来找李克威的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六爷，唐子冀怎么会找上李克威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谁知道，这也要去查……”

范奎道：“那李克威别也跟他们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也很难说……”话锋一转，凝目问道：“阿胖，你对唐子冀怎么说的？”

范奎道：“我是实话实说，我告诉他李克威已经不住在这儿了，走了，可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也不知道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够了，很好，且让他慢慢去找吧。”

计全突然说道：“六爷，那李克威可不是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计大哥，你可知道李克威是被满朝亲贵抚养长大的，他一身高绝所学也得自那位满朝亲贵么？”计全忙道：“真的？六爷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当然，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。”

计全道：“六爷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很简单，大哥告诉我的，还有……”接着，他把听来的说了一遍。

静静听毕，计全跟范奎都没说话。

好半天，才见计全满面沉重神色地摇头说道：“六爷，稀奇事儿接二连三，我怕……”

郭六爷一抬手，道：“够了，计大哥，可知道唐子冀跟沈振东上哪儿去了？”

计全摇头说道：“没听他说……”

范奎道：“以我看准是回‘辽东镖局’去了。”

郭六爷沉吟了一下，抬眼说道：“阿胖，‘辽东镖局’怎么走法？”

范奎忙道：“六爷您是要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打算去看看去，好在他们没人认识我。”

计全道：“六爷，您看这样儿妥当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计大哥有什么高见？”

计全道：“您这话我怎么敢当，我怕万一打草惊蛇……”

只听一阵急促蹄声传了过来。

范奎忙道：“哈，大爷来得可真快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不可能，大爷来得哪会这么快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一骑健马转进了这条街，飞一般地往“龙记客栈”门口驰来，马上是个健壮的黑衣汉子。

范奎一怔道：“是朱武，什么事这般匆忙，也不怕伤了人……”

健马驰到，鞍上健壮黑衣汉子没等停住便飞身跳下马鞍，脚一沾地，闪身便往门里扑。

范奎当即喝道：“朱武，别这么冒失，六……”

郭六爷抬手拦住了他。

这时，健壮黑衣汉子已进了门，他脸色有点白，神色惊慌匆忙，进门躬身便道：“计爷，范爷，您二位快派人往山里给送个信儿，‘沟帮子’的弟兄们出事儿了……”

计全轻喝说道：“出了什么事儿了，慢慢的说。”

那健壮黑衣汉子道：“回计爷，几个弟兄一个没剩，连住处都让人烧了。”

计全脸色一变，范奎探掌抓住了他，震声说道：“朱武，你怎么说？”

那健壮黑衣汉子朱武，被范奎抓得眉头一皱，还没有说话，郭六爷已然抬起了手，平静地道：“阿胖，别让朱兄弟再说了……”

转望健壮黑衣汉子朱武，问道：“你是‘沟帮子’那边的弟兄？”

计全喝道：“朱武，六爷当面，还不见过！”

健壮黑衣大汉子朱武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六爷……朱武见过六爷。”

他开始才要施礼，郭六爷已拦住了他，道：“现在这是小事，答我问话。”

健壮黑衣汉子朱武忙道：“回六爷，朱武被派在‘盘山’一带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，消息是谁传过来的？”

健壮黑衣汉子朱武道：“回六爷，这件事不算小，‘沟帮子’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，百里之内的人全知道了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可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么？”

健壮黑衣汉子朱武道：“回六爷，当时有人看见，那些人黑衣蒙面，全骑着高头健马，身手很是了得，来去如风……”

范奎咬牙说道：“六爷，只怕是他们向咱们下手了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阿胖，你是说……”

范奎道：“六爷，您说还会有谁。”

郭六爷沉吟了一下，抬眼望向朱武道：“你就知道这么多么？”

朱武道：“回六爷，消息是别人传过来的，只有这么多。”

郭六爷一挥手，道：“好，那么你回盘山去好了，路上小心，回到‘盘山’之后，告诉弟兄们，要加倍小心，只一有所惊变，能拼则拼，不能拼就往回退，不许强动硬拼，知道么？”

朱武躬身应了一声，拔腿起身而去。

门外蹄声响动，这里范奎开了口：“六爷，您看这件事该怎么办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现在派人往山里送信，不如等大爷到了之后，你把这件事报大爷，请他做主，我要到‘辽东镖局’去，无法兼顾，记着告诉大爷，别管我，要全部心力应付眼前这件事，我走了，如果能的话，最好命令所有的兄弟，严加戒备，特别小心，但不许硬拼。”话落，转身出门走了。

他前脚出了“龙记客栈”，范奎后脚奔向了对街“骡马行”，六爷燕南走了一条街，才想起忘记问范奎“辽东镖局”的走法了，但不要紧，随便找个路人都能问得出来。

六爷找了个路人，问明了“辽东镖局”的所在之后，迈起轻快的行云流水步，往“辽东镖局”行去。

没多久，他到“辽东镖局”之前，抬眼略一打量，他只觉这座“辽东镖局”过于深沉广大，较诸当年“北京城”里的四海犹过之。

六爷站在街角处打量了好一阵之后，才迈步往“辽东镖局”那石碑分峙，宏伟宽敞的大门口行去。

到了门口，很自然地他被挡了驾，但那趟子手走南闯北，两眼雪亮，眼

见六爷的气宇，可没敢轻慢，点头开口笑问：“请问，您这位是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要见任局主，在么？”

那趟子手未置可否，接着问道：“您有什么事儿，请先交待一声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有笔生意，想交给贵局。”

生意上门，那趟子手并不见得怎么高兴，只轻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您是位主顾，请里边坐，请里边坐。”

他把郭六爷让了进去，就让进当日李克威坐候沈振东的那个小客厅里，他请郭六爷坐下，奉上茶然后说道：“您请坐坐，我这就进去往里通报。”

在六爷“有劳”声中，他走了。郭六爷坐在那儿打量上了这座小客厅，六爷的感觉跟李克威当日一样，镖局又不是官府衙门，似乎用不着这么一处类似门房的客厅。

用不着归用不着，然而这“辽东镖局”里毕竟有这么一处待客所在，而且布置得还挺不错。

没多久，步履响动，趟子手带着一人进了客厅，六爷听范奎说过任少君的模样，一看就知道这人不是任少君。

趟子手带来的这个人，是身材瘦小的老头儿，小眼，高鼻梁，薄薄的嘴唇山羊胡，耳朵招风，两腮没肉，往里头凹着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心智，阴滑难斗的人物。

这瘦老头一身紫缎长袍，外罩团花黑马褂，手里端着一袋水烟，挺气派，挺讲究，可是这身行头配他，颇令人有糟蹋之感。

瘦老头进门，郭六爷站了起来，趟子手一哈腰道：“文爷，就是这位。”

瘦老头将头连点，挥手说道：“嗯，嗯，好，好，你去吧。”

那趟子手走了，瘦老头抬手转脸假笑：“这位，您请坐，您请坐。”

分宾主落了座，郭六爷抢先就是一句：“是任局主……”

“不，”瘦老头咧嘴一笑道：“兄弟我姓文，蒙局主赏识提拔，在局里当一名总管……”

郭六爷礼貌地拱了拱手道：“原来是文总管，任局主他……”

瘦老头道：“容兄弟我先请教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不敢，我姓燕，‘奉天’来的。”

瘦老头“哦”“哦”两声道：“原来是燕爷，‘奉天府’的燕爷，久仰，久仰……”

听这话有多假。

一顿，他接着说道：“燕爷来得不巧，我们局主有事儿看朋友去了，一两天之内恐怕回不来，您有什么事，交待兄弟我也是一样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的确是不凑巧，不过文老是贵局的总管，当然能代表任局主，跟文老谈也是一样……”话锋一转，道：“想必那位已跟文老提过了，我有一笔……”

瘦老头捋着胡子连连点头。“是的，是的，他跟兄弟我提过了，说燕爷有笔生意想交给敝局，燕爷跑这么老远来到‘辽阳’，足见对敝局爱护之深，容兄弟我这里先行谢过。”

他起身举了举手中的水烟，这就算一礼。

郭六爷含笑道：“好说，这全是贵局平日闯出来的金字招牌，一趟镖安全、可靠、负责，这就是最好的信誉……”

瘦老头乐在脸上，透着假，连道：“燕爷夸奖，燕爷夸奖，敝局能有今

天，固然因为敝局主有过人之能，绝对重个信字，但一半也因为江湖朋友的爱护跟主顾们的照顾……”

一顿接问道：“但不知燕爷这批东西是……”

郭六爷伸出三根指头，道：“三样，关外的特产……”

瘦老头接口道：“人参，貂皮，乌拉草？”

郭六爷收手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但是大概，总值要在十万两之上。”

“哦，”瘦老头眯眼一睁，道：“这么多？燕爷是做这一门生意？”

郭六爷笑笑说道：“不瞒文老说，我也在江湖上混过几天，但因为所学有限，混不下，为吃这口饭，只得改了行，这只是开始，只要这一趟顺利，往后那就不必说了。”

瘦老头忙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没想到燕爷原也是道上的朋友，在江湖上闯过，我说嘛，瞧燕爷这身打扮、气度，哪像个生意人，足见我这双老眼还管点用，还管点用……”咧嘴一笑道：“燕爷这批货如今在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还在‘奉天’，只等跟贵局一谈妥，我马上派人回去押运，这一带郭家的势力范围谅必不会出什么纰漏。”

瘦老头眼一眯，摇头说道：“那可难说啊，燕爷。”

郭六爷目光一凝，忙道：“怎么，文老，这一带也不安宁么？”

瘦老头笑笑说道：“燕爷想必离开江湖日久，对江湖事也生疏了，郭家已经不是从前的郭家了，南海这两个字也唬不住人了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究竟是……文老，这一带常出事么？”

瘦老头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打从前些日子到如今，一连串地闹了不少事，出了不少乱子，这两天更妙，郭家在‘沟帮子’的人全让人毁了，连房子都给烧了。”

郭六爷脸色一变，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有这种事，这是哪一路的，这么大胆……”

瘦老头一付幸灾乐祸神色，摇头说道：“哪一路的不知道，燕爷想在江湖待过，江湖上大胆的朋友可多得很，过的是刀口舔血生涯，谁怕谁呀，怎么都是死，又怕什么呀。我可不是危言耸听吓唬您，您在江湖上待过应该明白江湖事，而也该有颗铁胆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总之一句话，郭家已不是以前的郭家了，一天天往下坡走，以我看哪，不出一年……”摇摇头，住口不言。

郭六爷问了他一句：“怎么，郭家要完了？”

瘦老头狡猾一笑道：“燕爷，瞎子吹灯，完不完我不敢说，只不过郭家一天天在往下坡走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不会吧，‘南海门’实力雄厚，威震天下，连朝廷都让他三分，再说郭家有六兄弟，这‘辽东’不过是……”

瘦老头嘿嘿一笑，道：“燕爷，咱们不谈这个，您只管往后瞧就是，好在您今后也要在这条路上常来往的，您是主顾，兄弟我忝为客人，咱们谈生意，咱们谈生意……”

郭六爷接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文老说得是，反正事不关我，只要能顺利做我的生意，谁沉谁倒都是一样……”

瘦老头嘿嘿笑道：“燕爷，这是老实人的老实话……”一顿，接问道：“您这批货是打算运到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湖北武昌。”

瘦老头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那算南路，而且路不近，燕爷这批货贵重，敝局派出的人手不能少，这段路不近，加上吃住……”

他拿话扣人，郭六爷可不是点不透的人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文老开出价来就是。”

瘦老头有点窘，撇嘴笑道：“兄弟我没说错，燕爷的确是个爽快人，也不愧在江湖上闯过，处处不失江湖朋友豪爽本色……”三个指头一伸，道：“燕爷，您一定知道，按同行的老规矩，因货关系……”

郭六爷一点头道：“我懂，文老的意思的三成。”

瘦老头笑道：“其实，燕爷跑这么多的远路，对敝局这么看重爱护，兄弟我已经算得客气了，要不然的话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比这价钱还得高一点。”

瘦老头哈哈笑道：“燕爷，您是位明白人……”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文老，恕我直说一句，货值十万，我这一趟下来能赚多少，除非对倍赚，要不然只怕我……”

瘦老头道：“燕爷，路远，多少人的吃住，您知道，保镖这行饭不好吃，是随时玩儿命的。”

郭六爷一点头道：“这话不差，也是实情，保镖的各位流血流汗……”

瘦老头笑道：“而燕爷您等于是坐享其成，只派人在武汉接货，货一到手，就等于雪花花的银子进了手，保镖就不同了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得担上这么一段远路的风险，流血流汗，必要时还得卖命。”

瘦老头一点头道：“说燕爷您是位明白人，半点都不差。”

郭六爷笑道：“我不算糊涂，文老你更见高明，打了对赚的算盘，我可以落下两万，可是我不能不打下小赚的算盘，文老也该明白，做生意也得看风险，中则一本万利，顺顺当当，不中只怕会落个倾家荡产。”

瘦老头目光一转，道：“那么，瞧燕爷，意思是……”

郭六爷伸出两个手指头道：“两成，文老，我只能出这个价钱，再多……”

瘦老头表现得异常爽快，其慷慨大方也出人意料之外，郭六爷话还没说完，他便一点头道：“行，燕爷，咱们交个朋友，做生意不能只顾眼前，要得看下一回，一回愉快，不愁没有下一回，燕爷，两成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郭六爷笑道：“看来文老才是位真正的爽快人，什么时候我做东，请文老到外面找个地方吃喝一顿去。”

瘦老头笑道：“兄弟我生平无他好，唯爱杯中物，燕爷可别做应许，这一顿我是吃定了，不过别忙，等燕爷从奉天押货再来时不迟。”郭六爷一点头，道：“行，这顿吃喝也这么说定了，我走了……”欠身而起，接道：“等我押货再来时，两成薄酬当即付清。”

瘦老头假客气，摇着手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燕爷不再坐会儿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不坐了，货是我的，我比谁都急，巴不得早一点把它运来上路，文老忙吧，我走了。”一抬手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瘦老头急步赶出送客，这时候镖局大门外匆匆忙忙地进来一个人，是沈振东，他一个人。

他一见瘦老头，连忙停步施礼：“文爷，您有客？”

瘦老头“唔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回来了，里面歇着去吧。”

沈振东应了一声，又向郭六爷点了个头，匆匆往里面去。

郭六爷道：“文老，这位是……”

瘦老头陪笑说道：“局里的一名副镖师。”

郭六爷微一抬头道：“文老过谦了。”

瘦老头为之一愕道：“怎么？燕爷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在江湖上混过，有道是，‘光棍眼里揉不进一颗砂子’，我也算得明眼人，瞧这位的身手足列一流，文老怎说是位副手？”

瘦老头哈哈笑道：“燕爷原来是说这，燕爷您是位明眼人，可是兄弟我也没把话说差了，他在局里确实只是个副手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副手尚且如此，一位正手就可想而知了。”

瘦老头得意地道：“不瞒燕爷说，江湖上的一流好手，一旦进了镖局，只怕都要委曲任个副手，这理很简单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贵局这些位正镖师，全是一等一的好手么？”

瘦老头猛一点头，道：“不差，燕爷，不是我卖瓜的说瓜甜，吃谁的向谁，等日后货上了路，一趟下来您就知道了。”

郭六爷笑道：“文老，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
瘦老头一怔忙道：“燕爷早就知道了，这话……”

郭六爷倏然一笑道：“文老，要知道我那批货价值在十万之上。”

不错，没有把货往窝囊废手里交的人。

瘦老头明白了，笑了：“燕爷精明，是个做生意的好手，哪怕不商场得意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多谢文老这句话，只要有这么一天，我绝不忘文老今天这句话……”

话锋忽转，接问道：“刚才那位从哪儿辛苦回来？”

瘦老头抬头说道：“不，不是保镖出远门，就在城里，是局外来了几位朋友，他忙里忙外地忙着招待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原来是……任局主出门看朋友去了，只怕这几天文老得代着任局主着实地忙上一阵了！”

瘦老头微一抬头道：“燕爷料错了，没我的事儿，局主的这几位朋友不住在局里，所以我乐得清闲，哈，哈……”

郭六爷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怎么，任局主的朋友不住在局里……”

瘦老头笑道：“燕爷，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敝局主在‘辽阳城’里另有产业，那地方可比这‘辽东镖局’好得多了。”

郭六爷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别业？”

瘦老头一点头道：“算得。”

郭六爷抬头说道：“我还没听说‘辽阳城’里，有这么一处应是天上神仙府、人间王侯家的别业。”

他试着套取那“别业”的所在。

无如瘦老头狡猾机警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那是因为镖局主不愿外人知晓，要让人说句财大烧得慌，那多不好，您说是不？燕爷。”

郭六爷一点头道：“诚然，这年头闲话人的人太多，有道是：‘财不露白’，有嘛，还是藏着点儿好，文老以为然否？”

瘦老头带笑点头，连声应是。

郭六爷却抬了头：“要命，又耽误不少工夫，我这个人真是……说来也是因为跟文老一见如故，再来时咱们找个地方畅饮几杯，再好好聊吧，文老忙，我走了。”

这回他是真走了，一拱手迈步而去。

瘦老头熟路，直送到了大门口。

郭六爷走了，这一趟出乎他意料之外，第一、他没想到“辽东镖局”有这么一处待客所在，根本不让人往里走。

第二、任少君他不见客，却弄个总管来应付一切。

不过还好，总算知道了一点，唐子冀等并没住在“辽东镖局”里，虽然还不知道那“别庄”在哪儿，也不能说是有虚此行，没半点收获。

郭六爷边走边想，接着他想到了另一事，唐子冀为什么要找李克威，找李克威干什么？难道说有什么急事，非李克威不可。难道说有用李克威之处？

这，他想弄清楚。

天已经黑了。

“辽阳城”里有好些地方已然上了灯。

刚才出“辽东镖局”大门的时候，镖局门口那高悬着的两盏大灯也已经点燃起来了。

郭六爷踏着刚黑的夜色，背着手，皱着眉，顺着大街往前走，他在想，任少君的这处“别业”，可能在城里什么地方？他对“辽阳城”不算太熟，可也并不完全陌生。

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出“辽阳城”里，哪个地方会让任少君置为别业，那也许是个从不为人注意的地方。对，一定是，应该是。

任少君他是这么个人，他既然买有别业，那必然是秘密的，既是秘密的，他就不会让它引人注意。

不会引人注意的地方，当然是极平常的地方。

那么，极平常的地方又在哪儿？“辽阳城”里到处皆是。

那就不好找了，极平常的地方多得很，总不能挨家去查，挨户去问呀，想到了这儿，郭六爷的眉头又皱深了一分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这时候，郭六爷背后响起了步履声，越来越近，郭六爷是背着手缓步，那人则是匆忙快步，自然很快地便赶到郭六爷身后，只听身后响起了话声：“燕爷，走着回去呀，没骑马坐车？”

郭六爷听过这声音，心里一跳，连忙停步转回了身，眼前是一张笑脸，赫然竟是“辽东镖局”的那位副手沈振东。

郭六爷心头一阵翻腾，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沈爷……”

沈振东微微一愣，道：“怎么，燕爷知道我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听文老说的。”

沈振东欣然地笑了：“可不是么，瞧我多糊涂，我也是从文爷那儿听说您姓燕的。”

郭六爷话锋一转道：“怎么，刚回来，这么晚了，又得出去忙去？”

沈振东抬头笑笑说道：“有什么法子，局主来了几位朋友，他自己不在，文爷也离不开局里的琐事，正手们谁都有谁的事儿，只有我这个副手闲着，事儿嘛自然就落到我头上来了。”

郭六爷打着哈哈道：“沈爷这是能者多劳……”

“燕爷好说。”沈振东道：“这是赶鸭子上架，燕爷，您……”

郭六爷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当即含笑说道：“沈爷要忙，只管先请。”

沈振东歉然一笑道：“那我就失陪了，我这个人生平无他好，就喜欢交朋友，这两天我忙，等过两天您押货从‘奉天’回来时，咱们再好好聊聊，

您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，先走一步了，燕爷。”一拱手，快步越前而去。

郭六爷叫了一声“沈爷慢走”，旋即他笑了，容得沈振东走得远了些，他才放步跟了过去。

左拐右拐，穿大街，走小胡同，着实拐了一阵之后，沈振东停在南城一条胡同里，两扇朱漆大门之前。

这两扇朱漆大门挺气派，很宽阔，高高的门头，两盏大灯，一对石狮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大院落，大户人家。

沈振东轻扣了几下门环，很快地有人开门，他进去了，连往身后看一眼都未曾，显然他没想到有人缀着他。

沈振东进去了，两扇门又关上了。

郭六爷看看沈振东进了那座大院落，站在暗处沉吟了一下，腾身而起，直上夜空，转眼之间，他停身在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树上，由枝叶缝隙里往下看，的确，是个大院落，夜色中有几处亮着灯，画廊缓回，小桥卧波，亭、台、楼、树一应俱全，不亚于那“北京”内城里的任何一家，任何一个府邸。

从这儿看，那任少君兄妹的确称得上一个富字。

庭院里空荡而寂静，没人走动，也没见那沈振东的踪影，就这一转眼工夫，沈振东他不知道钻到哪儿去了。

正寻找间，只见后院灯光透窗的一处精舍，两扇门豁然开，沈振东从里面退了出来，低着头，恭谨异常。

随听一个话声从精舍里传了出来：“告诉他，要快一点，老爷不能在这儿多耽搁。”

沈振东一连应了好几声，门开了，他才直起腰转身而去，他走了，很快地隐入夜色中。

郭六爷从树上腾身落下，比一片落叶还轻，真可以说是点尘不惊，他落在精舍前，当即轻咳了一声。

咳声方起，只听精舍里有人喝问道：“谁在这儿咳嗽？”

郭六爷应道：“是唐领班么，我喉咙有点不舒服。”

“大胆！”

一声沉喝，精舍门又开了，唐子冀满面怒容，当门而立，两道犀利的眼神直逼郭六爷。他一见身穿黑衣，头戴宽沿大帽的郭六爷，一怔叫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抱拳，道：“江湖草民，见过唐领班。”

唐子冀满脸诧异色，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朋友是唐子冀当年旧识中哪一位？”

郭六爷讶然说道：“唐领班怎知我是唐领班当年旧识……”

唐子冀道：“朋友一句一个唐领班，唐子冀已经不任领班多年，而朋友仍以旧识称呼，足见朋友是唐子冀……”

郭六爷倏然笑道：“多年不见，唐领班高明不减当日，不错，我正是唐领班当年的旧识，不知唐领班还认得我么？”

唐子冀不愧是经过大风浪，磨练十足的老江湖，再说他也干过几乎半辈子的大内侍卫，面对这种明知不是好来路的不速客，他能镇定，能神色自若，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

只听他道：“唐子冀知交遍天下，多年不见彼此也都有所改变，请朋友恕我老眼昏花，看不出朋友是当年旧识中的哪一位。”

郭六爷笑笑说道：“这也许是实情，唐领班还记得当日‘贝勒府’郭璞

否？”唐子冀一怔睁眼，震声说道：“怎么，你是……”

郭六爷抬手摘下大帽，含笑说道：“唐领班请看看，眼前是否当年郭璞？”

郭六爷除了唇上多两撇小胡子，人微微显点老之外，可说没什么大改变，唐子冀神情猛震，脸上大变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失声叫道：“你果然是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难得唐领班还认得我。”

就在这一句话工夫中，唐子冀已恢复平静，垂手欠身：“唐子冀见过郭总管。”

也不知他是镇定过人，还是老奸巨滑，说起来应该两者都是，郭六爷受了他一礼，却含笑说道：“唐领班，如今的郭燕南只是个朝廷叛逆，江湖草民，已不是当年‘贝勒府’总管郭璞，唐领班这是折煞郭燕南。”

唐子冀表现得激动而热络，更诚恳，道：“郭总管，您说这话那是打唐子冀的嘴，要不是当年郭总管的提拔，唐子冀焉有今日，这恩德多年来唐子冀未曾片刻或忘，郭总管，多年不见了，您安好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托唐领班的福，我尚称粗健，唐领班如今是……”

唐子冀赧然而笑道：“您别笑话，唐子冀蒙圣恩，获天眷，如今是伴驾。”

郭六爷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一如当年之海爷，我为唐领班喜，为唐领班贺。”

唐子冀陪笑说道：“您这是臊唐子冀，我这是蜀中无大将，说来您是知道的，云领班几兄弟全离开了大内，‘血滴子’死的死，散的散，等于就没人，所以唐子冀就……”

郭六爷截口说道：“唐领班，四阿哥可好？”

他指的是弘历（乾隆），他不愿称一声圣驾，再说当年他也一直这么称呼那位老四宝亲王的。

唐子冀神情一肃，忙道：“圣驾安好？”

只见从前扑来几条人影，疾如鹰隼，一看就知道是几个大内侍卫，现在才来，耳目未免太迟纯了些。

郭六爷视若未见，卓立未动。

唐子冀却陡然喝道：“没事，退回去！”几声答应，那些人立即折了回去，很快地又隐入了夜色中，郭六爷这时候才淡然一笑道：“多年未见四阿哥了，让人想念得很！”

唐子冀道：“皇上可也时常怀念着您，皇上常说，您是他生平唯一至交，要不是彼此的立场不同的话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唐领班，立场是无碍私交的，只要不冲突。”

唐子冀忙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您说的是，像您跟年大将军、海爷，就是过命的好朋友……我忘问了，云姑娘、梅姑娘跟三格格三位安好。”

“好！”郭六爷道：“托唐领班的福，谢谢。”

唐子冀他老奸巨滑，绝不动问郭六爷的来意，郭六爷话锋一顿之后，却来个单刀直入：“唐领班，我想进去坐坐，方便么？”

唐子冀脸色微变，一惊，抬手拍上后脑勺，笑道：“您瞧我有多糊涂，到底是人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请，请，您请，您又不是外人，哪有不方便的？”他往后退了一步，哈腰欠身，往里让客。

郭六爷谢了一声，迈步走了进去，进门他先抬眼打量四下，双眉为之一轩，这间精舍布置之讲究，摆设之富丽堂皇，较诸王公之家绝无不及，犹有过之。

顶上是一对八宝琉璃灯，地上红毯铺地，举凡一几一椅，无一不是上好的精制品，尤其屋中的那张小圆桌，别的不说，单看那整块玉磨成的桌面就足够了。

桌上另放有一盏八宝琉璃灯，灯旁却摆着一块小巧玲珑的玉如意，看颜色，看手艺，一望可知是上品，价值连城。

玉如意边还有只鼻烟壶、金穗丝囊，一般地名贵。

桌子后面是张锦椅，垫子厚厚的，坐上去够舒服。

同时，在鼻烟壶旁还放着一只掀开盖儿的茶杯，郭六爷是行家，一闻那茶香，就知道是贡品。

就这么一间精舍，可是左边墙上还有一个垂着珠帘的门儿，想必那儿还有一间套房，里面黑黑的，没点灯，看不见里面的景象。

郭六爷这里直打量，唐子冀那里趋前躬身让座。

郭六爷收回目光，谢了一声，坐了下去。

坐定，唐子冀奉过一杯香茗，然后他垂手站立一旁，竟然没敢坐下，郭六爷含笑抬手：“唐领班，你也坐，别让我这个江湖草民不安。”

唐子冀答应了两声，可是站着没动。

郭六爷一再让坐，无如唐子冀始终不肯，他会说话：“郭六爷面前，哪有唐子冀的座位！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，没再勉强，话锋一转，问道：“唐领班这趟出京，轻离大内，是……”

唐子冀道：“圣驾幸热河，现在‘承德山庄’，趁圣上打围，我抽了个空，偷了个懒，跑到‘辽阳’来看个朋友。”

郭六爷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那么这儿是……”

唐子冀道：“这就是唐子冀朋友的家！”

郭六爷“哎呀！”一声道：“我夜来打搅，翻墙而进，既冒昧又失礼，唐领班该请出主人来，让我当面赔个罪！”

唐子冀忙道：“我这个朋友是个生意人，他怎么敢当，再说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唐领班怎说贵友是个生意人？”

唐子冀微愕说道：“怎么，郭总管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这儿是‘辽东镖局’任局主的别业，唐领班的朋友，不就是这位‘辽东镖局’的任局主么？”

唐子冀一惊红了老脸，干咳了两声，陪着窘迫尴尬的笑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郭总管，开镖局的不是生意人是什么？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也对，开镖局的的确算得生意人……”目光一凝，望着小圆桌上摆设，道：“唐领班什么时候也爱上鼻烟，玩上玉器了。”

唐子冀忙道：“噢，噢，咳，唐子冀这是附庸风雅，学人……”

郭六爷目光一转，笑道：“唐领班又什么时间学小气了！”

唐子冀愕然说道：“您这话……我怎么敢……”

郭六爷抬手往桌上一指，笑道：“唐领班自己喝的是贡茶却给我这个客人倒的是普通香片，这不是小气是什么？”

唐子冀那张老脸像笑又像哭，只听他不安地道：“原来您指的是……您原谅，这贡茶是唐子冀在‘承德山庄’偷偷捏了一撮，恰好沏了这么一杯，您要是……”

郭六爷一摆手，道：“唐领班，我还不至于那么馋，我只是觉得唐领班

你不该欺骗我这个当年旧识，要知道，在你我之间，用不着这一套，也没有玩虚假的必要。”

唐子冀心惊肉跳，忙道：“您这话……我怎么敢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唐领班，我的耳目还不算太迟钝……”

忽地站了起来，向着垂着珠帘的那扇门叫道：“四阿哥，多年不见，思念可支，今故人来访，四阿哥又何忍避而不见，莫非嫌郭燕南江湖草民……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只听那门里有人接口说道：“小郭，够了，我算是服了你，你永远高明……”

珠帘一掀，从里面走出一个身穿青袍，个子颇长的中年人，他，卅多近四十年纪，长眉凤目，留着胡子，气度雍容华贵，一望可知为非常人。

他，赫然竟是当今乾隆皇帝，当年的四阿哥宝亲王。

乾隆帝

只见他脸微红，神色窘迫尴尬，一出来便道：“小郭，我算是怕了你，当年的脾气丝毫未改，专门掀人的底，跟人过不去，让人难堪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四阿哥还责我？”

乾隆倏然一笑道：“怎么，我不先倒打你一钉耙，难道等着听你罗嗦个没完，逼得我无处可躲，没地儿放脸不成？”

郭六爷不为已甚，趁势笑了。

乾隆也机灵，上来抓住他一双手，凝目一打量：“小郭，别动，让我瞧瞧……”

眉锋微皱，一摇头道：“哪里是当年的盖世美男子，分明是个糟老头子嘛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江湖草民终日出生入死，奔波于江湖路上，宿露寒风，尝艰吃苦，自然要比养尊处优，衮金玉……”

“你，又来了！”乾隆一皱眉道：“我怕你，行不！小郭，来，坐下聊。”

拉着郭六爷坐了下来。

唐子冀吓白了脸，到现在他才定过神，收了魂，恢复了些颜色，忙把桌上那杯茶捧了过来。

乾隆没看他一眼，望着郭六爷道：“小郭，现在容我说句心里的话，三年不见，东山犹叹其远，况乃过之，思念可支，没想到今夜……”

郭六爷截口说道：“四阿哥，我也是，我正预备跑趟热河看您去！”

乾隆叫道：“小郭，饶了我，行么？你来了，我知道是谁么，江湖人你知道，我是个什么人你更明白，我能不防不小心么？我可是一身系天下安危，不比当年吃闲饭的宝亲王呀，后来虽然知道来的是你了，可是我已经躲起来了，怎好……无论怎么说，我已经承认过不是了，你还要拿我怎么样？老朋友了，多年不见，别一见面就难为人行不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您的话就是圣旨，我岂敢不遵……”

乾隆皱着眉道：“我的小郭，你怎么……算我没听见，耳不闻，心不烦，头不大，告诉我，云珠、梅心、德佳，她三位可好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托您的齐天洪福，她三个都很好。”

乾隆摇头说道：“小郭，齐人之乐是左拥右抱，你呢？简直羡慕煞人，妒煞人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怎及得您那三宫六院，七十二妃嫔。”

乾隆他装没听见，道：“小郭，我可是多年没见那三位美姑娘了，怎么样，是老了，替你生了多少金童玉女呀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只有一个女儿。砚霜所生。”

乾隆一怔道：“怎么，云珠跟德佳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她两个无所出。”

乾隆眉锋微皱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不该是……”抬眼凝目，道：“小郭，不要紧，我有偏方，等我回去后派专人给你送……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谢谢您，四阿哥，命里有的，不必强求，命里没有，也强求不得，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乾隆沉默了一下，一点头道：“也是，就拿我来说吧，儿子倒不少，想要个女儿就没有，左求偏方，右求偏方，结果一个个地仍是弄璋不弄瓦，你

说有什么办法，大半这就是命里没有……”

一顿，接问道：“她，你那个女儿，叫什么呀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玉霜，俗么？”

“俗？”乾隆轻击一掌道：“谁说的，简直既雅又动听，错非你小郭跟梅心，谁能想出这么美好的名字，她多大了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今年整二十。”

乾隆“哎哟！”一声道：“可都二十了，儿女辈俱已长成，咱们这老一辈的焉得不华发满须，脸生鸡皮。有婆家了么？”

郭六爷摇头淡笑道：“还没有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这年头为人父母，做人爹娘的也得操上一分心。”

乾隆道：“说得是，不容易啊。她，像谁呀，你还是梅心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她长得像砚霜。”

乾隆猛在大腿上拍了一掌：“唉！立场害人，要不是这短命的立场，我就是碰破头也非求得这个儿媳妇不可，如今，别提了……”

他镇定、热络、闲话家常像当年的老朋友，像一家人，足见这位四阿哥宝亲王确有过人之处。当年雍正选上了他继承大业，眼光也有独到之处，丝毫不错。

而，郭六爷不甘长此下去，他转了话锋：“四阿哥，御驾离京畿，幸‘辽阳’，是为……”

乾隆脸一红，笑得有点窘，道：“小郭，你知道我的毛病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那调调儿，京畿一带的我都看腻了，早就想溜出来换换胃口，可巧我这趟上‘热河’打围，内监有人奏禀，说这儿有个天生尤物大美人，于是乎我就从热河轻车简从溜来了‘辽阳’，明白了么？”

郭六爷含笑说道：“江山易改，四阿哥的本性难移，见着了么？”

乾隆摇头说道：“还没有！你不知道，可急死我了，我在这儿不能多耽搁，东西两宫都在‘承德山庄’，万一要让她们知道了，来个联袂找上‘辽阳’，那我吃不着羊肉还会沾上一身膻，所以我已下了旨，著他们赶快给我找，迟了我就要他们的脑袋。”

他说来煞有其事，郭六爷却淡然一笑道：“四阿哥，那位尤物可是姓李？”

乾隆微愕说道：“姓李？谁说的，你怎么知道她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不但知道他姓什么，而且还知道他叫什么。”

乾隆忙道：“小郭，她叫什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他那名儿两字克威，对么？”

乾隆为之一惊，抬眼望向唐子冀，唐子冀脸上变了色，无言以对，天知道，他能说什么，他一般地糊涂。

郭六爷笑说道：“唐领班去过‘龙记客栈’，打听过李克威这个人，可对？”

唐子冀只得说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是的，郭总管。”

乾隆狠狠盯了唐子冀一眼，然后转望六爷道：“小郭，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在‘辽东’，要不然我绝不会让唐子冀往‘龙记客栈’里跑，这不等于送上门去么？”

郭六爷笑笑说道：“四阿哥，我今天白天刚到。”

乾隆一怔摇了摇头：“我怎么这么倒霉，你早不来，晚不来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，能见着故人算倒霉么，我来得不是时候？”

乾隆一摆手，道：“小郭，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”

郭六爷微一笑道：“有‘辽东镖局’的沈大镖师给我带路，我还怕找不到这儿么？”

乾隆一咬牙，说了声：“沈振东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，我可没想到您在郭家人的身边，安插了这么一把利刃，一根浸了毒的钢针，您高明。”

乾隆苦笑说道：“别损我了，小郭，要高明还会被你……”

脸色微微一整，道：“小郭，既然今天你说到了这儿，那我就跟你明对明地说上一说，别都憋在心里，你不能怪我这么做，郭家有郭家的打算，我也得有我的打算，这就跟在边境布上重兵的道理一样，我不能不防着外面来的侵略。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，道：“四阿哥，我不能不承认您说的是理，在两个敌对的立场之间，一方面加强防务，严阵以待，另一方面是不能相责的，无如，四阿哥，假如那一方面先下了手……”

乾隆两眼一睁，道：“小郭，你说谁先下手了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，我的女儿玉霜，已经失踪了不少日子了！”

乾隆一怔，急道：“怎么说，你那女儿……玉霜她……她失踪了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四阿哥。”

乾隆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已经有不少日子了。”

乾隆道：“玉霜她是在什么地方失踪的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郭家的‘万安道’之外，‘沟帮子’附近。”

乾隆叫道：“怪不得你会那么老远地跑到‘辽东’来，便是为这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是的，四阿哥，我说过，为人父母，做人爹娘的，都要替儿女操上一份心，四阿哥也说不容易。”

乾隆抬眼望向唐子冀。

唐子冀忙道：“回您，老爷子，没有，绝没有。”

乾隆神情一松，转过脸来道：“小郭，你听见了？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我听见了，四阿哥，是没有这回事，还是没见下面上报？”

乾隆转望唐子冀道：“唐子冀，你说！”

唐子冀当即说道：“郭总管，不瞒您说，只要是官家派出的人，他们的一动一静，全在我掌握之中，我清楚，再说玉霜姑娘失踪，这是大事，只要是他们干的，他们绝不敢不上报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就怪了，那怎么有个人自己承认掳去了玉霜，而且承认他是官家的人，更对郭家的动静了若指掌。”乾隆忙问道：“有个人……谁？”

唐子冀也问道：“郭总管，这人是谁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玉翎雕，唐领班听说过么？”

乾隆叫道：“玉翎雕，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儿……”

唐子冀那里点头说道：“这个人我听说过，身手奇高，独来独往，出道没多久就震动了整个江湖，只是，郭总管，他绝不是官家的人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真的么，唐领班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郭总管，唐子冀愿以这条老命担保。”

郭六爷眉锋一皱道：“那我就不敢不信了，只是……”

乾隆接口说道：“这玉翎雕他为什么承认是官家的人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正是我百思莫解之处，也许他有意为官家效力……”

乾隆两眼微微一睁，神色为之稍动，旋即他敛态说道：“小郭，你可以相信我，也可以相信唐子冀，就算我要动你郭家的人，也不会先从小郭你这行六的下手。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不然，四阿哥，假如有一天您真要向郭家下手的话，我敢说您一定先向我这个行六的下手。”

乾隆脸一红道：“有说么，小郭？”

“自然有！”郭六爷道：“因为郭家六龙，末者为最，而最招人恨，最招人怕的，也是我这个六龙之末，行六的郭燕南。”

乾隆没说话，可是旋即他又开了口，“不过这件事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件事我相信您，也相信唐领班。”

乾隆吁了一口气道：“谢谢你，小郭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不敢当，四阿哥，我还有件事请教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少跟我来这一套，问你的。”

郭六爷微微一笑道：“四阿哥，前两天……就是这一两天，郭家住在‘沟帮子’附近的八名弟兄被人杀了，住处也被人放了一把火，烧得一干二净，片瓦无存，据说杀人放火的是一些黑衣蒙面，身手不俗的骑士……”

乾隆叫道：“小郭，难不成你又怀疑……”霍地转过脸去，道：“唐子冀，你说，这件事是不是他们干的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回您，老爷子，这件事我也听说了，但也绝不是他们干的！”

乾隆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就好，小郭，这两件事你都找不到我头上来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也希望这样，四阿哥，我并不愿意在小小不然的情形下，伤了您我问这般不平凡的交情。”

乾隆道：“可说的是呀，谁又愿意呢，平心而论，除非是万不得已，你郭家不动，我倒愿意这样彼此井河不犯，相安无事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杀郭家弟兄的，这又是谁？”

乾隆抬眼问道：“唐子冀，这你知道么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回您，老爷子，没听下面上报，我不知道，不过，‘老哈河’一带的几个旗营，这两天逮住了人是实。”

乾隆忙问道：“拿住了个什么人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是个马贼，关外的。”

乾隆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个小小的马……”

忽地转望郭六爷道：“小郭，杀人放火的是他们吧，我听说关外这帮马贼的人数不少，实力也挺雄厚，单好马就近千匹，他们野蛮凶暴，烧杀劫掠，无恶不作，我早就想派人剿了他们，可是听说他们个个有一身好武艺、好骑术，也行踪不定，今东明西，不容易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对关外这帮胡子知道得很清楚，他们的确人数不少，实力雄厚，的确野蛮凶残，烧杀劫掠，无恶不作，也的确人人有身好武艺、好骑术，只是要说下手郭家，我以为他们还没有这个胆。”

乾隆瞪着眼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不以为是他们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是的，四阿哥，我不以为是他们。”

乾隆道：“那……那又会是谁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不管他们是谁只不是四阿哥您的人就行了。”

乾隆道：“这不就结了么，绝不是，小郭，唐子冀刚说过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四阿哥，不谈这些了，您找李克威又为什么？”

乾隆道：“怎么，这个人你认识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听说过这个人，但缘悭一面。”

乾隆道：“既然他不是你郭家的人，跟你郭家也没关系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，我不是管，这只是问问。”

乾隆道：“小郭，你最好也别问。”

郭六爷笑笑说道：“四阿哥，这是机密么？”

乾隆一点头道：“算得上，真的，小郭，最好你连问都别问。”郭六爷道：“只要对郭家无碍，我可以不问。”

乾隆道：“小郭，你这话说的……我找他关你郭家什么事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如果有意用他来对付郭家，他应该是最好的人选。”

乾隆微微一惊道：“别开玩笑，我身边的能人不少，何必非用个李克威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或许因为他们都不如这位李克威。”乾隆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怎么，小郭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对他知道的……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我只知道他有一身很好的文武所学，风神秀绝，俊美盖世，从小被一位亲贵抚养长大，他这身所学就是那位亲贵传授的，别的我一无所知。”

乾隆神情微微松了一松，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找他跟你郭家无关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，我刚才漏说了一点，他杀过‘辽东’总督的护卫领班贾得海。这，您知道？”

乾隆一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怎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您应该不是追缉他吧？”

“笑话。”乾隆道：“追缉他用得着我亲自出马。”

“说得是。”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御驾亲出，事不等闲，您既然不追究这件事，也不是为拿他问罪，那就是说暂把他收留在身边派大用，对么？”

乾隆皱眉叫道：“小郭，事既不关系郭家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四阿哥，正如您所说，彼此立场敌对，我身为郭家人，不能不防着点儿，四阿哥同此心，何忍相责。”

乾隆道：“没人责你，我只是不愿你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我明说过，只要郭家不动，我宁愿这样井河不犯，相安无事下去，既然这样，我又怎么会收李克威拿他对付郭家。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四阿哥，恕我直言一句，刚才那两件事我都相信，唯独这件事，对您，我不敢轻易相信。”

乾隆一拍座椅扶手，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就算是吧，令遵健在，郭家六龙威名震天下，南海势力遍当世，尤其你小郭使得一手‘大罗剑法’，难道说还怕个年轻后生李克威不成么。”

郭六爷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四阿哥，但郭家人无人骄狂自满，郭家的任何一个，永远相信那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山还有一山高的说法。”

乾隆摇头拍腿，叫道：“真要命，小郭，我真拿你没办法，恨只恨这该死的沈振东，都是他给我惹来这大麻烦，我摘他的脑袋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，别迁怒于别人，要怪只能怪您自己。”

乾隆道：“怪我什么，难道是我把你引来的不成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事实正是，您要不动这念头，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”

乾隆皱眉叫道：“我的天爷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小郭，郭总管，郭六爷，我再说一句，我找李克威，根本不关你郭家的事，够了么，行了么！”

郭六爷不愠不火，淡然一笑道：“岂有不行不够之理，您是皇上，居九五之尊，操生杀予夺之权，您说话就是圣旨，当然行、当然够，只是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问道：“您御驾亲出，郑重其事，找这籍籍无名，默默无闻的年轻后生李克威，总不会没有理由吧？”

乾隆点头说道：“有，当然有，这我不否认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，四阿哥，您请告诉我，那理由是什么？”

乾隆一叹摇头道：“小郭，我脚下要是有条缝的话，我可真想钻下去，一个大男人家，尤其是你，绝不该这样婆婆妈妈、唠唠叨叨地没个完没个了……”

“不，四阿哥。”郭六爷道：“我有完有了，只要您告诉我究竟为什么找李克威，我马上站起身来走路，这总行了吧？”

乾隆道：“这么说，我要是不说，你就赖着不走？”

郭六爷笑笑说道：“四阿哥，赖，太难听，也用得不妥，多年不见一旦相逢，难得，可贵今夕何夕，应该是畅谈终宵，难分难舍。”

“别，老天爷。”乾隆摇手说道：“千万别，我也不叫你现在就走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还怕咱两个碰不着头，见不着面么。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四阿哥诚乃天下一等忍人，全无半点朋友情义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别磨我，小郭，那没有用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正如四阿哥所说，我只好在这儿赖定了。”

乾隆一点头道：“好，你赖吧，最好赖上一辈子都别走，我不怕你吃喝穿，有你这么个陪着倒也不错，怕只怕你家里的那三位……”

郭六爷笑道：“她们要知道我跟您在一起，定然也很放心，您想嘛，您贵为皇上，伴在您身边，绝不会有凶险可言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那可难说，伴君如伴虎。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四阿哥，我是个怕虎的人么？”

乾隆脸色一变，旋即皱眉叫道：“小郭你……”

郭六爷接着说道：“再说，跟您在一起，吃喝穿也绝错不了，胜似在我那‘独山湖’家里百倍不止，她三个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

乾隆一点头，道：“行，你耗吧，咱们都耗……”抬眼望向唐子冀，道：“唐子冀，给他顶备个住处……”

“不，”郭六爷道：“这间好，我喜欢这儿。”

乾隆道：“那我让你，惹不起总躲得起……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四阿哥，您不能再躲了，躲也躲不掉，您想想看，您每天要听取多少机密，有我这么一个人穷迫不舍，寸步不离，方便么？”

乾隆沉默了，没再说话，半晌地猛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认输，我算是服了你，听着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四阿哥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乾隆道：“你知道，小郭，他既然是个亲贵抚养长大的，一身所学又是得自那个亲贵，他就该算是我爱新觉罗的人，我要收揽他，绝不能任他被你

郭家拉了去，明白了么，够了么？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这是实话么，四阿哥？”

乾隆道：“难道你还让我这个皇上赌咒不成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不敢，四阿哥，无如您御驾亲出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在我眼里，他是个强过我身边这些人百倍千倍不止的奇才，我该御驾亲出，礼贤下士，这答复你满意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就跟当年求郭璞一样，我相信。只是，四阿哥，他既是位亲贵抚养长大的，您又何必求诸于野。”

乾隆呆了一呆，神情微震，旋即说道：“我怎么能不求诸于野，那个抚养他、调教他的亲贵早就没了，如今他是个没装辔头的野马……”

郭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不对，四阿哥。”

乾隆忙道：“怎么不对了，我的郭六爷？”

“别折我，四阿哥。”郭六爷道：“他既然是位由亲贵抚养长大，调教出来的，他感恩图报，自然就认为自己是官家的人，何必您御驾亲出，求诸于野。”

乾隆道：“话虽这么说，可是我总不能没个表示，士为知己者死，假如我这个皇上有这么一番表示，我相会他会为我卖命。”

郭六爷笑了笑：“四阿哥的确是擅于拢揽人心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带人的人就需要这样，何况我是一国之君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请您告诉我，那位已故的亲贵是谁？”

乾隆道：“不用问，你不认识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说说何妨。”

乾隆无可奈何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一位蒙古亲王，格必沁，你认识么？”

这个名字陌生得很，郭六爷的确不认识，他道：“我没想到一个蒙古亲王竟能调教出……”

乾隆截口说道：“你不是说郭家人永远相信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山还有一山高的说法么，他就是人外之人，天外之天……”

“您厉害。”郭六爷含笑说道：“您收揽李克威的最终目的，只怕仍为对付郭家。”

乾隆略一迟疑，点头说道：“我不否认，我是为防万一，有道是：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’，又道是：‘有备无患’，我所以收揽李克威，是预备在不得已时派他上场，并不是要他去下手去对付郭家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四阿哥，我不放心又如何，在此我愿进一句忠言，多年来郭家一直未采取行动，可以说是很对得起您了。因之，我也不希望您先动，否则的话，我敢说吃亏的不是郭家而是您。”

话落，他挺身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四阿哥，我告辞。”

乾隆跟着站起，一张脸有点阴沉，道：“怎么，要走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说过，您只一说出找李克威的目的，我马上就走，话是我说的，我不敢轻易食言失信。”

乾隆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是个信人，我不留你了，也乐得清闲安静，小郭，临走时我问你一句，最近有海青的消息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当年我到新疆去过一趟，可是没能找着他，之后我就没再去了，也从此没了他的消息，您问这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见了你我就想起了海青，随口问问，当年都是好朋友，如今一个立场敌对，一个没了下落……唉，你走吧，我不送你，唐子冀，代我送郭六爷。”

他似乎有感触，很难过，说完了话，头一低，转身走进了垂着珠帘的那一间。

六爷燕南站在那儿望着他那背影，没说话。唐子冀迟疑着微一哈腰道：“郭总管，您请。”

郭六爷一句话没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唐子冀代主送客，紧跟在郭六爷后头出去了。

郭六爷一走，珠帘掀动，乾隆又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往那张小圆桌前一坐，顺手拿起那个玲珑小巧，名贵异常的鼻烟壶放在鼻端，两眼发直，不住地轻轻地闻，似乎在沉思，在想什么事。有顷，步履响动，唐子冀回来了，进门施一礼。

乾隆没看他，开口问道：“走了？”

唐子冀垂着手，哈着腰，恭谨答道：“是的，老爷子。”

乾隆道：“真走了么？”

唐子冀一点就透，忙道：“您请放心，是真走了。”

乾隆拿下了鼻烟壶，抬起了眼，道：“郭燕南的那个女儿真不是……”

唐子冀忙道：“回您，真不是他们干的，奴才一点不知道。”

乾隆轻哼一声道：“庸才。”

唐子冀不懂主子何指，可是他知道怎么办，一低头道：“奴才该死。”

乾隆道：“郭老六所说‘沟帮子’附近，他郭家人被杀一事呢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回您，那是他们干的。”

乾隆微微点了点头道：“他们那个……叫什么来着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回您，老爷子，他们叫‘黑骑会’。”

“嗯，好，黑骑会，”乾隆点着头道：“这个名儿挺好，很神气，很威风，你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接问道：“真知道‘玉翎雕’这个人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回您，奴才听他们上报过。”

乾隆道：“这个人怎么样，比那个李克威如何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据他们说，‘玉翎雕’这个人跟李克威不相上下……”

乾隆两眼微睁，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那为什么不给我找‘玉翎雕’？”

唐子冀忙道：“据他们说‘玉翎雕’这个人飘忽、神秘，今东明西，像见首不见尾的神龙，不好找，而且也怕……”

乾隆把鼻烟壶往桌上一丢，道：“我问你，他们找过‘玉翎雕’没有？”

唐子冀吓得一哆嗦，忙道：“回您，老爷子，找过，他们已找过玉翎雕，可是没能找着，可巧这时候李克威出现了，他们就舍了玉翎雕找上了李克威。”

乾隆道：“舍了玉翎雕，谁叫他们舍的，擅改主张，简直混帐，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求才若渴，多一个是一个。”

唐子冀忙道：“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”

乾隆呼了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这跟你没关系，你可知道玉翎雕为什么跟郭家作对？”

唐子冀道：“这个奴才不清楚，大半是有仇有过节。”

“那最好。”乾隆一点头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从现在起，再给我多找个玉翎雕，我在这儿不能多待，限期十天，找不着这两个人我要脑袋，花了这么多银子，任少君他究竟给我做了什么，哼！”手往后一背，转身走了回去。

唐子冀在后面哈下了腰：“是，奴才遵旨。”

兄弟会

郭六爷回到了“龙记客栈”，大爷燕翎已到了，坐镇在客栈里，正在指挥追查那帮不明来路的黑衣蒙面骑士。

六爷一进门，高念月第一个迎了上来：“念月见过六爷，您安好。”

六爷含笑答礼，道：“您好，老爷子安好？”

高念月道：“谢谢您，下属有一年多没到大漠去了。”

六爷道：“老人家的寿诞之期要到了，正好趁这机会跟大哥去一趟。”

高念月道：“是的，六爷，到时候属下是要随行的。”

六爷含笑点头，抬眼望向了大爷：“大哥。”

大爷带着笑，笑得有点勉强：“老六，你怎么一来就往外头跑？”

六爷道：“有事，计大哥跟阿胖没告诉你？”

大爷道：“说了，我可没想到‘辽阳城’里会有这么一家好邻居，想想惭愧，也有点心惊肉跳，镖局之行如何，见着任少君了么？”

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没见着任少君，倒见着个比任少君更有来头的。”

大爷道：“谁？唐子冀？”

六爷笑了笑道：“唐子冀算什么，宝四。”

“谁？”大爷两眼一瞪，叫道：“弘历？”

六爷点了点头，含笑说道：“正是这位老朋友。”

计全、范奎等神情震动，一起围上来问了起来。

适时，大爷冷笑了起来：“好嘛，这简直是震动天下的大事，宝四爷居然驾幸‘辽阳’，这古城何其荣宠，真是啊，我不但没能率妻儿接驾，就连知道都不知道。老六，他仍在辽东镖局？”

六爷摇头说道：“不，南城，任少君的一处秘密别业里。”

大爷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任少君有别业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可比你阔得多。”

大爷道：“老六，他那别业在什么地方？”

六爷道：“我出来后找个本地人问了一声，‘绣球胡同’左手第六家，朱漆大门，院落广大深沉，亭、台、楼、榭一应俱全，不亚当年内城里的任何一家。”

大爷摇头说道：“老六，看来你比我行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些事儿就在我身边儿，我连一点儿影儿都不知道……”目光一凝，接问道：“玉霜失踪，跟‘沟帮子’附近……”

六爷摇头说道：“他没承认，我看或许不是他们。”

范奎突然冒了一句：“六爷，您怎么能轻信他们……”

计全扫了他一眼，他闭上了嘴，没再说下去。

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要骗我，宝四或许敢，唐子冀没那个胆。”

大爷道：“那全是……老六，你没告诉他玉翎雕承认……”

“说了。”六爷道：“可是唐子冀拿性命担保他们没劫掳玉霜，那个玉翎雕也不是他们的人。”

大爷皱着眉诧声说道：“这就怪了，那玉翎雕为什么承认——”

六爷道：“以我看他或许热衷名利，想藉此做个进身之阶。”

大爷沉默了一下，忽然凝目说道：“老六，宝四较诸当年如何？”

六爷道：“成熟多了，当年只不过是个公子哥儿，岂可跟如今同日而语，

俨然一代袅雄，隐隐有慑人之威。”

大爷道：“你看我该去见见他么？”

六爷抬头说道：“不必，遵老人家的令谕，敌不动，我不动，敌一动，我先动，时机未成熟之前就这么跟他对峙下去。”

585 大爷道：“那么找李克威是……”

六爷笑笑说道：“这还用问么，自然是为对付郭家。”

大爷两眼一瞪，道：“老六，这么说敌动了？”

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不忙，等他找着了李克威再说，我不信李克威会为他所用，为他卖力卖命，更不信宝四他……”

大爷截口说道：“老六，你别忘了，李克威是个亲贵抚养长大的，而且那一身所学也自得那位亲贵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六爷道：“提起那位亲贵，我想起来了，格必沁，你听说过这个人么，是个蒙古亲王，当年的亲贵中有这么个人么？”

大爷道：“这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六爷道：“宝四，除了他还有谁。”

大爷摇头说道：“没听没过，你执掌‘丹心旗’，当年在亲贵中周旋过，怎么问起我来了，你都不知道我会知道？”

六爷道：“可惜德佳不在这儿，要不然问问她一定知道。”

大爷道：“格必沁，这个人现在在哪儿？”

六爷道：“没了，死了有五年了。”

大爷道：“好，妙绝了，这也是弘历告诉你的？”

六爷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

大爷却沉吟着又道：“格必沁，一个蒙古亲王，这究竟是哪位人物，竟能调教出这么一个文武双绝的徒弟来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宝四顶了我一句，他说你郭家不是永远相信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山还有一山高么，这就是。”

大爷一点头道：“他顶得好，这凭这一句就知道他的确比当年成熟多了。”

六爷转了话锋，道：“大哥，外面的情形怎么样了？”

大爷眉梢儿扬了扬，道：“又有两个地儿被挑了，可是他们行动快速飘忽，简直神出鬼没，到现在还没能查出他们的行踪所在。”

六爷两眼微瞪，道：“又有两个地儿被挑，哪两个地儿？”

大爷道：“‘北镇’跟‘大虎山’。”

六爷道：“都在‘沟帮子’附近？”

大爷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原以为他们不会再在那一带逗留的，我料错了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他们很高明，胆子也够大，大哥，家里安排好了么，有人么，够不够，别让他们摸进了山里。”

大爷两眼暴睁，威态怕人，道：“谅他们也没那个胆……”威态一敛，道：“家里我已经有安排了，我不以为他们只在‘辽东’窜扰，所以我已经投信通知老二他们了，你那里离这儿最近，砚霜她姐妹三个会早接到信的……”

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我倒不怕，砚霜她三个都能以一当百，我家的娘子军敢傲视郭家六兄弟之间，我在乎什么。”

大爷笑了，六爷接着说道：“索性再让你舒泰舒泰，凌家我去过了……”

大爷笑容一凝，忙道：“怎么，你去过了。老六，你真是，怎么分不清轻重事，大小事，玉霜失踪这么久了，你不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别让我跑了腿费了嘴还受气好不。”

大爷无奈地望着六爷摇了摇头，改口说道：“好吧，算你对，千对万对，事情怎么样了？”

六爷道：“没听我说么，让你舒泰舒泰。”

大爷两眼一睁，急道：“老六，成了？”

六爷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不比我还着急么。”

大爷一挥手，道：“老六，少跟我废话。那位，她要见你，究竟是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我要告诉你她是谁，你马上就会明白她为什么非我来一趟不点头的道理了……”

大爷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她是谁，我认得么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她跟咱们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你何止认识，简直熟得不能再熟，只不过是没跟她见面，也绝想不到罢了。”

大爷着了急，道：“老六，她是谁？”

六爷道：“秀姑。”

“秀姑。”大爷呆了一呆，失声尖叫：“阍叔的秀姑，我的天，她竟会是秀姑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没想到吧。”

大爷叫道：“我何止没想到，我简直就……老六，我怎么也没想到她会是秀姑，做梦也没梦到，天爷，这究竟是……秀姑怎么已嫁了人了，又怎么会跑到了‘辽东’来……”

六爷笑道：“大哥，瞧瞧你我，儿女不也长成了么。”

大爷一怔失笑，点头说道：“可不是么，秀姑是早该嫁了人了，你我……唉，真是，她的儿子都那么大了，而且无巧不巧地跟玉佩碰在一起。真巧，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这只怕要委诸一个缘字了。”

大爷点头说道：“对，该是，哈哈，这一下亲上加亲，何只是好事，简直是妙事。老六，怪不得她要见你，非要你来一趟不可，我明白了，怎么样，是作揖了，还是曲膝了？”

六爷双眉一耸，道：“那有什么办法，为儿女辈嘛，谁叫我是人家的叔叔。”

大爷笑了，道：“老六，我会告诉玉佩，让她好好孝顺你的。”

六爷道：“这么说我要不帮这个忙，你这个做爹的就不叫你的女儿好好孝顺我了，可是？”

“得，老六。”大爷笑道：“我斗不过你，行不，好厉害的一张嘴，准是跟砚霜她三个学的。有一天我也要求个名师……”

看来儿女亲事已成，的确使大哥燕翎他很高兴，不见他有说有笑，轻松多了么。然而，他转眼间敛去了笑容，脸色又趋阴沉。“别的暂且不谈，先把眼前这两件了了再说……”

显然，他又想起了玉霜失踪，跟弟兄被杀之事。

六爷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大哥，你跟我到后面去去。”

径自迈步行向后头，他到了后院，大爷也已跟了上来，往他眼前一站，

满脸惑然神色地道：“老六，什么事这般神秘？”

六爷郑重地道：“大哥，我想问一件事，希望你据实告诉我……”

大爷道：“我还会有什么事瞒你么，问吧。”

六爷目光炯炯，望着大爷问道：“玉珠究竟犯了什么过错，你竟动用‘玉龙令’……”

大爷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你问他呀，我还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他不听话，学坏了，也许逆不孝，就这一点儿就够了。”

六爷摇头说道：“大哥，别瞒我，你我都知道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体事不明，有可能不听话，也有可能学学坏，但玉珠绝不至于忤逆不孝。”

大爷道：“不听话，学坏了，这不是忤逆不孝是什么。”

六爷道：“不听话，学坏了，你该给他个改过悔悟的机会，绝不该动用‘玉龙令’追缉他，还来个什么格杀勿论。”

大爷道：“我认为我做得对，他罪无可恕，我没他这种不肖儿子。”

六爷双眉一扬，道：“大哥，玉珠他有这么大的罪么？”

大爷一点头道：“有，我认为有。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那就不会是什么不听话了……”

大爷道：“老六，你别问，反正我做得对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我要问。”大爷两眼一瞪，道：“我不许，长兄似父，你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除非你不认燕南这个六弟。”

大爷脸色稍缓，道：“老六，那怎么会，咱们比亲兄弟还亲十分，只是这是你大哥我的家务事，跟老六你无关。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我也姓郭，咱们算不算是一家人？”大爷道：“可是玉珠是我的儿子。”

六爷道：“不错，玉珠是大哥你的儿子，可是大哥别忘了，我是玉珠的六叔。”

大爷苦着脸道：“老六，你不能不问么？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假如我这么对玉霜，你过问不过问？”

大爷道：“那要看是什么事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什么事你过问，什么事你不过问？”

大爷一咬牙道：“假如她犯了丧德败行、辱门风、羞名声的错，我不过问。”

六爷两眼一睁，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说，玉珠他……”

大爷道：“万恶淫为首，他犯这个淫字，够了么？”

六爷失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说玉珠他……他……我不信。”

大爷道：“何只是你不信，连我这个做爹的也不敢相信，我不相信我会有一种儿子，而事实上我有，我不能不信。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玉珠他……他毁了哪家姑娘……”

大爷微一摇头道：“还好，他没能得逞，要不然我这身罪孽可就大了。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既然如此，他的罪就不重……”

大爷怒声道：“你还帮他说话，你知道他要毁谁……”倏地摆手说道：“老六，跟我前面去，我没工夫谈这些没脸的事。”

他要去，六爷一把拉住了他，道：“别走，大哥，告诉我是谁，玉珠他要毁谁？”

大爷道：“老六，你，你不能不问么？”

六爷道：“不行，大哥，我不知道便罢，既然知道了，我就非问个清楚不可，玉珠他是我的侄子。”

大爷没奈何，一咬牙，一横心道：“老六，你何必非知道，又何必非让我说。玉珠，那畜生，他要毁他的堂姐，够了么？”

六爷神情一震，脸色大变，道：“大哥，你是说玉霜……”

刹时间大爷颓废无力，微微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老六，我有这种儿子，羞见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这是谁说的，玉霜？”

“玉霜？”大爷道：“你以为玉霜会说么。玉霜就怕我饶不了他，帮他隐着、瞒着，一直没说，后来我见玉珠没回来就动了疑，几经逼问她才……总之一句话，你没有理由怪玉霜。”

六爷摇头说道：“不，大哥，我不怪她，可是我不信玉珠敢明目张胆……”

“明目张胆？”大爷道：“他才不敢明目张胆呢，他用了下九门的熏香……该死的畜生，他跟下九门的淫贼有什么两样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那么，大哥，玉霜又是怎么幸免的？”

大爷道：“玉翎雕救了她。”

六爷一怔，道：“谁，大哥，你说谁？”

大爷道：“玉翎雕，你不信么？”

六爷叫道：“玉翎雕，玉翎雕会救……怪不得玉霜对他……”目光忽地一凝，道：“大哥，这么说，玉霜并不知道谁要毁她。”

“当然。”大爷道：“没听我说么，那畜生用了下九门的熏香。”

六爷道：“那么是玉翎雕告诉玉霜，要毁她的是玉珠，可是？”

大爷摇头说道：“老六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别冤枉人家玉翎雕，他没告诉玉霜是谁，那是因为在这之前，玉珠那畜生就把人家看成了情敌，你说他该死不该死，玉霜是他的堂姐。”六爷道：“真要说起来，玉霜不是他的堂姐……”

大爷一怔道：“老六，怎么你也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这是实情，玉珠他……”

大爷道：“老六，你还要代他求情？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他一时糊涂，念他情痴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大爷喝道：“那叫情么，那叫乱伦！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那不能叫乱伦。”

大爷道：“我认为那是乱伦。”

六爷道：“大哥，无论什么事，都要平心静气……”

大爷脸色一寒，冷然说道：“老六，我说句大胆的话，这件事别说你，就是老人家也护不了他这个孙子，要我撤回‘玉龙令’也可以，我自断双手，然后自绝在祖宗牌位之前。”

六爷神情震动，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是何苦……”

大爷冷然说道：“这是郭家的家法，我不能让畜生一个人沾辱了郭家几代的家风、声誉，话说到这儿，你最好别再多说。”

六爷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好吧，我不再多说……”顿了顿，接道：“大哥，我要到外面去。”

大爷道：“你要到外面去，去干什么？”

六爷道：“找玉霜，同时也碰碰那些蒙面黑衣骑士。”

大爷道：“老六，玉霜是在我这儿失踪的，那些蒙面黑衣骑士流窜的也只是‘辽东’，该由我来……”

六爷道：“那么，大哥，你叫我来干什么，咱们还分彼此么。”

大爷低吟了一下，道：“好吧，我让你去，你带几个人……”

六爷摇头说道：“我不带一个，家里正需要人手。”

大爷道：“那……你现在就走？”

六爷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大哥，我现在就走。”

大爷一点头道：“好，你走吧。”他这里话刚说完，六爷那里已腾身而起，飞射不见。

大爷呆了一呆，忙扬声向空中说道：“老六，你小心。”

没听六爷答话，大爷头一低，转身走向了前头。

激将

郭六爷燕南走了，在他走后第二天早上，一骑快马进了“辽阳城”，快马进城后，直驰辽东镖局。

马进“辽东镖局”后没多久，沈振东步履匆匆地出了“辽东镖局”，他走得飞快，不知道要去干什么。

沈振东出了“辽东镖局”半个时辰之后，十几匹健骑护着一辆高篷马车从一个小胡同里转出，驰向了“城门”。

这十几匹健骑中，紧贴着那辆高篷马车的，是唐子冀。

当天晚上，上灯的时候，这一行车马抵达了“盘山”。

“盘山”跟“辽阳”差不多大小，因为它紧挨“大凌河口”，外接“辽东湾”，有码头，是个水路的起卸站，所以它要比“辽阳”繁荣热闹得多。

别的不说，单讲“盘山”的客栈、酒肆，就要比“辽阳”多上一倍。

这一行车马进“盘山”，在一家名唤“临海”的客栈门前停下车马，刚停稳，从对街快步走来一名中年黑衣汉子，直趋唐子冀马前，恭谨地躬下身去，道：“属下见过爷。”

唐子冀马鞭一抖，道：“人还在这儿么？”

那中年黑衣汉子道：“回您，属下没见他出门。”

唐子冀道：“少废话，我只问人还在不在？”

那中年黑衣汉子道：“在，还在。”

唐子冀道：“这不就结了么，退。”

那中年黑衣汉子应声施礼，退回一旁。

唐子冀随即离鞍下马，转往车前恭谨说道：“老爷子，到了，您请下车吧。”他掀开了车帘，哈着腰扶下一身青衣，装束打扮雍容华贵，像个有钱大老爷的乾隆皇帝，乾隆下了车，抬眼一扫，道：“就是这儿么？”

唐子冀忙道：“回您，就是这儿。”

乾隆微一点头，道：“嗯，带路。”

唐子冀应了一声，转身走进“临海客栈”，唐子冀在前，乾隆在后，客栈伙计只以为大财神上门，满脸堆着笑就要往前迎，就被一名黑衣汉子伸手拉住了。

乾隆停步瞪了那黑衣汉子一眼，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，客人上门不许人招呼么！”

那黑衣汉子忙松了手，乾隆则转向那伙计和气地道：“小二哥，麻烦你给我收拾几间上房，今夜我们在这儿要住上一宿。”

那伙计连忙答应，飞一般地往里去了。

这家伙造化大，要不凭他一个客栈伙计能跟皇上说话。他要知道非吓坏乐死不可。

乾隆又往里去了，唐子冀带路，在三进后院的一间南间上房门前停下，抬手轻轻敲了几下门。

只听房里传出个清朗话声：“是小二哥么，门没拴，请进来。”

唐子冀推开了门，灯光外泻，一个身材颀长，穿白衣，丰神秀绝，俊美无俦的年轻人对窗而坐，手里正拿着一本书，是李克威。

李克威一见门口站着个面目陌生的老头儿，猛地一怔道：“老人家是……”

唐子冀微笑说道：“是李克威李爷么？”

李克威讶然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李克威，老人家……”

唐子冀道：“那就对了。李爷，我们老爷子来看您了。”

话落，闪身退后，乾隆从院子里跨步而至，含笑说道：“小兄弟，是我。”

李克威丢了书站了起来，诧异欲绝地道：“这位老人家又是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小兄弟可是问我是谁，为什么来看你？”

李克威点头道：“正是，当请老人家明教。”

乾隆深深看了看李克威一眼，微一点头，道：“我的来意容后奉告，先让小兄弟知道我是谁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叫弘历。”

李克威一怔道：“弘历……”

乾隆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小兄弟，当世没有第二个弘历，我来自大内……”

李克威目光一直，道：“这么说您是……”

乾隆含笑点头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就是乾隆。”

李克威神情震动，他怔住了，但他毕竟镇定过人，旋即定过神来，深深一眼，道：“看您的气度，是像。”

乾隆翻腕从袖中托出一物，含笑递了过去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看看这个。”

那是一颗上镌蟠龙的小金印。

李克威没接，一整衣衫，道：“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的，不如称您一声老爷子，老爷子容我大礼参拜。”

他话刚说完，乾隆就伸手拦住了他，道：“别，别居这俗礼，你不是那么俗的人，这儿是客栈，我来看你，你就是主人，我就是客人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别的礼可免，此礼不可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未必把我这个皇上放在眼里，对不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那我可不敢……”

“算了，小兄弟。”乾隆摆手道：“我赐你个平身，一切礼全免了，坐，咱们坐下谈，要知道我今夜从百里外赶来，不是来受你这一礼的。”

拉着李克威来个隔几而坐。

李克威两眼直发直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我没想到您是这么个人。”乾隆笑笑问道：“那么，在你想像中我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李克威道：“你想嘛，皇上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皇上就不能平易近人么，小兄弟，你不知道，古来当皇上的人，如非他残暴无道，或老是喜欢摆皇上的架子，否则没有一个，不喜欢往禁城外头跑，跟百姓打成一片，谈谈聊聊，说说笑笑的，可是没办法，这世上就有东西不容他们这么做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您是指礼、法？”

乾隆微一点头道：“只有撇开那个情字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现在我能叩问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干脆说，问我的来意，对么？”

李克威微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老爷子。”

乾隆笑笑说道：“我先告诉你，我离开了‘北京’之后，先到了‘辽阳’，在‘辽阳’待了几天，没能找着你，于是我限期十天让他们找你，他们怕丢脑袋，第二天就在这儿找到了你，我也就连夜赶了来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让我插个嘴……”

乾隆道：“你说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是沈振东的上报……”

乾隆一点头道：“你说着了，我求才若渴，只要碰上了奇才，他们绝不敢隐瞒不报，报了有赏，不报有罚，我这是赏罚分明。”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你把我当成奇才了？”

乾隆道：“难道找错了，你不是个奇才？”

李克威摇头笑道：“老爷子，恕我大胆，只怕您……”乾隆道：“小兄弟，谦虚可以，虚假不必，妄自菲薄更委曲了自己。你，一身傲骨，愿意妄自菲薄么。”

李克威目中异采一闪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您好厉害。”

乾隆微微一笑道：“要不然我怎能为皇上。”

李克威笑了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我接着要叩问，这求才若渴四字……”

“别忙。”乾隆一抬手，道：“先让我看看我找对了没有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莫非要试试我的所学？”

“不，”乾隆摇头说道：“你的一身所学我已经知道了。沈振东他们也知之甚深，用不着试，再说我既然认为你是个奇才，也没有再试的必要了。”

李克威讶然道：“那么老爷子您是要……”

乾隆向着他一伸手，道：“把你那东西拿出来让我看看。”

李克威恍然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您要看我的什么东西？”

乾隆道：“御佩，先皇帝钦赐的御佩。”

李克威目中异采一闪，道：“沈振东奏禀得确够详尽，老爷子，我遵旨。”

探怀取出了那方钦赐御佩，双手奉了过去。

乾隆接过御佩坐直了身子，反复一阵端详，然后抬眼问道：“这是先皇帝钦赐的御佩是没错。只是，小兄弟，你何来先皇帝的钦赐御佩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这不是我的东西。”

乾隆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那么是谁的东西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这是我义父的珍藏。”

乾隆道：“他把它给了你，跟是你的有什么两样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他老人家可没把这给我。”

乾隆道：“那你怎么会把它带在身上？”

李克威赧然一笑道：“我趁他老人家没在家的時候拿了它……”

乾隆失笑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敢情是偷来的。”

李克威眉锋一皱，道：“老爷子，偷字不妥，也难听。”

乾隆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一个偷字不妥也难听，小兄弟你够风趣的，人品、所学、气度……简直无一不佳，无瑕可击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您夸奖，谢谢您。”

笑声敛住，乾隆凝目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那位义父，又何来这方钦赐御佩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沈振东既然奏禀甚详，您就该知道我义父原是位亲贵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乾隆一点头道：“这么说，这方御佩是先皇帝赐给你义父的？”

李克威摇头说道：“这我就知道了，不过总不会像我一样是伸手拿来的。”

乾隆倏然而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据我所知，先皇帝在位的时候，获此殊

荣的，满朝文武挑不出几个，你这位义父是当年满朝文武中的哪一位？”

李克威摇头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您原谅，徒忌师讳，子不言父名，我不敢说。”

乾隆道：“那么别提名儿，你义父姓什么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我父严谕，连姓都不准对人说。”

乾隆笑笑说道：“小兄弟，看你这身所学，当年的满朝文武，皇秩亲贵之中，只有一人配做你的师父，小兄弟，你跟当年那位威震京城，名满天下的贝勒爷海青，有什么渊源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这是您猜出来的，我可没有说，我是连一个字也没提，到时候您可得替我做证。”

乾隆又一次地哈哈大笑，便连站在门口的唐子冀也忍俊不住，笑声中，乾隆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你放心，将来见着海青，我一定替你做证就是，你没提一个字，连唐子冀都听见了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老爷子，我先谢了。”

乾隆笑声歇止，微一抬头道：“我叫你一声克威，你吃不了亏，想当年我跟海青称兄道弟，算得上是一对莫逆之交，知心的朋友，论年岁，我比海青小，你用不着再叫我老爷子，愿意嘛，就叫我一声四叔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这是殊荣，谁不愿意有个皇上叔叔，换个人就是磕头求也求不到，我哪有不愿意的，这声四叔我是叫定了……”

李克威的说话，乾隆他为之暗暗心喜。

谁知李克威话锋一转，来了这么一番话：“四叔，这声四叔我可以叫，只是您来意……”

乾隆忙道：“怎么，克威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您不是来求才的么？”

乾隆道：“是啊，你以为我是来干什么的，玩儿？”

李克威淡然一笑道：“四叔，正如您所说，我不愿妄自菲薄，我有一身文武，放眼当今，敢夸少有敌手，我算得上是个奇才，只是……”微一摇头，接着道：“我不敢让您求我。”

乾隆一摆手，道：“上一代的好交情，别跟四叔客气。”

李克威含笑说道：“只怕您会错了意？”

乾隆一怔道：“怎么，我会错了意。”

李克威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四叔，我恐怕要让您失望，辜负您一番厚爱……”

乾隆忙道：“怎么，克威，你是不愿意……”

李克威摇头说道：“倒不是我不愿意，只是义父严谕，官家、郭家，不许我沾惹任何一方，我不敢不遵，所以……”

乾隆直了眼，叫道：“海青他怎么……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李克威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也不敢多问，反正他老人家这么交待，我这做晚辈的就只有敬遵而不敢违背。”

乾隆道：“真的，克威，他真这么说过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四叔，克威有一颗天不怕，地不怕的铁胆，但却没有那种欺君的天胆。”

乾隆道：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他自己不出头还则罢了，怎么也教晚一辈的……这……这简直岂有此理，简直岂有此理……”

李克威淡然一笑道：“四叔，这不是我喜欢听的。”

乾隆忙转话锋，道：“克威，我来了，你能不给我这个面子，今后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，怎么再当皇上，怎么再……”

“四叔，您言重了。”李克威道：“我说过，这是殊荣，您御驾亲临，降大尊，纡大贵，我感动您而且感激，更应涕零叩首，以死相报，无如，四叔，义父的令谕难违。”

乾隆道：“他那是令谕，我是旨谕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四叔，我敢抗旨但不敢违令谕。”

乾隆还待再说，门外唐子冀飞快速过眼色。

乾隆他会意，当即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不勉强……”

李克威忙道：“谢谢您，四叔。”

乾隆摆了摆手道：“别跟四叔客气，凡事都不能勉强，勉强不大好，尤其这种事，你要不心甘情愿，那事情做起来就别扭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您要原谅，我父的令谕难违。”

乾隆道：“又是令谕，我听了就讨厌，说起来海青这个人我真摸不透他，唉，告诉我，克威，他怎么样，还好么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谢谢您，他老人家安好。”

乾隆道：“他好，真的？”

李克威愕道：“怎么不真？您这话……”

乾隆摇头说道：“既然好就好，你不知道，我真怕他受不了当年……”叹了口气接着道：“我刚才说摸不透他，现在越提就越摸不透他，克威，你义父的当年事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
（海贝勒生平事迹，在拙作‘满江红’书中有详载，敬请参阅）

李克威道：“可以说全知道。”

乾隆道：“谁告诉你的，他自己么？”

“不，”李克威道：“是我八位叔叔。”

“八位叔叔？”乾隆怔了一怔，旋即“哦”了两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指海腾他八个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是的，四叔。”

乾隆摇摇头，脸上浮起一片追忆色，道：“提起他八个来，叫人又兴起一份怀念，海青这个人难得，海腾八个从年轻时就跟着他，从‘新疆到北京’，又从‘北京到新疆’，一晃这多年，始终是忠心耿耿，如今怕他八个也老了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可不是么，胡子都长了。”

“怎么，瞧瞧你四叔我，我比他八个小，我都胡子老长了，更何况他八个哩！好么，他八个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谢谢您，他八位也安好。”

乾隆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恐怕他八个和海青一样，外边看起来都很好，可是心里就未必见得好了，你的义父你知道，我了解他也很多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不管心里怎么着，表面上却装成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他根本不向人说一个字，要不是海腾八个把他的当年事告诉了你，你休想从他嘴里听一个字……”

李克威点了点头道：“您没说错，他老人家就是这样。”

乾隆道：“我还能说错他，对他，别的我都明白，我就不明白他怎么能忍受郭老六横刀夺爱，夺去了他的梅心，最后居然还对郭家客客气气，忍让

到这个地步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听八位叔叔说，他老人家是冲着那股不平凡的交情。”

乾隆点头说道：“那股交情的确不平凡，他和郭老六亲如兄弟，天高地厚，为他跟先皇爷拍桌子要云珠，为他不惜惹先皇爷动气要那顶‘九龙冠’，为他毙大内侍卫，甚至于不惜为他把脑袋丢了，可是郭老六又怎么样，最后却来了那么一招，把他痴爱多少年的梅心给夺走了，他郭老六又顾了什么交情……”

李克威脸色有点异样，道：“四叔，您说过，凡事勉强不得，尤其这个情字，八位叔叔说，也许他老人家跟那位梅姑娘没缘份……”

“傻小子，”乾隆道：“什么叫缘份，你四叔我宫里有那么多位，难道她们每个跟我都有缘份，假如没郭老六在中间插上一脚，你说梅心她到头来跟谁有缘份。”

李克威没说话，过了一会才道：“其实，您知道，那位梅姑娘是他老人家亲身送往郭家的……”

“当然！”，乾隆道：“你说，克威，一个心跟本不向着自己的女人，要她干什么，能勉强强过一辈子么，那更痛苦，郭老六他多厉害呀，他看准了这一点，所以来个故作大方，你明白么，傻小子。”

李克威扬起了眉，脸色有点发白，道：“他老人家委实是个好说话的老好人。”

乾隆道：“却令人替他叫屈。”

李克威道：“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，八位叔叔也跟他老人家一样……”

“傻小子，”乾隆道：“你可真够傻的，不一样又能怎么样呀，我敢说海腾八个心里一定不好受，一定不忿，简直想拼了郭家，可是你知道，有你义父一句话，他们就不敢不听，只好忍了，让那满嘴的血和着泪水往肚子里流了。”

李克威神色有点怕人，道：“四叔，您真认为是这样么？”

“怎么不真，”乾隆道：“有一点错你四叔愿输点什么，你不知道你义父跟你这八位叔叔么，唉，其实海青也是用心良苦，近百年来，郭家绝学一直找不到对手，加上一套‘大罗剑’更是如虎添翼，他只有你这么一个衣钵传人，哪能不为你着想啊。”

李克威两眼一睁，道：“你是说他老人家怕我斗不过郭家？”

乾隆道：“说得那个一点，他简直是怕你死在郭家人手里。”

李克威冰冷说道：“那您错了，四叔，他老人家传授我的这身武艺，放眼郭家，除了郭燕南之外，只怕找不到第二个对手。”

乾隆猛然一喜，他忍住了，含笑问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您不相信？”

“不，”乾隆笑着说道：“你四叔相信，怎么会不相信，海青的衣钵传人在郭家挑不出对手，这是一件可喜的事，这是一件……”

门外唐子冀轻咳一声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乾隆偏过头去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这就走……”

说着，他站了起来，含笑接道：“可真是，不知不觉呆了老半天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能见着你就跟见着海青一样，我心里很高兴，也算不虚此行，我不能在这里久待，有空时上承德找我去，跟我好好聊几天，你歇着吧，我走了。”

他可是当真，说完了话，转身说走。李克威跟着站起来，叫道：“四叔，您请等等。”

乾隆停步回身，道：“怎么，还有什么事是么？”

李克威没说话，摊手伸了过去。

乾隆讶然说道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李克威道：“您的旨谕。”

“旨谕，”乾隆两眼一直道：“克威，你是要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刚说过，您的旨谕。”

乾隆道：“这么说，你……你是改变了心意？”

李克威微一点头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乾隆道：“克威，你义父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您可以不管那么多么？”

乾隆道：“你以为我愿意管，我是要你三思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我已经想过了。”

乾隆一阵惊喜，旋即正色点头，道：“那好，你听着，他日若是海青为难你，自有我替你担着，只管放心，大胆替四叔做事，四叔不会亏待你的……”

翻腕自袖管摸出一块玉佩放在李克威掌心，道：“拿着这个，凭它，你能调用天下兵马、大内侍卫，在我身边的也好，在外头的也好，一律听你指挥，谁不听你就摘谁的脑袋，我准你先斩后奏，还有，需要什么，只管找‘辽东镖局’……”

李克威道：“沈振东？”

“不，”乾隆道：“局主‘小孟尝’任少君，他是我的人，而且是亲信。”

李克威呆一呆道：“怎么，‘辽东镖局’局主任少君是您的……”

乾隆笑道：“没想到，是不？现在知道了，一家人，要钱要人，尽管找他，连他也得听你的，我走了，你别送了。”摆摆手，轻身出门而去。

李克威当真没送，在那里愣愣地喃喃自语：“怪不得，怪不得……”

海老人

一条长而高的山脉，静静地趴伏在夜色中。

它看上去像一条趴伏在夜色里的巨蟒，是那么怕人。

在这条山脉下，闪动着一点微弱的灯光，近看，这点微弱的灯光，是从一座破庙后院那断墙里透射出来的。

这座破庙后院的断墙外，是一片荒凉凄清的旷野，野草老高，东一块石头，西一堆土。

断墙里，有一间禅房，就那么一间，这点微弱的灯光，就是从这间禅房那破空隙里透射出来的。

这时候从这间禅房里，除了透射出那点微弱的灯光外，还传出一个若有若无的哭声。

这哭声，与其说它是哭声，不如说它是饮泣声。

而且这哭声似乎被人极力地压抑，所以它听了若有若无，极其低微。

尽管它极其低微，可是在此时此地，却令人有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之感。

突然，那通往前院门的石阶上有东西动一动。

那是个影子，人影，很高很大的人影。

这很高很大的人影在石阶上停了一停，然后又开始移动，下了石阶，过了小路，最后停在那间禅房门口。

人影抬起了手，禅房门口响起了两声剥啄。饮泣声停止，只听得禅房里一个女子低声惊声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那人影语声苍劲，但很祥和：“姑娘，是我，一个跟姑娘一起投宿在这座破庙里的人。”

禅房里那女子说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那人影道：“我来问问姑娘有什么伤心事，哭得这么悲切。”禅房里那女子说道：“没什么，谢谢你……”

那人影道：“姑娘，同在旅途，有什么困难请告诉我……”

禅房里那女子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没什么困难。”

那人影道：“姑娘，也许我太爱管闲事了些，不过我以为姑娘一个人投宿荒野破庙，哭得那么悲切，绝非无因。”

禅房中那女子道：“这是我的事，请不必过问……”

那人影道：“姑娘，事既被我碰上了，我要是不过问的话，我的心里会很不安，今后也永远耿耿难释，这话也许说来可笑，可是我就是这么个人……”

禅房中那女子道：“这件事你帮不了我的忙……”

“那不一定，姑娘。”那人影道：“在我看来，世上没有我不能办的事。”

禅房中那女子说道：“就算你能办吧，可是我不愿……”

那人影截口说道：“姑娘是说不愿对我这个陌生人，诉说心事？”

禅房中那女子道：“我不愿否认……”

那人影道：“姑娘可知道这想法误了多少事，害了多少人么？”禅房中那女子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……”

那人影道：“姑娘，我出自诚恳。”

禅房中那女子道：“我感激……”

那人影道：“姑娘可否开开门说话？”

禅房中那女子道：“这样隔着门说话不一样么。”

那人影道：“听姑娘谈吐，姑娘并非世俗中人……”

禅房中那女子道：“地处荒郊旷野，如今又是这么深夜，我不能不防。”

那人影笑道：“姑娘，说句话你也许不信，我若有什么坏心歹意念，休说这区区一间禅房一块门板，就是一座山也挡不住我。”

禅房中那女子道：“那么你自己把门震开好了。”

那人影道：“这破庙虽说久绝香火，但毕竟还是有主之物，我怎好轻易毁坏他人之物，再说我也不愿意这么做……”

只听门栓动了一下，随听禅房中那女子说道：“我已经把门栓拉开了，你只要推一下就行了。”

那人影道：“谢谢姑娘见信。”

抬手推开了禅房门，“吱呀！”一声，传出老远，在这夜静时分，尤其在这荒郊旷野的破庙里，听来份外刺耳，格外懔人。

门开处，灯光外泻，门里门外两个人，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禅房门里，靠着一张破木床，站着个黑衣女子，她看来很年轻，长得也很美，无如美目红肿，乌云蓬松，人显得很憔悴，很疲乏，像是经过长途跋涉，多日来未曾梳洗。

她一只玉手按在腰间，红肿的美目凝注门外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

门外，站着个身躯高大，神态威猛慑人的青袍老人。

他，环目，虬髯，肤色略显黝黑，透着刚强坚毅，还有历练，除外，他还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高贵气质，就这么一个人站在门口，高大的身躯把门都挡住了，站在他眼前，简直有令人透不过气来之感。

他看见了黑衣女子按在腰间的那只手，但是他装没有看见，打量了黑衣女子一眼之后，含笑说道：“容我先请教，姑娘贵姓。”

黑衣女子木然说：“你呢？”

那环目虬髯青袍老者道：“我把自己的姓名忘记了，姑娘就叫我海老人好了。”

黑衣女子并没有感到诧异，也没再问，道：“我姓马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原来是马姑娘，姑娘是东北马家的哪一位？”

黑衣女子脸色一变，要往后退，可是人被那张破木床挡着，没了退路，所以她只是身子动了一动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……”

海老人含笑说道：“姑娘扎的那条宽腰带，是独一无二的标记。”

那黑衣女子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你既然知道了，告诉你也无妨，我是马荣贞。”

海老人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‘玉娇虎’马四姑娘，我失敬……”话锋微慢，接问道：“马四姑娘怎么一个人投宿在这破庙之中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不也投宿在这破庙之中么。”

海老人倏然一笑道：“可是我并没有像马四姑娘哭得那么悲切。”

马荣贞脸色一变道：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想知道原因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来自新疆，要到辽东去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新疆？”

海老人笑笑说道：“是的，马四姑娘，那地方虽然不及中原富庶，不及中原热闹，可是我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块地方。”

马荣贞点了点头道：“人都是这样，对于故土是最爱怜不过的，就拿我来说吧，我就认为东北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块地方，那地方没有凶恶，没有奸邪……”

海老人深深一眼，截口说道：“四姑娘认为别的地方有凶恶、有奸邪么？”

马荣贞抬头说道：“我不敢说每个地方都有凶恶、有奸邪，至少有些地方有，而东北就没有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碰见过什么凶恶、奸邪的事？”马荣贞没说话，但旋即双眉一扬，又道：“一个有丈夫的女人，私通师门长辈，又引诱别人谋害盟兄，简直就广布色相，人尽可夫，这算是不是凶恶、奸邪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这不但是凶恶、是奸邪，而且是大凶恶、大奸邪，四姑娘是什么地方碰上这种大凶恶、大奸邪事的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知道，世上这种事不少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，我诚心诚意地想帮你个忙，对我，四姑娘不必隐瞒什么。”

马荣贞抬头说道：“我明白你的好意，可是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，我已经知道你是东北马家的四姑娘了，假如我有什么恶意，就不会站在门外跟你谈到如今了。”

马荣贞淡然一笑说道：“那是因为你看出我身上带的有刀。”

海老人倏然而笑道：“这话似乎不该出自‘玉娇虎’之口，四姑娘以为身上那把刀能发生多大效用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至少我可以自卫，至少它可以让人不敢侵犯我。”

海老人笑道：“在我眼里，四姑娘身上有那把刀，跟没有没什么两样，四姑娘不信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在我看来，它很有恐吓作用。”

海老人淡然一笑，抬手虚空向马荣贞腰间招一招，马荣贞只觉腰间一动，她忙用手去按，可是她按了个空，她明白，原藏在腰间的东西已经没有了。

事实没错，如今海老人手里拿着一把带鞘的匕首。

马荣贞心头猛震，大惊失色，想往后退，身子又被身后破木床挡着，她惊骇地失声说道：“你，你这是……”

海老人含笑未语，那柄带鞘匕首则突然自他手掌上腾起，然后轻飘飘地飞向马荣贞。马荣贞急不可待，反手一把抓住飘来的匕首，海老人这才说道：“证明这把刀发生不了什么效用，也证明我对四姑娘没有恶意而已，但不知道这够不够？”

马荣贞圆睁红肿美目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究竟是谁？”

她见过郭家绝学，也见过玉翎雕的身手，他觉得玉翎雕的身手要比郭家绝学高些，而眼前这位海老人的所学修为，竟已远较玉翎雕为高。

海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四姑娘，新疆来的海老人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究竟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，在新疆，经营一片规模不小的牧场，我应该说我是个生意人，较为恰当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可是你明明是个……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，我年轻的时候就会武了，可是会武也不一定个个都是武林人，四姑娘认为这对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真不是武林人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这有什么好骗人的。”马荣贞道：“你真要帮我的忙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，我诚心诚意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帮我的忙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碰上了，偏偏我是个极爱管闲事的人。”

马荣贞迟疑了一下，猛一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假如能……就算我牺牲一点也值得的。”

海老人讶然说道：“四姑娘这话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不要酬劳么？”

海老人倏然而笑道：“也许四姑娘见的丑恶事太多了，四姑娘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可以告诉四姑娘，我的儿子比四姑娘都大……”

马荣贞微微低下了头，旋即她猛然扬起煞白冰冷的娇面，道：“我二哥遭人陷害，落在官家人手里，你能不能……”

海老人两眼微睁，道：“四姑娘说令兄荣祥？”

马荣贞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你也知道我二哥……”

海老人向马荣贞笑了笑，道：“我既然知道东北马家，既然知道东北马家有位马四姑娘，哪有不知东北马家有位马二当家的道理。”

这话说得对，马荣贞没有说话。

海老人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我不以为凭‘玉娇虎’的身手救不了令兄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不相信……”

海老人截口说道：“我不是不相信，我只是觉得像四姑娘这种女中豪杰，巾帼丈夫，不该一个人躲在这荒郊破庙哭泣……”

马荣贞神色一惨，道：“我要是能救得了我二哥，我绝不会掉一滴眼泪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纵然救不了令兄，我也不以为四姑娘这种人会哭。”

马荣贞双眉一扬，道：“我是思前想后，心慌难受，够了吧？”

海老人倏然而笑道：“这才是，请四姑娘告诉我，令兄现在何处？”

马荣贞抬头说道：“我只知道他是在‘口北营子’附近落进人手的，至于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就知道了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四姑娘怎么知道凭你一己之力救不了令兄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怎么不，想想也知道，这是‘热河’，‘承德山庄’就在附近，这一带岂会不遍布内廷的高手，既然遍布内廷好手，凭我一个人能救得了我二哥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为什么不回东北去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远水能救得了近火么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跟令兄这趟从东北到这里来，没带人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带……你问这干什么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带的人马，他们跟令兄一起都落在人手里了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虽然没跟我二哥在一起，但也可以说他们全落在人手里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，这话怎么说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只请你帮忙救我二哥。”

海老人点头说道：“四姑娘的意思我懂，我可以不问别的，无如四姑娘，我觉得你的遭遇似乎跟你所说的凶事有关，假如我只是救了令兄而不问这件凶事，那将来无以对马家，对整个武林，都是一件留祸根的事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认为是这样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冰雪聪明，请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。”

马荣贞没说话，半晌之后，她突然点头说道：“你说的对，这确是一个祸根，而且这种凶恶淫邪的人也不该留他在人世，我告诉你好了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前些日子马家有两个兄弟在万安道上被折辱海老人道：“是‘辽东’郭家的人？”

马荣贞抬头道：“不，一个叫‘玉翎雕’的人。”

海老人两眼一睁，道：“玉翎雕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，总之他身手高得很，他在‘万安道’上作案，可巧马家两个兄弟当时也在，玉翎雕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两个折辱了一顿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无缘无故地打人找事么？”

马荣贞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其实那也不能说他是无缘无故打人找事，事情是这样，那两个弟兄奉令下手一批宝物，而玉翎雕正好也在……”

海老人淡然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四姑娘，请往下说吧！”

马荣贞道：“消息传到东北，我气不过，跟我二哥带着人到这一带来找玉翎雕讨回这个面子，岂知他这个人神秘得很，飘忽不定，出没无常，可巧这时候郭家老六郭燕南的女儿正从‘辽东’回家，途经万安道上的时候失踪了……”

海老人两眼一睁，道：“怎么，郭燕南的女儿失踪了？”

马荣贞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灵机一动，扬言郭老六的女儿在我这儿，逼使玉翎雕出来找我……”

“四姑娘，”海老人诧异地道：“郭燕南的女儿跟玉翎雕有什么关系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听说郭老六的女儿跟玉翎雕有私情……”

海老人神情一震，道：“玉翎雕跟郭燕南的女儿有私情，这……四姑娘是听谁说的？”

马荣贞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其实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，原先郭家指玉翎雕……”

海老人没听下去，截口问道：“事后四姑娘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这还看不出么，玉翎雕找我来了，气势汹汹的找我要郭老六的女儿，他不惜杀人，非要我交出郭老六的女儿不可，当时我就动了疑，拿话一激，果然把他激的承认了几分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只怕姑娘会弄巧成拙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可不是么，要不是我二哥怕他伤了我，道出了真情，他说不定真能杀了我呢，起先我可真是恨透了他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起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后来郭老大带着人也找来了，玉翎雕当着郭老大直认郭老六的女儿是他掳去的，然后把郭老大放走了，我明白，他是怕郭老大伤了我二哥与我，像这么个英雄，我怎么好再恨他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四姑娘认为他是个英雄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起先我只听说他除了身手奇高之外，人长得既难看，又蛮横强暴，对人毫不客气，简直没什么可取，后来我才发觉他是个英雄，是个奇客，郭老六的女儿跟他有私情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……”

海老人点了点头道：“请你说下去，四姑娘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就在玉翎雕送走郭老大之后，我三哥来了，他带来了我大

哥的手令，要我跟我二哥带着弟兄马上到‘怒鲁儿虎山’投奔‘黑骑会’去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黑骑会，这是个什么组织？”

马荣贞迟疑了一下道：“黑骑会的会主是郭老大的儿子郭玉珠……”

海老人目光一直，道：“四姑娘说是谁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郭老大的儿子郭玉珠……”

海老人讶然说道：“郭燕翎的儿子怎么会是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也没想到，后来我才知道郭玉珠为跟玉翎雕争郭老六的女儿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跟玉翎雕争谁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郭老六的女儿，郭玉珠知道郭老六不是他的亲叔叔，所以他……”

海老人双眉一扬，道：“这算什么，郭燕翎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，尽管燕南不是郭玉龙的亲生，可是郭玉龙一直把他当亲儿子……”（有关郭玉龙事迹，请看拙著‘丹心录’‘满江红’二书）

马荣贞道：“话是这么说，毕竟不是血亲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不是血亲这也是乱伦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可是郭玉珠不这么想，他定然想先占有郭老六的女儿，幸好玉翎雕及时救了郭老六的女儿，事情传到郭老大耳朵里，郭老大羞怒之余传下了‘玉龙令’要杀他这个儿子，郭玉珠也就吓得不敢回家了，投到‘怒鲁儿虎山’组织了‘黑骑会’。”

海老人抬头道：“郭家大不幸，盛名令誉多少年……”话锋一转道：“怒鲁儿虎山处在几个蒙旗之中，而郭家又是官家的冤家对头，郭玉珠他怎能在那里立足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不要紧的，有我的师哥师姐呀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令师兄、师姐是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辽东镖局的局主任少君跟他的妹妹任梅君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令师兄、师姐认识那几个蒙旗……”

马荣贞点头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他们跟那几个蒙旗有什么交情，反正他们挂着‘黑骑会’在‘怒鲁儿虎山’顺利成立了起来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这个任师姐是‘黑骑会主’的夫人……”

海老人两眼一睁，道：“郭玉珠的妻子？”

“不错，”马荣贞冷笑一声道：“郭玉珠的妻子，我的好师姐，郭玉珠的好妻子。”

海老人两眼猛又一睁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四姑娘刚才所说的有夫之妇，就是指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除了她还有谁，世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样淫荡，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，就是她私通师门长辈，引诱我那位不是人的三哥，谋害我二哥，说什么她要派我二哥回辽东押运饷银去，结果我二哥没到半路就被官家……”

海老人突然说道：“这么说，令师兄、师姐该跟官家有不寻常的关系。”

马荣贞一怔，旋即点头说道：“对，要不‘黑骑会’怎么能处在几个蒙旗之中，要不我二哥怎么会落在了官家手里，‘黑骑会’人不少，吃喝穿用，一天得花费多少，一个‘辽东镖局’哪来那么多……”

海老人圆睁环目，道：“更怕人的是郭家是官家的冤家对头，而郭玉珠他突然投身官家一边，这不等于跟自己郭家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郭玉珠原就声言要跟郭家作对的，他所以创立‘黑骑会’的目的，也就是要跟郭家作对，这是他自己说的。”

海老人脸色微变，抬头说道：“这真令人难以相信，这真令人难以相信，郭家世代英豪，怎么会出这么个……”摇摇头，住口不言，忽又凝目接道：“四姑娘，郭玉珠知道他那位妻子的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郭玉珠不是糊涂人，我看他一定知道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么他怎么容忍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他敬的就是我那位任师姐，他能创‘黑骑会’，坐上会主宝座，也是我那位任师姐伸手扶他的，他不容忍又如何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郭玉珠……唉，一步之差，一念之误，只怕他将来……”

话锋忽转，接问道：“四姑娘，以我看郭燕南的女儿不是玉翎雕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自然不是‘玉翎雕’，我知道，是郭玉珠干的……”

海老人两眼暴睁，道：“是他……”

马荣贞点头说道：“是他，我常听他提起郭老六的女儿，而他那位娇妻也常拿郭老六的女儿取笑他，说他什么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这么说郭燕南的女儿……”

机伶一颤，闭上了眼，半晌，他方始睁眼慢慢说道：“四姑娘，郭燕南知道郭玉珠……”

马荣贞抬头说道：“怕还不知道，要不然郭老六会活活气死，以我看郭玉珠这人不是真坏，他还有良知，坏就坏在他跟我那位任师姐搞在一处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怎见得郭玉珠不是真坏，还有良知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在‘黑骑会’他曾处处护着我，从这一点看，他这个人不是真坏，坏的只是我那位任师姐。”

海老人沉默了一下，忽地凝目问道：“四姑娘如今是否很困乏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倒没有觉得怎么困乏，怎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一步之差便足铸无穷遗恨，官家的手法我清楚，尤其令师姐既要害令兄，那就越发迟缓不得，我这就到‘朝阳’去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‘朝阳’，我二哥是在‘口北营子’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知道，令兄绝不是还在‘口北营子’，‘朝阳’地方比较大一点，我想到哪儿问问令兄的下落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么我跟你去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就是这个意思，四姑娘请。”闪身退后，让出门路。

马荣贞没再迟疑，抬手熄了灯，迈步出了禅房。

她刚出禅房，海老人伸手抓了她的皓腕，马荣贞一惊大为羞怒，刚要叱喝，只觉一股柔劲把自己拉了起来，人由半空中出了破庙，紧接着脚下轻飘，耳边风生，近处景物飞一般地向后移去，她明白了，既不羞也不气了，她紧声说道：“你会……”

海老人淡然点头说道：“要用四姑娘那种走法，只怕走到日出天亮也到不了‘朝阳’，救人只求一个快字，迟了怎么行。”

救星

马荣贞没再说话，皓腕也任凭海老人握着，她心里明白，她碰上了奇人，这海老人的一身修为怕不已到了飞仙境界，既然是这么一位人物，救自己哥哥还有什么问题。她心里宽了，眉锋云开。

海老人这种走法果然快，没出一个更次，他们已停身在“朝阳城”西一座大空院门口。

这大空院很深，很大，两扇朱漆大门，一对石狮子，也很气派，看上去像个大户人家。

这时候四下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响，没有一点声息，这大宅院大门口两盏灯亮着，把大门口几丈方圆内照耀得纤细可见。

马荣贞诧异海老人为什么不到官府衙门，却到了这儿，当即她讶异地问道：“这儿是，……”

海老人笑笑说道：“当年内廷所设置的秘密机关，只知道是不是，让我试试看。”

拉着马荣贞步上大门的石阶，抬手拉了门环。砰砰然一阵响动，夜深人静，声音传到老远。

门环声刚落，只听门里有人疑问道：“谁呀，半夜三更来吵人……”

海老人倏然一笑道：“没错了，别人没这么凶……”

当即应道：“我！圈儿里的。”

门栓一阵响动，门开了，开门的是个中年黑衣汉子。

一脸惊愣剽悍色，他开门一怔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圈儿里的，没听见么？”

那黑衣汉子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哪个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老爷子身边，书房里的。”那黑衣汉子立即有了笑脸，哈了哈腰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您，我没瞧清楚，您请……”带着笑向海老人伸了伸手。

海老人道：“要什么？腰牌？”

那黑衣汉子带笑说道：“请包涵，您知道，这是规矩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来的时候匆忙，没带在身上。”

那黑衣汉子敛去笑容，疑惑地看了海老人一眼，道：“怎么！腰牌您没带在身上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没听我说么，来的时候匆忙。”

那黑衣汉子倏然一笑，道：“您这是开玩笑，腰牌哪有不带在身上的……”脸色忽地一变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好大的胆子。”飞起一掌直袭海老人胸口。

海老人道：“别动蛮，这是如今，要在当年杀了你你都未必敢。”

他一抬手，没看见他用的什么招式，那黑衣汉子的一只右手已到了他手中，他淡然问道：“这儿主事的还是祖玉山么？”

那黑衣汉子没说话，沉腕就要抖，可是忽地他闷哼一声，腰一弯，立即矮了半截，龇了牙，咧了嘴。

海老人又问道：“这儿主事还是祖玉山？”

那黑衣汉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，是，还是祖领班。”

海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就更好办了，他人呢？”

那黑衣汉子道：“睡了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麻烦你一趟，去叫他起来，就说当年故人来访。”

一推腕，那黑衣汉子踉跄而退，差点没坐在地上。

海老人没管他，扭头向马荣贞道：“咱们进去等他去。”拉着马荣贞进了大门。

那黑衣汉子站住了，一挺身，就要扑。

海老人环目一瞪，道：“再有二次可没那么便宜。”

海老人威态慑人，那黑衣汉子真没敢再扑，转身往里奔去，飞快。

马荣贞满脸疑惑，迟疑着问道：“你……认识他们？”

海老人点了点头道：“当年认识几个，隔了这么多年了，我虽然还记得他们，可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了。”

马荣贞还想再问，只听前面夜色中有人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海老人一拉马荣贞停了步，抬眼前望，两条黑影飞射落在数尺之外，又是两个中年黑衣汉子。

左边那个脸上有刀疤，落地便喝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祖玉山的旧识。”

那刀疤汉子冷笑道：“我没听说过祖领班有你这么一位朋友。”

话落两人同时闪身欺进，一左一右双双围了过来。

海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见玉山可真不容易啊！”把马荣贞往身后一拉，扬右袖抖了出去。

他就这么一抖，那两个似碰上了什么狠劲，给逼着退了回去，恰好退到了原地，分毫不差。

那刀疤汉子变色喝道：“那老小子不差……”没了下文，嘟着嘴，瞪着眼，像突然之间中了风。

那另一个黑衣汉子脸色大变，转身就走。

蓦地，夜色中传来一声苍劲沉喝：“谁教给你的，站住！”

那黑衣汉子一惊，便没敢再说，躬身低头，叫道：“领班！”

夜色中快步行来一人，身后是适才开门那黑衣汉子。

来人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头儿，身躯魁伟，个头儿挺高，宽膀、粗腰，走起来雄健而稳。浓浓的眉，大大的眼，狮鼻海口，看上去很有点威仪，可是跟海老人那慑人之威一比，他可就差多了。

看样子他确实是刚从被窝起来的，两眼还有点惺忪，袍下襟还没扣好，转眼间走近，那开门的黑衣汉子手一指海老人道：“领班，就是他。”

那魁伟老者目光一凝，望着海老人道：“阁下贵姓，怎么称呼？”

海老人扭头向马荣贞笑笑说道：“我说没错，我还记得人家，人家可不记得我了。”

只听那魁伟老人说道：“恕祖某人眼拙。”

海老人回过头去说道：“祖玉山，你真认不得我了？”

那魁伟老者再度凝目，没一会儿，两眼忽睁，惊声道：“您是海……”

海老人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还记得我。”

魁伟老者祖玉山神情一肃，急步跨到，身躯一矮，单膝点地，恭谨而激动地道：“卑职见过海爷。”

海老人伸手把他扶了起来，道：“祖领班，我如今是个来自江湖的草民。”

祖玉山激动地道：“不，海爷，您永远是弟兄们心目中的海爷。”

海老人含笑说道：“谢谢你，你们没有忘记我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很高

兴了。”

祖玉山道：“那怎么会，您待人宽厚，弟兄们哪个没受过您恩典，您不知道，这多年来，弟兄们无时无刻不在提您，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您，没一个不认为跟您才是……”

海老人截口说道：“别这么说，这话要让人听了去，人家会不高兴的。”

祖玉山双眉扬了扬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而旋即他欠了欠身道：“海爷，卑职遵命。”

这时候马荣贞站在一旁拿眼直瞧这位海老人。

海老人侧过头来，对她含笑说道：“四姑娘，不知你是否知道，当年‘北京城’里有个贝勒海青……”

马荣贞惊呼一声，瞪大了美目叫道：“您就是海，海贝勒……”

海老人点头说道：“四姑娘，世上已经没有贝勒海青这个人，如今有的只是江湖草民，在新疆经营农牧场的海老人。”

马荣贞惊喜地道：“您，海……老人家，您的当年，我听说过不少，东北的弟兄们没一个不感激您的，没想到今天会遇见您，我不知道是您，您别见怪……”

海老人笑道：“那怎么会，四姑娘。”

祖玉山诧异地望了望马荣贞，道：“海爷，这位姑娘是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东北马家的马四姑娘。”

祖玉山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玉娇虎……”

海老人望着马荣贞道：“听见了么？四姑娘这几年已经上震大内了。”

马荣贞娇靥一红，赧然说道：“您这是见笑……”转向祖玉山道：“祖领班，马贼窝里长大的女子，还望祖领班多照顾。”

祖玉山显得很不安，忙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马四姑娘客气，弟兄们提起马四姑娘来，没有一个不挑大拇指说声巾帼英雄，女中丈夫的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马荣贞既野又蛮，祖领班见笑了。”

祖玉山又客气了两句，转望海老人欠身说道：“海爷，您跟马四姑娘厅里坐坐……”

海老人一抬头道：“不必了，别麻烦了，我马上就走。”

祖玉山微愕道：“怎么，您马上就走，这么急，多少年没见您了，弟兄们无不惦念，如今您好不容易来了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有事，从附近经过，可巧碰上了马四姑娘，马四姑娘有点困难，所以我带她来找你帮个忙。”

祖玉山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海爷，当您告诉我这位是马四姑娘时，我就猜到了您的来意，不瞒您说，马四姑娘也在缉拿之列，可是如今既然马姑娘跟您在一起，我决不敢伸手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谢谢你给我这个面子，你告诉我，马二当家的现在何处？”

祖玉山道：“白天还在这里，天黑时刚押走……”

马荣贞脸色一变道：“祖领班，我哥哥被押到哪里去了？”

祖玉山道：“听说要押到承德去，不过以我看，人可能还没有离开朝阳。”

马荣贞神情一喜，忙道：“那在哪里，祖领班知道么？”

祖玉山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知道是知道，只是……”转望海老人，接道：“海爷，假如马二当家如还在我这儿，您来了，就是舍了这条命我也会把人交您带走，如今马二当家的既然被押走了，您再想要人，恐怕不大容易……”

海老人轻“哦”一声道：“怎么？”

祖玉山道：“您不知道，来押马二当家的那位，是个一等领班，更是总领班的人，平日谁的帐都不卖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如今的总领班是……”

祖玉山道：“名义上是唐子冀……”

海老人“哦”了声笑道：“唐子冀什么时候升了总领班了？”

“不，海爷，”祖玉山道：“唐总领班上头还有人，唐子冀很听他的，这位不知是什么来路，不知是什么出身，皇上对他借重得不得了，简直就像先皇帝对您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究竟是谁？”

祖玉山看了马荣贞一眼，道：“四姑娘也许知道，‘小孟尝’任少君。”

马荣贞惊讶一声道：“怎么，是我任师哥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原来就是那位‘辽东镖局’局主。”

祖玉山道：“怎么，您知道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听马四姑娘说起过……”转望马荣贞道：“四姑娘的师门是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是长眉真人。”

海老人脸色微微一变道：“原来是他……那就难怪皇上倚重，难怪令师姐……”

话锋一转，问祖玉山道：“祖领班可知道这位长眉真人是谁？”

祖玉山道：“卑职孤陋寡闻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峨嵋金顶五子之首‘长眉子’，也是当年傅家的师门，傅侯一身成就是出自这位‘长眉子’传授。”

祖玉山为之动容，轻呼一声道：“那的确难怪皇上倚重……”

马荣贞也惊讶说道：“怎么？老人家，长眉真人也是傅侯……”

海老人点头道：“据说长眉子眼光最高，极珍惜所学，而不轻易收徒，多少年来也只收了傅侯那么一位徒弟，什么时候他改变了作风，一下子收这么多徒弟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其实，老人家，我大哥二哥只是他的记名徒弟，不但没从他那儿得到任何传授，便连他什么样儿也没见过，倒是我那位师哥跟师姐才真算得上是他的徒弟。”

海老人点了点头道：“任少看兄妹不知什么来历，竟获得‘长眉子’垂青……”

转望祖玉山道：“祖领班，你告诉我，马二当家的现在‘朝阳城’什么地方？”

祖玉山道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押马二当家的那位，今晚上会住在‘提督府’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还是讷尔么？”

祖玉山道：“不，全换了，这位提督也是任家兄妹的人，在旗，叫穆桐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‘提督府’还是老地方么？”

祖玉山道：“是的，海爷，还在老地方。”

海老人一点头道：“好，我跟马四姑娘到那儿走一趟去。”

祖玉山忙道：“海爷，您请慢一点儿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祖领班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”

祖玉山倏然笑道：“海爷，您误会了，冲着您，祖玉山把这条命丢了也应该，我只是请您小心任家兄妹跟皇上……”

海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祖领班放心，皇上也好，他兄妹也好，我还应付得了！”抬手一指点了出去。

祖玉山闷哼一声，踉跄退了一步，旋即躬身说道：“谢谢海爷，有您这一指，我不愁没话说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该我谢谢你，别送了，我不愿惊动太多的人。”

拉起马荣贞皓腕，破空电射而去。

祖玉山砰然一声跪倒在地，仰望夜空道：“卑职跪送海爷。”抬手一指点向自己心窝，身形一晃，趴在了地上。

那三名黑衣汉子大惊失色，抢步过来，齐声叫道：“领班，领班……”

转眼工夫之后，海老人带着马荣贞到了那肃穆、庄严、气派、唬人、深不知有几许的“提督府”“提督”，是清代设置在各重要省份的最高武官，统辖全省的水陆各军，“热河”是“承德行宫”及围场的所在，自然是个重要的省份，而且这一省“提督”辖下的水陆各军，要比别的省份多上一倍。“提督”既然是个武官，这么重要的一个武官，他的府邸禁卫之森严那是必然的，也是可想而知的。

瞧，单大门口就站了八名持枪挂刀的旗军，那一圈丈高的围墙外，更是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。

这是府外，府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！

海老人跟马荣贞站在远处暗隅里，把“提督府”外的禁卫看个清楚之后，海老人转望马荣贞道：“从大门进去，那会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干脆咱们从半空中进去，然后来个叫明要人，四姑娘看怎么样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全凭您老人家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么咱们走！”

话落身起，如长虹一般从夜空中进了“提督府”，直落“提督府”那高的大厅屋脊之上，可笑那些负责禁卫的旗军还蒙在鼓里，根本就茫然无觉。

海老人目光一扫脚下那黝黑广大的庭院，立即寒声发话：“那位是大内侍卫，请出来答话！”

这一声裂石穿云，震得四下晃动，林木树叶扑簌簌落了一阵，那广大黝黑的庭院中立即有了动静：“在哪儿，在哪儿……”

“大厅屋脊上，快、快！”

灯光一闪，五六道强烈灯光从各处射起，交叉聚集在大厅瓦面上，立即把海老人跟马荣贞罩在灯光里。

两条矫捷人影从两处暗隅里窜起，直扑大厅瓦面。

那两条人影一前一后分落在大厅瓦面之上，都是中年黑衣汉子，看身手，一眼就知道是宫廷好手，大内侍卫。

海老人跟马荣贞前面那名黑衣汉子冷然喝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敢夜闯‘提督府’，报名过来。”

海老人淡然说道：“你两个哪一个是一等领班？”

“都不是，我们领班在……”只听身后那名黑衣汉子冷然说道：“你问我们领班干什么，凭你还想见我们领班不成！”

海老人没回头，望着面前那名黑衣汉子道：“你下去，叫你们领班上来见我。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我看看你有几个脑袋。”一声冷叱，背后风生，显然是背后那黑衣汉子扑了过来。

海老人道：“脑袋只有一个，怕你拿不走！”

袍袖往后一抖，闷哼倏起，一条黑影飞起半空，直往庭院中落去。

“好大的胆子，敢伤大内侍卫。”前面那名黑衣汉子大惊失色，惊喝声中，闪身欲扑。

只听一声冰冷轻喝传了上来：“住手，高人面前哪有你伸手的份儿。”

黑影一闪，大厅瓦面上，那名黑衣汉子身前多了个人，来人四十多岁，瘦高，瘦瘦削削的一张脸，目眶深陷，鼻梁高耸，薄薄的嘴唇留着两撇小胡子，透着精明干练色，还带股子慑人的狠威。

瘦高小胡子看也没看他一眼，犀利目光逼视着海老人道：“这位朋友是哪路高人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就是那个一等领班？”

瘦高小胡子蹙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朋友你答我问话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江湖草民海老人……”

瘦高小胡子脸上顿现鄙夷色，道：“我知交遍天下，怎没听说过江湖上有朋友这个人物……”

海老人淡然道：“我本来籍籍无名，默默无闻。”

那名黑衣汉子躬身叫道：“领班。”

瘦高小胡子一笑道：“那么朋友你夜闯‘提督府’，意欲何为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找领班你要一个人。”

瘦高小胡子脸色微微一变道：“朋友找我要谁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领班何必明知故问。”

瘦高小胡子陡扬双眉，道：“祖玉山你该死……”

海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世上没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，在那种情形下，换换是你，你也会和盘托出，丝毫不留。”

瘦高小胡子目光一转，落在马荣贞身上，道：“她是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东北马家的马四姑娘。”

瘦高小胡子脸色陡然一变，冷然说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没想到竟然送上门来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领班自信拿得下她么？”

瘦高小胡子道：“你自信要得走人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要是没有把握我就不来了！”

“一样！”那瘦高小胡子道：“要是没把握，我就不说这话了。”

“那好！”海老人倏然一笑，点头说道：“你我都试试……”

瘦高小胡子冷笑说道：“恐怕没有机会，这大厅下面遍布火器……”

海老人笑道：“区区火器，岂奈我何，也别忘了，领班你还在大厅屋上。”

瘦高小胡子脸色一沉，叱道：“大胆贼寇，还不乖乖束手就缚……”

海老人笑道：“别拿这一套对我，我见得多了……”

瘦高小胡子冷笑一声，闪身要退。

海老人抬手一招，道：“过来，没有我的话，你走不掉了。”

那瘦高小胡子还真听话，身子往前一栽，脚下站立不稳，几个踉跄已到了海老人面前，海老人笑问道：“如何，咱们谁没有机会？”

瘦高小胡子脸色大变，心胆欲裂，叫道：“你会施邪法儿……”

海老人笑道：“这叫邪法儿？亏你还是一等……”

话锋尚未出口，瘦高小胡子抖手一掌猛劈海老人胸腹。

海老人笑道：“我就接你一掌试试！”

砰然一声，瘦高小胡子那一掌结结实实地劈在了海老人胸腹上，海老人像个没事人儿，瘦高小胡子却大叫一声，抱肘一弯腰，就要倒纵后退。

海老人淡然笑道：“怎么，又想走？”

瘦高小胡子身子倏然停住，脚下没再动分毫，脸色却已煞白，流露出极度惊恐的神色。海老人道：“叫你的弟兄把马二当家请出来。”

瘦高小胡子道：“阁下究竟哪路高人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说我会施邪法儿，那我就算是茅山老道吧！”

马荣贞忍不住为之倏然失笑。

瘦高小胡子却没心情笑，当下又道：“阁下既是高人，何必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问我是谁不难，先把马二当家的请出来再说。”瘦高小胡子迟疑着没说话，而旋即他像被谁打了一掌，闷哼一声弯了腰，豆大的汗珠接着出现在额头上。

海老人道：“别等我再来第二次，也别等我动了真火。”

瘦高小胡子没说话，冲身后摆了摆手。那名黑衣汉子早吓呆了，见状忙窜了下去。

过不一会儿，下面传来了话声，有人喊道：“禀领班，人带到了。”

瘦高小胡子抬眼望了望海老人，带着乞怜神色地道：“阁下，人带到了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请马二当家的上来。”

瘦高小胡子迟疑了一下道：“阁下，他……他不能上来。”

海老人浓眉一耸，还没有说话。

马荣贞已抢步掠了过去，急声说道：“他不能上来，你把我二哥怎么了？”

瘦高小胡子没有说话。

马荣贞喝道：“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，说话！”

海老人突然说道：“领班阁下，叫他们拿灯照一照，我要看看马二当家的。”

瘦高小胡子没奈何，只得照海老人的意思吩咐了下去。

一道灯光转到了下头，下头人影幢幢，都站满了，持枪的持枪，拿刀的拿刀，还有拿弓箭的，更有拿火器的。

在大厅门口，两个黑衣汉子扶着一个人，满身血污，衣裳破烂，几乎不成了人形。

马荣贞一声悲怒叱喝，翻腕匕首出袖，向着瘦高小胡子翻腕就刺，取的是瘦高小胡子的心窝要害。

蓦地高大人影闪到，海老人一把抓住了马荣贞的手，向着瘦高小胡子怒目而视，喝道：“下去。”

瘦高小胡子像开了笼的鸟，又像脱开绳套的兽，忙纵身窜了下去，他还没落地，海老人跟马荣贞已在下头等着他了，想跑都跑不掉，落地他就又被定在了那儿。

四下里那幢幢人影起了骚动，直往后退，可说没一个敢轻举妄动，马荣贞落地就扑向了马荣祥，可怜一个铁铮铮的东北英雄，前后没几天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。

马荣贞是从不掉泪的，可是这时候思前想后，她忍不住又悲从中来，扶

着马荣祥悲声叫道：“二哥，二哥……”

叫了好几声，马荣祥才呻吟一声吃力地睁开了眼，等他看清楚眼前是谁时，两眼猛地一睁：“小妹……”

满是污血，既脏又黑的脸上一阵抽搐，眼突然一闭，人跟着昏了过去，马荣贞大惊，忙叫道：“二哥，二哥……”

只听海老人说道：“不要紧，四姑娘，二当家的一口气支持到如今，见了你他一高兴气松了，人也脱了力，请看看他四肢有没有伤到骨头。”

海老人的意思是让马荣贞看看马荣祥的四肢有没有断。

马荣贞当然懂，忍悲含泪看了一阵之后摇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老人家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再看看他的几处重穴有没有伤？”

海老人的意思是让马荣贞看看马荣祥的一身功力，有没有被废掉，马荣贞看了看之后又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老人家。”

海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就不要紧了，一些皮肉之伤上点药，养些日子就会好的……”转眼望向瘦高小胡子，道：“告诉我，这是谁下的手？”

瘦高小胡子低着头，没说话。

海老人道：“你等什么，领班阁下？”

瘦高小胡子忙道：“我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告诉我，为什么，这是谁的意思？”

瘦高小胡子道：“我是奉命行事，不得不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奉谁之命？是任少君还是任梅君？”

瘦高小胡子道：“是姑娘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她预备把马二当家的怎么办？”

瘦高小胡子道：“我只奉命把他押到‘辽阳’去，别的就不知道了！”

海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幸亏马二当家的没有大碍，要不然……”

瘦高小胡子大叫一声趴了下去。四周人影又一阵骚动。

海老人抬眼一扫，威态逼人，道：“哪位是提督？”

只听夜色中有人应道：“在这儿，干什么？”毕竟是个带兵武官，有点胆量。

海老人转眼过去，道：“你转告任少君兄妹，马荣祥人是我救走的，我，海老人，任少君兄妹如果不死心的话，叫他兄妹找我要人好了，我这就到‘辽阳’去。”

话落，左手抄起马荣祥，右手拉起马荣贞，腾身破空而去，别说下面没有一个敢轻举妄动，就敢，也来不及。

一辆马车由远而近，车到“大虎山”下，停了一停，车帘掀动，从车里下来个高大魁伟，环目虬髯的威猛老人。

是海老人，他向着车内道：“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，由这儿北去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，万一碰上什么麻烦，贤兄妹只管照着我的话做，绝不会有有什么差错……”

只听马荣祥话声从车中传出：“老人家，我兄妹永不忘大恩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二当家的，你不是俗人，别那么俗，赶路吧！”

抬手在牲口屁股拍了一下，那牲口受了一惊，带着车一下子窜出老远，车后掀开一条缝，马荣贞探出了螭首，可是她怔住了！

“咦！人呢？”

敢情就在这一眨眼工夫，海老人已走得无影无踪。

马车沿着“大虎山”逐渐远去，马荣贞久久没缩回车里去。

快晌午时，海老人进了一座小镇，这座小镇离“台安”不远，居民有百十家，很纯朴，很宁静。

镇上有几家卖吃喝的酒肆，都不大，也没几个人，那是因为地近“台安”，人都往“台安”去了，没人会在这小地方买吃买喝，除非过路的赶上了吃饭时。

海老人走过去又回了头，他进了镇口头一家酒肆，他进门就是一怔，只因为他看见靠角落里一付座头上坐着两个人，一个魁伟黑衣老者，跟一个瘦削黑衣老者。

那两个正在低头吃喝，四只眼睛全注意到靠东边另一付座头上去了，根本没留意门口进来了人。

海老人定过神来倏然一笑道：“这倒真巧啊！”迈步走了过去。

人到了座头前，那瘦削老者抬了抬手：“忙你的去吧，不再添吃喝了。”

海老人伸手拿起他面前杯一仰而干。

瘦削老者猛然抬眼，一怔失声：“爷，是您……”

这一声惊动了魁伟老者，他转头一看，霍地站了起来。海老人抬手把他按了下去，自己拉过一把椅子也坐了下去，瘦削老者急不可待地惊喜说道：“您怎么也出来了！”

海老人含笑问道：“怎么，不行么，你们都出来了，把我一人儿扔在家里，既无聊又闷得慌，只好把事情交待了一下跟了出来。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您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们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跟了出来。”

瘦削老者道：“您真是，早知道您也要出来，跟您一块儿出来多好。”

海老人笑笑，微一摇头道：“其实我原不打算出来的，这么多年都没露面了，如今出来这一趟干什么，惹麻烦？招事？我是怕你八个服不了他……”

转眼望向魁伟老者，道：“海腾，找着他了么？”

魁伟老者海腾点了点头道：“找着了，可是……您没说错，少爷他……”

海老人哼了一声：“胆子不小，将来碰上他我倒要问问他，是谁给他的胆子。”

海腾忙道：“爷，您千万别，我八个愿代少爷……”

“代他怎么？”海老人道：“还敢说，都是你八个宠坏了他，今天代他求情，明天代他受过，这样还得了，是谁让他偷跑出来的，是谁让他管我的事的，我告诉过他多少次，你们谁再敢说一声么！”

海腾低了低头道：“您知道，少爷年轻，年轻人有几个不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也知道这道理，坏就坏在这儿，你们哪个知道他出来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，嗯？”

瘦削老者忙道：“爷，少爷没干什么……”

海老人转眼一瞪，道：“海骏，还护？”

海骏忙道：“真的，爷，不信您问海腾？”海老人转眼过去问道：“真的么，海腾？”

海腾忙点头说道：“真的，爷，谁有天胆敢瞞您……”

“一对混帐，”海老人轻轻拍了一下桌子，道：“你两个就生就一颗天胆，我问你们两个，跟郭燕翎的儿子争风吃醋的是谁，在‘万安道’上作案的是谁，弄得郭燕南的女儿失了踪的又是谁？”

海腾、海骏俱是一惊一怔。

海老人道：“说呀，瞪什么眼，张什么嘴呀！”

海骏惊声说道：“爷，您知道……您怎么知道的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只问有没有这几回事儿？”

海骏道：“可是少爷并没有动郭爷的姑娘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他要不出来的话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么？”

海骏道：“爷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少爷不能一辈子待在‘新疆’不出来呀，您把衣钵传给了他，又为的是什么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敢跟我强嘴，我什么都让他干，就没让他管我的事，如今可好，他什么都没干，专管我的事。”

海腾突然说道：“爷，你要点什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随便添几样就行了。”

海骏道：“我去招呼伙计一声去。”站起来了。

海腾道：“爷，您在外面瞧见了我两个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海腾，少跟我玩心眼儿，告诉我，他还干了些什么？”

海腾没奈何，只得把他知道的，从头到尾说个清楚。他刚说完，海骏回来了，冲着他直瞪眼。

海腾道：“别瞪我，迟早瞒不了爷的，好在少爷他也没做错什么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还没有做错，他招上了郭家，这叫对，居然对郭燕翎说他是官家的人，简直混帐！”

海腾没说话。

海骏却道：“爷，您不该怪少爷，年轻人嘛，像少爷的人品、气度、所学，哪一项不是上上之选，难怪郭爷的姑娘会动情，其实，爷，这也是缘份……”

海老人脸色有点异样，哼地一声道：“缘份，想当年……如今……这算什么，我不愿让人说我在这一代报复……”

海骏望着海老人叫道：“这怎么能说是报复，这种事是两厢情愿的……”

“对了，”海老人突然一抬手道：“那位玉霜姑娘是谁生的，云珠、梅心还是德……”

海腾道：“是梅姑娘生的。”

海老人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她长得像梅心么？”

海腾道：“很像，像极了，简直就是第二个梅姑娘！”

海老人脸色又一变，道：“当年梅心归了郭燕南，如今他又跟梅心的女儿……这叫什么，这叫什么……”

海骏道：“爷，这也许是天意！”

海老人浓眉一耸，道：“你两个在这儿吃吧，吃完后赶快给我找他，找着他后告诉我来了，叫他到‘辽阳’等我，我得赶到别的地方去一趟……”

海骏忙道：“爷，您要上哪儿去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‘努鲁儿虎山’！”他就要往起站。

海骏伸手按住了他的手，道：“慢点儿，爷，您要到‘努鲁儿虎山’去干什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找个人去……”

海骏道：“找‘黑骑会’？”

海老人一怔道：“你怎么知道……”

海骏道：“爷，还好您碰上了我们俩，要不您就会白跑一趟，‘努鲁儿虎山’已没人了，‘黑骑会’已然倾巢而出，您瞧……”

往东边那付座头一咧嘴，道：“那位就是‘努鲁儿虎山’来的，我们俩就是跟他跟到了这儿，这些日子郭家几个地方被挑就是他们干的，郭家有人怀疑少爷，我们俩得替少爷洗洗这份冤枉……”

海老人转眼望去，只见东边那付座头上坐着个雄伟大汉，头发乱了，胡子长了，衣裳脏得也不像个样，像三个月没洗澡似的，吃相异常狼狈，也跟饿了三个月差不多。

海老人看着看着，忽地问道：“海骏，你说他是‘黑骑会’的？”

海骏道：“没错，爷，有人瞧见他昨天还跟那一伙在一块儿呢。”

海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你去请他过来一趟！”

海骏一怔，道：“请他过来……爷，您要干什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去请他过来坐坐。”

海骏没敢再问，道：“爷，您准我动手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不准，也用不着！”

海骏迟疑了一下，站起来走了过去。

他刚走近，那大汉很机警，也像受了惊的野兽，一丢手里骨头，猛地地站了起来，那满是油污的手很快地抚上了腰，两只眼铜铃一般直瞪着海骏。

海骏忙道：“朋友，别误会，我们爷叫我来请你过去坐坐。”

那大汉冷然说道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！”

海骏道：“认识的话你就不会要动刀了，我们没有恶意……”

那大汉没理海骏，喝道：“伙计，算帐！”

那伙计是个明眼人，硬没敢走近来，站在远处答道：“这位爷，共是七分……”

那大汉眼不离海骏，左手探怀里摸出了一些碎银往桌上一丢，人随即往门口挪去。海骏跨近一步道：“朋友……”

那大汉右腕一翻，一柄雪亮的匕首已持在手中，他紧张而带着点狠态地道：“我不想惹事，更不想伤人，别逼我……”海骏皱了眉，转过脸来道：“爷，您瞧！”

海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问他愿不愿意知道马四姑娘的下落。”海骏一怔还没有说话。

那大汉已闪身扑了过来，海腾猛往起一站，海老人抬手拦住了海腾，这时候那大汉已到桌前，瞪着眼问道：“你知道……”海老人抬手一指海骏那张椅子道：“你坐下。”

那大汉没动，道：“我问你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听见了，我叫你坐下。”

那大汉迟疑了一下，跨一步坐在那张椅子上。

海老人道：“你是‘黑骑会’的？”

那大汉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少提‘黑骑会’，我不知道什么‘黑骑会’、‘白骑会’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么，你是东北马家的什么人。”

那大汉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家的……”

海老人一指大汉腰间的宽皮带道：“这是东北马家的独门标记。”

那大汉道：“我豁出去了，告诉你也无妨，我是大当家的八护卫之一，

我叫阿金。”

海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那么我告诉你，我刚送走了马二当家的跟马四姑娘。”

大汉一怔，道：“你刚送走……我不信，二当家的被人害了，四姑娘逃下了‘努鲁儿虎山’没了下落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在‘医巫闾山’下一座破庙里碰见了马四姑娘，然后我帮她救出了马二当家的……”

